
武侠世界
第36年
40
$18.00

編者話

今刊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古代帝皇風水巨型小說「飛龍在天」。衞國濮陽呂不韋，少時拜風水奇人青烏子爲師，精於風水堪輿相人之術，其之師傅曾判之有「地龍之運」，雖有榮華富貴，却難一飛衝天爲「天龍」，若刻意强求，必降奇禍……蕭玉寒先生將膾炙人口的稗官野史賦予風水堪輿學說，使故事生動絕倫，妙趣無窮。且看呂不韋如何因勢利導，營謀「水火龍脈交滙」，棄商而營千萬倍於投資交易的「驚天大計」？欲知呂氏血脈的嬴政如何登上「九五之尊」，請閱本故事，包君拍案叫絕。

*　　　　*　　　　*

今期新刊西門丁先生撰著的新故事「鳳凰劫」，西門丁先生的故事向來引人入勝，令人掩卷廻思。凌魂先生撰著的短篇「俠血英魂」故事生動，內容豐富，兩篇不同題材的故事，一樣精采的作品，再獻給你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所著的「亡命之徒」，屆時請留意。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40期
(總號184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華帝皇風水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飛龍在天

火熊龍脈　水龍配合

話說天地乾坤，有形生於無形，無形爲無極，有形爲太極。

天地演變，清輕者騰升爲天，重濁者沉凝爲地。天地爲萬物之根本，人爲萬物之靈聖。天地間細微如蚍蜉，經億萬年的演化，終成人而挺立於天地乾坤。

人頂天立地，併列爲「乾坤三才」，「三才中的「人」，面如朗月，身如方規木柱，常周遭遊走，向四方凝望；又仰觀日月星斗，乾天幻變，也不知這「人」思忖些甚麼。

忽地，他眼前但感一道金光劃過，刺人眼目，他不由眨了眨眼，定睛看時，在他面前，已挺立一道人形金光，身首四肢俱備，只是通體被金光所罩，驟眼望去，灼灼金光，逼視不得。

「人」卻毫不畏懼，盯着「人形金光」，突兀的問道：「你是誰？我是誰？」

「人形金光」忽地一晃，無數光華在「人」眼前閃爍，隨即一縷如金光灼目的逼人嘯音响了起來，道：「吾以乾爲姓，以天爲名，號爲『乾天無極』；你可以坤爲姓，地爲名，稱爲『坤地太極』，又你已歷經三萬五千年演化，才得成人形，便叫『太極老人』吧！」

「三才」之一的「人」，從此便正名爲「太極老人」。他尚遠未滿足，又向「乾天無極」問道：「爲甚你稱爲『乾坤無極』？我稱爲『坤地太極』？」

「乾天無極」道：「天地乾坤，有形生於無形，無形稱爲無極，即乾天也，亦即吾之形象。而有形即爲太極，亦稱坤地，是故汝以『坤地太極』而名之。」

「太極老人」點點頭，表示同意「乾天無極」的解釋，隨又問道：「那天地乾坤、萬物如何形成呢！」

「乾天無極」道：「天地既成，便分元會，每十二會爲一元，猶如一日之十二時辰也，日有陽氣，夜有陰氣，天地遂分陰陽，爾後，陽之精爲日，東升而西墜，號爲太陽；陰之精爲月，夜現而盡隱，號爲太陰。然後更有諸星列宿，其形體生於地，精氣凝聚於天，分列排佈，各有所屬，號爲星斗天機，而處於陰陽立替之際，如世間之黎明時份，一切皆於此時變衍，於是百物生長，人亦漸而形成矣。天地萬物，其變生之軌，莫非如是。」

「太極老人」微一思忖，即豁然而悟，他欣然一笑，似很爲自己與「天、地」併列爲「三才」而自豪。他呵呵笑道：「我明白了！然則天地乾坤，除了如我這三才之一的『人』外，尚有甚玄機奧秘生成呢？」

「乾天無極」聞言尖嘯一聲，身周金光閃出四道强烈光華，分向四面方位射去，他的「人形光」，亦隨即消逝不見了。

「太極老人」微一怔間，忽見正南方向，紅氣衝天，一團如火似焰的光華電射而至，原來是一位周身紅如火焰的怪人，他就連鬚髮也赤紅一片，又以紅葉裹體，渾似一團烈火，呼嘯而至。

未等太極老人開口詢問，這「赤色怪人」已向他拱手道：「吾赤精子是也，正安居木與石之間，忽聞『乾天無極』召喚，匆匆趕來與你相會。」

太極老人正欲回話，忽見東方蒼色雲氣浮於天際，蒼色雲氣似曲似直，自天際冉冉飄降。赤精子笑道：「木公降臨也！」接而又向北面伸手一指道：「玄氣凝於北方，乃水精子駕臨。」

不一會，二人果然降臨。太極老人定睛一瞧，但見那「木公」色清氣秀，形體長直，上身纏碧青絲蘿，下繞蒼藤，果然形如青蒼之木，又見那「水精子」神態深沉，通體透明，形如一泓冰水。

太極老人微一思忖，即悟道：「三老莫非分管東、南、北三方之神麼？既然東、南、北三方神皆已降臨，爲甚獨剩西方之神不見現身？」



木公微微一笑，道：「西方乃金母也，以西華至妙洞陰之氣，凝化而成，棲於崑崙天湖，道力無邊，與吾等分屬四方，既是同一源流，豈有不至之理？」

木公言未畢，只見西方素色雲氣橫空，隨即降下一位奇女子。太極老人定睛一瞧，但見她豹尾虎齒，長髮披於肩後，身掛珠玉絡瓔，腰繫桑葉長裙，集兇、美、奇於一身，只見她向木公拱手道：「吾正高臥未起，忽聞『乾天無極』呼喚，未知所爲何事？」

木公欣然一笑，伸手向太極老人一指道：「『乾天』與坤地相會，萬物亦該衍生矣，這位便是坤地太極老人，身負化生萬物之重責，吾等分屬四方之神，豈能不助他一臂之力？乾天所召，其意如此也！」

「西方金母」虎齒一露，笑道：「原來如此，但不知如何助他？」

赤精子接口道：「吾輩皆知以洪爐煉氣之道，且乾天、坤地、四方已滙聚，當可化生萬物之靈矣。何不以天地爲爐，造化爲工，以金液煉形之道，必可創製萬物之靈。」

水精子道：「萬物之靈雖妙，但只得一物，距吾等化生萬物，充盈天地的宏計尚差遠啊！」

太極老人一聽，不由大笑道：「既爲萬物之靈，自然可以創生

萬物，若萬物之靈現世，則天地萬物尚會缺乏麼？必可令天地充盈萬物也！」

木公、金母、赤精子、水精子四人一聽，均異口同聲讚道：「果然不愧爲與『乾天無極』齊名的『坤地太極』，見解超越吾等『四方』。既然那『萬物之靈』可一而化萬，如此神妙，這便合吾等之力，將其煉製出來吧！」

於是，太極老人運其非凡「坤地神功」，察勘大地，終選中須彌山之土爲本，又尋出一處眞龍結穴之地，作煉製萬物之靈的上佳之址。

木公集三山五嶽金石的精華，造出一隻三足之鼎，金母以西南之土，造一個偃月爐。水精子採山後玄英之石，滲其自身眞元之水盛於爐，把土製大鍋放於其爐上，再以木公的金鼎覆蓋。赤精子則鑽古桑之木，取出眞火煉煮。

一時間煙霧騰升，五色祥雲繚繞，其狀瑰麗之極。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日，忽然一陣甘露灑於須彌山上，五彩雲霞聚於丹爐之頂。

太極老人運其「坤地神功」，向丹爐內凝目透視，欣然笑道：「大地龍脈，蔭生萬物之靈，今日終告大功成矣！」

木公、金母一聽，一齊伸手揭起金鼎蓋，但見丹爐中有二物合抱於一處。

金母探手入內，抱起其一，仔細審視，但感其形似人之幼嬰，且渾身透出一股陽剛之氣。金母本屬至陰之氣所化，當下大受感觸，脫口而呼道：「此人之陽嬰也！」

木公亦抱起其一，仔細視察，但感其身充盈陰氣，木公本屬至陽之物，不由心中一動，呼道：「此乃人之陰姹也！」

說話之際，木公、金母手中的「陽嬰」、「陰姹」，已手舞足蹈，一躍而下，似爲降臨此天地人世而歡欣，二人也不理會太極老人、木公、金母、赤精子、水精子等，一路躍跳而去。

「陽嬰」、「陰姹」，自此便留在須彌山，吸取日月精華，大地靈氣。也不知過了多少時日，「陽嬰」、「陰姹」已長得如太極老人一般的高大，唯一不同的是，太極老人乃天地所化，歷盡滄桑，形態滄古，但「陽嬰」、「陰姹」却如早上九、十時的太陽，正充滿着一片朝氣。

「陽嬰」、「陰姹」既已成年，陰陽交合之法無師自通，兩人很快便有合體之緣了。

不久肧胎已結，月交十遍盈虧，「陰姹」誕下兩男，「陽嬰」以玉峯瓊液養育。未幾，又生育兩女。「陽嬰」着兩男兩女呼己爲「父」，呼「陰姹」爲「母」。兩男兩女漸漸長大，到足以自立時，「陽嬰」、「陰姹」便雙雙隱入「降生丹爐」下面的「龍穴」，不再出現天地世間。

不久，兩男兩女又各出八男女，男四女四，恰爲四對配偶，於是又各化爲四，合計爲十六對，十六對再化爲六十四，六十四再化爲二百五十六……無窮無盡，繁衍生息不止。

漸而萬物之靈——人，已充盈大地，大地的萬物，也就在萬物之靈的人手上創造出來了。而大地也在化生變化着。例如「伏羲創八卦」、「攀天梯」、「神農鞭藥和嚐藥」、「炎帝女兒化精衞鳥塡海」、「共工怒觸不周山」，乾坤大地，風雲變幻。

萬物之靈的人，既創造了萬物，但也爲萬物而爭鬥。於是弱肉强食、生存鬥爭，無休無止。

在這個風雲變幻蒼茫大地上，一天忽然又出現了一位圓而方耳的人，他便是於天地創生之始，曾與「乾天無極」、「四方玄人」相會的「太極老人」。乾坤大地，恰好循「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軌跡演化。

在中華大地上，由「乾天無極」、「坤地太極」衍生出來的「陽嬰」與「陰姹」，恰好是「太極生兩儀」之實例。其後「陽嬰」與「陰姹」融合，生下兩男兩女，便即「兩儀生四象」。「四象」又衍生八位兒女，亦即「四象生八卦」了。如此繁衍生息，無窮無盡。

「乾天無極」和「坤地太極」的子孫們，循此軌跡演化，不久便遍佈於中華大地上了。因爲繁衍的無極，子孫們也就分佈於中華大地的各個角落，形成了歷史上稱之爲「部落」和「氏族」的國家雛形物。

在中華大地上的黃河之濱（今陝西岐山姜水一帶），居住着一支善種五穀糧稼生產技術的氏族部落，其首領便是炎帝，姓姜。

傳說炎帝教導他的族人種植五穀，又創製石斧、石鐮、石刀等農作器具，因此「炎帝族」糧產豐足，族人稱他們的首領爲「神農」。因此炎帝又有「神農氏」的奇特稱謂。

爲能救部落族人的疾病痛苦，炎帝不怕犯險，親嚐百草。他中毒了百次，肚子被毒性脹大了百次，但他毫不畏懼，終於確定了百種可以治病的毒藥。他的族人，從此也就可於病患中起死回生了。

炎帝的族人越來越强盛，一路沿黃河向東面伸延，終於穩穩的在中原大地上盤踞下來。

炎帝之後，傳位於炎帝的同母弟勗，再九傳，由啓昆繼「炎族」首

領（當時尚未稱爲君王）。

啓昆極有雄心大志，他把「炎族」中心遷移到中原地方熊（今河南開封新鄭縣一帶），因而改部落之名爲「有熊」，有熊部已經是有熊國的雛形了。

太極老人降臨的地方，恰好便是啓昆的「有熊部」。太極老人見有熊族人生活得很好，心中十分高興。他也毫不猶豫，直闖有熊族首領啓昆的「木石宮」。當時族人仍以穴居多，以木石建築的居所，已是最高級的屋宇，只有部族的最高首領才有權入住。

啓昆聞說有一位圓面方耳的老人求見，欣然而出相迎。更讓他的夫人附寶出廳堂待客。

太極老人微笑問啓昆道：「爲甚待吾如此盛隆？」

啓昆鄭重的道：「尊師重老，乃吾炎族的訓條，老祖宗炎帝傳下的規矩，我身爲炎族的首領，怎可不遵不忠？老人家只管放心在此長住生活。」

太極老人不由欣然點頭，道：「尊師重老，炎族的規訓很好啊！看來九洲大地，日後將非你炎族莫屬啦！」

啓昆一聽，聳然動容，忙道：「老人家言重了，想吾炎族，自黃河西面，東遷至此，已歷千年，尚只可僅佔中原一角，九洲之地，何止十萬九千里？吾炎族怎能佔而據住呢？」

太極老人大笑道：「九洲之人，皆源自乾坤大地龍脈，炎族久居黃河之濱，受此渾厚龍氣蔭庇，才得以繁衍生息，無窮無盡，並得以進據九洲之中原，假若再得一强大龍脈蔭祐，壯大炎族，何愁不據佔九洲也！」

啓昆平生乍聞如此高深論說，他似懂非懂，却絕不肯錯過令族人發揚光大的良機，連忙向太極老人俯身拜道：「老人家既有此見解，想必有甚妙法，助吾炎族擴大，萬望老人家助我炎族啊！」

太極老人微一沉吟，即欣然點頭道：「吾遍察九洲，審視萬千太極子孫，發覺炎族才配作諸族之首，助炎族發揚光大，乃吾之心願也。」

太極老人一頓，即向啓昆道：「你知道炎帝神農氏嫡傳一脈，現下皆安葬何處嗎？」

啓昆道：「炎帝神農氏，乃吾先祖也，祖宗遺訓，吾姜氏一脈，生前於一處，死後骨肉亦不分離。因此自炎帝始，歷經九代先祖，皆安葬於黃河之西（今陝西臨潼縣）。祖訓不敢有違，吾日後歸土，亦復西運回祖宗穴地安葬呢。」

太極老人一聽，即欣然道：「既知祖家安葬之地，便可施展妙法矣。不必遲疑，明日一早，可派人把先祖遺骸運回，吾自有區處。」

啟昆一聽，見太極老人形態祥和，見識高深如仙神，當下也毫不猶豫，向太極老人俯身拜道：「蒙老人家鼎力相助，日後炎族得以發揚光大，皆老人家造就之德也！吾即派人西赴先祖葬地，把先祖遺骸迎回便了！」

＊　＊　＊

當時尚沒有馴馬可供役使，因此炎族人，派出近百精壯兵丁，千辛萬苦，花了整整三個月九十天時間，才把炎族發祥地陝西岐山的先祖遺骸運回河南新鄭。

太極老人吩咐炎族人，把先祖遺骸放入甕棺，底部鑿一小孔，說是可供先祖的靈氣自孔中出入。辦妥這一切，太極老人又親自帶引炎族首領啟昆和夫人附寶，由百名族中精英相助，把先祖的遺體甕棺運上五百里外的衡山上去。

衡山位於今湖南省的中部，其時已定名爲「南嶽」。山勢雄偉，盤亘數百里，大小山峯七十二座，如天柱、祝融、芙容、紫蓋、石廩等山峯，其中又以極頂之祝融峯最爲雄峻。

太極老人親自導引炎族首領啟昆、夫人附寶，以及族中精英百人，抬着炎族的先祖骨骸甕棺，一路登上衡山，再千辛萬苦，攀上衡山之巔祝融峯。

祝融峯高達五百丈，峯巔四顧，羣峯羅列拱護，又如千峯朝拜。太極老人慧眼望去，便知此峯乃地力極雄渾的「乾坤北斗大龍脈」，若得此龍脈蔭庇，炎族必可出一不世奇人，宏揚光大，令炎族頂天立地，屹立乾坤千秋萬世。

太極老人毫不猶豫，堪定了祝融峯上的「乾坤北斗大龍脈」，挖出坑穴，把炎族自炎帝起的十八代祖宗，盡數葬入這一驚世大龍脈中。

下葬畢，啟昆和夫人附寶，跪下叩拜「炎陵」，就在此時，忽見中央一道金色電光，旋繞於「乾坤北斗大龍脈炎陵」上，光華燦爛，輝煌雄偉之極。

啟昆和夫人附寶，返回河南新鄭，不久夫人附寶便有孕。十個月後，夫人附寶於軒轅之丘耕作時，忽臨盆誕下一位男嬰，其時天際瑞雲四合，北斗星灼灼耀炫天際，白日星現，目睹之人均驚異不已。

這一位男嬰，生得額如圓日，容貌如眞龍現世，剛出娘胎，便開口呼叫道：「北斗！北斗……」現於軒轅之丘！」因此啟昆便替兒子命名爲「軒轅」。

軒轅長大後，即繼父之位，他帶領炎族人，與天地乾坤不懈奮鬥，炎族成了中原地域最大的氏族，號稱「中華」。軒轅因功高蓋

世，被炎族人推許爲「黃帝」，意即「黃皮膚之帝」。因此，炎族逐漸擴大爲「中華炎黃之族」，雄踞中原，深遠恢宏，頂天立地，無畏無懼，不愧爲當今了後世「中華氏族」的老祖宗。

此後，軒轅黃帝傳位於子少昊，少昊傳位於顓頊（黃帝孫，次子昌意所生），顓頊傳位於帝嚳（高辛王），帝嚳傳位於子堯，堯禪位於舜（黃帝七世孫），舜又禪位於禹（亦同是黃帝的七世孫）。

大禹王以治水聞名於世，政績輝煌。直至舜爲止，炎黃氏族的祖先，均下葬於衡山的「乾坤北斗大龍脈——炎陵」，因此七代連出英傑。大禹死後，葬於會稽山，會稽山雖有地力，但遠遠不及衡山的「炎陵——北斗大龍脈」，因此繼禹王位的啟，終於開始淫亂腐敗。啟傳位於子太康，亦是一位昏君，太康之子仲康被后羿所殺，建「后羿政權」，由大禹王創立的中華氏族第一個國家——夏朝，終於岌岌可危。同時，亦開始了後世無休無止的殘酷爭權逐利大拚殺。

取夏而立的是商朝，取商而立的是周朝。到周朝末年，天下也陷入「七國爭雄」的大亂局了。這七國分別是齊、楚、趙、魏、燕、韓、秦，國名不同，但其君民皆爲「中華炎黃子孫」衍化，雖然源出一脈，可惜却爲了爭權逐利而拚殺不休。

七國經數十年的殘酷大拚殺，又面臨一個七國生死存亡的嚴峻時勢了。

* * *

就在此時，在弱小的衛國濮陽，却誕生了一位奇人，姓呂名不韋。呂不韋少時便拜風水奇人青烏子爲師，盡得青烏子的眞傳，因此極精於風水堪輿相人之術。他的師傅青烏子，曾判他有「地龍之運」，雖榮華富貴，但到底未能一飛衝天爲「天龍」，若刻意强求，必有奇禍降臨。

呂不韋當時唯唯諾諾，表示決不敢違背師傅的訓誨。但當他學成下山，却傲然大笑道：「我呂不韋已盡得風水堪輿相學，足可自掌運命，大可去營謀運動，又何懼什麼奇禍降臨哉！」

此後呂不韋憑他的精湛風水堪輿之術運用於營商，審察市道行情，十分靈驗，因此盈利甚豐。不出幾年，他已成爲趙國數一數二的大商賈了，其時是東周戰國末年（約相當於公元前二百三十三年），呂不韋時年四十五歲，恰値壯年。

呂不韋雖然已富甲趙國，但娶妻夏氏，却無所出，眼看已近晚年，呂不韋擔心絕了呂家之後，心中焦急萬分。他對鏡自察，暗道：我呂不韋「子嗣宮」飽滿，絕非無香燈之運，怎的如此不濟？於是他一連討了三房妾侍，百般努力，却依然「香燈沉寂」。呂不韋再三自察審辨，忽然醒悟，暗道：莫非出事於呂家的祖墳地脈上嗎？

呂不韋這一生疑，他本就精於風水堪輿之術，當下他連令他大富的商販生意也無心理會，決意先爲呂家謀策存留香燈再說。呂不韋打定主意，便向妻子夏氏吩咐，說自己將赴五百里外的故居濮陽（今河南省濮陽縣），拜祭呂家的三代老祖宗，祈求爲呂家蔭生一點血脈。

三天後，呂不韋便毅然決然的獨自上路，他此時的發跡地是趙國陽翟（今河南禹縣），距故居地濮陽遠達五百里路，沿途山川阻隔，十分艱險，但呂不韋自幼跟隨師傅青烏子學藝，除風水堪輿相人之術外，尚練成一身上乘的功夫，可徒手搏殺獅虎，那等宵小强盜、山川風險，自然並不在他的眼內，再說此行關乎呂氏血脈是否延繼，天大之事，呂不韋又豈敢輕忽怠慢？

呂不韋一路北行，不到三日時光，便已抵達中岳嵩山的山脚。呂不韋抬頭望去，但見兩大山體併峙，東面山體，呂不韋知爲「太室山」，西面山體則爲「少室山」，兩山東西綿延百餘里，合稱嵩山，又知夏禹時此山稱爲「崇山、崇嵩」，西周稱爲「嶽山」，到七國爭雄時，始定名爲「中嶽嵩山」。

兩山東西綿延，上面又分爲十六峯，恰如一朶碩大的蓮花，向中央的頂峯迴環合抱。呂不韋見狀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按師傅青烏大師所授地脈斷論，眼前所見！豈非「萬山朝宗」之偉大氣象嗎？但有此大氣象，必有眞龍結穴，若得之，則子孫後人，必出一奇貴無匹的「帝皇之身」，比那等「王公將帥」更尊貴多了！

呂不韋心思大動，他此行便是與這等「龍脈」有關，既有所發現，又怎會輕易放過，他當下不辭辛苦，奮勇攀上嵩山的中峯「峻極峯」巔。

放眼望去，但見北面黃河隱伏如線，四周山環水繞，九曲三迴；羣峯如太陽、少陽、明月、玉柱、萬歲、鳳凰、懸鍊、臥龍、玉鏡、黃蓋、獅子、鷄鳴、松濤、石幔、太白、羅漢、白鹿等七十二峯，環繞嵩巔峻極峯而立，有如猛虎出林，有如活龍奔海，力猛勢强；峻極峯如「帝皇君臨」，七十二峯重重拱護，人人朝拜，氣象宏偉尊貴之極。

再向南極目遠眺，只見一座宏偉山脈，其狀如伏臥之牛，起伏跌昂，湧奔而來，九沉一聳，突起而爲中嶽嵩山，其勢源遠綿長，顯見

地力宏雄之極。

呂不韋見狀，心中一陣激蕩，不由衝口而出吟道：「崇嵩山前七十峯，巍立千仞許誰從？黃河森森舒青練，洛邑微微見蟻封。足縮羊腸迴終駕，眼空鰲極蕩塵胸。乾坤勝地鍾靈秀，風雲四合隱潛龍！」

呂不韋吟聲未落，已躍身而起，於峻極峯上四周遊走，仔細查堪。原來他已斷定，嵩山峻極峯上，必隱有一座蔭生一統山河的「帝皇之大龍脈」了，呂不韋暗道：若有幸尋獲，則呂氏一脈，不但可延續香燈血脈，且所出之人，必尊貴無比，甚至九州地土、一統山河，均屬呂氏一脈所有矣！

呂不韋一旦打定主意，便決不會退縮。他不分日夜，在峻極峯上仔細查堪，幾乎連一寸之地也不放過。不知不覺已尋了三日三夜，峻極峯上的一草一木，均攝入呂不韋的眼中，可惜那「驚天大龍脈」卻隱而不獲。呂不韋也毫不氣餒，依然苦尋不息。

到第四天子夜時分，呂不韋正在嵩山峻極峯的北面山壁遊走查堪。就在此時，忽見極遠處隱沒如線的黃河，射出一道黃紫的光華，疾如電奔，呼地向峻極峯這面射至。幾乎在同一時間，峻極峯西面與北面交滙之地，亦騰地昇起一團白色煙雲，向前迎迓黃紫光華。只見白色煙雲與黃紫光華滙聚一處，白色煙雲中閃灼黃紫光華，瑰麗輝煌，奪人心魄。然後猛地一沉，不知降落到何處去了。

呂不韋目睹之下，心中不由一陣狂喜，暗道：黃河乃神州大地命脈之水，竟生異兆應驗於此地，則此地所隱地脈潛龍，當眞非同小可，簡直又蔭生領袖九州五水的「九五之尊」啊！今日遇之，莫非天緣註定，我呂氏一脈當富貴甲天下麼？

呂不韋風水堪輿之學得自風水祖師青烏子，精湛絕倫，他據此而判的潛龍地脈，又豈有差錯？當下呂不韋即躍身而起，向「白色煙雲滙聚黃紫光華」沉落之處飛掠而去，他的功力十分深厚，身形之快，當世已罕有其匹。

呂不韋的身形呼地落下，他駐足向前一望，但見北面極遠處是閃灼如白線的黃河，近處則有嵩山七十峯環繞拱護，他此時所站之地，恰處七十峯的中央。呂不韋心中不由驚歎道：「勢如君臨天下，一呼百諾，羣峯拱護，爭相朝拜，浩浩蕩蕩，威風八面，攝人心魄！更有神州命脈黃河兆應，羣峯前屏後幛、左龍右虎，其地脈之貴，當世實罕有其匹也！咦？誰有如此驚天慧眼？竟被其搶佔先機……」

呂不韋忽然驚叫一聲，原來此時在夜色之中，距呂不韋三數十丈遠處，忽地發出一道黃、紫、白三色相雜的古怪光華，因而照亮了一座以土堆成之物，竟是一座豎了墓碑的土墳，發出光華的，便是那土墳的墓碑。

呂不韋驚駭之下，立即掠上前去，向墓碑上的刻字仔細一瞧，但見墓碑上刻了一行古字：秦惠文王嬴駟之墓。墓碑右側又另外刻了數行小字：吾乃惠王之弟，因居渭南陰鄉樗里，故稱樗里子，惠王十年（即公元前三百一十七年），吾偶遊周洛邑之地，於嵩山中峯堪此「黃水龍穴」，七年後葬兄惠王嬴駟於此，至發「九五之尊」，應於五十年後辛丑。特銘此誌，以驗後世。

呂不韋閱畢，心中不由一陣驚駭，暗道：這「樗里子」果然慧眼驚天，於一甲子之前識破此驚天龍穴，更知此龍穴乃「黃水龍脈」，顯然已知黃河龍氣凝聚於此也，與吾判斷簡直如出一轍！但卻於一甲子之前已搶佔先機，葬其兄秦惠王嬴駟於此矣！

呂不韋心中又驚又奇又悔，正思忖是否尚有辦法挽回，忽然又猛地醒悟，暗道：秦國嬴氏祖宗，已佔此「黃水龍穴」一甲子了，虎踞龍盤，早已牢不可破，若硬加逆變，必遭其威猛龍氣反擊，屆時不但無益，反而立遭橫死之厄，可怕之極……又暗道：嬴氏一脈已穩佔先機，其子孫後人，必出一位統御山河的「九五之尊」，此勢已無可逆轉了！既然如此，何不因勢利導，將計就計，利用嬴氏此驚天龍脈，結合呂氏一脈，二者合而爲一，令呂氏血脈與嬴氏同登大貴呢？

呂不韋心念電轉，片刻間已打定主意，他也不再在嵩山峻極峯上逗留，未等天色放亮，便摸黑下山而去。

* * *

呂不韋的祖籍、祖墓均在北面五百里外的濮陽，但呂不韋自在嵩山峻極峯，發現秦嬴氏的祖墓「黃水龍穴」，主意突變，不再急於向北行查堪祖宗墓地，反而卻向西面疾速掠去。

原來呂不韋精通風水堪輿之學，他既在嵩山峻極峯發現嬴氏的「黃水龍穴」，知嬴氏的龍脈發自北面的黃河，北屬五行中的「水」，與黃河恰好對應，因此他已斷定，嬴氏的「龍脈」必屬「水龍」無疑。他若再向北面尋堪，就算堪獲龍脈，按方位亦屬「水」，一來嬴氏的「黃水龍穴」已佔盡北面的「水勢」，餘下不過是弱小的「水龍」而已，根本無法與嬴氏「黃龍穴」爭鋒；二來呂不韋深知「水水相冲」，「小龍與水龍」根本不可凝匯，更絕不可「合二爲一」，對呂不韋的「驚天大計」根

本毫無助益。如此徒勞無功的虧本生意，呂不韋這位「大商賈」如何會做！

因此呂不韋下嵩山後，便改變原來的主意，不向北走，反而向西面疾行，他毅然決然，毫不猶豫，似乎已斷定西面必可尋獲他心目中的「大獵物」。

呂不韋漸而已離開嵩山的地脈了，因嵩山屬伏牛山脈，伏牛山脈乃東西走向，他向西行，恰好走過伏牛山的源頭，因此距嵩山便越來越遠了。

三天後，呂不韋已抵達西面的偃師，此地亦即周穆王西巡時，遇見一位「工匠聖手」偃師的地方，因此以「偃師」命名。

突見一座山峯，形似熊耳挺豎，聳於呂不韋的眼前，呂不韋向上凝眺，神色不由一陣狂喜。他毫不猶豫，即奮勇向山峯上面攀爬。

呂不韋越往上爬，身下的山土便越發熾熱，就如有地火在山腹燃燒似的。接近山巔時，脚下的山火就如火炭，隔了一層鞋底，雙脚掌亦灼得隱隱生疼，但鞋子却絕無異樣，根本沒有絲毫燒灼的焦味發出。更奇的是，脚底的熱量，竟沿着雙腿的血脈，冉冉而上，直抵丹田，直抵胸腹，熱力騰湧，令人不但不感疲困，相反更精神百倍。呂不韋心中不由一陣狂喜，暗道：如此地象，恰正是「火龍地脈」的兆應啊！原來呂不韋自在嵩山峻極峯北麓，發現秦嬴氏的「黃水龍穴」，爲達成他的驚人大計，急欲尋堪的，恰恰便是威力强猛的「火龍地脈」。

呂不韋攀上峯巔，逕直向山頂南面掠去。他向遠處凝神一望，只見一座綿延廣闊、宏偉雄渾的山脈，自南而來，伸延達數百里，形體雄偉，山色灰黑，恰如一頭巨大無比的灰熊，橫臥於天地南北之間。到呂不韋所站之峯，突然昂首，熊耳挺豎，氣勢軒昂宏偉。呂不韋目睹之下，不由以手加額，喃喃自語道：「天佑吾呂氏一脈也……踏破鐵鞋無覓處，却於此地現此『火熊龍脈』……若與嬴氏的『黃水龍穴』匯聚，合而爲一，『水火相濟、龍虎交匯』，何愁吾之驚天大計不成哉！」

原來在風水堪輿學上，神州大地，均按五行方位排列，如東方屬「木」，南方屬「火」，西方屬「金」，北方屬「水」。秦惠王嬴駟的陵墓向北，又得自北面的黃河龍氣，因此屬「水龍地脈」；而呂不韋此時所發現的「熊耳峯地脈」，因發自南面的「熊山」山脈，因此屬「火」，稱爲「火熊地脈」。堪輿學又有「水火相應、龍虎交匯、奇貴無匹」之說，因此呂不韋才斷然確認，他的驚天大計已成功有望了。

呂不韋不惜千辛萬苦，又花了七日七夜的時光，終在熊耳峯南端，堪得一座「火熊龍脈」。熊耳峯位於今日河南省「偃師」縣境內，今稱景山，上有呂不韋的祖宗三代及他死後下葬的墳墓，後世統稱爲「呂不韋墓」，至今尚存，供當代的風水堪輿家實地印證。

當下呂不韋既已堪得「火熊龍脈」，他不再遲疑，即動身北行。半月後抵達他的祖地濮陽，把他的祖宗三代遺骸起出，運回偃師熊耳峯下葬。

呂不韋自萌驚天大計後，便即離開發跡地趙國陽翟（即今河南禹縣），北行抵嵩山，再西行抵熊耳峯，先後堪獲「黃水龍脈」及「火熊龍脈」，移葬呂氏三代先祖於熊耳峯，前後花了半年時光，其時呂不韋已步入四十五歲的中年了。不過，對呂不韋的驚天大計來說，這半年的辛勞，僅僅是成功的起步，接下須着手謀策的，便是如何令秦嬴氏的「黃水龍脈」，與他呂氏的「火熊龍脈」合二爲一、巧妙匯聚，因此呂不韋很快便返回他的發跡地趙國陽翟來了。

當時，呂不韋的家人，均在趙國的陽翟定居，連同呂不韋的父親呂正宏，以及妻妾三人，一家五口在當地享盡大富生活。呂父及呂妻見呂不韋安然返家，均很高興，但見他出外並非做生意，却又十分奇怪，不知呂不韋弄什麼玄虛。呂不韋也絕不洩露，只是暗中行事，顯得十分神秘。

呂父正宏到底忍不住，向呂不韋打探道：「韋兒，你到底進行什麼大計呢？」

呂不韋意味深長的笑笑道：「爹啊，此事關乎呂氏一脈的氣運興亡，天機不可洩漏也！」

呂父不悅道：「父子之間，何事不可明言，有甚不可洩漏的天機？」

呂不韋目注父親一眼，但見他的下巴「地閣」命宮已隱現青黑之氣，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吾雖然已把三代先祖遺骸移葬「火熊龍脈」，但與我呂不韋隔了一代，又豈有「父子血脈」如此緊密直接呢？看來呂氏一脈欲成大事，尚需爹爹的密切配合也。

呂不韋這般思忖，便意味深遠的對父親道：「爹爹稍安毋躁，不韋日內便要赴邯鄲城一行，若事有眉目，必向爹爹你詳細解釋此中原由便了！」呂不韋說罷，便決然的閉口不語。

呂正宏心中雖然驚疑不定，但深知兒子的本事比他强得多，因此也不敢再逼他開口。

三天後的子夜時分，呂不韋以銅錢卜了一卦，却是「乾」卦之「九

二」，卦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呂不韋微一思忖，便擲錢而起，喃喃的道：「可矣！此行事有作爲也！」

第二天一早，呂不韋便動身前往數百里外的趙都邯鄲城（即今河北省邯鄲市）。

呂不韋此行懷有神秘目的，因此作了十足的準備，駕了馬車，一路北行，七日後終於進抵趙都邯鄲城中。呂不韋也無心考察邯鄲的商貿市場，而是另有驚人大計。他進城後，選了一間當街鬧市的客店安頓下來，又飽吃的睡了一晚，養精蓄銳，第二天清早，便離開客店，上街遊逛。

雖然是遊逛，但呂不韋的眼線却絕不往邯鄲城的名勝古跡落去，反而站在鬧市中，猶如呆子似的，目注每一位過路的行人，似乎這些匆匆來去的行人，其中隱伏呂不韋的獵物似的。

呂不韋毅力驚人，他這般一站，便站了整整七日，除了夜深人靜，街上再無行人，他才返回客店略爲歇息。七日來却毫無所獲，他這副模樣，活像守株待兎的樣子，唯一不同的是他守待的並非「兎子」，而是「活人」而已。邯鄲城中的趙國人，多半以爲呂不韋是瘋了，起初還在遠處背後指指點點，竊竊私語，後來有的忍不住便走到呂不韋面前，瞧怪物似的盯着他。呂不韋却也毫不生氣，反而趁機審視走近的每一位趙國人。別人瞧他，他也瞧人，各得其所，各取所需。

可惜七日來，呂不韋却毫無發現。他欲取之「獵物」非同小可，七日來所閱之人何止千百，却絕無一人引得呂不韋動心。

到第九天的中午時分，呂不韋仍在堅持不懈審視行人。忽然，大街的西面，馳來一輛破舊的馬車，連拉車的馬亦老而無力，馬車跌跌停停，似乎隨時有翻側傾倒之危。

馬車雖然殘破，更與呂不韋自備的馬車簡直有天壤之別，但却引來呂不韋灼灼的目光，他注視的並非馬車，而是馬車上坐着的一位青年男子。但見此人衣飾寒傖，却容貌豐雅，印堂飽滿，鼻樑高挺。

馬車馳近，青年男子的容貌落入呂不韋的眼中，他心中一陣急跳，不由衝口而出叫道：「異人！異人！好一位運格奇異的人！」呂不韋只是有感於青年男子相格氣運的奇特，才衝口而出叫了一聲。

不料那殘破馬車却驀地停下，車上的青年男子探頭出車外，向呂不韋驚疑的叫道：「咦？這位大哥，怎的認識我這落泊之人呢？」原來這青年男子果然叫「異人」，呂不韋誤打誤撞，竟叫出了他的名號。

呂不韋不由大喜，他連忙疾步趨前，向異人拱手道：「原來公子叫『異人』，好極了！未知公子可否隨在下到客店一聚呢？」

異人微歎口氣道：「在邯鄲城內，我可以隨意走動；但要踏出城外半步，便比登天更艱難了！」

呂不韋一聽，立刻明白「異人」必有極不尋常的背景，他也不急於詢問，欣然一笑道：「公子且勿哀歎，請隨在下到客店暢飲敍話便了！」

異人見呂不韋衣飾華麗，談吐不凡，知他必甚有來歷，便向駕車的老車伕悄聲道：「你代我到附近的官衙呈報一聲，說我偶遇故知，邀赴酒宴，幸勿疑慮。」說罷走下馬車。那老車伕奉命駕車駛去就近的趙國官衙呈報去了。

呂不韋見狀，心中不由又一動，但也不急於探詢內情，與異人一道，返回他居停的客店。

呂不韋居停的客店名「酣笑樓」，當街而設，專供來往各國的商賈食宿，因此內設多國風味酒菜，就連楚鄉魚宴，亦一應俱備。

呂不韋揀了一個幽靜的角落，特地點了一席「邯鄲海參」，以招待異人。

這一席「邯鄲海參」，計有：扒海參、清湯竹筍、炒蝦仁、夫子酒燴龍眼、清炖鷄，以及元油肉、海米炒菜苔、四喜丸、三絲湯、鹽水蝦、五香魚、白切鷄等等。這等菜式，吃一席便需白銀五十兩，幾乎等於普通人家一年的食糧了。但呂不韋點來却心不跳面不改容，就如隨便炒一盤小菜似的。

呂不韋殷勤招待異人，席間一味勸飲，根本不問異人的來歷。這一頓酒菜，直把異人吃喝得心曠神怡，他已有幾分酒意，不由停杯歎道：「哎！我許久未嚐如此珍饈美味酒菜矣！多謝呂兄帶挈，日後但得重見天日，必十倍奉還也。」

呂不韋微笑道：「區區花銷，公子何必客氣？若公子不嫌，肯讓在下陪伴左右，則千金散盡何足惜哉？公子且放寬心懷，盡情享用。」

異人到底忍不住了，他目注呂不韋，略帶狐疑的道：「呂兄與我素未謀面，爲甚麼不向我打探底細來歷，便如此盛情？」

呂不韋微笑道：「公子欲說自然會說，公子不可說的便必有隱衷，既然如此，呂某人又何必探問？再說呂某欲結交的，是公子的人，並非公子的底細來歷，因此又爲甚要苦苦追索過去呢？」

異人奇道：「那呂兄以爲我現下乃是一個如何之人？」

呂不韋意味深長的笑笑道：「

公子之命，乃虎落平陽、龍遊淺海之運，虎落平陽自然被犬欺，龍遊淺海難逃蝦戲也。因此公子四歲恰逢初運，又四歲至十四歲更有貴人知遇；可惜十五歲到廿三歲上，運數受煞氣所冲，雖得『水運』，難逢『火濟』『水火不能併濟』，則運轉厄危，必有八年羈困淪落之苦，孤身一人，流落異鄉，有親難靠，有家難歸，窮愁潦倒，艱難渡日……此事可曾碰上嗎？」

異人一聽，不由仰天長歎道：「不錯！不錯！不料我的命乖運滯，種種苦處，竟被呂兄一口喝破也……呂兄莫非身負神算奇能嗎？」

呂不韋微笑道：「呂某略懂一二而已，公子不必大驚小怪。」

異人急道：「不然，呂兄既身負如此奇能，異人今日相逢，恰如救星降世也！敢請呂兄妙施奇法，救我一救，日後但能重見天日，必與呂兄共享榮華富貴！」

呂不韋見異人終於流露衷情，這才微微一笑道：「在下願聞其詳。」

＊　＊　＊

異人向四下一瞧，見無人留意這方面，才悄聲道：「呂兄，實不相瞞，我其實是秦國的王孫嬴異人，被王祖父秦昭公派到趙國來作人質，幾年來已受盡羈困苦矣！」

原來秦昭王嬴則「即妙踞嵩山峻極峯黃水龍穴的秦惠王嬴駟之子」，於公元前二百六十五年，立兒子嬴柱爲太子，號爲安國君。嬴柱有衆多妻妾，亦有衆多兒女，僅兒子便有二十六個。不過，嬴柱最寵愛的華陽夫人，雖然被立爲正妃，却並無生育。

嬴柱有一位妾妃名夏姬，生下一兒，取名「異人」，在諸王孫中排行十三；夏姬並不得嬴柱的歡心，因此異人也就不得父寵。

五年前，秦、趙二國立盟約，互換人質，異人被祖父秦昭王送到趙國作人質。異人在諸王孫中地位不高，趙國也瞧不起他，供他使用的車馬粗劣，財帛緊缺，更不准他離開趙都邯鄲城半步，因此異人五年來的「人質生涯」十分苦楚。到他遇上呂不韋時，嬴異人已年及二十三歲了。

呂不韋知悉異人的底細來歷，與他私下的判斷竟不差毫釐，心中不由大喜。他目注嬴異人一眼，但見他額角兩面山林命宮位，竟隱隱現出「黃紫之氣」，中不由更喜。但並沒流露於形色，微笑問了一句道：「噢！如此說，秦惠王乃公子的祖父了？」

嬴異人點點頭道：「果然如此！但祖父秦惠王孫兒近三十人，異人不過是其中之一，並不得父寵，又何來祖愛？因此徒負王孫之名罷了！哎，其實吾之運命，比普通百姓人家子弟更不如啊！」

呂不韋微笑不語，心中卻狂喜不已，暗道：秦國遠祖乃舜帝時代的同父兄弟伯益，伯益執掌山林，助其兄大禹治水有功，封賜「嬴」氏。後來子孫嬴非子，替周孝王養馬有功，封爲蕃侯，食邑秦地。再傳至秦襄公，佐周平戎，護送平王東遷，得周朝發跡之地西歧(今陝西一帶)，受封爲伯。其封號亦與周朝開國之君「西伯文王」一般無異。至此，秦國嬴氏才有了一塊立國之地，到秦穆公併國十二，雄霸西戎，再傳至秦惠王嬴駟，始稱「王」號，與齊、楚、趙、魏、燕、韓等併稱七國。秦惠王嬴駟死後，得其弟樗里子又堪點嵩山「黃水龍穴」下葬，嬴駟之子秦昭王生子嬴柱，嬴柱生子嬴異人等二十六人。自秦惠王嬴駟下葬嵩山「黃水龍穴」始，迄今已歷一甲子年(即六十年)矣！呂不韋爲達成他的驚天大計，早已狠下苦功，把當今七國的王族祖宗淵源來歷，追索得一清二楚，因此對秦嬴氏王族的底細，竟比嬴氏子孫異人更瞭如指掌。由此可見，呂不韋的成功決非倖致。

當下呂不韋又暗忖道：細觀嬴異人的命宮運數，他的兩額角山林位已隱現「黃紫之氣」，「黃」者乃至「黃水龍穴」龍氣已聚滙其身，「紫」者王帝之大貴氣也；綜而斷之，則嬴異人必已承納其祖宗「黃水龍氣」無疑矣！不過，按三元九宮大會運推算，秦嬴氏的「黃水龍脈」，既歷一甲子才潛移到曾孫嬴異人身上，將一甲子六十年分廿之數，恰好是三年，亦即尚有三年，秦嬴氏的「黃水龍脈」，才能潛移默化到嬴氏子孫血脈中，這豈非屆「黃水龍脈」旺發之期，恰好應驗於嬴異人的未來嫡子血脈上麼？好極了，這正好方便呂某人實施將吾呂氏的「火熊龍脈」，與秦嬴氏的「黃水龍脈」交滙，進而「水火併濟、龍虎交滙」，何愁吾之驚天大業不成哉！

呂不韋心意已決，而且非常堅定，簡直是毅然決然、義無反顧了。他微一沉吟，便決然的對嬴異人道：「嬴公子放心，你之處境惹人同情，呂某人既然知悉，決無坐視之理……嬴公子在邯鄲城中走動方便麼？」呂不韋忽然很認眞的問了一句。他處事十分縝密，決不會留下任何一絲破綻。

嬴異人悄聲道：「異人自入趙國爲人質，便被趙王命大將軍公孫乾監禁於府中，不准離府半步。後來拘禁漸寬，可以出公孫乾將軍府走動，但仍不許擅離邯鄲城，因此邯鄲城就如一座大囚牢，異人在城

中可以自由行走，但邯鄲城以外便寸步難行矣！」

呂不韋沉吟道：「如此說來，嬴公子的人身自由，均繫於公孫乾此人身上！吾當先助公子打通公孫乾此人的關節，以方便日後行事！」

當下呂不韋與嬴異人再密議了一會，嬴異人便先行離呂不韋居停的「酣笑樓」，返回他羈留的公孫將軍府上去了。

第二天一早，呂不韋即携備黃金十錠(即一百両)，白玉璧一雙，往公孫乾府求見。公孫乾見呂不韋出手闊綽，十分高興，欣然結友，邀進府中設宴款待，經數月的週旋交際，公孫乾視呂不韋如兄弟，十分信任，甚至可以自由出入府中，猶如公孫乾的心腹兄弟。

呂不韋的第一步目的已達，即向公孫乾告辭，說有一筆生意，須返回陽翟，待辦妥事後，再與公孫乾相聚。公孫乾也不便挽留，只叮囑呂不韋早去早回，莫教他空歡喜一場。此時公孫乾已視呂不韋爲「活財神」，他連年替趙國征戰，所得的封賞，竟不及呂不韋數月交往所贈，怎不教公孫乾不動心。

呂不韋卻不能不走。因爲他的驚天大計，尚需作下一步關鍵安排，而此舉又非返回陽翟不可；而且他進入邯鄲城數月，爲打通公孫乾的關節，花銷甚巨，他携來的財物，已全部花光用盡，非要返回陽翟籌措不可了。

呂不韋駕了馬車，一路馳回他的發跡地陽翟呂府。呂父正宏、妻子呂夫人，見呂不韋空車空手而回，神色急逼，均甚感奇怪。但呂不韋臉色深沉，似在緊張思忖甚麼，呂父和呂妻也不敢探問。

當天晚上，呂不韋卻悄然走進父親呂正宏的臥室，未說來意，先向父親拜道：「孩兒代呂氏列祖列宗，拜見父親大人。」呂正宏不禁又驚又奇，他深知兒子身負奇能，他如此一反常態，夜間拜見，必有甚神秘要事發生了！

呂正宏忙道：「韋兒……你此行邯鄲，到底有甚事發生？」

呂不韋微笑道：「做生意啊！」

呂父奇道：「做甚生意？你携去邯鄲的一車財物花盡了，卻竟然空手而歸，這是甚生意？極不合算啊！」

呂不韋微一沉吟，便把來意亮了出來：「爹爹啊，孩兒請問，若種田耕作，可獲利多少呢？」

呂父道：「種田耕作，乃微利之營生，但也有十倍之利也。」

呂不韋又問道：「那經商販運，可獲利多少？」

呂父微感驚喜道：「若經商販運，營謀得當，可獲利百倍啊！」

呂不韋不動聲色，再道：「然則謀劃一個君王之位，又有多少好處呢？」

呂父聳然動容道：「若得君王之位，舉國皆在己手，那利錢何止千倍萬倍也！咦？韋兒所幹之生意，便指此嗎？」

呂不韋意味深長的笑笑道：「孩兒現下營謀的，正是此可獲利千倍萬倍的生意啊！不但如此，尚可延續呂氏血脈，令呂氏子孫後人平步青雲，大富貴甲天下也！只是務須爹爹你鼎力配合，方可成功啊！」

呂正宏正聽得興高采烈，不料呂不韋突然又添了一句，不由大急道：「韋兒，你要爲父如何配合呢？」

呂不韋先不正面回答，他把這半年來，出外活動的經過，特別是在熊耳峯時堪點的「火熊龍脈」，又已把祖父第三代祖宗移葬熊耳峯的事，詳細對呂正宏說了。

呂正宏聽得聳然動容，他估料不着，呂不韋竟如此神通奇能，連風水堪輿之術竟會如此精湛！他不由喃喃地道：「你先祖三代，下葬熊耳峯火熊龍脈，呂家便有子孫血脈了麼？天啊，若能賜呂氏一脈一點香燈，便要我呂正宏如何配合也心甘樂意也！」

呂不韋心中欣然一笑，但却沒流露，反而長歎一聲道：「不錯，爹爹啊，這一座火熊龍脈，的確可令呂氏一脈有香燈血脈，但可惜萬事俱備，尚欠東風呢……」

呂正宏急道：「韋兒！尚欠什麼？你快告知爹也！」

呂不韋沉聲道：「火熊龍脈固然乃稀世吉地，地力之雄厚，天下少見，但更好的龍脈，亦須祖宗元氣與之滙聚，才成祖脈龍氣，足以蔭庇後人……但據孩兒所察，火熊龍脈貴在速發，而祖父等三代祖宗，雖爲呂氏一脈，却分隔甚遠，血脈疏而淡，因此所產生祖宗龍脈元氣，尚不足蔭佑呂氏子孫後人啊！」

呂正宏又奇又急，目灼灼的盯着呂不韋，道：「韋兒！爲父如何不心焦？但能有助呂氏留一點香燈，你要爲父如何配合，只管坦白說出來啊！」

呂不韋沉聲不語，他自然已有主意「如何配合」，但爲人子者，在親父面前說這「主意」，就算工於心計如呂不韋，不禁亦覺難於啟齒。好一會，呂不韋才微微歎口氣，略露端倪的道：「這主意孩兒不敢示露，因實屬不孝之舉啊！但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孔夫子不是如此判論的嗎？而延續呂氏血脈的最佳辦法，便是子承父之龍脈元氣也！爹爹只須於此仔細思量，自會明白，

孩兒委實不敢强求啊!」

呂不韋說罷，實在不忍再往下細說，急忙向父親拜了一拜，便逃亡似的急急溜走了。呂正宏也沒挽留兒子，因爲他已明白呂不韋的「主意」了。

第二天一早，呂正宏便着呂不韋，替他買一百斤烈酒回來。這一百斤烈酒，便十條牛也被醉倒，更何況是呂正宏這一位老年人呢?不過呂不韋也不問父親的用意，親自駕車出去酒莊，又親自揀選百斤可以燃燒的烈酒，運回來交到父親手上，但自始至終並沒問過父親的用途。

呂正宏把一百斤烈酒全部搬入他的臥室，自始便把房門緊閉，再沒踏出臥室半步，任何人也不准進去，包括他的兒子呂不韋在內，因此誰也不知呂正宏弄甚麼玄虛。

奇怪的是，呂不韋神色忽喜忽憂，有幾次他步近父親的臥室，似乎欲進去制止父親什麼，但徘徊再三，到底又悄然的離開了。

到第七天的早上，呂不韋才決然的走去呂正宏的臥室，親自撞開房門，立刻一陣濃烈的酒味撲了出來，呂正宏躺在床上，臉色紅潤，雙目緊閉，手中仍揑着一隻酒碗，就如醉臥床上一般。不過，他已全無氣息，顯然是活生生的醉逝了。

呂不韋見狀，大哭三聲，又大笑三聲，喃喃的自言自語道:「可哀啊可喜……爹爹你爲了呂家血脈，竟肯犧牲自己，從此形體永別，寧不悲乎?但爹爹犧牲自己，光大呂氏門楣，精神不滅，蔭佑子孫，却又可敬可喜!哎，事非不得已，望呂氏列祖列宗原諒韋兒!」

呂不韋說罷，才決然的走出來，向家丁下令立刻發喪，向親朋宣示，親父呂正宏因酒醉而逝，享年七十有三，高年登仙，定爲「笑喪」，不許哀嚎痛哭，以應「仙逝笑喪」之意。

呂家在陽翟一地有名望，因此前來拜祭的親朋絡繹不絕，不下萬人，恰好應了「萬人朝拜」的龍脈貴格。

守靈三日三夜，呂不韋把先父的遺體，放進特製的檀香棺柩，再顧了二輛大馬車，不遠數百里，西行運上熊耳峯，與祖先三代同葬於「火熊龍脈」。

呂不韋親自動手挖土、塡泥，又親手豎了墓碑，上書「呂氏列祖列宗之墓」八個金漆大字。葬畢，又燃點香燭，虔誠叩拜，極盡哀孝之禮。

正當呂不韋叩拜時，墓碑上香煙繚繞，忽地現出一道紅光，鮮紅如血，灼灼耀目。

呂不韋心中不由一凜，登時止住不拜，目不轉睛，仔細注視。心道「紅光」者乃主「火旺」之兆，恰好應了「火熊龍脈」之象;可惜「紅」中缺「紫」，未足大貴，顯然是未得「水龍」之配也!他心中不捨，繼續灼灼注視，但過了好一會，「紫」氣始終未現，到後來就連「紅光」也隱去了。

呂不韋心中不由驚疑不定，但深知龍脈之道，玄妙無比，須與天機相輔，決不可逆其勢格而謀之。於是再待了一會，終於無奈的先行下山去了。

呂不韋駕了馬車，一路風馳電掣向東面的陽翟回駛，沿途也並無任何異樣之事發生。

營謀得逞　秦廷執政

馬車駛進陽翟城，呂不韋坐在車廂中正閉目沉思。就在此時，不知從何處傳來一陣嘯鳴，其聲如虎嘯如龍鳴，威厲之極，連沉思中的呂不韋也霍地驚醒，不由探身出車廂外，細察動靜。不料拉車的兩匹駿馬似受了驚嚇，發力狂奔，馬車風馳電掣的駛進城去。駕御馬車的車伕大驚，失聲叫道:「路人快避……馬失驚啦!」

不料剎控不住，馬車隆地撞上路邊迎面駛近的一輛小巧馬車，小馬車迎聲翻側，車上傳出一聲女子的尖叫。

呂不韋聽聞女子的尖叫，不知怎地，他但感心中熱血一湧，竟不由自主，從車廂中一躍而出，向翻倒的小馬車掠去，呂不韋輕功不弱，此時全力施展之下，竟有如神助，快如閃電，在馬車翻倒正要壓着車上女子之時，竟伸手抓着女子的腰帶，把她救出絕境。他剛抓住女子掠離一丈，那馬車便轟隆一聲，與那小馬車撞在一起。

「多謝恩公，把小女子救出鬼門關哩……」呂不韋抓着的女子，忽地發出一聲嬌呼。

呂不韋定了定神，把女子放下，仔細一瞧，只見原來是一位年約二八的女郎，容貌美艷之極，猶如一朵盛放的牡丹花。呂不韋心中不由一動，暗道:「牡丹，花之富貴者也」，此女貌似牡丹，形神皆備奇貴之氣，日後必非凡品……轉念又暗道:此女雖有妖媚之根骨，卻恰好乃吾實踐驚天大計的最佳輔助物也!

呂不韋心中主意已定，便向女郎坦然一笑道:「姑娘不必客氣，吾乃陽翟呂不韋，若姑娘有任何損傷，吾願作任何賠償。」

女郎一聽，驚喜道:「恩公便是陽翟趙國首富呂氏家麼?小女子久聞呂家大名，可惜無緣拜會，今日見面，眞天緣巧合呢!」

呂不韋微笑道:「姑娘既與在

下有緣，這便請到舍下一聚如何?」

女郎猶豫道:「小女子與娘親相依爲命，娘親現下有病在身，久醫無效，小女子正爲籌措藥費四處奔走，因此只怕暫不能上呂大爺家中作客啦!」

呂不韋一聽，不由呵呵一笑道:「姑娘何必爲那區區藥費犯難!我這兒有黃金百兩，姑娘且去救治你娘親，辦妥事後，再請上舍下敘話便了!」呂不韋說罷，即着那車伕，在翻側的大馬車內，取出一包黃金，贈給女郎。

女郎也不客氣，接過黃金在手，小心放好，這才向呂不韋冉冉一拜，道:「多謝恩公救命之金!小女子姓朱名玉姬，趙國人，待娘親病癒，必親赴呂府拜謝大恩大德!」

呂不韋微笑道:「朱姑娘不必客氣，快回去替娘親醫治好了!區區百金，便當呂某人賠償姑娘的馬車錢吧，姑娘若肯光臨，呂某必殷然相迎!」

女郎——朱玉姬微一點頭，也不再逗留，急急的向嵩山拜辭走了，呂不韋絲毫不作挽留。

老車伕不禁大奇道:「老爺!這陌生女子素未謀面，老爺便慨贈百金麼?她日後若不再現身，老爺的結交之情，豈非白費了嗎?」

呂不韋微微一笑道:「阿福放心，呂某閱人無數，憑其氣色可斷其吉兇去留，豈會隨便做此鏡花水月的虧本生意也!」

老車伕阿福，素來深佩服呂不韋的精明智慧，對呂家亦忠心耿耿，因此見呂不韋胸有成竹，心中雖然仍感驚疑，卻沒再說話，把馬車弄好，便送呂不韋返家去了。

眨眼又過了七天，在第八天的早上，老車伕阿福出來開門，卻突見那日遇上的女郎——朱玉姬，由一位年老的婦人伴着，正站在呂府的大門外面。

朱玉姬認得是老車伕阿福，她走上前來，向老車伕福了一福，道:「請老伯通傳呂大爺一聲，說姓朱的落難女子，與娘親一道，前來相報贈金救母之恩呢!」

阿福一聽，不由呆了呆，暗道:我老阿福似乎瞧差了眼，這姑娘倒甚有心肝，並非貪財忘義之人呢!阿福當下便把朱玉姬母女引領進去。

呂不韋和夫人一道出來迎迓，竟沒有一點恩公大老爺的架子。不但如此，他更把朱玉姬母女留在府上，殷勤招待。朱母稍有不妥，即親自延醫診治，待朱母猶如自己的親娘似的。

終於，在三個月後，朱母在一晚飯後，領女兒朱玉姬走到呂不韋身前，母女兩人，倒身下拜。呂不韋連忙扶起，朱母卻拜而不起來，口中道:「若呂大爺不肯收留小女玉姬，妾身決不敢起來了!」

呂不韋驚問爲甚麼，朱母道:「妾身母女二人，已花去恩公黃金百兩，料想今生必無力奉還，唯有以小女玉姬抵償啦!爲婢爲妾，任由恩公安排!」

呂不韋正欲推辭，呂夫人卻忽然接口道:「朱大媽，你所言是否由衷而發?」

朱母決然的道:「是，一切但憑恩公和夫人吩咐，決無二話!」

呂夫人目注呂不韋一眼，便欣然道:「好，實不相瞞，老爺他正爲呂家香燈血脈焦慮，欲納一旺子之女，既朱大媽一片誠心，朱姑娘請留在老爺身邊，侍奉他起居，待證實有旺子之相，再納爲如夫人吧!」

於是，朱玉姬自當晚起，便以半婢半客的身份，留在呂不韋的身邊，侍奉他的起居飲食。不過，一連七晚，呂不韋均絕無與朱玉姬同宿之意，到第八日晚上，朱玉姬侍奉呂不韋上床後，見呂不韋並無留宿之意，便欲離去。

不料呂不韋此時卻忽從床上一躍而起，向朱玉姬欣然一笑道:「玉姬姑娘，假如你是眞心樂意，今晚便留在此吧!但假如你心有不甘，不韋亦絕不勉强也。」

朱玉姬含羞一笑，也沒答話，只是輕解羅衣，露出她晶瑩的女兒玉體，走上前去，偎在呂不韋的懷中，輕輕閉上俏目。無聲勝有聲，朱玉姬的心意，已用行動作出決然的回答了。

呂不韋也再不猶豫，把朱玉姬輕輕放到床上，輕憐蜜愛，與她歡悅一番。呂不韋此時才確信，朱玉姬竟然是處子之身，心中不由更感喜悅。

一番歡悅後，朱玉姬猶如醉酒牡丹花，含羞帶笑道:「老爺——相公，爲甚前幾晚拒人於千里之外?」

呂不韋抱緊朱玉姬的玉體，神秘的笑道:「不韋有此意久矣，只是時機未到，只好隱而不發也!」

朱玉姬伸指輕戳呂不韋胸口，笑道:「男女歡會，亦須時機成熟嗎?難道，難道相公今晚這般……窗外是甚麼怪物?」朱玉姬忽地驚呼了一聲。

呂不韋閃目向窗外一看，只見一團火紅的煙雲，形如巨熊，正張牙舞爪向這面撲來!呂不韋心中一凜，暗道:玉姬的旺子之命果然非同小可，甫與她之「元陰交滙」，便激發吾呂氏祖宗龍脈顯靈來了!當下呂不韋立刻閃身避到一角，就似他十分害怕驚惶。

朱玉姬心中更慌，可惜手足如僵，動也不能動，眼睜睜的瞧着那「火紅巨熊」，自窗口撲入，張牙舞爪，直向她身上撲壓下來，朱玉姬連叫也沒能叫出聲，便仰面倒在床上，昏迷過去了。

好一會，朱玉姬才甦醒過來。她但見呂不韋正緊抱着她，兩人均依然赤身裸體，朱玉姬不由又驚又羞又奇，尖聲叫道：「老爺——相公！那火紅巨熊被你打走了麼？牠兇狠極了啊！」

呂不韋卻滿臉喜色，把朱玉姬又緊緊的抱住，悄聲笑道：「沒有！沒有！此乃呂家血脈降臨之兆，玉姬已爲吾呂氏一脈建一大奇功呢！」

朱玉姬尚不明所以，但呂不韋已再無絲毫猶豫，第二天便向全家上下宣告：「我已正式收納朱玉姬爲我夫人了。」呂不韋也並不虧待朱母，他替她買了一幢屋宇，又調撥家丁、丫環各一人，專門侍奉朱母的起居飲食，令朱母深慶得婿如此，夫復何求？

半個月後，朱玉姬果然悄悄告知呂不韋，說她的月潮已停，又奄奄欲悶，極嗜酸甜之物，想必是已懷身孕了。呂不韋連忙請了郎中回來，仔細把脈察示，郎中果然向呂不韋道賀說：「恭喜呂老爺，新夫人已懷身孕，且脈象所示，所懷嬰兒，異常剛猛，貴氣溢於神氣，他日必無可限量呢！」

呂不韋大喜，重金酬謝了老郎中，又吩咐他不可把朱玉姬已有身孕的事，向任何人洩露，包括他的妻妾在內，老郎中心中雖然驚奇，但瞧在重金的份上，他也鄭而重之的答應保守秘密。

如此又過了半月。這天早上，呂不韋又決定即日動身赴趙都邯鄲城。他帶了二大馬車的財物，又誰也不帶，只帶新夫人朱玉姬隨行，僕人中老車伕阿福負責駕車，其餘家丁侍婢，概不帶隨。

呂不韋到了邯鄲城，特地揀了一家靠近公孫乾府的上等客店，把客店的一層樓全包了下來，以方便行事。他安頓好玉姬夫人，着老車伕阿福小心照顧，便獨自前去公孫乾府上拜見。

今次呂不韋又進獻了一批金銀珠寶，公孫乾自然十分高興，視呂不韋有如活財神爺，特設宴替呂不韋洗塵。呂不韋才趁機向公孫乾道：「不韋於秦國經商，與秦國王孫嬴異人有一面之緣，聞說他被送來趙國當人質，未知他現在何處呢？」

公孫乾對呂不韋已深信不疑，又見他富可敵國，於自己必大有好處，便討好的笑道：「原來嬴異人是呂兄的朋友，想必大有緣份也！實不相瞞，嬴異人現由小弟奉趙王之命，羈留在敝府上呢！莫非呂兄欲見他一面麼？」

呂不韋不動聲色微笑道：「公孫將軍重責在身，小弟雖與嬴公子有故交之情，但却勿因小弟之故，令公孫將軍有違趙王禁令。」

公孫乾大笑道：「趙王對吾深信不疑，才將此重責附托於我，同時也並無禁止嬴異人於城內走動，只不許踏出城外罷了！因此呂兄欲見，又在吾府中，這有何難處？」

公孫乾說罷，果然令人請嬴異人出來，與呂不韋相見。兩人見面時，只作闊別多年，今日重逢相見之狀，公孫乾也深信不疑。席間三人談笑甚歡，公孫乾瞧在呂不韋的面上，待嬴異人也比前寬和多了，並任由呂不韋進府內與嬴異人相見。

第三天早上，呂不韋趁公孫乾參見趙王，便悄悄駕臨公孫乾府。府中的兵丁早奉令任由呂不韋自由進出，因此也絲毫不加阻攔。

呂不韋進了內堂，與嬴異人終於正式相會，這才是呂不韋二進邯鄲城、數度進公孫府的唯一目的。

兩人執手相見，嬴異人逼不及待道：「呂兄有甚佳音告我？」

呂不韋微一沉吟，忽地決然道：「我決助你光大門楣，一飛衝天。」

嬴異人不由笑道：「呂兄雖然富可敵國，但於朝政中却無斤兩，如何助我光大門楣？若然可以，呂兄爲甚不先光大自家，再來爲我謀策呢？」

呂不韋却不笑，滿臉肅然的道：「不然，實不相瞞，呂某自然亦欲光大自家門楣，因富而不貴，久之必敗；必須靠嬴公子的門楣蔭庇也！」

嬴異人一聽，知此乃呂不韋由衷之言，這才懇然的問道：「呂兄何以教我呢？」

呂不韋向四下掃視，但見嬴異人的內室一片寂靜，外面也寂然無聲，此時呂不韋已貫注內力於耳，三十丈內飛花落葉，亦難瞞過他的耳目。他這才相信，公孫乾果然視他爲知己，絕無刻意防範他的佈置。呂不韋放心了，他湊到嬴異人的耳前，肅然的道：「嬴公子，爲甚不爲自家的前途打算？你的祖父秦昭王已年登六十，早晚必歸天；你父安國君現爲太子，不久必貴爲秦王，但你父尚未立嫡嗣，嬴公子以爲，這嫡嗣之位，輪得到嬴公子你嗎？」

嬴異人沉聲道：「此事尚屬未知之數，又如何預知君父之意？」

呂不韋道：「不然，只須詳加論析，便清楚明白嬴公子的處境矣！現下你有兄弟二十六人，你居

中而排十三，按輩份你非爲長，按母脈你非爲嫡；再加你身爲人質，與君父疏離，父子感情必弱於其他兄弟，日後這嫡嗣之位，決非嬴公子所能希冀也！再者……」呂不韋忽然一頓，故意不往下說。

嬴異人眼見呂不韋對他嬴氏家事，竟洞悉透徹，深爲佩服，不由急道：「再者如何？」

呂不韋微歎口氣道：「再者你若非嫡嗣，於秦國來說便並不重要，人質之位，便決計無法改變，嬴公子只怕便要長困於此矣！」

嬴異人不禁仰天長歎道：「嬴異人入質趙國，已達五年之久矣，孤苦伶仃，渡日如年，若再長困於此，當眞生不如死矣！萬望呂兄想個妙策，救異人出此火坑，重見天日啊！」

呂不韋微微一笑，道：「此事亦並非毫無轉機，呂某早就打探明白，你的父親安國君極寵愛正室華陽夫人，而華陽夫人却並無子嗣，是麼？」

嬴異人點點頭道：「不錯，正是如此，吾之生母並不受寵，一年難得與父親相見呢！」

呂不韋胸有成竹的歡笑道：「如此便有轉機矣……」

嬴異人驚喜道：「呂兄有何妙策？」

呂不韋道：「此策須兩面相輔。

其一，嬴公子既在趙國作人質，便須化不利爲有利，廣結趙國權貴，以獲取聲譽，秦國目下正要討好趙國，公子在趙國的聲譽，亦即使日後返國的本錢也。

其二，則要設法結交華陽夫人的親朋，以便代爲引薦，若到得華陽夫人身前，吾便有辦法說服華陽夫人，立你爲子，則你父親便有可能立你爲嫡嗣。

一旦嬴公子立爲嫡嗣，到你父親承繼王位之日，你便貴爲秦國太子，屆時尚愁不能脫困，重見天日嗎？」

嬴異人驚喜道：「若能如此，則異人必可重出生天！」他一頓，又失望的歎了口氣，道：「但異人入趙爲人質已達五年之久，所帶少許財物早已用盡，日常須靠趙國供養，又何來重金交結趙國君臣呢？呂兄此策，只怕如鏡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及吧！」

呂不韋從容笑笑道：「不然，吾已備黃金千兩，多半乃變賣家產而來。

吾將五百金留公子作運用，其餘五百金則由我赴秦國活動，還愁大事不成麼？」

嬴異人見呂不韋變賣家產來爲自己謀劃，不由大爲感激，緊握呂不韋的雙手，流淚誓道：「呂兄待我，恩同再造。」

又道：若大事成功立爲嫡嗣，定與呂兄共享秦國富貴，此心可表日月！」

* * *

呂不韋與嬴異人商妥大計，果然留下五百金，供嬴異人運用，以便結交趙國君臣，方便日後行事。

呂不韋返回客店，留下一批銀兩，着老車伕阿福照應朱玉姬，安心留在邯鄲城，待他返回。第二天一早，呂不韋便即刻動身，騎快馬馳奔百里外的秦國去了。

呂不韋沿途搜購奇珍異寶，帶入秦都咸陽，以便展開活動。

在秦都咸陽，呂不韋四下打探，用重金收買消息，終於探悉華陽夫人有一位姐姐，與華陽夫人極爲投契。呂不韋便設法先行打通了華陽夫人姐姐的關節，托她按自己的說辭去游說華陽夫人。其姐亦深感呂不韋之言有理，且事成對自己亦大有利處，於是便欣然答應。呂不韋大喜，又準備了一份厚禮，托華陽夫人的姐姐，帶去贈送。

其姐見了華陽夫人，先送上呂不韋的那份厚禮，只說這是在趙國的王孫嬴異人，因仰慕華陽夫人，托好友呂不韋帶到咸陽，向華陽夫人轉述仰慕之意。

華陽夫人十分歡喜，對姐姐道：「夫君太子殿下有子二十六人，獨異人甚有我心，可惜他現爲趙國人質，夫君也幾乎把他遺忘了。」

其姐見華陽夫人心動，知時機成熟，便隨即微歎口氣，依呂不韋的說辭，向華陽夫人進言道：「夫人，姐姐聽說，以色事人者，色衰愛則他移，夫人現因美色而得安國君之寵，但女之美色豈能長久？一旦色衰年老，不測之禍隨時降臨呢！」

華陽夫人的心事果然被一言挑中，她亦微歎口氣道：「是啊！妹妹亦爲此而暗憂啊！」

其姐續道：「再者安國君對妹妹之寵，或許長久不衰，但他比妹妹年長甚多，必會先你而去；妹妹膝下無兒，夫君一旦仙逝，必立其他妾妃之子爲王，那時妹妹便慘不堪言，平日嫉恨妹妹的妾妃想必不少，屆時妹妹的餘生將靠誰呢？」

這又立刻道破了華陽夫人的隱衷，她憂心忡忡的歎氣道：「這點妹妹豈會不知？但偏偏肚皮不爭氣，多年來雖蒙恩寵，卻無所出，這教妹妹如何是好？」

其姐微微一笑，心道：那呂不韋果然甚有本事，他僅憑妹妹的時辰八字，便把妹妹的心曲隱衷全窺破了，看來他定下的妙計，的確乃妹妹的最佳出路呢！其姐心中轉念，也再不猶豫，當即把呂不韋預授的妙計亮出來了：「妹妹啊，唯

今之計，何不趁君之寵未衰，且依然健在之時，在諸子中擇一賢孝者立爲己子，並進而游說夫君立爲嫡嗣，亦即未來的太子之位，如此一來，夫在則寵貴仍在，夫死則子繼，終身有靠，豈非上上之策嗎？」

華陽夫人想了想，即大喜道：「妙啊！姐姐！這的確是萬全之自保之策啊！」但隨又爲難的道：「但諸子二十六人，該選誰爲子呢？」

其姐一聽，知華陽夫人又心動了，也毫不猶豫，把呂不韋預授的妙計坦露出來：「安國君第十三子嬴異人，雖身在趙國爲人質，但非常仰慕妹妹，他托其友人轉告心曲，願拜妹爲母，終身侍奉。姐以爲，異人此言發自肺腑，並無虛僞。妹不如趁機收他爲子，設法救他回國，立爲嫡嗣，異人必對妹感恩圖報，你便終身有兒依靠了。」

華陽夫人再仔細一想，終欣然道：「不錯，姐姐此言，甚合我意，便依此計而行吧了！」

當夜，華陽夫人果然在枕邊向安國君談起嬴異人之事，讚他身在趙國爲人質，處境艱難，卻仍不忘君父，托人前來拜候，異人心性賢孝，於趙國亦甚有賢名。然後華陽夫人又哀愁的含淚道：「妾有幸蒙君厚愛，但不幸無子，他日恐無依靠。妾望收異人爲子，則妾晚年便有所依靠矣！再者君亦得一賢孝之人爲嫡嗣，君他日爲王，得子鼎力輔助，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呢？」

安國君心中一動，但仍略帶猶豫道：「立嫡嗣之事，非同小可，不可輕率。待查明異人在趙國所作所爲，再作打算吧！」

於是，安國君果然派人赴趙國，打探嬴異人在趙國的情形。嬴異人得呂不韋資助，早已結交趙國君臣，因此趙國君臣，包括負責羈押異人的公孫乾將軍，均大讚異人賢孝，爲秦趙結盟竭盡本份。

安國君嬴柱本來便是一位安守本份之人，自然十分欣賞其子異人安份盡責的行爲，他終於答應華陽夫人所請，讓華陽夫人先收異人爲子，並與華陽夫人雕刻玉符爲證，日後立異人爲嫡嗣。

華陽夫人把喜訊傳知其姐，其姐又立刻轉告呂不韋。呂不韋聞訊不由大喜，連夜便趕返趙都邯鄲去了。

呂不韋此時已確然斷定，嬴異人的運命已大有轉機了。但他回到邯鄲城，卻不急於把此消息告知異人，只是派人秘密傳訊於異人，讓他到他居停的客館會面。

嬴異人接報，心中驚疑不定，也不知呂不韋赴秦國活動是否收效，於是第二天一早，他便借出遊之機，偷偷溜去與呂不韋見面。

兩人見面時，呂不韋不動聲色，只說正等消息，又特地設宴，爲嬴異人解悶。

酒至半酣，呂不韋帶酒意笑道：「嬴公子年近不惑，難道尚不知女色，孤身一人麼？」

嬴異人歎了口氣道：「異人他鄉爲囚，淪落如此，尚敢奢望家室嗎？」

呂不韋道：「公子不必哀歎，女人乃身外之物。呂某人新近納了一位姬妾，能歌善舞，善體人意，帶在身邊，如今便讓她出來替公子解悶吧！」

呂不韋說罷，果然向內室喚道：「玉姬，出來見過嬴公子吧！」朱玉姬果然應聲而出，款款的走到呂不韋和嬴異人面前，卻先向嬴異人款款下拜道：「妾玉姬拜見嬴公子。」

嬴異人向朱玉姬仔細一瞧，只見她身體豐滿，膚白勝雪，面如牡丹，一雙鳳眼，撩人心魄，嬴異人心中不由一蕩，他本就平生未近女色，再加此時已有幾分醉意，更不禁心迷目眩。

呂不韋見嬴異人目灼灼的盯着朱玉姬，却不生氣，反而笑道：「玉姬，嬴公子乃客人，理應酒先奉客，你便到他身邊獻酒去吧！」

朱玉姬坐在嬴異人的身邊，呂不韋又毫不介意的對嬴異人道：「玉姬乃趙國人氏，若公子喜歡，也可稱爲『趙姬』呢！」

嬴異人在朱玉姬獻酒時，不時偷瞄她一眼，朱玉姬也很識趣，鳳目波蕩，向嬴異人笑了笑；這一笑便幾乎把嬴異人的魂魄勾走了。但當着呂不韋的面前，嬴異人却不便有所表示，盡管心癢難熬，只好拚命忍耐。

呂不韋却渾似不見，他再飲了三杯，忽地大笑道：「好酒！好客！好人……吾醉矣！」叫聲未落，他已伏在案桌上，沉沉睡去了。

嬴異人見呂不韋酒醉沉睡，料想他這一睡便非大半日不可，他又已有幾分酒意，對着一位撩人蕩魄的美人，他不由幾分酒意十分醉了。嬴異人終按捺不住，伸手去捏朱玉姬的玉手，朱玉姬含羞帶笑，也不推避，任由他撫摸。

嬴異人被逗得頭昏腦脹，理智全失，他伸手一拖，竟把朱玉姬拖到他的懷中，胡亂的撫摸起來。朱玉姬悄悄的笑道：「嘻……君莫非尚是處子，平生未近女色麼？」嬴異人本已神魂飄蕩，乍遇朱玉姬的媚艷挑逗，哪還按捺得住？他就連僅剩的一點理智也失去了，也根本沒再想及這女子是呂不韋的姬妾。

嬴異人低沉的吼了一聲，身子一側，便把朱玉姬壓在地上，不顧一切的快活起來。

兩人正在快活歡悅、神魂顛倒之際，不料却突聽案桌啪的一聲響，隨即便聞怒叫道：「你！你竟敢如此欺我！」

嬴異人嚇得慌忙扭頭回顧，只見呂不韋滿面怒容，立於身後。嬴異人和朱玉姬此時赤身裸體，剛才的一切，想必早已落入他的眼中了。嬴異人不由大駭，嚇出一身冷汗，連酒意也嚇走了，他也不敢求辯，只是裸身跪在呂不韋面前，道：「呂兄！呂兄！異人大錯鑄成，一切任由處置。」朱玉姬則縮在一角，默不作聲。

呂不韋見狀，怒容忽地斂去，隨即微嘆口氣道：「我與公子情同手足，女人如衣服，公子若喜歡此女，何不坦言告我，何必做出此事？」

嬴異人一聽，不由又羞又驚又喜，忙道：「異人實無意辱兄，全因酒醉誤事，一時性起，誤幹此糊塗事。若蒙呂兄見諒，日後誓必厚報。」

呂不韋沉吟不語，好一會又忽地慨然道：「你我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朱玉姬既在公子面前脫衣露體，她便屬於公子你了，但須遵吾兩個條件。」

嬴異人忙道：「呂兄請說，莫道兩件，便十件百件，除死之外，異人也無不答允！」

呂不韋微微一笑，道：「其實也很簡單，亦是爲了公子的顏面着想。其一是須納玉姬爲正室，其二是玉姬日後生子，須立爲嫡嗣。如此則順理成章，好向趙國君臣，尤其是向秦國太子安國君和華陽夫人交代啊！」

嬴異人立刻答應了，呂不韋讓他和朱玉姬先行穿好衣服，再重新入座。呂不韋對朱玉姬道：「妳既已屬嬴公子之人，爲方便日後見人，可易名『趙姬』，日後須好好侍候公子，助他成大業也！妳且返內室收拾一下隨身之物，待會便隨嬴公子返公孫將軍府吧！」

朱玉姬聞言，也沒作聲，只是跪下向呂不韋叩了個頭，便返內室去了。從此，朱玉姬果然易名爲『趙姬』，以全新的面孔示人了。

朱玉姬——趙姬返內室後，呂不韋才向嬴異人拱手道：「恭喜嬴公子！」嬴異人還以爲是指趙姬之事，不由臉一紅道：「多謝呂兄割愛，異人何喜之有？」呂不韋呵呵笑道：「公子不必客氣，女人之事算得什麼？不提也罷了，呂某所報之喜，乃事關公子的切身大事啊！」

嬴異人一聽，這才猛地醒悟，呂不韋剛從秦國回來，他約晤自己，正是爲傳報他在秦國活動的情形啊！嬴異人心中不由更爲感佩，他視呂不韋簡直有如親生父兄了，他忙向呂不韋俯身一揖道：「呂兄辛苦了，未知呂兄在秦國活動之事如何呢？」

呂不韋笑容一斂，把他在秦國咸陽，如何交結華陽夫人的姐姐，如何托其姐去游說華陽夫人，華陽夫人又如何被他窺透隱衷，終答應收異人爲子，更進而打動安國君，以玉珮之符爲證，待異人返國，即要立爲嫡嗣等等的活動情形，詳細向嬴異人說知。末了肅然的道：「目下大局已初定，公子的運命亦已屆轉機之時矣，一切尚望珍而重之，切勿因一時意氣，而令運命再生逆轉也！」

嬴異人心中對呂不韋的鼎力相助，籌策營謀，出錢出力，不惜破費萬金，甚至不惜變賣家產，以助他功成，不由萬分感佩。他霍地站了起來，俯身向呂不韋深深一拜道：「呂兄待我，恩重如山，更贈愛姬於異人，情深似海，他日異人但得家國，必與呂兄共同分享，此心可表日月，永誌不忘！」

呂不韋微笑道：「吾之助公子，亦即助己也；公子但記住今日之誓言，則呂不韋雖粉身碎骨，亦必助公子大業成功。」

呂不韋說罷，又吩咐嬴異人愼重自處，切勿輕舉妄動，安心等候他的安排，嬴異人感激萬分的答應。

兩人直飲到夜色蒼茫，呂不韋喚入一輛輕軟之車，把趙姬送上車去，與嬴異人一道，返回公孫將軍府。

* * *

嬴異人返回公孫府，對公孫乾說，趙姬是他邂逅的歌女，因感其身世可憐，賣身救母，出錢替她贖身，便帶回來了。公孫乾也深信不疑，向異人笑道：「恭喜嬴公子今日喜遇美人啊！春宵一刻值千金，吾也不便多留，嬴公子且快活去吧！」公孫乾說罷，果然便告辭走出嬴異人居停的別館。

嬴異人剛才與趙姬銷魂之際，被呂不韋中途打斷，正心癢難熬；此刻燈下看美人，不覺越瞧越美，身上燥熱難擋，他實在按捺不住了，伸手抱起趙姬，便向臥室飛奔而去。

趙姬含羞帶笑，但卻並無任何抗拒，如蛇般柔軟的身子，反而把嬴異人緊緊的纏住了。

嬴異人此時才初嚐女人的滋味，他發瘋般的與趙姬糾纏，趙姬也知情識趣，不但捨命相就，更時而作出引導，直把嬴異人樂得如登仙境，如踏雲霧。

經過半晚的痴纏，嬴異人但感酣暢之極，不禁沉沉睡去。

趙姬正合上眼皮，欲睡未睡之際，忽見床頂鴛鴦帳上的天窗，無風自動，移開了一個缺口，露出青白的星空。

趙姬正驚奇間，又見星空的北面，忽地有一團銀白色的煙雲蜿蜒飄來，自北而至，更呼地穿越天窗缺口，向她凌空撲來，趙姬不由張口欲叫，不料她口剛張開，那「銀白色煙雲」如長了眼，呼地便向她的口射入，骨碌碌的滾進腹中去了，趙姬但感肚腹中，有一冷一熱的兩團古怪之物湧動，又似有兩種活潑矯健的怪物在她腹中嬉戲、糾纏、交滙，她心中一陣驚懼，竟昏迷過去了。

第二天醒來，趙姬但感身子並無異樣，因此也不敢把此事告知嬴異人，只是悶在心中。

又過了幾天，趙姬趁上街買辦首飾之機，偷偷往找呂不韋，把當晚之事告知他，並問他爲甚麼會如此古怪奇特？

不料呂不韋一聽，即以手加額，喃喃的道：「蒼天佑我！蒼天佑我！水火併濟、龍虎交滙！吾之大計終有大成矣！」

趙姬被弄得昏頭轉向，不明所以，忙道：「你！你說甚麼『水火併濟、龍虎交滙』？」

呂不韋見趙姬驚疑不已，不由抱歉的笑了。他深知到此時此刻，趙姬已成了他的驚天大計其中最關鍵最重要的法寶了，趙姬的向背，將直接決定他的失敗與成功！

呂不韋連忙扶趙姬坐下，又親自斟了一杯香茗，雙手遞到趙姬手上，更忽然向她俯身一拜，鄭重的道：「小人呂不韋，參見王妃娘娘！」

趙姬手捧香茗，沒手去扶呂不韋，不由又驚又奇，卻又好氣又好笑，尖聲叫道：「你！你瘋了麼？」

呂不韋微微而笑道：「不韋沒瘋，天兆已現，只要玉姬善加珍重，不日將貴爲王妃，不韋尚須你蔭庇呢！」

趙姬不由失笑道：「你！你是玉姬母女的恩人啊，玉姬心中永誌不忘，你有甚驚人妙計，但向玉姬說知便可，不必如此故弄玄虛啊！」

呂不韋眼見時機已然成熟，便不再猶豫，把他半年來的連番籌謀，欲光大呂氏門楣的大計，扼要的對趙姬說了，然後呂不韋又肅然的道：「玉姬，你二月之前，那晚……所見，即吾呂氏祖宗龍脈『火熊』現形托世，潛伏於你腹中也。而你五日前與嬴異人歡會後所見，即其秦嬴氏的祖宗龍脈『水龍』現世之形，既入你腹中，亦即嬴氏一脈的『水龍』入體，與潛伏你腹中的『火熊』交滙相融。亦即『水火併濟、龍虎交滙』的大貴之兆也！」

趙姬見呂不韋滿臉肅然，知他所言必有根據，不由亦驚喜道：「如何大貴呢？」

呂不韋道：「非同小可！此兆預示你腹中之嬰，已受『水龍』、『火龍』兩大龍脈滙聚，合兩大龍脈之力，所出之人，日後必如在天飛龍、一飛衝天！且亦預示身爲嬴氏子孫的異人，已承祖宗龍氣，將有王者之貴，則玉姬你便也必貴爲王妃矣！不過尚不止此，你日後更有驚人大貴呢！」

趙姬的興緻也被引出來了，她驚喜的追問道：「是甚更驚人之大貴？」

呂不韋意味深長的笑笑道：「此乃日後稍遠之事，一切皆着落於你腹中嬰兒身上，你我的一切，皆由其主宰呢！此務須珍而重之，無論如何均要保護腹中之嬰，一切均須倚重玉姬你了！」

趙姬總算明白了心中的大半迷惑，雖未能悟透，但也醒悟自己已被捲入一種神妙的營謀中，自己因而亦被帶契大富大貴，她明白此點，又爲了報答呂不韋救母之恩，因此便答應呂不韋，不管遇上任何艱難困阻，亦會傾力保護腹中的嬰兒。

臨別時呂不韋又悄聲對趙姬道：「嬴異人之運命，已屆劇變之期，亦即其祖宗龍氣已然旺發，於此之際萬萬不可阻其勢格，令其逆轉。因此吾與你今日一別，日後不應再私下見面，以免惹異人生疑！」

趙姬心中十分感激呂不韋，她不捨的道：「如此，未知你我何日再有歡會之機會呢？」

呂不韋見趙姬情深一片，不敢令她失望，便默默推算一會，才道：「按異人的運命氣數，你我重會之期，應在十四年後吧！一切珍重，恕不韋拜辭了！」

趙姬無奈，只好先行返回嬴異人居停的公孫乾府，跟隨異人，共渡「人質」的生活去了。

嬴異人在趙國當人質，孤苦寂寞，這半年中，自遇上呂不韋，得呂不韋的鼎力相助，攀上華陽夫人的關係，返國有望，且日後更貴爲父王的嫡嗣，心中本就對呂不韋感激萬分。此時更蒙他慨贈美姬，解孤寂之困，心中視呂不韋便如再生父母了。

趙姬也非常善體人意，人又嬌美，異人與趙姬恩愛非常，如膠似漆。異人更私下向趙姬發誓，他日若有王位之份，必立她爲正室王妃。趙姬這才明白，呂不韋的推算，絕非憑空而發。她也再不猶

豫，把自己已懷異人骨肉之事，告知異人。異人獲悉，不由又喜又有點疑惑，暗道：趙姬隨我短短半月，怎的便有身孕？她腹中的嬰兒，到底是否我異人的血脈呢！異人心中雖然疑惑，但他緊記呂不韋的囑咐，不敢輕舉妄動，只能暗中觀察。

趙姬卻從此步不出門，終日留在公孫乾府中，甚至呂不韋有時到訪，她亦絕跡不見。異人見狀，心中的疑惑不由消滅幾分。

不覺又過了八個月，趙姬已腹大便便了。按趙姬在十個月前，與呂不韋交歡時有孕計算，她腹中的嬰兒應屆分娩之期了，但說也玄妙，趙姬腹中的嬰兒，卻依然深潛不動，趙姬也並無臨盆的跡象。

再過了兩個月，即秦昭王五十八年（公元前二百五十七年、甲辰）六月一日，恰恰是趙姬與異人交歡十個月後，趙姬誕生一位男嬰。

男嬰順利誕生，毫無驚人異兆。但男嬰的形格却十分奇特，生得隆準巨目，方額長眉，背上有鱗，出世有齒，樣相之奇，萬中無一。

嬴異人默默計算日數，發覺此嬰果然是十月懷胎，一朝分娩，趙姬所言果然準確無誤。心中再無疑惑，更深慶得子，十分高興，但可惜趙姬與他未定名份，因此尚不能以『嬴』爲姓。

正爲難間，呂不韋聞訊到賀，異人當即請教呂不韋。呂不韋微一沉吟，便道：「此子額方鼻隆，背生龍鱗，日後必貴不可言，天下之政或亦由其定創，因此可命名爲『政』。至於其姓，礙於秦國禮制，暫時便隨母姓『趙』吧！」嬴異人欣然贊同，因此此嬰出生時又名爲「趙政」，因其生母是趙姬之故。

當下嬴異人又奇道：「呂兄既言此子日後奇貴，爲甚出生時却毫無天兆感應呢？」

呂不韋微笑道：「眞龍潛入淵，一飛而爲天龍；僞龍或會作假象，驚天動地，但決難一飛衝天而成天龍也！」

嬴異人聽了，雖並不十分明白，但知此子日後大貴，做父親的自然亦深感欣慰。不過，嬴異人現下雖然有妻有子，羈旅之苦稍減，但想起離故國多年，自己的前途未卜，每於午夜夢迴，亦難免長吁短歎。

異人屢問計於呂不韋，呂不韋均斷然的道：「目下時機尚未成熟，公子仍需忍耐，以待機緣。」

嬴異人此時一切皆由呂不韋營謀，他這般判斷，異人自然亦無話可說，唯有繼續鼓起勇氣，支持下去。

春秋交替，乾坤運轉，不覺又三年過去了。

此時嬴異人的兒子趙政已三歲。趙政的樣貌奇特，不像異人，亦不像呂不韋，更不像生母趙姬，體格粗雄，形龍似熊，怪異之極。

因呂不韋已斷然此子日後必然大貴，因此嬴異人亦不感驚奇，反而十分欣慰。

就在趙政三歲六月初一生辰這一天，呂不韋亦被邀來，與嬴異人、趙姬夫婦宴賀趙政的生日。

公孫乾瞧在呂不韋的臉上，特別設宴招待。

眾人正飲宴之際，突有一名將校匆匆奔入，向公孫乾耳語一番。

公孫乾聞訊面色一變，他瞥了嬴異人一眼，即沉聲道：「剛接軍令，秦將王翦率大軍攻趙，趙王命吾入宮授令，秦趙既已失和，嬴公子切勿輕出，免惹殺身之禍，吾這便前去面謁趙王，以作定奪，一切須待吾回府再作打算。」

公孫乾說罷，即匆匆告辭走了。

嬴異人神色驟變，驚道：「秦軍攻趙，秦趙失和，必會危及吾之生命。呂兄，這如何是好？」

呂不韋微一沉吟，即一躍而起，決然的道：「此乃兇中帶吉之兆也！公子返國之機已屆矣！」當下呂不韋向異人耳語幾句，異人連忙點頭。

呂不韋先行獨自離去。

過了一會，趙政這娃兒忽然大哭，趙姬抱起趙政，對守府的官兵說，兒子忽患急病，要去找郎中醫治。

官兵見嬴異人仍留在府中，料想趙姬母子也出不了什麼花樣，再說守門的官兵早已受了呂不韋的重賂，便樂得做個人情，放趙姬母子出府而去。

趙姬帶着趙政，出到街上，但感前路茫茫，也不知奔向何處。正徬徨間，街角忽然轉出一輛馬車，駕車之人正是呂不韋的老車伕阿福。阿福立刻跳下馬車，把趙姬母子藏到車廂暗格，然後即飛馳而去。

另一面嬴異人留在公孫乾府中，正驚惶不安，呂不韋忽然又重返而回。呂不韋向守門官兵道：「嬴公子之兒在城中醫家昏倒，情勢危急，不韋特前來接他前去看望。」

守門官兵此時尚未知秦軍攻趙，平日嬴異人也可以出府到街上走動，又見他的兒子果然身患急病，便不以爲意，只是略帶猶豫的道：「公孫將軍臨行吩咐，着嬴公子不可輕出，一切待他返回再說好麼？」

呂不韋笑道：「公孫將軍離去時，嬴公子之兒尚安好無恙，人有

三災之禍，如今突患急病，就算公孫將軍在此，也必允准親父探兒啊！大哥不必擔心，一切由我呂不韋擔待如何？」呂不韋說時，又悄悄的塞了十兩黃金到守門官的手上。

守門官深知公孫乾視呂不韋如兄弟知己，他既肯擔待，料想公孫乾必不致怪責於他，且手中又揑了一錠黃金，足夠他三年的差餉，他如何還會阻攔？便呵呵笑道：「既然大爺肯一力擔待，小的也就放心啦，但請嬴公子早去早回吧！」

於是嬴異人安然得出公孫乾府，走了幾丈，一輛馬車忽然而至，呂不韋伸手一抱，把嬴異人抱在懷中，向飛馳的馬車縱身躍去，呼地鑽入車廂，這幾下動作快如閃電，路人根本無法察覺。

馬車飛馳而去，直奔邯鄲城西城門，城門軍將林立，禁衛顯然比平日森嚴了許多。呂不韋微一沉吟，即向車伕斷然的道：「不必猶豫，駛去城門！」

馬車却被守門的趙國武士截停了，說奉趙王之命，因軍情緊急，無論任何人等，出城均須查驗。呂不韋微笑道：「吾乃趙國呂不韋，難道亦要查驗嗎？」

守門武士冷漠的道：「不管是誰，均要檢視，否則一律不准出城。」

呂不韋怔容一笑，他抬頭向城樓上掃視一眼，忽然高聲的叫道：「司徒將軍，別來無恙麼？」

城牆上的司徒將軍聽聞呂不韋的叫聲，向城樓下面探頭一望，即喝令道：「此乃趙國大商賈呂先生也，常出常入，乃大將軍公孫乾的座上客，不必下車檢視，只略加查驗便了。」

守門的武士接令，果然走到車前檢視。呂不韋呵呵一笑，亦十分合作，伸手拉開車廂之門，任由檢驗，守門武士但見車廂內只見呂不韋獨自端坐，並無旁人，便退後一步，向呂不韋拱手道：「軍令難違，請呂先生見諒。既只得呂先生一人，便請出城去吧！」

呂不韋從容一笑，也不發話，示意車伕駕車駛出西城門。出了城門二里路，身後的城門已瞧不見了，呂不韋才令車伕快馬加鞭，馬車風馳電掣，向西南疾馳。不覺又奔了廿多里路。

車伕忽然扭頭對呂不韋道：「先生欲再向西行嗎？」

呂不韋斷然道：「不錯，只管西行！」車伕驚道：「聽說秦國大軍正從西面攻來，若再向西，豈非送羊入虎口嗎？」

呂不韋大笑道：「不錯！吾正是送『羊』入『虎』之口也！」

原來呂不韋的車廂座位下另有暗格，嬴異人早就藏身其中，守城武士是從外表檢視，自然極難察覺暗格內藏身的異人。呂不韋爲助嬴異人逃返秦國，早就準備一切。趙姬母子，先一步由老車伕送出城外，又直接送返秦回都咸陽。

* * *

呂不韋送嬴異人抵達秦軍軍營，統兵大將王翦，知異人乃秦王孫，也不敢怠慢，立刻派兵護送異人到咸陽。

嬴異人終於返抵故土，他不由仰天長歎道：「羈困八年，今日才終於重返家國，吾早生華髮，能不令人悲歎麼？」

呂不韋一聽，連忙道：「嬴公子萬勿洩氣，目下正須鼓足勇氣，以圖進取！」

嬴異人又欲先與趙姬母子見面，呂不韋又制止道：「不然，公子首先要赴會的，該是你的父親安國君和華陽夫人！」

依呂不韋的安排，嬴異人改穿楚國服飾，前去拜見父親安國君和華陽夫人。

華陽夫人見了，果然十分欣慰，道：「我本是楚國人，愛楚國之俗，難得你如此知我心，足證你忠孝之性啊！」

華陽夫人又親替異人改名爲「子楚」，異人亦立刻答應了，因此，嬴異人此後便易名爲子楚。

從此嬴子楚早晚必赴安國君府，向安國君和華陽夫人請安，殷勤侍候，甚得安國君和華陽夫人的歡心。

嬴子楚從安國君府返回他的府第，才與趙姬母子相見。

後來，嬴子楚帶趙姬母子，親赴安國君府，拜見安國君和華陽夫人。

安國君見了孫兒趙政，十分歡喜，當即下令，擇日爲子楚舉行完婚大禮，更親自替趙政復姓爲「嬴」。至此，趙政才正式成爲嬴氏的子孫血脈，是爲嬴政。

說也玄妙，就在「趙政」正名爲嬴政的當天，嬴政的曾祖父秦昭王，就如抵擋不住其曾孫旺烈的龍氣似的，竟無疾而逝，享年七十，是秦國君王中最長壽的一位。

秦昭王逝世，太子安國君順理成章繼位爲王，史稱秦孝文王，封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立爲太子，嬴政年僅五歲，立刻便貴爲太子嫡嗣，即未來的王儲。

不料嬴政的「龍氣」非同小可，連秦昭王這位眞命君王亦抵擋不住，更何況是與祖宗龍脈無緣的安國君嬴柱？秦孝文王嬴柱，繼位不到一年，竟一病去世。嬴子楚便從「趙國人質」之深淵，一躍而貴爲秦王，史稱秦莊襄王。嬴子楚既貴爲秦王，那嬴政是他的嫡嗣，自然

徐福帶着荊軻來到呂不韋祖宗墓前……

便順理成章貴爲太子了，其時嬴政年僅六歲。

秦莊襄王飽歷憂患，從「階下囚」一躍而成爲秦王，這其中的「神秘力量」嬴子楚並不知道，他只知道，這一切幾乎全靠呂不韋的鼎力扶持，而且，他的一切秘密，均在呂不韋的掌握之中，他與呂不韋幾乎是密不可分了。

因此嬴子楚自登位後，便尊嫡母華陽夫人爲華陽夫太后，生母夏姬爲夏太后，他的夫人趙姬爲王后。至於呂不韋，更尊崇有加，封他爲丞相，爵號爲文信侯，賜河南洛陽十萬戶俸祿，位極人臣，富貴甲天下，呂不韋的「千倍、萬倍投資交易」驚天大計，至此已成功一半了。

但僅一半而已。因爲呂不韋的風水神算之術非常了得，他親手營謀的「水、火龍脈交滙」驚天大計，有兩大目的，其一是自身的「富貴甲天下」，這一條他已完全達至了；其二是令呂氏一脈宏揚光大、威霸天下，這一條尚須努力營謀。

呂不韋深知，當今貴爲秦國太子的嬴政，其實是「嬴、呂合體」，他尚在娘胎，便身受呂、嬴兩家祖宗龍脈之氣的「交滙、撞擊」，一身集「水龍、火熊」兩大龍氣，不發猶可，一發必驚天動地，其威力絕不僅限於秦國一地，一統山河、指日可待。因爲貴絕天下，威震天下的「水龍、火熊龍脈」，其驚天威力，簡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下無可匹敵！

同時，呂不韋自然亦深知，按秦莊襄王子楚的命宮運數，他雖然承受了部份祖宗龍脈（水龍龍氣），但僅僅是作爲嬴政一飛衝天的踏脚石而已，而決非可以騰空的「天龍」。到嬴政受到册封爲「秦國太子」，其「水火龍氣」旺而待發之時，嬴子楚作爲踏脚石的作用也就完結了。

呂不韋在嬴子楚即位的半個月後，經一番詳細思忖，終斷然決定，他必須進行他的「驚天大計」的另一半行動了！

呂不韋與秦莊襄王嬴子楚的關係非比尋常，他進嬴子楚的寢宮簡直易如反掌，有時甚至不必由宮內侍傳報，便可直入寢殿。

一天傍晚，呂不韋入寢宮謁見秦莊襄王嬴子楚，嬴子楚此時正在內室洗脚，聞說丞相呂不韋駕臨，竟來不及穿鞋，赤足迎了出來。

呂不韋見子楚水淋淋的，心中不由一動，暗道：莫非這是子楚得貴於「水龍」，又亡於「水」之預兆麼？

這是呂不韋心中的忖念，他是決不會向子楚洩漏半句的。呂不韋向嬴子楚俯下身拜道：「臣該死，

累王上濕脚而出迎。」

嬴子楚笑道：「孤與丞相，情同手足；丞相待孤，恩同再造；又豈在乎區區濕脚之小損呢？」

呂不韋微微一笑，卻沒再說話，也不再客氣，與秦莊襄王併肩而坐，說了一會朝政中事，秦莊襄王子楚驚喜的對呂不韋道：「丞相可知？自返國以來，吾之太子嬴政，氣色益發旺盛，平日也可見臉上有陣陣赤紫之色浮現呢！丞相可知此乃甚兆？」

呂不韋心中不由一動，暗道：「赤」者乃「火熊龍氣」，「紫」者乃「水龍龍氣」，赤紫之色浮現，乃「火熊、水龍」兩大龍脈旺發之兆，就算「王者之氣」，亦決非其匹敵也！由此足證，嬴子楚之貴，僅比其父嬴柱稍强，但受嬴政「威烈龍氣」的衝擊，同樣難於長久，他的王位，亦只是替嬴政作過渡橋樑罷了，呂不韋心念電轉，心中的主意便更爲堅定不移了。

只見呂不韋淡淡的一笑道：「太子之貴，皆王上及列祖列宗所賜，自然而然，不必驚疑。」

嬴子楚笑道：「不錯，父貴即子貴，子貴亦即父貴，孤該高興欣喜才是，又何必爲此驚疑！」

呂不韋與嬴子楚再說了一會話，便向嬴子楚拜辭了。

秦莊襄王嬴子楚親自送呂不韋到寢宮門口，才回返寢宮。

不過，就在剛才的聚晤中，呂不韋已在嬴子楚的王榻床下，施佈了一手「奇術」，那是一張「水煞符」，以一幅小黃紙畫就，上面有水，水中有人，正被水淹，危在旦夕。黃紙符緊貼床榻底下，極難被人察覺，嬴子楚睡時，必壓在黃紙符之上，亦即每日必有五個時辰與「水煞符」相觸。這雖然是小小的一幅黃紙符，但一經呂不韋施法，其威力便有如一股無影無形、無味無臭的慢性毒藥，足以致人於非命。

果然，自呂不韋於嬴子楚寢宮施「水煞大法」後兩年，亦即秦莊襄王嬴子楚繼王位後的第三年，嬴子楚正值三十六歲的壯年，竟然一病去世，他的死因是一晚洗浴後，忽與緻大發，與王后趙姬歡會，不料便因此感受風寒，第二天便臥床不起，且病況迅速加重，不到三日三夜，便去世了。

秦莊襄王臨去世前一刻，把王后趙姬、太子嬴政，以及丞相呂不韋三人，召到病榻前，嬴子楚目注兒子嬴政一眼，此時嬴政仍只是一位年僅十三歲的弱冠少年，嬴子楚又把目光落在趙姬身上，趙姬此時亦年僅二十八歲，依然嬌艷如盛放牡丹。嬴子楚不由仰首長嘆一聲，卻沒有任何撫慰趙姬母子之言。

嬴子楚伸手指着太子嬴政，着他向呂不韋跪下，讓他口稱「仲父」。然後執呂不韋之手，殷殷的道：「呂兄，孤與趙姬母子三人，均呂兄大恩所賜，孤亦無法親身答謝了……太子政兒年紀尚幼，少不更事，望呂兄代孤輔之，政兒見呂兄如見父也！」

呂不韋此時觸景生情，心中亦不禁一陣感慨，他連忙跪下道：「臣呂不韋自當竭盡全力，扶持太子，王上請放心好了。」

嬴子楚又微嘆口氣，道：「太子尚幼，未知其材是否足當大任，丞相可輔則輔，不可輔則取而代之吧！」

呂不韋一聽，心中不由大駭，暗道：太子的龍氣非同小可，你嬴子楚尚抵受不了，更何況是呂某人！假若如此，那是自取殺身之禍矣！他心中轉念，不由指天誓道：「王上放心，我呂不韋若心存異志，不盡心竭力扶持太子登基，必教呂不韋五雷轟頂。」

秦莊襄王嬴子楚見呂不韋意態眞誠，這才欣然一笑。隨即喃喃叫道：「水啊水……水又來了……水既令孤貴，却又令孤死……可喜復可悲……」叫聲未落，嬴子楚雙眼驟合，便再沒睜開眼了，他去世時的神色既喜復悲、欲驚且奇，怪異之極。

自然，秦莊襄王嬴子楚，以及嬴子楚的父親秦孝文王嬴柱，爲甚皆壯年早逝，王位不長，這其中到底有甚奧妙，與兩人的子孫嬴政有甚關係，與一直在暗中營謀驚天大計的呂不韋有何關連，這一切懸疑，除了呂不韋與讀者之外，便猶是千古之謎了。

秦莊襄王嬴子楚駕崩，秦王之位，順理成章由太子嬴政繼位。

丞相呂不韋以「仲父」的身份，親自主持嬴政的登基大禮。

嬴政是年僅十三歲，按秦制律例，國君要到二十二歲始舉行冠禮，「冠」即結髮以示成年，舉行了冠禮，國君才能主持國家政務。因此嬴政雖繼位爲秦王，但並無實權。

秦王嬴政尊呂不韋爲「仲父」，兼領丞相重位，國事盡任呂不韋爲之，又尊生母趙姬爲王太后，把持內宮，時而更以太后之尊臨朝決事。因此此時秦國的治理大權，實際上把持於呂不韋和趙姬兩人手中，呂不韋儼然是一位沒有封號的「秦國君王」了。

呂不韋也並沒有進一步奪取「王位」的野心，或者說是沒有膽量，因爲他深知秦王嬴政的「來龍去脈」，嬴政的「水火併濟大龍氣」，擋者披靡，天下莫出其右，亦絕非呂不韋的氣運所可能逆變，

因此他倒極安份於他此時「沒有封號國君」的地位。此並非不欲，而是事不能爲也。

呂不韋能安於其位，但他的舊妾趙姬，却面臨氣數逆變的兇危之運。

趙姬（即朱玉姬）此時雖貴爲王太后，她藉沾染「水龍、火熊」兩大龍脈貴氣終於應驗了，但亦年僅廿九歲，恰正處女子正旺盛之期，猶如她的運命已抵達頂峯一般。可惜「高處不勝寒」、「貴極必衰」，趙姬的運命隨她的氣質突變，必然從高峯滑落下來，或者，這是趙姬氣數逆轉的導火線吧。

趙姬時値盛年，驟遭失夫之痛，竟成孤孀，怎禁得住深宮孤寂，孤枕寒襟之苦？她孤守了幾個月，終於忍耐按捺不住了。

這天下午，丞相呂不韋回朝中辦一宗小事，入內宮與王太后商議。商議畢，又閒話一番，恰好小秦王嬴政進來，三人猶如一家人（事實上也的確是一家人），共聚天倫之樂。

看看天色近晚，太后趙姬便留呂不韋在宮中用膳，這亦十分平常，因爲呂不韋除朝廷重臣的官號，尚有秦王仲父的身份，呂不韋略推辭幾句，也就答應了。

秦王嬴政時年僅十三歲，尚不知人世男女間的私情事，而且他自幼便常與呂不韋見面，彼此猶如一家人，因此他並不奇怪太后與呂不韋的相會。

不過，嬴政也並不太喜歡與呂不韋單獨相處，因此吃過晚膳，便告辭返回他的寢宮去了。

借龍大法　摧毀呂家

此時，太后宮中，便只剩下呂不韋和趙姬，以及在一旁侍候的宮女。呂不韋少了忌諱，大着膽向太后趙姬凝神瞧了一眼，他不由暗吃一驚，心道：此女形神原屬「牡丹花格」，富而且貴，乃人中極品，此形格一直保持了十幾年，無論遇上奇兇大險，均未逆變。不料自其夫嬴子楚去世，秦王嬴政繼位後，便有如此驚人突變。

但見趙姬此時頭方而突額，五嶽皆隆，眉變薄，眼如烏雲遮月黑小白多，瞳睛混濁，秀髮轉黃尾分叉，形格一轉而爲肅殺，此乃「羊形」之格，雖富貴而蕩淫，可怕之極。

呂不韋心念正轉間，亦正想向趙姬告辭，不料趙姬却款款站起身，向呂不韋神秘的笑笑道：「呂丞相，哀家有一樣寶物須你鑑賞，且隨哀家到內寢去看看吧！」趙姬也不待呂不韋答應，令宮女留在外殿，自己即走入內寢宮去了。

呂不韋此時進退兩難，他既不敢沾惹太后趙姬旺發的「奇淫煞氣」，也不敢違逆趙姬的旨意，兩者均有殺身之禍，他當眞左右爲難。

就在此時，卻聽趙姬在內寢宮叫道：「丞相怎的欲進不進？哀家的寶物正要丞相鑑賞啊！」丞相無法，只好硬着頭皮走了進去。

抬頭一望，只見太后趙姬身披輕紗，玉體玲瓏畢現，正笑盈盈的站在榻前，眼波蕩漾，正向呂不韋飄送而來。呂不韋的功力雖然甚高，但亦抵受不住這等「奇淫煞氣」，心中不由一蕩，更可怕的是，對這具玲瓏玉體，他曾經目睹把玩，簡直是刻骨銘心。此際稍加觸動，便心神浮蕩，難於自控。

呂不韋無奈笑道：「太后示臣甚麼寶物？」

趙姬神秘的笑笑，道：「此物曾是你的，後來你自動放棄，今日重歸於你。」

呂不韋拚命按捺，故作迷惑的道：「太后，那是何物？臣何時放棄的啊？」

趙姬的笑意更媚，她目灼灼的盯着呂不韋，半嗔半怨的道：「這寶貝啊，你愛也愛過，玩也玩過，連吃也吃過了！後來不是你轉送別人，你尚問何時放棄了？」

呂不韋見趙姬的臉色開始變得陰沉不定，心中不由一凜，暗道：今日只怕難以躲過那「奇淫煞氣」了！他雖然貴爲秦王嬴政的「仲父」，兼輔政大臣丞相，但趙姬卻是秦太后的身份，尊貴無比，她一句話便是可動搖呂不韋的根基。

呂不韋無奈陪笑道：「臣愚鈍，一時想不到，請太后明示。」

趙姬眼波一轉，卻不再往下說，忽地以手按胸，皺着眉道：「哀家心疼啊！」說着身子往床榻躺下，掩胸皺眉，似乎眞的心疼難禁。

呂不韋見狀，吃了一驚，連忙趁機道：「太后，臣立刻去請太醫前來！」話音未落，便轉身欲走。

「丞相，不必去請太醫啦！」趙姬一聲嬌呼，又把呂不韋的雙脚定住了。

呂不韋道：「太后心疼，爲甚麼不請太醫診治？」

趙姬微哼一聲道：「哼！哀家的病，非太醫所能治，難道丞相不知道麼？」

呂不韋詐作不懂，道：「爲甚麼？臣不太明白。」

趙姬哼道：「心病仍須心藥醫呀！這一劑心藥便在丞相手掌之中，只是未知丞相是否願意賜予吧了！」

呂不韋無奈道：「臣愚魯，未知『心藥』現在何處？請太后示

知。」

趙姬忽地向呂不韋招一招手，媚態十足的道：「那你過來，哀家自會告知你那『心藥』在何處！」

呂不韋無法可施，只好走過去。趙姬抓住呂不韋的手，便猛地按在自己的胸口上，媚笑道：「丞相……呂老爺，你昔日的寶貝便在這兒，你只須一如常昔般愛惜，那便是醫治哀家的最佳心藥呢！」

呂不韋的手心，此時按在一團軟綿綿的「寶貝」上面，一陣酥癢的感覺油然而發，這感覺呂不韋已闊別了十四年，一旦重遇，其誘惑力之强大，足以把呂不韋的防線擊潰了。

只見他怪叫一聲，便脫衣騰身而上，趙姬也早已赤身裸體相迎了。

自此之後，倆人便往來不絕，儼如夫妻，趙姬身邊的宮女，全是她的心腹，因此守口如瓶，只是防着秦王嬴政一個，寧被他知亦不讓他見到，嬴政年紀尚幼，也不知其中的奧妙。

很快便過了年餘，趙姬性慾越發强烈，每月總要呂不韋留宿十晚，每晚均狂歡不已。呂不韋的內力雖然甚高，但畢竟已上了年紀，色慾如刀，消耗甚巨，漸而也感頭暈脚虛，心中不由大駭。暗道：如此下去，呂某只怕抵受不住她的「奇淫煞氣」，豈非變成她的陪葬物了？這決不能再糾纏下去了。

呂不韋心中轉念，便急欲尋覓脫身之計，一天他從朝中返回呂府。他的相府宅院甚大，佔地幾里，屋宇如雲，奴僕上萬。忽聽一羣家奴在後面的庭園喧叫，有人叫道：「快！快去看，有大陰人（即陽具特大之人）在後園表演呢！」

呂不韋悄悄隨後走去，只見一羣家奴的中間，一位滿臉鬍子的粗壯漢子，上衣紮於腰間，下身裸露，亮出那大陽具，果然十分雄偉。

呂不韋也不動聲色，事後把那漢子召到密室，和顏悅色的道：「你叫甚名字？在府中任何職務？」

那粗漢道：「小的叫嫪毐，在府中幹花農之務。」

呂不韋又含笑道：「你今年多大？有家室了麼？」

粗漢——嫪毒道：「小的年正二十五，尚未婚娶。」

呂不韋一聽，即微笑道：「好，你既懂花務，那老夫問你，你是否願當『慰花使者』呢？」

嫪毐心道：這「慰花使者」想必是一個甚好的差使，總比那「花農」有出色啊！於是便滿口的答應道：「願意！願意！小的十分樂意做這『慰花使者』！」

呂不韋欣然道：「很好，那你先去換上一套新淨衣服，洗好洗淨身子，打扮整齊，老夫帶你去做那『慰花使者』吧！」

嫪毐扮作呂不韋的貼身侍衞，入內宮謁見太后趙姬。

趙姬見嫪毐壯偉，且年正剛猛，十分歡喜，當晚便把嫪毐留在宮中「試板」。

趙姬屏退左右僅留嫪毐在寢宮。她先挽上薄如蟬翼的輕紗，玉體玲瓏，而嫪毐生平未近女色，乍見太后的玲瓏玉體，不由立生反應，丹田漲熱，怒娃勃發，窘態百出。

趙姬見狀，心中大喜，她不但不以爲怪，反而媚笑道：「汝若感困住脹悶，何不脫衣令其解放？」

嫪毐一聽，知太后趙姬要先行檢視他的「本事」，也不敢推辭，當下咬牙，便大着膽子把衣服脫淨，亮出他那龐然巨物，正好如金剛鐵棒，一柱擎天。嫪毒惶恐的向趙姬道：「小人該死，唐突太后。」

不料趙姬不但不生氣，反而欣喜之極，她也並不迴避，反而輕舒玉手，把那「玉柱」握住了，且愛不釋手，久久不捨放下。

經這一晚「試板」，太后趙姬第二天一早就把呂不韋召入內宮，劈頭一句便歎氣道：「如此好寶物，令哀家怎捨放棄？只是有甚妙法，令他長侍哀家左右？」

呂不韋一聽，正中下懷，他不但欲藉嫪毐脫身，更有深遠的算計。只見他微微一笑，便向趙姬授計道：「這亦不難，只須把嫪毐當作閹人，當作『內侍宮監』，便可明正言順，留侍宮中也。」

趙姬吃了一驚，忙道：「他若成閹監，何來男子雄風？留在宮中豈非廢物？」

呂不韋神秘的笑道：「不然，只須把其男子表徵除去，假作閹人，便可掩人耳目，安然侍宮，這叫表虛內實之計也！」

趙姬大喜，也毫不猶豫斷然道：「此計甚妙，便依此而行吧！」

嫪毐不久便果然被「閹」作宮監，但趙姬和呂不韋已安排妥當，在施宮刑時，僅拔去嫪毐的鬍子及外表的男子體毛，內裏絲毫不動，依然是一位雄偉的男子。嫪毐既成「宮監」，便可留在太后宮中，日夜「侍候」了。

趙姬如獲至寶，欣喜無限，與嫪毐片刻不離，晝夜宣淫。幾個月後，趙姬竟然有了身孕。這可把趙姬和嫪毐嚇壞了，因爲趙姬是「孀居」的身份，若然有孕，必有奸情，秦朝律例豈能容忍？況且秦王嬴政年已漸長，對太后趙姬的行爲，已漸生疑心，他雖然尚不能處政，但他是秦國之君，追究起來，後果也十分可怕。

趙姬無法可施，只好再次求呂不韋助救。剛好夏太后病逝，呂不韋便趁機向趙姬授以密計。

當時秦國君臣，皆極爲信奉仙神卜算之術，於是呂不韋便買通一位巫師，讓他詐稱內宮不利於母后，應遷宮避禍。秦王嬴政獲悉，便請呂不韋代爲安排一切。於是不久趙姬便遷往距內宮甚遠的「雍宮」，嫪毐是內侍監，自然隨行。

雍宮遠離秦都咸陽，亦即與秦王及百官遠隔，趙姬和嫪毐也就再無顧忌，同宿同棲，儼如夫婦。不久趙姬竟連生兩個兒子，養育宮中，跑出跑進，毫無忌諱。

趙姬視嫪毐如親夫，恩寵有加，封他爲長信侯，食邑山陽，再加封太原郡國。所有宮室車馬衣飾，苑囿馳獵諸事，均由他主管，有家僮數千人，爲求官而做他的食客者多達千人。趙姬還私下與嫪毐約定，待秦王政死後，即將二人的私生子立爲嗣王。

嫪毐的權勢，幾乎已超越呂不韋了。

不過呂不韋絕不忌恨，反而欣然自得，這其中的因由，也只有呂不韋自己明白。

原來呂不韋自以秦王政「仲父」的身份，手握大權，儼如君王臨世，他已嚐出滋味來了，他絕不希望這種威權一朝喪失，而因此對他最大的威脅，便是秦王嬴政，其時年已十八歲，距他舉行冠禮，正式臨朝處政的日子已不遠了。雖然呂不韋深知嬴政其實是他呂家的血脈，他有今日的輝煌地位，他這個名爲「仲父」實即親父的呂氏子孫，自該慶幸，但那最好是等他自己去世之後，因此呂不韋原來的「驚天大計」，在完全達成之際，卻心念突變，他反不希望嬴政的「龍脈貴氣」太早旺發了！

他安排嫪毐與趙姬相會，其目的有如他當日安排趙姬與嬴子楚結合一般，不過前者是趙姬腹中的呂氏血脈吸取嬴氏一脈的龍氣，後者卻是要減弱他呂氏血脈的龍氣而已。手法雖一樣，目的效果卻迥異。因爲呂不韋深知趙姬身上潛伏了嬴氏一脈的强大龍氣，而嬴政是由趙姬所出的唯一血脈，因此龍氣之盛，天下莫出其右。但假如趙姬多出幾子，便必然分弱嬴政的「龍氣」，延緩他旺發之期，呂不韋便可保住他在秦國的無尚威權了。

嫪毒也果然不負所望，僅數年工夫，便讓趙姬連生兩子，因而分薄了秦王嬴政的「龍氣」，延緩了他那「水火龍脈」的旺發之期，不但令呂不韋多享了幾年「君權」，更令天下諸國多存留了一段日子。呂不韋的風水堪輿術運用到國運上，神妙絕倫，簡直無懈可擊。當然，這一切均是呂不韋爲了滿足自己的私心富貴權力慾而已。因此嫪毐受寵於趙姬，呂不韋不但不怨，反而暗自慶幸，他深知嫪毒不過是他呂不韋的「替死鬼」，代他抵受了趙姬的「奇淫煞氣」之禍。

不過，天機大勢的演行變幻，畢竟並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就算呂不韋的神通絕世，亦同樣受制於變幻無窮的天機大勢，決不能逆其勢而安然行之。

天機大勢的演變，已在中原北面的燕國開始了。

*　*　*

燕國的京都燕京城，時值秋深，天氣蒼涼而蕭索，晚霞燒遍西面的燕山，與漫山的紅葉楓相映融滙，化作一片漫山蓋野的殷紅，連燕京四周的河水也深紅了，呼嘯向南而去，猶如現下由趙國到燕國瀰漫的戰火與鮮血。

秦國自秦莊襄王（即嬴子楚）繼王位，即派呂不韋率軍攻滅周朝最後一幅領地——洛陽東周，結束了這個延續了八百年的天下共主——周朝。把東周報王姬延擄入咸陽，囚禁於陽人聚。

秦莊襄王不久去世，其子嬴政以弱冠繼位，由相國呂不韋獨掌大權，秦國的國勢更如日中天，威猛之極，在數年間先後滅掉周邊諸小屬國，兵多糧足，軍隊善戰，六國勢弱，各自岌岌可危。

自秦滅洛陽東周後，取得中原大片土地，本是遠鄰的燕國，此時反成了與秦國接壤的近鄰，强烈感受到秦國的霸氣，更自知首當其衝，朝不保夕。

燕國太子姬丹，憂國之心極重，比他的父王姬喜更具膽色才智，他爲了救國，千方百計，招攬人材，不惜千金、萬金，甚至連他自己心愛的妾妃，亦甘願贈予能士。

三年前，太子丹不惜花千金去買一匹千里馬，不料久尋不獲，一位內侍請求爲太子丹去買，太子丹不猶豫，給了內侍千金，內侍去後，花了數月，才用五百金把已死的千里馬頭骨買回，燕王姬喜大怒，要斬內侍的人頭，太子姬丹卻向父王道：「恭喜父王，不日將得千里馬也！」

燕王姬喜又怒又奇，道：「太子說甚瘋話？明明是以五百金買回馬頭骨，何來千里馬呢？」

太子姬丹道：「父王，死的千里馬吾尚肯以五百金購買，何況是活馬？天下知此訊息，必定競相把千里馬送來，這豈非不日可獲嗎？」

果然，不久便有人從千里之外，送了三匹千里馬到燕國，太子丹也毫不猶豫，付了三千金於送千

里馬者。之後，天下更傳言，燕國太子丹連一匹馬也肯花千金，若是賢能之士，他還會吝嗇萬金以求嗎？於是，不久果然便有不少能人異士前來投效，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俠士荊軻膽氣過人，武功甚高，太子丹十分欣賞，他爲了留住荊軻的心，令他忠心於燕國，甚至割愛，把自己最喜歡的姜妃姜媛，亦贈給荊軻。荊軻感激萬分，果然對太子丹死心塌地，誓死爲燕國太子丹效力。

不久，又有一位異士求見，說有救天下六國的良方妙策，但所言每字千金，未知太子丹甘願與否？太子丹接報不由大笑道：「但能救燕國者，已值萬金，更何況是能救六國者？便每一國出一萬金，亦達六萬金矣，吾又豈會吝嗇此求！」

太子丹欣然把此異人迎入。但見他白鬚白髮，身穿玄色方士冠服，滿面紅光，甚有仙家神韻，又見他並不下跪拜叩，僅向太子丹略一揖，道：「草野之人徐福拜見燕國姬太子丹。」

太子丹久歷滄桑，曾入秦國作人質，經數年囚徒生活折磨，才僥倖逃返燕國，因此練得一身武功，膽色過人，平生最重視的，是能征慣戰之將帥，以及行俠仗義的勇士，他乍遇徐福這等玄術之士，心中就疑惑不定，也不知是否相信，神氣便有點淡然了。只見他呵呵一笑，道：「徐方士免禮，天下皆知吾太子丹求才若渴，若有眞本領者，莫道一言千金，便萬金以求亦等閑呢！但不知是否有此救國的本領罷了！」

白鬚白髮老者——徐福從容一笑，却並不自辯，更不自我吹噓，只是淡淡的笑笑道：「天下知吾者不多，但若知吾者，便即知音人，吾當爲他奏一曲救國之神音吧。」

太子丹正欲再考究徐福，他身邊的俠士荊軻却已忽然離座，疾步上前，向徐福拜揖道：「原來是當年的徐醫仙駕臨，在下荊軻，乃當年垂死之人荊轍之子，當年蒙徐醫仙打救，家父才幸保生命，安然無恙，否則荊軻也不在此世上啦！」

荊軻感慨的道來，接着，他才把他荊家當年的一段秘事坦述出來。

原來荊軻的父親荊轍，在青年時候，尚未娶妻，忽患了一種半身發黑的怪病，雖請了家鄉所在地（今連雲港市贛渝縣）的有各郎中診治，却毫無起色，不久甚至連面部也變黑了。

荊轍自知命不久矣，便向父母親說：「孩兒之病已危，未知尚能拖延多久？不如趁尚有口氣，拚死入海求仙神打救吧！」父母親知此乃唯一的求生之路，因此也沒阻止

荊轍去冒險。

荊轍獨自一人，帶了一批糧食等用品，輾轉來到登州大海邊，可惜却無人敢載他出海，因爲誰也不知能救人的仙神隱於何處。

荊轍在大海邊呆了七日七夜，均無法出海，他只能仰天長歎，自忖面前只有死路一條了！

就在此時，海上忽然漂來一艘快船，船上有帆有艙，却並無人駕駛。荊轍心道早晚死路一條，不如便乘船出海，任由它漂流到死地吧！於是便決然的登上空船，躺在船艙中，任船漂流，也不管它從何處漂來，也不理它從何處漂去。

大約過了十個白天黑夜，這船靠近了一座海島。荊轍勉強提起精神，爬出船艙向島上望去，只見有一羣男女，正跪在島上的岸邊，向自己這艘駛近的快船叩拜。

荊轍心中大驚，待快船靠岸，便掙扎着走上岸去，但見岸上的男女，依然向快船叩拜不止。荊轍越發驚奇，便忍不住問岸上叩拜的人道：「請問你們叩拜什麼呢？」

他一連問了數聲，叩拜的人才神秘的悄聲道：「你這人怎的啦？既然是從那『福船』走下來，必有奇遇，難道你還不知道這『福船』的主人是誰嗎？」

荊轍搖頭苦笑道：「那只是一艘空船，哪有主人？到底這船的主人是誰呢？」

那叩拜的人道：「這船名叫『福船』，但它出海於此島，便必有福緣賜給島上的人，或令人起死回生，或賜人兒女子孫，更可教人趨吉避兇，因此島上之人，稱此船爲福船。福船的主人姓徐名福，當福船靠岸，它的主人徐福便必定在島上現身也！」

荊轍一聽，不由又驚又奇又喜，忙道：「眞有這等奇事奇人麼？怎的不見那船主人徐福出現呢？」

那叩拜的人不答，依然向空船叩拜不止。再過了一會，忽地伸手向身後一指，輕聲道：「諾，那船主人徐福大救星，不是已出現了麼？」

荊轍聞言抬頭一看，果然在身後數十丈遠處，一座高聳的山坡巨石上，盤膝坐着一位老者，只見他慈眉半白，身穿一套玄色衣冠，猶如一位降世的活神仙。

荊轍大喜，連忙轉身向那山坡巨石奔去，幾經辛苦，這才爬上山坡，他跪在巨石下面，連聲求拜道：「徐大救星，務請救我荊轍一命……荊轍便做牛做馬，也不忘救命之恩啊！」

巨石上的老者忽地一躍而下，向荊轍目注一眼，便笑道：「你既登上這艘福船，便即與我有緣；而且我與你的後裔尚有一段未了之緣，因此你的病我非治好不可！」

荊轍連忙拜謝，但又歎道：「荊某垂死之人，尚敢奢想娶妻生子以延血脈之事嗎？」

徐福微笑道：「不然，汝之怪病，均源自祖宗風水受煞，以至禍延子孫血脈。只須先除病體，再去祖宗風水煞氣，則荊家必有子孫血脈延續也。」

徐福說罷，身形忽地往後疾滑，也不見他的雙腳邁動，就如會施「縮地法」似的，片刻便已退入巨石後面的樹林中去了。荊轍一見，心中駭然，暗道：他既有如此本領，必定非仙即神了，於是哪敢猶豫，連忙尾隨奔去，雖然跌跌爬爬，非常艱苦，但也絕不敢停留片刻。

終於，荊轍抵達林中的一座草廬，他走近草廬，只見徐福正向他含笑點頭，道：「你餓了麼？」荊轍跌爬了這一大段山路，耗了不少力氣，出了一身汗，肚子果然感到饑餓，便點點頭道：「是啊！當眞奇怪，這半年以來，我根本無胃口吃東西，怎的此時却忽然大感腹饑呢？」

徐福也不答話，把一小碗的飯菜捧出來，遞給荊轍，道：「你先把這碗飯菜吃下肚子中去。」荊轍見這小碗比拳頭更細，心道：只須一口便把碗裏的飯菜吞下去了！

他的心思立刻被徐福窺破了，道：「你莫嫌小，只怕你連這一小碗的飯菜也吃不完呢！」

荊轍不信，大口吃去，但僅吃一口，肚腹便飽脹起來，就如吃了幾大碗，再吃不下去，看看小碗中，仍然尚有一大半呢！徐福又遞給荊轍一小杯酒，荊轍直喝到沉醉，杯中的酒尚未飲完。荊轍這才知道，他遇上的絕非等閑之士，已是非仙即神了。

但除此之外，徐福卻與常人一般無異，他也如常人一般的要吃飯睡覺，唯一不同的是，他不吃猶可，每吃便連肚子也比平日脹大一倍；不睡亦可，每睡便必達三日三夜，任天打雷劈，也絕不會醒來。

荊轍每日吃飯喝酒，一連過了十日十夜，這十日十夜中，徐福外出了三次，吃了三次，也睡了三次。

到第十一日的早上，徐福忽地從沉睡中醒來，目注荊轍一眼，便從藥囊中倒出幾粒黑色的小藥丸，着荊轍和酒吞服。

荊轍服後，肚子立刻暴痛，急忙上厠，下洩之物黑如墨汁。他一連上厠三回，到第三次上厠返回草廬，他但感手脚靈便，力氣恢復。

徐福呵呵一笑，遞過一面銅鏡。荊轍捧銅鏡一照，但見自己的

臉色白裏透紅，那可怕的黑氣已全部消退，他這才明白，他已起死回生，重復健康如昔了。荊軻連忙向徐福下跪叩謝救命大恩。

不料徐福卻毅然決然的道：「你不必謝我，吾之本意非爲救你，而是爲日後的亂世留存一點正氣，造就一位驚世壯士而已！事不宜遲，吾這便隨你返家，替你荊家另堪一處風水龍脈，一來消除你荊家子孫的煞氣，二來替天下孕育一位壯懷激烈，爲救國救民不畏生死之士！」

「於是，吾荊家的救命恩人徐大救星，便與吾父返回衞國濮陽(今屬河南省)，替吾荊家祖墓遷葬……然後這世上才有我荊軻。」

荊軻述說至此，忽然頓住，神色一陣動容，喃喃的道：「此事我後來才聽吾父提及，原來我荊家祖宗的舊墓，竟與秦國丞相呂不韋的祖墓同處一地，荊家祖先與呂家祖先竟然是近鄰呢！因此同受煞氣，荊、呂兩家均面臨絕後的厄運，若非徐大救星駕臨，這世上只怕亦無荊軻我此人也！」

荊軻一番述說，直把燕太子丹聽得聳然動容，他連忙站起來，向含笑而立的徐福拜揖道：「原來是徐大師駕臨燕國，姬丹愚魯，言語冒犯，萬請大師諒宥！」

徐福微笑道：「姬太子不必客氣，世人皆不識吾廬山眞面目，何況是獨處深宮的太子殿下？況且吾今日現身，亦非僅爲一人一事、一國一城而來，太子但視吾如草野過客便了。」

姬丹奇道：「徐大師所爲何來呢？」

徐福沉吟不語，好一會才微歎口氣道：「當今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七國爭雄，已屆尾聲，赤光起於西方，橫射東、南、北三面；西者秦也，當主秦將一統天下！可惜秦以暴政嚴刑立國，政猛於虎，若被其一統天下，則天下百姓苦矣！吾之所以於燕國現身，一來乃爲此事；二來與故人荊軻之子相見，以了此宿緣；三來燕國與秦交壤，秦之霸氣燕必首當其衝，危難必重，因此應合力籌策，以消弭此人間奇禍也。」

太子丹一聽，不由大喜道：「欲消弭此人間奇禍，勢須除去暴秦，徐大師莫非有甚奇謀妙計麼？」

徐福沉吟道：「據吾所察，目下秦國之霸氣，乃發自秦王嬴政之身，其霸氣之盛，天下無以復加也！」

太子丹吃驚道：「這如何是好？」

荊軻慨然道：「若暴秦之禍，應驗於嬴政身上，我荊軻拚着一死，先把此人除去便了！」

徐福卻斷然的道：「不然，秦王嬴政已成氣候，決難滅除；再者天機大勢所趨，天下已屆分久必合之形格，且一統天下之國，兆於西方，亦即必是秦國無疑，天機大勢如此，已決難加以逆轉矣！」

燕太子姬丹不由呆了呆，好一會才憂心忡忡的道：「若然如此，則吾燕國危矣！既秦之當興，大師尚有何妙法消弭此人間奇禍呢？」

徐福微微一笑，他似乎胸有成竹，略示端倪道：「欲除暴秦之霸氣，必先從秦王嬴政的來龍去脈入手，只要查出根源，應對而施法，或可消滅暴秦的霸氣，令天下百姓稍減其苦也……天機難違，吾亦只能於此謀對策而已。」

太子丹一聽，不由作聲不得，荊軻卻不服氣道：「徐大師，若嬴政不能滅去，那如何謀策呢？」

徐福微笑道：「吾正爲此而來與你相會也。」

荊軻奇道：「爲甚麼？荊軻乃一介武夫，並不曉營謀運策啊！」

徐福道：「荊兄弟不是出自衞國濮陽嗎？豈不是與秦國丞相、嬴政之仲父呂不韋同鄉麼？吾之施法，正要從呂不韋的身上入手啊！」

荊軻年少氣盛，血氣方剛，他對徐福的醫人仙術倒深信不疑，但對他這等玄幻之救世妙法，卻就有點不以爲然了。依荊軻的主意，既秦王嬴政即將暴虐天下，何不乾脆把他一劍刺死？如此豈非乾淨俐落，一了百了麼？就算因此而賠上他荊軻的生命，他也絕不會皺一皺眉！因此他聽徐福說的如此神秘，不由迷惑的道：「不錯，徐大師，吾荊家與呂氏的確同處一鄉之地，但這又如何呢？」

徐福益發神秘的笑道：「然則荊兄弟又是否知道，你的祖宗墓地，與呂不韋的祖墓，原來相距不足十丈呢？」

荊軻點點頭道：「此事曾聽先父提及，的確如此；但後來蒙大師義助堪地遷墳，與呂氏祖墓相距已甚遠，便不知它如何了……咦？大師莫非欲親臨濮陽舊地麼？」

徐福目中神光一閃，毅然決然的道：「吾遍察七國將相君王天機星兆，但覺西秦王星與相星互生感應，且千絲萬縷、密不可分，其中必定隱藏着驚天秘密，只要細加勘察，查出根源，便知秦王嬴政的來龍去脈，吾便有辦法消滅其暴烈戾氣矣！吾正欲赴濮陽一行，荊兄弟願意隨我一行麼？」

荊軻雖然仍感迷惑，但依然慨然的道：「荊軻雖不明白大師的用意，但大師是荊家的救命恩人，休道赴衞國濮陽一行，便赴湯蹈火，

亦在所不辭！」

徐福欣然一笑，卻沒往下解釋。第二天一早，徐福與荊軻果然便離開燕國都燕京(即今北京)，一路南下，向荊軻的故鄉衞國濮陽(今河南省濮陽縣)疾奔而去。

* * *

荊軻的父母，自徐福當年替荊轍堪點龍脈，遷祖墳改葬，終誕下一子一女，女的叫荊紅，男的叫荊軻，荊紅是姐姐，荊軻是弟弟。姐弟二人年方十四、五歲，荊轍夫婦便先後去世，剩下一雙小姐弟相依爲命。後來荊軻去求師學藝，終於練成一身本領回來，此時他的姐姐已嫁與他人爲妻了。因此荊軻家中其實已空無人跡，但荊軻也不以爲意，他壯懷激烈，已立誓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因此家園對他來說，已失去吸引力，若非陪伴徐福回來，他只怕從此也不會再踏進家門一步了。

荊軻護送徐福抵達濮陽，來到他的故居門前。只見一座舊屋，雖然古樸，但卻依然屹立不倒。荊軻也沒進家門的打算，他爲難的對徐福道：「家中無人，請恕荊軻不能盡地主之誼。」

徐福微笑道：「吾來此地非爲作客，荊兄弟不必客氣，趁天色尚早，事不宜遲，這便上你家舊的祖墳地去看看吧！」

說來也玄妙，荊家的祖墓舊地，作爲荊家子孫的荊軻並不知道，反而要徐福這位外人帶路。徐福上此地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但他目力超人，沿途略一辨認，便立刻捕捉住一處當年的一處地貌特徵。他向荊軻含笑道：「荊兄弟，你尚記得距你家西面五里，有一條水清如鏡的河流嗎？」

荊軻一聽，驚喜的道：「是啊！那兒我小時常去游水呢！那河名叫淨河，因其河水極清之故也！」

徐福沉吟道：「那淨河之畔，在一片沙丘上面，不是有一處墓地嗎？荊兄弟又是否記得？」

荊軻一聽，卻搖頭道：「沒有什麼墓地啊！我上此河游水時年八歲，清楚記得，那兒根本就沒有什麼墳墓聳立，徐大師是否記憶差了？」

徐福沉吟道：「我上此地是三十年前的事，三年後荊軻才降生人世，又八年後他上那淨河游水，顯然已過了十一年，十一年中，那河川兩岸，想必已發生了驚人的變化了……但未知那呂氏的祖墳，是否尚在河邊沙丘上呢？」

徐福心中轉念，腳下不由加快了腳步，也不見他雙腿如何運勁，但見他的身形晃搖之際，便已滑出十丈遠了。荊軻武功甚高，內力也很强，但他自忖就算全力施展，他的步幅或可勉强跟得上去，不過，決比不上徐福如此逍遙從容……他心中不由添了幾分敬意，暗道：徐福大師決非等閒之輩，不要說他的玄功神通得厲害，就憑這一手「凌雲滑步」的功夫，便已超越衆多精猛武士了。

徐福施展他的「凌雲滑步」神通，不消一會，便已掠到一道河邊。他放眼望去，只見河水十分混濁，黃黑夾雜，哪來半點「淨河」的影子？河畔的沙丘，果然已失去影蹤，變成一片水澤，大概河水泛濫，衝刷沙丘，把上面的一切均衝洗去了。

荊軻見徐福望着河岸水澤地怔怔的出神，奇道：「徐大師搜尋什麼呢？」

徐福微嘆口氣，伸手指着水澤道：「三十年前，吾赴此地，那裏原是一片墓地，你荊家的祖父三代，便均下葬於此；同時，當日吾亦發覺，在你家祖墓的十丈遠處，竟聳有另外一墳，細看之下，發覺原來是呂氏之墓，亦即秦國丞相呂不韋的祖墓，當眞奇怪之極！」

荊軻道：「就算原有呂不韋的祖墓，又有甚稀奇呢？」

徐福沉吟不語，似在思忖什麼，好一會，才微微一笑，似乎已想到了什麼絕妙的主意了。他目注水澤，若有所思的道：「三十年前此片沙丘，雖高出河流，但緊傍而立，且沙質之土，地下水極易滲透，因此於地脈學而論，實乃一兇險無比的『陰河煞地』，世人但葬此地脈，必受『陰河煞氣』所侵，子孫血脈必難興旺，輕則絕子絕孫，重則暴斃橫死，可怕之極，此亦即吾當年替汝父遷墳移葬之緣由也，亦因此才有荊兄弟的誕生。」

荊軻亦若有所悟道：「如此說來，那呂氏祖墓既原葬此地，豈非亦註定呂氏一脈絕後斷子孫嗎？」

徐福卻斷然的搖搖頭道：「不然，據吾所知，那呂不韋在四十五歲之前，果然並無子孫血脈。但不知如何，在他四十五歲入趙國結交秦王孫嬴異人時，呂不韋的姬妾朱玉姬，卻被送贈異人爲妻，不久便誕生一子，此子初姓趙名政。後來異人返秦，易名子楚，趙政才正名爲『嬴政』，便即當今的秦王嬴政也，這其中必然隱藏了一段驚人的大奧秘呢！」

荊軻聽得漸感興趣，追問道：「徐大師，是甚奧秘？」

徐福道：「種種跡像證明，嬴政並非嬴子楚的親生子，而是呂不韋與當今秦太后趙姬即當年的朱玉姬的私生子，嬴政亦即是呂氏的子孫血脈，是呂不韋的親生兒子。」

荊軻聳然動容道：「竟有這等

驚天奇事，但呂氏的祖墓既在此地，大師判爲陰河煞地，當主絕子孫，但爲甚呂不韋又會孕育嬴政這驚世怪胎呢？」

徐福沉吟道：「此亦正是吾迷惑之處，按地脈判斷，呂氏一脈，絕無可能蔭生嬴政這一奇貴血脈，而只有斷絕子孫血脈的可悲結局。除非呂不韋察覺此隱患，勘察出一處驚世龍脈，遷葬祖墳，他呂氏一脈才可能有此奇緣，才會蔭生嬴政這一位『王者之子』！咦！莫非呂不韋亦精於風水地脈之學，因而預早籌謀麼？」

荊軻大奇道：「大師是說，呂不韋自尋了一處驚天龍脈地，遷葬祖墳，才誕生嬴政此人嗎？這當眞驚人之極也！但呂氏的祖墓，到底遷往何處去了呢？」

徐福目中精光一閃，斷然的道：「只怕必然如此也！唯今之計，非要尋出呂氏的遷地祖墓所在地不可矣！」

荊軻大感驚奇道：「徐大師，尋出來又如何呢？」

徐福意味深長的笑笑道：「秦王嬴政，實乃呂不韋之子，亦即身受呂氏龍脈的蔭庇，才有今日之奇貴霸氣也。因此只要尋出呂氏的遷葬祖墓地，吾便有辦法剋制嬴政的霸氣，減弱其暴戾烈性。如此一來，日後嬴政就算一統天下，天下百姓亦可稍減浩劫啊！」

荊軻心中很不大服氣，依徐福論斷嬴政之秦國豈不是必能一統天下？但若能令天下百姓好過一點，便值得奮勇赴踐了！因此荊軻躍躍欲試，道：「徐大師，既如此玄妙，當值得勇而爲之也！但大地浩瀚、人海茫茫，却如何去尋覓一塊小小墓地？」

徐福沉吟道：「此事的確困難，但也並非全無可爲，只要能尋找一點呂家的祖宗遺物，吾便有辦法施展！」

荊軻道：「什麼也可以嗎？例如一件舊衣、一隻飯碗，是否亦可爲？」

徐福斷然道：「當然可以，只要是沾了呂氏祖宗氣息的，均可助吾法施展！」

荊軻一聽，即決然道：「既然可以，荊軻便入村中，潛入呂家的故居設法尋找便了！大師且在此等我片刻……」話音未落，荊軻已倒縱而起，折轉身向身後的村落疾奔而去，身法快如電閃。

徐福目注荊軻的背影，先是欣然點頭，然後又微歎口氣，暗道：吾當年替他荊家堪點的是一處「猛虎下崗穴」，用意乃令荊家所出的人，必壯懷激烈，爲天下幹一番事業。荊軻受此脈氣而生，其性果然甚爲壯烈，武功亦甚高，日後必有驚人之舉，令他荊家萬世留名。不過「猛虎下崗」之勢雖銳不可擋，但並不能持久，一而勇、二而衰、三而竭，荊家的「猛虎下崗」祖脈旺發之時，只怕不出三年便必沉寂了……想到此點，徐福不禁又微歎口氣。但事到如今，他也再無法改變荊家後人的命運了。

徐福正沉吟間，荊軻已掠了回來，只見他忽從懷中摸出二隻精緻的小杯，對徐福道：「大師，此乃從呂家舊宅呂不韋先父呂正宏臥室中尋獲，小小二隻酒杯，未知大師是否合用？」

徐福接過酒杯，湊近鼻子用力一聞，臉上突現喜色，欣然道：「此杯尚殘存酒味，可知使用時日必不太久，再者乃從呂不韋先父呂正宏臥室尋獲，必與呂父有甚深淵源。這便可矣，足可供吾之『法龍』辨認氣息也！」

徐福微一頓，即對荊軻道：「荊兄弟，再替我拾一堆石塊回來，吾自有妙用。」

荊軻對徐福的本事已甚爲佩服，因此也沒多問，便去相助撿拾石塊回來。況且他亦急於知道，到底徐福如何憑二隻死人的遺物酒杯，便把死人的墓地於人海茫茫中尋覓出來？

荊軻很快便把一堆石塊捧回來了，這一堆石塊，足夠砌一座小石屋了。他問徐福道：「大師，夠用了麼？」

徐福此時正端詳着小酒杯，默默的出神，似在思忖什麼，甚至也不瞧荊軻撿回的那堆石塊。他聞言即毫不猶豫道：「可矣！荊兄弟，且依吾吩咐，砌成一物出來，所砌方位務必準確，不得有誤。」

荊軻道：「是，一切但聽大師吩咐吧了！」

徐福欣然道：「好！荊兄弟，按頭北身中尾南，左腳西右腳東，上下各二足，把石堆小心分砌。」

荊軻依言施爲，先從北頭砌起，再砌中身，又砌左面兩腳，右面兩腳，最後再砌南面之尾。不消一會，便把一物砌出來了，荊軻仔細一瞧，不由笑道：「大師，這豈非一條小石龍嗎？」

徐福微笑道：「不錯，形體已具，但尚欠神韻，荊兄弟，你是否瞧得出，小石龍尚欠缺什麼呢？」

荊軻的悟性亦甚高，他想了想，便忽然笑道：「石龍頭、身、尾、足皆具，却並無生氣；俗話說眼乃靈魂之窗，莫非它缺了一雙龍眼麼？」

徐福聞言欣然而笑道：「不錯，荊兄弟果然不愧爲『猛虎下崗龍脈之子』，悟性甚高，竟可悟出吾法之精髓矣！但此時尚未到它靈活之時，且待稍時再說吧！」

荊軻心中大奇，但並非因那石龍之事，而是他自己的身世來歷。他不失時機的問道：「大師，你剛才所說，何謂『猛虎下崗龍脈之子』呢？這於荊軻到底有甚影響？又與我荊家有甚淵源呢？」

徐福見施法時辰未到，又見荊軻有此詢問，便趁機略示端倪，向他示警，設法避禍。至於能否如願，一切便須看荊軻自己的命運了，就連徐福亦深知無法逆轉，他此時示警，不過是試盡人事而已。

徐福道：「荊兄弟，所謂猛虎下崗龍脈，乃吾爲你荊家祖宗堪點的下葬墓地，龍脈之形爲『猛虎下崗』之勢，因此稱爲『猛虎下崗龍脈』。此地脈一旦與你荊家祖宗元氣相滙，那便叫『猛虎下崗龍氣』，可與荊家子孫一脈相承，且更受其福佑蔭庇。荊兄弟乃荊家的唯一男丁，因此『猛虎下崗龍氣』早與你的元神交滙，你即叫『猛虎下崗龍脈之子』也。」

荊軻追問道：「如此，又將如何呢？」

徐福道：「猛虎下崗，其勢威猛，銳不可擋，其勢其勇均令世人欽佩，因此可令荊家名垂千古，萬世不朽。但猛虎下崗之勢猛則猛矣，可惜下崗之後必乃平原，有『虎落平原被犬欺』之說，亦即從此沉寂於世上也。荊兄弟之運命前程，只須於此細悟，不難明白。」

荊軻默然半晌，忽仰天大笑道：「男兒但能轟轟烈烈，猶如猛虎下崗，活一日勝活十年，其勢雖然短促，但足抵庸庸之世千年矣，但能如此，夫復何憾哉？」

徐福一聽，不由又驚又喜，暗道：荊軻身上果然已滙聚他祖宗的「猛虎下崗龍氣」，壯懷激烈，不同凡響，不失爲「猛虎下崗龍脈之子」，但其時日必然短促，在頂峯之日，便即沉寂之時，吾爲他荊家堪點的這一龍脈地，不知是助他子孫血脈，還是有害於他子孫後人了！徐福心中不安，但可惜事到如今，一切已成定局，連他自己也無能爲力了。

* * *

徐福和荊軻說話間，天色已暗黑下來，再過一會，便四下黑寂了。不過，徐福却依然毫無動靜。

荊軻不由又驚又奇，暗道徐福這是怎的了？不遠數百里從燕國南奔上此地砌石龍玩麼？見徐福似仍一派從容神氣，似已胸有成竹，荊軻又不便表示疑惑。

徐福此時也再不發話，目注北面星空，默默不語。忽地，在茫茫星空中，排列成勺的七顆星星陡地現了出來，灼灼耀於天際北面，十分搶目。

徐福一見，即立刻沉聲道：「北斗七星已現，吾當借七斗之魂，與石龍之魂相滙，然後即可由其導引，尋出呂氏祖墓！荊兄弟且小心準備，待會石龍躍起，便緊跟吾身後，切勿放鬆！」

徐福話音未落，即身形突變，步踏七星，手捏那兩隻酒杯，旋到那石龍之頭端，又猛地伸手一按，把兩隻酒杯嵌進石龍的眼部，竟作龍眼之睛。徐福的步法，已走過搖光、開陽、天權、玉衡、天機、天旋，他站於「天旋」位，嵌龍眼之睛，一轉而踏入「天樞」位，隨即沉喝一聲道：「北斗之勺連蒼龍，天機隱入大地中，斗魂龍魄集汝身，且導吾之覓眞龍……」

徐福喝聲未停，沙灘上的石龍忽地冒出團團紫氣，如煙如雲，瞬間便把石龍遮蓋掩沒了。荊軻正大感驚奇，忽然那紫色煙雲已衝天而起，其形有首有身有足有尾，頭部尚有兩點光華，灼灼耀於天際，恰如一尾眞龍，於天際間蜿蜒旋舞……再看沙灘上面，砌成石龍的石塊已忽然消失無踪。

荊軻不由瞧得目瞪口呆，心道：徐福竟有如斯神通，把一堆石塊，化作一尾活靈活現眞龍……荊軻正欲叫出來，不料半空中的「紫色龍靈」，龍首忽地一轉，龍眼兩點光華，射向西面，隨即呼地旋身，一尾紫龍，昂頭舞爪向西面飛舞而去。

徐福的身形亦一縱而起，在「紫色煙雲」下面，快如閃電，如影隨形，一路向西面飛射。荊軻見狀，也不敢猶豫，展開輕功，緊隨徐福身後，向西面掠去。

此時，在乾坤之間，上有一團形如眞龍的「紫龍煙雲」向西面飄移，下有玄機大師徐福風馳電掣向西面飛奔，稍後又有壯懷激烈的「猛虎下崗龍脈之子」荊軻快如閃電掠行，雲如龍騰，人如電奔，其狀當眞神奇之極，匪夷所思。

這一路飛奔，竟達三日三夜，沿途掠過魏、趙、韓三國，又擦過中嶽嵩山，跨越黃河，輾轉數百里，終於抵達西秦地域的熊耳山脈（即今河南省熊耳山脈）。

徐福仰目審察，但見一座高峯，形如熊頭張耳，勢極雄偉，屹立於天地之間。半空的「紫色龍雲」，忽地向下面的高峯一沉，瞬即隱沒不見。

徐福見狀，即向身後的荊軻沉聲叫道：「荊兄弟，目的地已近，快隨吾上此奇峯！」

荊軻在後面答應一聲，老少兩人，隨即不畏艱辛疲困，奮勇掠攀，終於一躍而上，腳踏此雄偉奇峯。

徐福凝神向西面遠眺，但見千峯百嶺，一路自西面起伏浮沉，蜿

蜒而近，沖昂而起，形如巨熊昂首，屹立於天地雲間。徐福忽地喃喃的道：「如火之威烈，如熊之威猛，好一座驚天動地的『火熊地脈』……得此龍脈，子孫後人豈非奇貴而君臨天下嗎！」

在徐福身後的荊軻，自踏上此峯，不知怎的，心神一陣激奮，有如蒼鷹欲飛之展翅，竟有躍躍欲騰之感。他正吃驚，忽聽徐福喃喃自語，所言更十分驚人，不由大奇道：「大師！奇哉怪也！怎地甫上此峯，吾之熱血便如熾熱溶岩，沸騰不息？此峯果然古怪萬分！到底是甚因由？」

徐福微笑道：「按地脈之論，此峯乃屬火熊地脈，其地熾熱威猛無匹；而荊兄弟乃承納『猛虎下崗龍氣』之身，亦屬陽剛之性，兩大陽剛之力相遇，豈有不猛烈相激啊？此亦荊兄弟但感熱血沸騰，灼熱如溶岩之因由也。」

荊軻微一點頭，表示明白，隨即又驚道：「此峯龍脈既如此强大，那所得之人，豈非貴甲天下嗎？未知是誰所得呢？」

徐福微歎口氣道：「荊兄弟難道忘了吾等上此峯的目的了麼？」

荊軻道：「我並沒忘記，不是追尋呂氏的祖墓遷葬地嗎？咦？那如龍『紫色煙雲』，忽地沉降於此峯，莫非那呂氏的遷葬祖墓，便隱藏於此峯上嗎？」

徐福肅然道：「並非莫非，而是必然，那『紫龍』已滙聚呂氏祖宗的氣息，又集北斗之魂，再合大地龍脈之魄，其『尋龍』神通之高，連神仙亦難企及，呂氏的遷葬祖墓雖然隱秘，但只要眞的已據龍脈之地，便決難遁形也！『紫龍』既已在此峯降落，那呂氏的祖墓，便必隱於此峯上矣！」

徐福說罷，即與荊軻分頭在峯上尋找，但找了大半天，竟毫無發現。徐福想了想，目注荊軻一眼，忽地對荊軻道：「荊兄弟，尋呂氏祖墓，只怕要靠你也。」

荊軻奇道：「荊軻並非風水堪輿玄道中人，如何可助大師尋覓？」

徐福微笑道：「荊兄弟初踏足此峯，不是感到熱血沸騰，如熾熱溶岩嗎？」荊軻點點頭道：「是啊！但這又如何？」徐福道：「那你現下感覺怎樣呢？」荊軻迷惑的道：「不知怎地，此時我但感隨腳步的移動，忽冷忽熱，甚感難受。」

徐福欣然笑道：「可矣！荊兄弟只要仔細體會體內冷熱的變化，但變冷的便停步轉向，但變熱的則追尋下去，一切勿放鬆，只要越來越熱，那便是漸入佳景也！」

荊軻笑道：「有這等玄妙嗎？」他也沒有拒絕，果然依徐福的方法，仔細把握體內的冷熱，繼續向峯的深處追尋。但感覺體內變冷，便即停步轉向；但感到變熱，即毫不放鬆追尋下去。徐福此時則緊隨荊軻的身後，審辨他的動靜，絲毫不敢鬆懈。

就這般荊軻在前面索引，雖然迂廻曲折，但畢竟逐漸進入抵達的熊耳峯深處。徐福向四周仔細辨認，發覺漸而已走到峯頂的西面，只見峯下千山萬嶺，熊耳山脈起伏跌昂而來，竟綿延千里，茫茫無盡。徐福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豈非地脈學上之「萬山朝拜」之「王者龍脈」象麼？那呂不韋精於風水堪輿之術，吾既發覺，他又豈有不辨？看來他勘的「王者龍脈」，必選此地無疑矣！

徐福轉念又暗道：荊兄弟已身承「猛虎下崗龍氣」，剛猛之性，與此「火熊地脈」恰好「兩剛相激」，利用此相互感應的原理，他所到之處，必然是熊耳峯地力最剛最猛之地，但呂氏遷葬之祖墓，爲何選此剛陽之地，他又怎會如此選擇？

徐福正轉念間，忽聽荊軻在前面十數丈遠處，忽地駐足不前，呆了半晌，才失聲叫道：「徐福大師！快！快來看，這兒有一座土墳呢！」

徐福一聽，心中卜一跳，連忙一掠而前。但見果有一座土墳，向西面綿延千峯而立，後有山壁爲幛，左有青色如龍之山，右有威猛如虎之峯，威儀萬千，有如王者君臨天下，其威猛氣勢，令人心弦劇顫。

再近前一看，但見豎於西面的墓碑上書：「呂氏列祖列宗之墓」等八個刻字。徐福不由仰天長歎道：「呂不韋果然神通無比，如此王者龍脈，竟被他搶佔先機！難怪他的血脈嬴政有如此威烈霸氣矣！天意如此，夫復何言？」

荊軻此時臉色漲紅如血，似正受一股强大力量衝擊，身子騰騰欲飛，他拚命抑制，竟難抗衡，身軀猛烈搖晃起來，眼看將要不支倒地了……

徐福被眼前之墓吸引，凝神審察，竟忘了荊軻的兇險。此時他猛一回頭，才發覺荊軻神色有異，深知此乃受了呂氏「火熊龍氣」的强大衝擊，他荊家的「猛虎下崗龍氣」竟難抵禦抗衡，稍一不愼，便必被呂氏的「火熊龍氣」吸走他身承的「猛虎下崗龍氣」，屆時荊軻便必定如練武之人，走火入魔，功力盡廢，甚至虛脫而死，當眞可怕之極！

徐福心念電轉，尋思解救之法，心道：眼前呂氏祖墓，果然是舉世無匹的「王者龍脈」，其「火熊龍氣」威烈無比，決難抗衡；且已根深蒂固，決難毁滅剋制，勉强施

爲，只會徒增其子孫血脈的煞氣，屆時天下百姓所受之苦，只怕便更水深火熱了，這如何處之？

徐福心中凜然，一方面他決不能不救荊軻眼下的兇險，而救荊軻的辦法只有銷毁呂氏的「火熊龍氣」；但另一方面，卻會因此而令天下受百倍荼毒折磨，與他此行救民除暴的宗旨截然相違。左右爲難，精明神通如徐福，此刻也不禁一陣發呆。

忽然，天際一陣空谷玄音鑽入徐福耳中，他心中一震，抬眼向北面望去，但見星斗已現，原來不知不覺間，已是月出星現的晚上了。徐福不由凝視星斗，默默的出神。

忽地，他但見北面星際雲間，北斗七星如勺，於乾坤之間翹尾而現，灼灼燿於天際。心中忽然一動，暗道：北斗七星，其斗勺之柄天樞、天旋、天機三星連於蒼龍之角宿，斗勺之中玉衡正對南斗，斗勺之身天權、開陽、搖光三星枕於參宿頭上……亦即北斗司天之玄機，吸東宮蒼龍之威，納南宮朱雀之靈，進而尊引乾坤演行，吾爲甚不可效法北斗之「吸星神通」，用於眼下的「屠龍大法」上呢？

徐福靈光一閃，目中精光閃爍，心道：吾只須行此「借龍大法」，一來可助荊軻脫險，二來又順勢減弱呂氏祖脈的暴戾霸氣，當有助於減緩天下百姓的苦難！如此豈非順天機而緩其勢，兩全其美麼？嘿，此法妙之極了，猶豫甚麼，且決然行之吧！

徐福心意已決，再不猶豫，亦不敢猶豫，因爲若再拖延，荊軻的功力便必定喪失，甚至生命難存。徐福身法如風，疾如閃電，手執石塊，繞呂氏祖墓轉了一周，片刻之間，便在呂氏祖墓的東、南、西、北四大方位，各佈了一塊石頭，用以鎮住「東龍、南雀、西虎、北玄」四大靈位，以防其「火熊龍氣」逸洩，僅留下中宮之位，作「借龍大法」之用。

然後徐福又旋回呂氏祖墓墓碑前面，默運眞氣，運貫於中指，用內力逼出一股血箭，呼地向墓碑射去，口中沉喝一聲道：「火熊、火熊，現汝眞龍，乾坤大地，速見龍踪……」

徐福連喝三聲，呂氏祖墓竟突生異動，但見四周東、南、西、北四大靈位墓土，忽地一陣湧動，漲縮不已，就如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欲往外射，只是被鎮住靈位的四塊如鐵壁石頭阻擋住了。徐福屏氣凝神，目注墓頂正中，因爲他深知此刻呂氏祖墓的「火熊龍氣」已被激動，膨脹欲洩，東、南、西、北四大靈位已被鎮住，唯一的出口便是墓頂正中的中宮靈位了，他又怎會輕忽大意？

就在此時，呂氏祖墓的墓頂正中，果然急劇湧動起來，又迅速的向上膨脹，有如一個圓球，被强大的力度鼓脹起來！迅即便見一絲淡淡的紫色煙霧，從鼓脹的墓頂飄出，且越來越濃，漸而紫色光華，灼灼燿於夜空之中。

徐福一見，毫不遲疑，運足功力，一手提起荊軻的身軀，向墓頂一躍而上；又把荊軻的身子倒轉；頭頂向墓，腳朝天；他把荊軻的頭頂天靈位，嵌入墓頂的中宮靈位，恰好迎住了墓中外飄的「紫色煙雲」，不差分毫。徐福左右手分按於荊軻雙腳的「通谷」穴位上，輸入一股强大的「尋龍眞氣」，以助荊軻吸納的「火熊龍氣」，自「通天」穴、「玉枕、天柱、肺俞、心俞、肝俞、膽俞、脾俞、腎俞、氣海俞」諸穴直抵「丹田」，積聚起來，再不外洩，以達「固本培元」的「借龍奇效」。

此時，也不再見墓頂的「紫色煙雲」冒出，但荊軻的臉色却被漲成紫紅，甚至有如紫色光華，灼灼閃燿，其狀當眞怪異之極。徐福見狀，不敢絲毫怠慢，他深知此乃「借龍大法」的最關鍵之時，稍一不愼，荊軻便必被强猛的「火熊龍氣」激撞而亡！

徐福小心翼翼，於荊軻的腳底通谷穴，輸入眞氣，沿昆侖、飛揚、魂門、神堂、膏肓、心俞等穴，直抵頭頂的通天穴，再向上導行湧入通天穴的「火熊龍氣」，直抵丹田，積聚起來。如此運行一周天，漸達固本培元的驚天奇效。漸而，荊軻臉上的「紫光」漸退，但他的身軀却漸浮出一股紫氣，有如一層光圈，罩於體上，這便是修行多年，佛法高深的「靈光」，不料竟現於年僅廿二歲的青年人荊軻身上……

徐福見狀，這才微鬆口氣，他知道，呂氏祖墓的「火熊龍氣」，已經「借龍大法」，成功導入荊軻體內了，這其中隱伏的驚天變化，日後自會應驗出來，目下他唯一須做的，便是如何輔助荊軻，令他導入的「火熊龍氣」如何潛移默化了！但荊軻吸納了呂氏祖墓的「火熊龍氣」，日後運命到底有甚驚人變化？此時就連徐福自己也難以預料。

另一面，呂氏祖墓的「火熊龍氣」，其宏偉地力被「吸借」了部份，呂氏的嫡系子孫，亦即呂不韋以及他的私生子秦王嬴政，彼等的氣運又如何呢？這恐怕只有天知、地知，以及徐福自己方知道了。

從熊耳峯下來，荊軻的外表一切已回復常態，但內裏的變化却非常驚人，荊軻但感自己的體內，有

如被一股外來的熱流闖入，在他的周身迴蕩撞擊，其狀就有如一位血氣方剛的青年人，忽接一項神聖使命，令渾身的熱血沸騰，鬥志百倍激昂似的。

徐福也並沒向荊軻細釋，只着他先行返回燕國，勤練吐納的功夫，以靜觀其變。徐福自己卻與荊軻分道飄然而走，也不知他到底欲往何處去？

＊　＊　＊

天高雲淡，在秦土的高原上，到處瀰漫着一派秋深的蕭索景象。而座落於秦土的高原正中的秦都咸陽城，此刻亦充斥着一片神秘詭異的氣勢。

這一點，潛入秦都咸陽城的徐福，立刻便感觸到了。自在熊耳峯與荊軻分道而走，徐福便繼續一路西行。他也不急，沿途緩緩而行，趁機仔細審察西秦發跡地的氣數、地力與國運。就這樣他整整花了數月的時間，才悄悄然的進抵秦國的都城咸陽。

徐福也並不急着進咸陽城，反而擦過咸陽西面，再折向南面。南走約五里，即見在秦土的高原上，突聳起一座峻峭挺拔之峯，如錦屏綉幛，屹立於咸陽城之南。

徐福暗道：此乃西秦名山太乙(即今陝西終南山)，有道家老祖老子的聖跡，若窺西秦的氣運，太乙山乃最佳之地也！他心中轉念，當下毫不遲疑，展開輕功，掠上太乙山去。

徐福掠上太乙山巔，放眼一望，但見浩浩秦嶺，自西而來，突聳起而爲太乙峯，太乙峯的北面，便是秦都咸陽，此刻正隱於煙霞雲霧之中，向東極目望去，則蜿蜒如龍，起伏奔騰，直抵浩瀚的東海。太乙山氣勢之雄偉，不愧爲秦嶺第一峯。

徐福有目的而來，也不及細覽太乙峯的形勝，站於峯巔西面，極目向西面遠眺，試圖從中尋出推算秦國氣運的徵兆。但西面此際天高雲淡，蒼茫一片，竟難有甚異象發現。徐福不禁微歎口氣，心道：吾既已於熊耳峯呂氏祖墓上伏下玄機，秦王嬴政實即呂氏的嫡傳子孫，其祖脈龍氣被洩，他身上豈能不生兆應？此地既不能審察秦國氣運，不如便逕闖咸陽城去吧……

他正欲離去，就在此時，忽見太乙峯東面，冉冉飄來一團紫雲，有如一頭紫色巨牛，與尋常的雲團大不相同，心中不由大奇，便暫消去意，駐足凝目細看。

紫雲果然直向太乙峯飄來，中途又忽然迸裂，分成三色之雲，各呈紅、黑、白三色，三團紅、黑、白雲，如遊龍之勢，蜿蜒而來，三色合聚，又化成一團紫光，灼灼耀於天際，奇異之極。徐福一見，心中不由突然一跳，暗道：這豈非「紫氣東來」，必有喜事麼！但於吾來說，又有甚可稱得上喜事呢？

徐福正沉吟間，耳際忽已鑽入一縷蒼勁之音，道：「太乙如天峯，天峯隱玄機；白雲回望合，紫氣近看無；山龍走海隅，屏幛人間都……」

徐福根基深厚，一聽便辨出來音隱含天機奧秘，他心中大奇，正欲發聲詢示，眼前一花，只見一位騎着一頭青牛的老人，已出現於東面十丈遠處，徐福心中大駭，暗道：吾之輕功自忖不弱，但欲如這位老人如此飄逸，那是萬萬不能，他簡直非人，而是近乎仙神一類矣！他不由喃喃的道：「仙？神？怪？老前輩到底是誰？」

騎青牛的老人笑道：「仙即神，神即怪，怪即人，人、神、仙、怪，原是一家，豈可相分？你又何必如此驚奇啊！」

徐福道：「爲甚麼？」

騎牛老人道：「天之道，虛勝實，柔勝堅，弱勝强，低勝高，是故大成若缺，大盈若虧，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因此人皆取其實，吾獨取其虛，無藏而有餘，無爲而笑巧也……以此推導，則豈非虛實一體，人、神、仙、怪原爲一家麼？你是否明白？」

徐福根基深厚，悟性甚高，他耳聽騎青牛老人一番妙論，心中忖思，忽然醒悟，微笑道：「是，是，因此啊，堅則毀也，銳則挫也，滿則損也，謙則益也；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稱道之至極也！晚輩徐福，拜見道家老祖李耳！」

騎青牛的老人果然是道家的老祖宗——老子，他自周初修練，至今已歷經數百年，世人也根本不知他眞實的年歲，但知他每隔十年現身人間一次，至今相傳已出現了近百次了，只見老子呵呵笑道：「徐老弟，你怎知吾便是那老不死的老子？」

徐福笑道：「無爲而笑大巧，此等無爲神通，當今之世，除了道家老祖宗老子李耳，還有誰呢？」

老子道：「好，就算徐老弟你說中了吧，然則你尚知我老子甚麼呢？」

徐福道：「晚輩正有滿腹謎團，欲向老祖宗你拜詢。」

老子笑道：「你且說出來聽聽，看我老子是否可以釋你之謎團。」

徐福見老子十分隨和，根本沒有一絲得道老祖的威嚴，便也不客氣，坦率的問道：「老祖宗剛才必定是駕雲而來，但爲甚一團紫雲，卻突然分成三團紅、黑、白雲呢？好不令人奇怪！」

老子呵呵笑道：「徐老弟不聞『老子一氣化三清』之說嗎？老子既可一氣化三清，那一雲化三雲又有甚稀奇之處呢？」

徐福道：「不然，老子一氣化三清，那是以虛化虛，固不足爲奇；但老祖宗的紫雲，卻化作紅、黑、白雲，便是化正爲邪，化貴爲賤，令人迷惑呢。」

老子微笑道：「爲甚『紫化紅、黑、白三色，便是化正爲邪，化貴爲賤？」

徐福精於風水堪輿之學，因此也毫不畏怯，朗聲論道：「天生萬物，唯人最靈，色主吉兇，而可察於形表；紫發於神，乃主貴福；赤發於心，乃主血光之災；黑發於腎，乃主牢獄病兇；白發於肺，乃主折傷孝服。老祖宗以『紫』化爲『紅、黑、白』，豈非化『貴福』爲『邪兇』嗎？晚輩因而大感迷惑也！」

老子一聽，呵呵而笑，道：「徐老弟氣色之論，雖含風鑑之道，卻有別於乾坤演化大道也。色有輕重緩急，所主吉兇禍福亦有始、終、退、解之分，豈可一概而論？若以乾坤道印證，則更顯其守舊拘束也，乾坤大道，首重天機，合天機大勢者，雖『邪兇』爲始，卻以『貴福』爲終；逆天機大勢者，雖始爲『貴福』，亦必以『兇邪』爲終；是故乾坤大道，宜上察天機，中識人倫，下辨地脈，方可洞悉先機，而探索天地乾坤之大奧秘也。」

徐福默默細思中老子所言，隱含無尚玄機，甚至連徐福心中最大的迷惑亦窺透了，果然徐福忽地發聲道：「是，多謝老祖宗訓示乾坤大道，若依老祖宗所論，那目下的天機大勢將如何演進呢？」

騎青牛老子一聽，仰天呵呵一笑，道：「天機大勢便在你自己的心目中也！」話音未落，青牛已一躍而起，四蹄踏雲，凌空向峯巔峭壁邊沿躍了下去！

徐福不由吃驚得目瞪口呆，他雖知老子道行高深，已足可與仙神併列，但如此萬丈深淵，卻非常兇險，只怕連老子亦難逃一劫……他正驚疑間，深淵下面卻已射上一縷蒼勁之音，道：「萬丈深淵深萬丈，心躍深淵亦可量；欲窺天機辨大勢，且思入目化幻象……」

那聲音忽地戛然而止，太乙峯上，依然只有徐福獨自一個，徐福默默思忖，就如呆了。

忽然，徐福靈光一閃，眼前似又見到老子演化的「一氣化三清」幻象。徐福眼神不由一亮，暗道：莫非這便是老祖宗向吾揭示的天機大勢麼？

他再往下細思，心中不由豁然而悟，喃喃的道：「雲化三雲，一氣化三清，豈非一『紫』化『三色』麼……紫主貴，化爲赤、黑、白三兇邪，而現於秦嶺之上秦都咸陽之畔，那豈非向吾暗示：天機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有如紫雲之化合；又天下貴氣聚於西秦，秦必一統天下；再者西秦先貴後分，必生赤、黑、白三色兇邪嗎？老祖宗所示現天機大勢竟如此奇幻！」徐福不由慨歎一聲。

徐福雖然已對目下的天機大勢豁然而悟，但卻絕不高興，反而倍添疑惑。他暗道：若按此天機大勢，秦國必然貴而一統天下，那我徐福按地脈奇術，所伏的玄機，豈非毫無作用，徒費了一番心血嗎？這決無此可能。

徐福心中大不服氣，他也無心再在太乙峯逗留，身形一旋，已掠到下山小徑，又如閃電般向山下的咸陽城方向掠去。他已決心親臨秦都咸陽，以便實地印證所伏下的玄機，是否毫無功效。

徐福從幽谷關進入咸陽城。他立刻發覺，咸陽城中十分繁華，人如水車如龍，百物豐足，果然甚有王城氣象。

咸陽城內的咸陽王宮，禁衞卻十分森嚴，宮闕下站滿了禁軍，個個手執寒光閃閃的長矛，全身甲胄，怒目橫睜，就如任何過路的行人全是不共戴天的仇人，隨時準備揮矛刺殺。

徐福在咸陽宮外仔細審察，但覺宮內瀰漫一片神秘詭異而又蕭蕭索索的氣象，他不由微歎口氣，心道：如此氣象浮於形表，其內可想而知，又怎會奇貴而一統天下呢？徐福心中十分迷惑，便決定暫時留在咸陽，以便實地審察秦國的氣數和國運。

此時，秦王嬴政，自十三歲繼王位，已是第八個春了，嬴政亦由弱冠少年，長成血氣方剛的青年。

這八年來，嬴政雖然貴爲秦王，但按秦國律例，國君須到廿二歲加冠禮舉行過後，才可正式佩劍上朝處政，在此之前，王位對嬴政來說只是一頂好看不中用的桂冠。

嬴政親政前的八年中，是趙太后臨朝，呂不韋用權，嫪毐專斷，秦國的大權，便是掌握在三人手中，根本不容嬴政決斷。而太后趙姬，相國呂不韋，也只把他視作不懂事的娃娃而已。

這十數年中，呂不韋位極人臣，又身爲秦王的仲父，威權如山，享盡榮華富貴。權力和富貴甚至把呂不韋的心思也改變了。按他當年的「驚天大計」，他只是打算造就自己的子孫血脈一統天下，千秋萬世，呂氏永享權貴。但到他的嫡傳血脈嬴政終於貴爲秦王，他自己

擁有「仲父」的身份，相國的地位，如君臨天下時，他又十分依戀這種「君王」的富貴了，因此他開始怨恨自己的嫡傳血脈嬴政。嬴政年歲越長，呂不韋便越怨恨，因爲他深知，嬴政雖然是他呂氏的嫡傳血脈，但嬴政身上卻滙聚了他呂氏祖脈的「火熊龍氣」，以及秦嬴氏祖脈的「水龍龍氣」，嬴政承納的「兩大龍氣」，擧世無匹，他呂不韋雖然亦受祖脈「火熊龍氣」的蔭庇，但卻決難與嬴政的「水火龍氣」抗衡，而僅可保存他的榮華富貴。因此當嬴政的「水火龍氣」旺發之日，便是他呂不韋的富貴結束之時了！

這教呂不韋怎會甘心？

不甘心的並不止呂不韋一人，太后趙姬，以及趙太后的男寵嫪毐，眼見嬴政已漸屆加冠禮、臨朝親政的時刻，亦心極不甘心，恨得牙癢癢的。趙姬的「奇淫煞氣」暴熾之下，連嬴政是她的嫡親兒子也忘記了。

瀰漫着咸陽王宮的，便是這種詭異莫測、神秘蕭索的氣氛。就在這種詭異的氣氛中，半年之前，沉醉於權貴慾海中的呂不韋，竟然毫沒察覺，他從老家衞國濮陽遷到熊耳峯的祖墓，已被功力不弱於他的玄機大師徐福，妙運「借龍大法」，把他呂氏祖脈的「火熊龍氣」的部份，「借」而「導」入燕國的荊軻身上了。

而說也玄妙，徐福的「借龍大法」，竟成了秦國宮廷劇變的契機，而秦王嬴政的風水氣數與運命，也變得越發撲朔迷離。

氣勢如虹 一統天下

就在徐福於熊耳峯上呂不韋的祖墓妙施「借龍大法」的當天晚上，呂不韋在相國府，熟睡中忽然發了一個古怪的夢。在夢中他但感自己初是置身於一個熾熱的洞中，渾身發燙，令他的血脈沸騰，功力陡增，意氣昂揚，極欲奮發向上，甚至爲求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但忽然間，呂不韋但覺洞中熾熱的氣流，竟被洞外一股不知名的强猛力度吸扯，源源洩出，吸扯力度之猛烈，簡直不可抗拒，洞中的熱氣越來越弱，越來越微，漸而不但不熱，反而變得冷起來，呂不韋大驚，拚命的掙扎抗衡，但毫無作用，洞中逐漸變得冰冷，猶如置身於一個千年冰洞，其寒氣的凜冽，甚至把呂不韋體內的熱氣也吸去，他渾身發抖，血脈似要凝結，連任何一點的抗拒力亦失去了……「好可怕的怪夢……」呂不韋在絕望中大叫一聲，他亦因此而驚醒過來。

但呂不韋更驚懼，因爲夢雖醒了，冰封寒凍的感覺卻依然牢牢的圍住他，這可是活生生實實在在的感覺……呂不韋不由大駭，因爲自他籌謀他的「驚天大計」，到輝煌成功，這十數年來，他的身體一直非常健壯，紅光滿面，呂不韋自然知道，此乃他呂氏祖宗龍氣旺發之象。但爲甚忽然有此怪現象？

呂不韋欲運功相抗，但奇怪的是，他的內力竟然再無法凝聚，冰寒的感覺牢牢的在他體內盤踞。怎的了？莫非老夫的壽數將完結了麼？呂不韋不由閃過一絲疑念。但他立刻又排除了，因爲他精於風鑑之術，自知自己的壽數可達古稀之年，此時僅過了一甲子（即六十年），尚有整整十年的年歲！

到底爲甚麼？呂不韋苦苦思索。忽然，他眼前靈光一閃，猛地想起他與太后趙姬的前情舊事，趙姬雖然身邊有一位男寵嫪毐，但仍不滿足，還偶爾召他入太后居停的雍宮，與他瘋狂糾纏。趙姬每召呂不韋入宮一次，呂不韋出來時便有如害了大病虛脫似的，莫非、莫非這是趙姬引發的劫數？

呂不韋心念急轉，驚駭之下，他也不及細思，當晚立刻便直奔趙姬的雍宮來了。

此時正是三更時分，呂不韋突然到臨，令趙姬十分驚奇。她又見呂不韋驚惶失措的模樣，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她把呂不韋召入內室，忍不住取笑道：「怎的了？你姬妾成羣，還夜深躁動，跑來我這半老徐娘的宮中麼？」

呂不韋强打精神，微笑道：「臣因想着秦王即將加冠臨朝親政事，難以成眠，故來向太后奏知。」但他的視線卻盯着趙姬不放，只見她臉上黃、黑之氣十分濃烈，心中不由大駭，暗道：「黃、黑」交滙，乃主「奇淫煞氣」暴熾之兆也，爲甚千不剋、萬不剋，竟剋到我呂不韋身上？哼哼，呂某人又怎會甘心受此煞劫哉！

呂不韋心中已打定主意，於是便與趙姬談論了一會秦王嬴政加冠禮的事，呂不韋的心思並不在此，因此簡單談論了一會，便向趙姬拜辭了。幸而趙姬見他精神不振的模樣，也沒留他再重溫舊夢。

呂不韋如獲大赦似的匆忙離開太后雍宮，返回他的相國府。他立刻把他最信任的相國府總管召來，令他火速準備十缸最上等的美酒「杏花露」，明天一早就直接送去長信侯嫪毐的手中。

「杏花露」是當時一種十分美妙的宮廷御用美酒，不但清香芳冽，且令人血脈沸騰，飲用一小杯，即可駕御女子二人，久而不疲，一缸有酒百杯，若飲十缸，其血脈沸騰之烈，簡直有如排山倒海了。呂不韋送這等妙酒給嫪毐，其居心何在豈不昭然若揭。

趙太后趙姬的男寵——長信侯嫪毐，收到呂不韋送來的這份厚禮，不但不疑，反而大喜。因爲他近年來御女太多，爲了應付太后趙姬，更令他大耗精力，他雖然强壯如牛，亦漸感神疲氣虛，難以支持。但又不敢拒絕趙姬的需索，他深知自己的榮幸富貴、以至生命均捏在趙姬手中，正感驚惶。恰於此時，呂不韋送來這等「妙」品，可以令他重振雄風，自然令他欣喜若狂。

狂喜之下，嫪毐自然絲毫不疑送「妙品」的用意，當天晚上，嫪毐便事先飲了二杯「杏花露」，然後立刻趕到太后趙姬的內宮，一副「鬥志昂揚」的神氣，趙姬見了，不由大喜過望，她連忙伸手「探索」，果然是「雄風威剛」，她樂得大笑道：「好啊！長信郎如獲神助啊！」

當晚嫪毐趙姬這一場「快活」，果然不同凡响，連餓如狼虎的趙姬亦連聲歎道：「哀家飽矣！哀家足矣！長信郎你不愧爲長勝雄郎啊！」

趙姬欣喜之下，即親口向嫪毐允諾，待秦王嬴政死後，即作主立她與嫪毐的私生子爲王。嫪毐大喜，因爲如此一來，他的親生兒子登上王位，他嫪毐便是「太上王」，秦國的基業，也就在他嫪氏的手中了！屆時，他現下擁有的榮華富貴，便千秋萬世永遠保存了！

權力和錢財令人瘋狂，「杏花露」酒令嫪毐和趙姬走火入魔。爲了保住眼前的一切，權力、錢財、肉慾、享受，趙姬就連自己的嫡親血脈也顧不得了。

秦王政九年公元前二三八年，亦即嬴政快將擧行二十二歲加冠、佩劍上朝親政大典的時候，嫪毐盜用秦王玉璽，以及太后趙姬故意遺下的后璽，調動縣卒、衞卒、官騎、門客等近二萬兵力，向秦王嬴政居住的蘄年宮發動進攻，一場慘烈的武裝兵變爆發了。

當時守衞蘄年宮的禁衞軍只得二千兵力，形勢一度十分危急，秦王嬴政此時已是一位血氣方剛的青年，他表面看有點瘦削，但體格極壯，平日又勤習武功，因此毫不畏懼，奮勇反抗。

嬴政一面親自率禁衞軍作戰，三番數次殺退嫪毐叛軍的進攻，雖血染戰袍，亦決不退縮。一面又以秦王御令，命相國昌太君、昌文君率咸陽外衞軍，進攻嫪毐和趙太后的老巢雍宮。

嬴政這一着兩面反擊，令嫪毐十分驚惶，唯恐雍宮被破，他自己先行被斬，那就算他的叛軍攻入嬴政的蘄年宮，殺死嬴政，所得的利益亦全屬太后趙姬和呂不韋，他自己也無福享用。

如此計算，嫪毐深感保命要緊，於是便撇下太后趙姬，席捲雍宮的金銀珠寶，乘夜從雍宮後門出逃，隨行的僅有數百親從。

嫪毐出逃，剩下太后趙姬，根本就不懂指揮調度，眼看雍宮行將被攻破，趙姬摟着與嫪毐所生的二名兒子，不知所措，無奈只好派人向相國呂不韋求助。

其時呂不韋正寒戰難禁，在冰寒的困鎖中，他但感自己的熱血也快凍凝了，甚麼雄心大志，也全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嫪毐與太后趙姬的謀反，呂不韋的相國府雖在咸陽王宮外，因此竟毫不知情。當外面咸陽城外傳來斷殺聲時，呂不韋聞報此事，他一聽便驚得呆了，喃喃的仰天長歎道：「趙姬此擧，不但是自取滅亡，只怕連我呂不韋亦難逃此劫矣！不料她的『奇淫煞氣』如此兇烈，任我呂不韋有通天本領亦避無可避。」

呂不韋已自知難逃劫數，已感絕望，再無半點爭雄逐霸的信心和勇氣，因此聽聞太后趙姬派人求見，也不假思索，便下令把來人綁了，待平亂事定，送去讓秦王嬴政處置。因爲呂不韋深知，一身集兩大龍氣的嬴政，普天下決無人可以匹敵，就連自己亦萬萬不能，嫪毐與太后趙姬的造反，不過是鷄蛋碰石頭而已！因此呂不韋幹脆不理趙姬的求救，要一併成全自己的子孫血脈嬴政成就他的驚天大業。

呂不韋此擧，放棄與嬴政的旺烈龍氣抗衡，因而保住他呂氏祖脈殘存的「火熊龍氣」，不但可延活多一年生命，更使呂氏一脈不至宗族滅絕。風水龍脈之道，竟然如此玄妙。

呂不韋的判斷絲毫不差，不消一夜的工夫，秦王嬴政便親自把太后趙姬和嫪毐發動的叛變平定了，秦王的禁衞軍攻入雍宮，把太后趙姬，以及她與嫪毐所生的兩名私生子，押入嬴政的蘄年宮。

不知爲甚麼，嬴政在平亂時熱血沸騰，奮勇抗擊，但當叛亂平定，他卻感到體內冷熱交加，十分難受。當他聽聞太后及兩名私生子押到時，想也不想便厲聲喝道：「孤不欲見此賤人，太后押去咸陽宮幽禁，永不許踏足王宮！兩私生妖孽，即押去斬了，不許再多活一刻！去，違命者殺毋赦！」

宮衞武士一聽，立刻執行去了，太后趙姬被押去三十里外的咸陽宮，孤零零的幽禁起來，她和嫪毐的所生兩名私生子，早就化作刀下冤魂了。

嬴政又下令全國，懸賞緝捕嫪毐，活捉來獻者，賞錢百萬；携人頭來獻者，賞錢三十萬，秦國人均

望得到重賞，拚命追捕嫪毐，不出三日，便抓獲嫪毐及親從二十人，獻到咸陽秦廷。

秦王嬴政想也不想，便斷然的下令：「妖人嫪毐車裂（即五馬分屍）！並滅其三族！」

於是，嫪毐的父族、母族、妻族三族計數百人，皆被滅絕，無一倖免。

呂不韋在痛苦絕望中過了一年，到他六十一歲生日前的一天，他忽接嬴政的御筆親書，道：「君何功於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汝何功於秦，被稱爲『仲父』？汝與家屬遷入蜀地去！」

在嫪毐事件後不到半月，呂不韋的相國位便被罷免。此時再廢去他的「文信侯」，連「仲父」之號亦失去，呂不韋的「榮華富貴」也就全部喪失，打回原形。至此，呂不韋已完全絕望了。

呂不韋接書後，當即對他的元配夫人歎道：「吾看來難登古稀之年也，爲保存呂氏血脈，不致滅族，夫人速帶吾兒隱居避禍，日後切勿提吾之名，爲記住敎訓，吾兒可易名爲『父』，夫人速帶呂父逃生去吧！」

呂不韋的元配夫人，不敢猶豫，果然帶着呂不韋繼趙姬之後再娶的四妾所生子呂父，連夜倉皇逃生去了。

呂不韋的這一位倖存的兒子呂父，日後嫡生一位女兒叫呂娥，竟貴爲漢高祖劉邦的皇后，在漢朝中赫赫威名，驚天動地，把劉姓的漢宮廷弄得天翻地覆。或許，這是呂氏祖脈——火熊龍穴的餘蔭，又或者是呂不韋死前伏下的玄機吧。不過，這一段「帝皇風水」妙事，是「中華誌異」的另一個故事了。此處略爲揭示，也就不提。

當下呂不韋連夜送走妻兒後，又把他最信任的總管召到身前，交給他一大筆財物，吩咐他道：「吾不久人世矣……吾死後，不可聲張，向朝廷只報稱病亡。然後把吾遺體，秘密運上河南熊耳峯吾呂氏祖墓葬之，這一筆財物，便供你運用吧！」這呂家老總管倒十分忠心，唯唯的答應了。

呂不韋安排妥當，便悄悄飲鴆酒（一種以毒鳥鴆毛浸製的毒酒）自殺了。呂不韋的總管果然不負呂不韋臨終所托，先向秦廷報稱呂不韋病逝，然後悄悄把呂不韋的遺體運上河南的熊耳峯呂氏祖墓，與呂氏四代祖宗同葬。

呂不韋這一位「風鑑奇人」，他的「驚天大計」，他的「榮華富貴」，他的傳奇一生，至此也就壽終正寢了。

呂不韋「病逝」的訊息，秦王嬴政獲悉後，竟然不作聲，並無任何表示，也不知他心中思忖甚麼。但畢竟並沒有下令追殺呂氏一脈的子孫後人。

不過，嬴政仍深恨其母太后趙姬的淫亂，造成他那見不得人的身世，雖然礙於子不得弒母的律例，他沒把趙姬殺掉，只把她幽禁於三十里外的咸陽宮，並派人嚴加看守，不許趙姬再踏出宮半步，但嬴政心中仍恨恨不已，就如他此刻體內冷熱交加一般的難受。

趙姬被幽禁於咸陽宮，她到底是太后的身份，又是秦王嬴政的生母，因此有大臣向嬴政進諫，認爲他此舉太過份，有失孝道，應迎還太后。

嬴政大怒，立刻下令處死進諫大臣，並貼榜文於朝廷，道：「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

有不怕死的大臣繼續進諫，嬴政一怒之下，連殺二十七人。

後來，有一位叫茅焦的齊人，冒死向嬴政諫道：「秦國不是正從事一統天下的大業嗎？而大王有遷母后之名，諸侯聞之，只怕因此而大失人心也。」

嬴政恨恨的道：「孤王已斬二十七人，難道汝不畏死嗎？」

茅焦道：「微臣乃出自爲秦國之心，何懼之有？」

嬴政臉色一沉，正欲下令把茅焦拖出去「戮而殺之」，靈台大夫鄒衍卻於此時向嬴政進言道：「大王，吾已知秦嬴王族之氣運矣！」

嬴政一聽，登時忘了茅焦之事，轉而急不及待的盯着鄒衍，連聲道：「怎麼說？如何？鄒大夫快告知孤王！」

原來靈台大夫鄒衍是一位陰陽大師，精通陰陽術數，並善察天機審時勢，在嬴政受制於呂、趙、嫪三人時，前來投效，嬴政自小耳濡目染，亦十分迷信玄機陰陽之道，因此非常欣賞鄒衍的本領，視爲老師，封他爲秦國負責審辨天機時勢的「靈台大夫」，對他的見解甚爲信服。

鄒衍微笑道：「大王目下不正感體內冷熱交加麼？此事與秦國之氣運又有甚大牽連也。因此大王此時不宜輕動心火，宜以靜制怒，穩然渡過此劫。」

嬴政一聽，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鄒大夫果然目力超卓，一眼便窺破吾體內奧秘也！他既能窺破，便必定有化解救助之法，他的見解倒不可置諸不理啊！嬴政這般思忖，便臉色一緩，下令道：「嗯，茅焦，孤念你身爲齊人，心爲秦國，赦你無罪，汝且退下，母后之事，孤自有主意！」

第二天，嬴政即封茅焦爲上卿，與他一同前往三十里外的咸陽宮，迎太后趙姬。在途中，趙姬與

嬴政同坐一輛馬車，嬴政一直默不作聲，連招呼也不打，形同陌路人。趙姬忽然醒悟，她與嬴政的母子之情已絕，他之所以迎她回咸陽，不過是做給天下各國諸侯看而已。趙姬心中又悔又恨又悲，放聲哭泣，嬴政也聽之任之，既不喝止，亦不勸慰，視趙姬如同陌路之人。

趙姬被迎回咸陽，重新搬入甘泉宮居住。不過此時嫪毐已被車裂，呂不韋亦已自殺，趙姬已徹底絕望，心灰意冷之下，不到半年，也便逝去了。

＊　＊　＊

嫪毐、趙姬之亂，雖然已經平息，但不知爲甚，嬴政依然十分難受，體內的冷熱不但不退，反而翻騰得更厲害。嬴政初親朝政，又不敢讓羣臣知道他的弱點，只好拚命苦忍，他的性子因而更趨乖僻、暴戾，大臣中，包括相國之太君、文昌君等，均對他遠而避之。

嬴政亦深知如此下去，必危及自己的王位，但又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因此十分痛苦、矛盾。而且眼見自己加冠佩劍大典的日子快到了，但尚缺一位他信任的大臣主持。

在嬴政情緒最低落時，他正在他居住的雍宮坐立不安，忽報靈台大夫鄒衍求見，嬴政一聽，忙道：「快！快請！吾正欲向鄒大夫詢示！」

鄒衍進見，正欲下拜，嬴政已逼不及待的道：「鄒大夫不必多禮，且告知孤，爲甚吾體內冷熱交加之氣而不退？孤快被弄瘋狂了！」

鄒衍並不急，緩緩的從容一笑，道：「大王曾聽說，世上有一種絕秘之學，叫風水堪輿麼？」

嬴政卻沉不住氣，急道：「孤自然知道！吾小時便曾聽呂不韋此人解說也！但這又如何！鄒大夫快向孤坦告！」

鄒衍微微一笑，大膽的目注嬴政道：「大王，實不相瞞，臣初見大王時，但覺大王命宮山林之位，有兩股紫氣浮現，且十分活躍、濃烈，此乃主大王身承兩大龍氣蔭體，運命貴甲天下之兆也。又兩大龍氣，其一紫中隱藍，乃主帶水之龍氣；其二紫中含赤，乃主帶火之龍氣；二者滙聚，即『水火併濟』之大龍氣，亦即『眞龍飛天』之兆，奇貴而足取天下，舉世無可匹敵！」

嬴政一聽，不由又喜又驚又奇，忙追問道：「既然如此，孤又爲甚麼受制於叛逆，內受冷熱寒戰煎逼呢？」

靈台大夫鄒衍微笑道：「大王，剛才所判，乃初見大王之時；但目下大王的山林命宮，亦即祖宗風水地脈，其中的『帶水龍氣』依然旺盛，但『帶火龍氣』卻已消退過半，『水火失調』，大王自然便生冷熱交加之煎逼也。究其因，亦即大王的祖宗風水龍脈受損也，特別是其中的『帶火龍脈』，傷耗甚巨，爲何如此臣也不知其中因由。」

嬴政一聽，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暗道：吾小時即有懷疑，呂不韋與父王子楚到底有甚干係？若我嬴政眞的是呂不韋的私生血脈，他的死逝，果然令吾喪失他呂氏一脈的祖宗龍氣也！又此事涉及吾嬴氏一脈的隱秘，又怎能向人宣洩？

嬴政心念急轉，他也決不便向鄒衍洩露此等宮廷之秘，無奈只好繞了一圈，沉聲道：「若那『帶水龍氣』受損，對孤而言，將有甚後果呢？」

鄒衍肅然的道：「祖宗龍氣受損，子孫後人自然危機重重，輕則百病纏身，重則匆匆夭亡；此乃指尋常人等而言，若是帝王之後，或是是帝王之身，那便直接擾亂一國之氣也！」

嬴政一聽，猛吃一驚，心道：吾之推料不差，吾之冷熱煎逼，果然與那呂氏一脈有甚大干涉！又一切已成定局，無可挽回矣！呂不韋呵呂不韋，汝雖已壽終正寢，不料我嬴政仍受汝牽制！嬴政心中忖念，他畢竟並不精於風水堪輿之道，因此只可推算到他與呂不韋的「關聯」，而決意料不到其中是否被人暗中做了手腳。

嬴政無奈道：「如此，鄒大夫，可有辦法救孤、救秦國？」

鄒衍一沉吟，即決然的道：「吾夜觀天象，但見紫氣東來，聚於秦王，當主秦國大昌也，天機大勢已現，大王之困，吾自有妙法化解……」他一頓，低言了幾句，隨即道：「四月入夏節，夏節屬火，可以節令而濟其不足之『火』，因此三日後大王宜行加冠親政大典。」

嬴政欣然道：「很好，一切但依鄒大夫之意決定吧！」

秦王政九年（公元前二三八年）四月，嬴政正式舉行加冠、佩劍（秦廷律例規定，大臣上朝不許携帶任何兵器，君王是唯一的佩劍者），親政大典。

嬴政身佩寶劍、頭戴王冠，登上「秦王」的寶座。羣臣參賀畢，文臣班中即有靈台大夫鄒衍，以大典主持人的身份，向嬴政稟奏道：「大王，秦國新君已立，宜行新政，請以『五德終始』而立國。」

秦王立政與鄒衍早有默契，此時便故意向鄒衍發問，以便由他來宣釋羣臣，嬴政點點頭，道：「鄒大夫，何謂『五德終始』之說呢？」

鄒衍道：「天之道，朝代更替，每朝均佔一德，而德即五行

金、木、水、火、土也；五德相生相剋，如堯舜得土德，生夏，夏得木德，木剋土，因此夏剋堯舜而立；夏之木德生金，商佔金德，金剋木，是故商取夏而立；商之金德生火，周佔火德，火剋金，是以周滅商而立；周之火德生水，因此新朝必得水德，水能剋火，因此新朝必取周而一統天下……」

嬴政欣然道：「那一統天下之新朝是哪一國呢？」

鄒衍道：「大王，秦孝公時，曾獲一條黑色之龍，按五行與五色相應，黑屬水，因此秦國應已得水德也。秦國既已佔水德，水剋火，周屬火德，迄今已八百年，已屆被水所剋之期，因此取周而立，一統天下之新朝，乃已佔水德之秦國也！」

嬴政一聽，欣然而笑，羣臣見狀，連忙附應恭賀道：「大王，鄒大夫之五德終始論，乃秦國立國之本，萬世基業，一統天下，必由大王手上創立！」

秦王嬴政大喜，當下即宣令道：「好！衆卿家，自即日始，秦國便以水德立國，以水德之黑色爲國色也！」

自始，秦國便按「五德終始」論，以「水德」立國之本。由於水色黑，因此規定秦國禮服、旌旗用黑色，國君的王服亦以黑色爲主體，同時，按五行與方位的對應，水主北方，北方陰、寒，因此須以「火」來制剋，實行嚴刑峻法。

另一方面，由於與水德相應的數爲六，因此規定符令的長度，法冠的高度爲六寸，馬車爲六尺，以六馬駕御，而人之一步亦由三尺改爲六尺，以應人人崇尚水德之意。又把所有之「河」，易名爲「德水」；又因水與節令之冬季相應，夏歷十月爲初冬，因此改歷法以十月爲正月歲首，以應「水德」治天下之意。

總之，自秦王嬴政廿二歲加冠親政大典這一天始，「水」便成了秦國至高無尙的標誌。

說也玄妙，嬴政在加冠親政大典後的第三天早上，他一覺醒來，像陡然感到身心一振，體內十分難受的「冷熱寒戰煎逼」，竟奇跡般的消失了！他重新感到一股奮發向前、君臨天下的雄心大志。

嬴政不由大喜，他也等不及上早朝，先派人火速把靈台大夫鄒衍召來，逼不及待的向他問道：「奇跡！奇跡！鄒大夫，孤體內的冷熱煎熬已消失，孤感鬥志昂揚呢……這到底爲甚麼如此奇妙？」

鄒衍早已胸有成竹，此時意味深長的微笑道：「大王，臣早就判斷，大王身承的兩大龍氣，乃『水火併濟』勢格嗎？可惜其後『帶火龍氣』受損，水火失衡，大王體內便立生感應，冷熱交加，大受煎熬矣。若不及時匡扶，不但有損身折壽之厄，更有國運氣數逆變之奇禍呢！但龍氣已然受損，無可挽回，臣唯有以『五德終始』論來演化，以『水德』爲大王治國之本，『以水强水』，以旺發大王的『帶水龍氣』，幸不負所托，終有此大成。」

嬴政大爲佩服，他手執鄒衍的右手，撫其背歎道：「鄒卿家眞乃孤之國師也！」嬴政一頓，又決然的道：「既『水剋火、秦代周』之天兆已驗，孤意已決，不日內必剋滅六國，一統天下，以應天兆！」

當時，在秦國與齊、楚、趙、魏、燕、韓六國的交鋒中，齊、楚、魏、韓、燕五國均已衰落，獨剩趙國尚有能力抗衡秦國。

於是，秦王嬴政先連續派兵攻魏、韓兩國，趙國怯於秦國之强，竟不去救援魏、韓兩國，使魏、韓兩國連番慘敗。同時，趙國此時又與燕國開戰，欲趁燕國衰弱，令燕國臣服，使趙國重新成爲中原霸主。六國的自相殘殺，加速了自己的敗亡。

秦國嬴政在加冠親政大典的半年後，即公元前二三六年，趁趙國攻燕國之機，決然下令秦將王翦、桓齮、楊端和等三人，率二十萬大軍攻趙，迅速佔領了趙國的閼與(今閼山西和順縣)、撩陽(山西左權縣)、安陽(今河南安陽城)等九城。趙國正忙於攻燕，兵力分散，根本無力抗擊秦軍的進攻。

到第二年(公元前二三五年)，魏國因已處於秦軍的包圍中，不得不聽命於秦國，秦國於是征調了魏國四郡的兵力，以助魏攻楚爲名，聯合向楚國發動攻擊，但實際上不過是以此牽制魏國，令其不能援趙國而已。

於是秦國連續三年攻趙，秦將桓齮攻趙國平陽(今河北磁縣)、武城(今河北磁縣西南)，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後因趙將李牧善戰，力敗秦軍，趙國都邯鄲才幸保住，不過趙軍兵力已嚴重損耗數十萬，國力也大大衰落不振了。

眼見趙國尚能一戰，秦國於是改變策略，先行攻韓。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二三一年)，秦將內史騰率軍攻韓，俘虜了韓王安，滅掉了韓國。

秦國在休整兩年併滅掉韓國後，將處於包圍中已無所作爲的魏國暫時放下，乘趙國大饑荒國力脆弱之機，揮軍大舉攻趙。

秦王嬴政命王翦率軍直搗趙國太行山的要地井陘(今河北井陘)，以楊端和率軍攻趙都邯鄲。趙國命李牧、司馬尙抗擊秦軍。李牧曾數敗秦軍，王翦對李牧十分忌憚，用重金收買了趙國寵臣郭開，使之誣

衊李牧、司馬尙欲附秦叛趙。趙王惑於寵臣之言，下令以趙將趙葱、顏聚代替李牧、司馬尙，李牧拒不接受調令而被殺。

趙國大將李牧被殺，王翦再無顧忌，大擧進攻，趙軍大敗，趙葱被殺，顏聚逃亡。秦軍勢如破竹，攻陷趙都邯鄲，俘趙王遷。趙國公子嘉逃奔代(河北蔚縣)，自立爲代王，收殘部與燕國合軍守上谷(河北懷來縣)，以延殘存，但趙國實際上已被秦國攻滅了。

韓、趙被滅，天下震驚。王翦乘勝屯兵於中山(今河北完縣、冀縣、高邑、平山等地區)，非常明顯，秦軍的下一個攻擊目標，必是緊鄰中山的燕國了！

燕國君臣大駭，國民人心惶惶。

燕王姬喜，無奈召集羣臣，商討救國之計，太子姬丹，以及於此時重返燕國的玄機大師徐福，青年俠士荊軻等人，均奉召上朝商討對策。

* * *

强秦大軍壓境，燕國危在旦夕，朝廷之上，氣氛十分沉重，似乎人人均預感，這恐怕是燕國君臣的最後一次聚會了。

燕王姬喜目注羣臣一眼，但見多半臉色蒼白，驚惶之意溢形表，他不禁長歎一聲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死，其聲也哀；國之將亡，其心也哀……孤亦不敢有甚奢望，只向衆卿家問句，燕國尙有延存之機麼？」

文武羣臣默然不語，這比羣臣激辯更加可怕。

太子姬丹心中充滿悲憤，因爲燕國亡，文武百官尙可作階下之囚，他和父王卻只能是斷頭之鬼！太子姬丹不由衝口而出道：「父王，來勢未到絕望之機，何輕言亡死？燕國大可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結單于(即匈奴)，以合縱抗秦也！」

太子姬丹一聽，只是苦笑一下，向大將趙咸道：「趙將軍有何高見？」

趙咸剛從邊關趕回，邊境的情勢他最清楚，秦國王翦大軍已在屯駐燕山之後，隨時均會排山倒海衝殺過來，燕軍與趙國自相殘殺，早已消耗過半，兵微將寡，如何抵禦强猛如虎的秦軍？

趙咸不由歎了口氣，道：「大王，三晉之力，韓國已被秦滅，趙國僅作殘喘，魏國四面被秦包圍，遲早必亡，尙如何西約三晉呢？而齊、楚皆畏秦之强，決不會助燕，單于乃游勇之兵，根本難與秦國相抗，太子合縱抗秦之議，只怕是痴心之想吧了！」

太子姬丹怒道：「如此！依趙將軍之意又如何？」

趙咸苦笑道：「將軍百戰沙場死，末將願率軍與秦兵拚死一戰而已！」

燕王姬喜一聽，大駭道：「趙將軍萬萬不可魯莽行事！吾國兵馬已不足十萬，若然輕出，猶如鷄蛋碰石，決無生望，且必激怒秦國，屆時燕國上下，只怕鷄無完卵矣！」

太子姬丹痛苦不堪，連連頓足歎氣。

荊軻自在熊耳峯，被徐福妙法「導」呂氏「火熊龍氣」入體後，心神體格均大變，他的功力陡增，渾身血脈如被火燃，終日熱血沸騰，不能自已，脾性也變得更爲暴躁了！此時他見燕國君臣，均鬥志全消，心中不由激奮萬分，他猛地一拍胸膛，砰砰作响，厲聲道：「天下戰禍，皆秦王嬴政一手挑動，秦軍兇惡，奸淫擄掠，天下百姓苦不堪言，如此暴國暴君，爲甚竟可横行天下？吾誓斬此暴君人頭，以平戰禍，以慰民心！」

太子姬丹一聽，眼神不由霍地一亮，暗道：假若眞能把秦王嬴政除去，陷秦國於混亂，則諸侯合縱抗秦，以救吾燕國，便大有機會矣……子太丹斷定此乃唯一救燕國之策。

燕王姬喜卻心神皆駭，只見他臉色發白，顫聲道：「荊壯士……汝勇氣雖然可嘉，但此事嚴重，萬一傳將出去，秦王嬴政遷怒於孤，兇性大發，燕國君臣、百姓只怕無一倖免也！」

太子丹回注荊軻一眼，故意微歎口氣，荊軻見狀，不服氣的奮然大叫道：「荊軻拚將一死，誓取暴君人頭！」

燕王姬喜心慌意亂，無奈向一直默不作聲的徐福道：「徐先生有甚高見？」

荊軻見燕王姬喜向徐福問計，心中大喜，暗道：徐大師素有平戰禍、救國救民之心，他必然贊同吾刺殺暴君之見解！

不料徐福仰天微歎口氣，然後肅然的道：「燕王，實不相瞞，天兆已現，秦國當興；天機演化，已屆分久必合之期矣！因此一切只可由此而定策。」

徐福此言一出，不但荊軻大感驚愕失望，連燕王姬喜亦不禁低呼道：「爲甚徐先生有此驚人判斷？若如此，吾燕國豈非已絕望了嗎？」

荊軻亦隨即高叫道：「徐大師！怎作此喪氣之言？只須把暴君除去，則天下自可重復平靜也！」

徐福見荊軻激烈之氣溢於形外，深知此乃「導入」其體內的呂氏「火熊龍氣」，與他荊氏自身的「

猛虎下崗龍氣」相會，兩者皆屬「火」性，「火火相激」，他的性情已變得如「烈火」般激烈，他的運命亦必因此而受此「烈火」燒灼，已變得轟烈而短促……但這一切已成定局，根本無法改變了！

但徐福念在救荊軻之情，又不忍眼睜睜瞧着荊軻去「赴湯蹈火」，於是無奈只好略示端倪，以打消荊軻的激烈意氣。

徐福緩緩的道：「秦與六國之爭，冰封三尺，已非一日之寒，秦國自秦孝公以來，即定下吞併六國的方針大計，而到了嬴政繼位，因其一身集萬世兩大龍氣蔭庇，水火併濟，天下無可匹敵；更兼天機演化大勢，已屆分久必合之期，因此秦國一統天下之勢，已無法逆轉，任何逆天機之舉，不過徒增血煞而已。」

太子姬丹默不作聲，似對徐福之判斷甚爲反感，只是礙於他的神通本領，不便公然駁斥。

荊軻臉色漲紅，心中決不服氣，正欲反駁，此時燕王姬喜卻已憂心忡忡的向徐福問道：「徐先生既有此判，那孤將如何自處爲上策呢？」

徐福微一沉吟，便斷然的道：「爲免燕國百姓受秦軍屠戮，大王宜早作迴避之計。」

燕王喜道：「孤如何迴避？」

徐福微笑道：「天高海闊，自有避難之所，吾亦早有重返海外絕世之地，不再涉足中原之意；若大王有此決斷，吾願引領大王赴彼岸。」

燕王喜狐疑不定，喃喃的道：「孤以一國之君，避居海外絕世之地，豈非苦不堪言麼？且秦國若一統天下，孤將迴避到何年何月呢？」

徐福意味深長的笑笑道：「吾於太乙峯上，蒙道家老祖老子示現天數，顯示秦國氣運，乃『一氣化三色』，且連變四次之數，預兆秦國之氣運，由大貴而入衰落，亦必歷三四之數！」

燕王喜奇道：「徐先生，三四之數乃多少時日？」

徐福略露玄機道：「三四之數，不外乃指年、月、日、時辰而已。大王只須依此推算，便不難明白其中奧妙。」

燕王姬喜一聽，知徐福決不肯再洩漏此天機奧秘，心中忽信忽疑，但又不便再追問，無奈只好苦笑一聲道：「徐先生教孤避禍之意，孤先行心領了！但事涉重大，孤一時難作決斷，且看情勢如何，再作打算吧！」

徐福一聽，便不由微歎口氣，暗道：一切果然已成定局，無可逆變了！吾雖以「借龍大法」，欲洩秦王嬴政的祖宗龍氣，不料卻反而激發他體內潛伏的另一股强大龍氣，令其提早旺烈，加促「分久必合」天機大勢的演行，亦即速發秦國一統天下的日子，這豈非人謀不如天機麼？勢格如此，夫復何言！

徐福自這一刻始，便萌重返海外絕世之地隱居不出之念了。

當下在燕國朝廷，燕國君臣謀商救國大計，最終竟不得要領，因秦國之勢實在太强，連大國齊、楚、亦畏怯如虎，久戰積弱的燕國又有甚救國求存的妙策呢？

太子姬丹卻不服氣，荊軻亦壯懷激烈，於是，兩人經一番密謀，決心拚死作最後一擊。

半月後，燕太子姬丹，便派荊軻和秦舞陽，携帶秦叛將樊於期之頭，以及燕國最肥美的都亢地區（今河北易縣、涿縣、固安、新城等地）地圖入秦。

樊於期是秦國大將，一次奉命出戰趙國，不忍殺害手無寸鐵的趙國百姓，有違秦王嬴政屠城的令旨，嬴政要斬樊於期，他便一怒之下，便降奔燕國，並把秦王嬴政與「仲父」呂不韋的神秘關係洩露出去。燕王姬喜怕事，不敢收留樊於期，但太子姬丹卻秘密收容了，嬴政恨極樊於期，下令以黃金千斤、封邑萬戶、五座城池來收買樊於期的人頭。

此時荊軻和秦舞陽，既携了樊於期的人頭，以及燕國地圖，料定秦王嬴政必肯賜見，屆時便有機會接近嬴政的身邊行事了。

就在荊軻欲渡易水西行入秦，在易水河畔慷慨高歌：出不入兮往不還，平原忽兮路遙遠，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同一時間，秦王嬴政在早朝之後，正伏案批閱奏章。他給自己定下規條，每天應辦的事，不辦妥決不休歇。雖然這幾年來，他的氣數國運皆如日中天，無往不利，韓國已成秦國的屬土，趙國也早就臣服，昨日還送了一位年僅十六歲的美人如姬來；在前方征戰的大軍也連連奏捷，秦國疆土迅速擴大，北面的燕國被克也僅是指日可待的事了，南面的大楚國也欲獻城乞和；作爲秦國之君，他嬴政的功業已超越所有老祖宗了！

但嬴政決不滿足，他的雄心大志，也大大超越他的嬴氏祖宗，他的終極目標是「一統河山、君臨天下」！而且更要國運永昌，千秋萬世！

嬴政昨晚便寵幸了那位趙國送來的美人如姬，他的心情十分舒暢，很快把大臣的奏章批閱妥當了。他把奏章交小太監趙高收存好，便舒暢地伸個懶腰，又揉揉眼睛，好更清楚的欣賞他手握着的「

江山」。

小太監趙高年僅十八歲，但心眼極靈，見秦王心情甚佳，便趁機向秦王笑道：「大王多月未到花園散心了，如今國事辦妥，讓奴才陪大王去玩玩吧！」

嬴政甚喜這小太監趙高，此時不由笑道：「小奴才又動甚鬼心思？時已深秋，花草凋謝，池水亦乾了，有甚好玩好看？」

趙高笑道：「不然，大王，秦王花圃天下獨一無二，四季花草不絕，夏花雖凋，秋菊卻更絢麗呢！就如大王昨晚恩幸的小美人如姬，由她伴大王賞菊，花比人美，人比花嬌，豈非有趣極嗎？」

嬴政心中不由一蕩，那小美人如姬確實好極，他不由笑罵道：「小奴才鬼點子多，就宣她出來吧！」他一頓，忽然又添了一句：「不，就讓如姬悄悄立於菊花旁，待孤比較，到底是人比花美，還是花比人嬌！」

不一會，嬴政便由趙高引領，來到秦王花圃。經呂不韋當年的一番精心佈置，秦王花圃亦超越歷代的秦王花圃了。但見亭榭樓台，山石湖池，從吳地來的雪松，從楚國來的水杉、翠柏梧桐、龍槐曲柳，春日翠綠，夏日葱蘢，秋節芙蓉。特別是那千姿百態的秋菊，此刻正值最美麗的時刻。更令嬴政心動的，是菊花叢中，果然隱站着一位足與花比嬌美的少女，那便是嬴政昨晚才「品嚐」過的趙國美人如姬。

如姬見嬴政到臨，慌忙欲下跪迎拜，嬴政哈哈笑道：「美人不必跪拜，不然花便比你高了一截，孤之美人怎可被花佔了優先！」嬴政說着，竟破例的握着如姬的玉手，與她同遊花圃。

就在此時，一株栢樹上面，一聲吱喳聒噪，同時飛落兩隻鳥兒，長約一尺，尾長於身，站於栢枝上上下翹動；其色澤一爲黑褐，一爲藍紫，十分奇特。

嬴政目注兩鳥，心中一動，道：「按鳥形同爲喜鵲，但爲甚顏色迥異？趙高！快傳靈台大夫鄒衍來王圃！」

趙高一聽，便知嬴政對眼前異兆心生懷疑，欲請靈台大夫鄒衍釋之了，他連忙道：「大王，鄒大夫近日已臥床重病不起，恐怕難赴王圃了！待奴才另請高明好麼？」

不料嬴政卻只信任靈台大夫鄒衍，他一聽臉色便一沉道：「笑話，當今之世，舉朝之中，有誰敢自誇比鄒大夫高明……他既有病在身，孤便前去請他釋疑吧了！」

原來靈台大夫鄒衍，自他以「五德終始」學論，替秦王嬴政「以水德旺其帶水龍氣」，令嬴政的龍氣暴旺，氣勢如虹，橫掃天下，無往不利，這之後的第五年，便忽然生出怪病，終日精神不振，奄奄欲睡，近半年更臥於床上，寸步難移，猶如活死人似的，到底是甚麼怪病，誰也不知。只知鄒衍時時在夢中驚叫「吾之所爲，雖合天機，卻有違天道，該遭此折壽天譴矣！」連嬴政派人詢問，鄒衍也不肯說，只是連連苦笑搖頭而已。

此時趙高一聽，不由嚇了一跳，他深知嬴政的脾性陰沉不定，喜怒無常，有時就因臣下一個眼色，不合他的心意，便會腦袋搬家，於是連忙跪下道：「奴才該死……竟亂說一通，惹大王生氣……」

趙高正惶惶不安，趙國美人如姬，卻忽地淺淺的一笑，對嬴政道：「大王，臣妾曾跟異士學師，倒略懂此玄機術數，讓臣妾替大王釋疑好麼？」

嬴政一聽不由大喜道：「美人眞懂釋此玄機嗎？那好極了，你且說出來聽聽！」

如姬微笑一下，即從容淡靜的道：「大王，有喜鵲降臨栢上，本屬喜訊將至；但喜鵲一爲黑褐，一爲藍紫，便有蹊蹺，因『黑褐』乃兇色，『藍紫』乃吉喜，因此臣妾大膽推斷，大王將遇的，只怕在『吉喜』中又帶『兇兆』呢！大王宜小心防備。」

嬴政一聽，先是神色一變，隨又哈哈笑道：「有這等怪事，既是『吉喜』，爲甚又帶『兇兆』？美人莫非欲逗孤一笑麼？」

＊　＊　＊

就在此時，一名常侍太監（相等於君王的傳令官）匆匆而進，向嬴政跪奏道：「大王，中庶令蒙嘉有事求見，請大王示准。」中庶令即軍機大臣，任此職者，必甚得君王的信任。

嬴政心中大奇，暗道：這中庶令明知孤正遊花圃，敢來擾孤雅興，必有甚要緊之事，於是便沉聲道：「傳！」

不一會，年過六十的中庶令蒙嘉即匆匆的奔來，向嬴政跪奏道：「大王，臣此來乃向大王報喜也！」

嬴政心中不由一動，盯着蒙嘉道：「何喜之有？」

蒙嘉忙道：「大王，叛將樊於期已死，他的人頭已送來咸陽呢！」

嬴政恨樊於期入骨，的確曾懸賞黃金千斤、封邑萬戶、城池五座來收買樊於期的人頭，此時一聽，果然大喜道：「此事當眞？樊賊不是已投奔燕國，爲燕太子姬丹收用麼？怎會送他的人頭來此！」

蒙嘉道：「燕太子姬丹收留樊於期，不過是用計誘而殺之，以向

大王示好，現燕王已派上卿荊軻爲使，把樊於期的人頭送到咸陽來了！還有，荊軻還携來燕國都亢地圖，燕王願獻上都亢之地，以示臣服。」

嬴政一聽，不由喜形於色，立刻道：「傳孤詔諭，明日設九賓於庭，孤要接見燕使荊軻！」

蒙嘉領旨，出去安排明日庭上接見燕使之事去了。

嬴政心情更佳，撫掌大笑道：「樊賊人頭終送到孤前，好教天下皆知，凡叛孤者，絕無容身之地矣！」他一頓，又執如姬之手，笑道：「美人果神算靈驗，不到片刻，便有此大喜訊傳來矣！孤必重賞於你。」

不料如姬並沒謝恩，反而皺眉道：「大王，此非賞臣妾之時呢。」

嬴政臉色一沉，道：「爲甚？」

如姬並不驚恐，從容鎮靜的釋道：「大王，臣妾剛才推斷，吉喜之中伏有兇兆，如今雖已應驗了『吉喜』，但尚有『兇兆』須小心提防呢！因此臣妾先不敢受賞，望大王明日小心防範，洪福高照、趨吉避兇，然後臣妾才受之無愧啊！」

嬴政目注如姬，眼神不由一亮，暗道：此女果然身負奇能，莫非是天降能人於孤嗎？她之判斷，倒不可置之不信呢！他心中轉念，便欣然笑道：「美人忠心於孤，孤必厚待於你，一切孤自有主意安排，美人不必憂慮！」

第二天一早，秦王嬴政於咸陽宮正殿召見燕國上卿荊軻，嬴政高坐於正殿的台上，他身穿王者之服，左右宮女侍候，他的身後是一扇屏風，不知隱藏着甚麼。

台下禁衞森嚴，全副甲冑的武士列於四周，氣氛森嚴可怕之極。

荊軻手捧一個長盒，報稱盒內盛了樊於期的人頭，長盒因是鐵造的，因此可以從容通過可吸附兵器的「神門」；在荊軻的手上，另有一卷長圖，說是燕國都亢之地圖，特來進獻秦國。

荊軻捧着長盒和地圖入殿參見秦王嬴政，嬴政果然神色欣然，下令道：「燕使荊軻，把樊賊人頭、地圖呈上孤吧！待孤驗明，再作重賞！」

荊軻捧着長盒和地圖，神色從容，踏上高台的台階，此刻心中熱血沸騰，他雖然明知他踏上的如是一座刀山，絕無返回之望，但依然一步一階，從容而上。

走完漢白玉階墀，荊軻按使臣見國君的禮節，跪了下來，左手托着裝樊于期頭的長盒，右手托都亢地圖，跪行到距嬴政十步遠的地氈上。

因爲荊軻兩手均捧了物件，不能參拜叩頭，於是只低了一下頭，呼道：「客臣荊軻，參拜大王！」

嬴政沉聲道：「荊軻！燕國君派你來，有甚進獻於孤？你便呈上來吧！」

荊軻一聽，心中突突一跳，體內的熱流忽然暴熾，幾乎按捺不住，躍起直撲嬴政，但又深知嬴政武功不凡，此時距十步，一擊失手，便決無第二次的機會了，於是只好拚命忍耐，先把內裝樊於期人頭的長盒，高捧起來，由宮使傳呈嬴政過目，以便先行取得他的信任。

嬴政膽色過人，他毫不猶豫，打開長盒，一看果然是他恨之入骨的樊於期人頭……他不由呵呵大笑道：「樊於期，汝可知叛孤之下場，天地難容麼？」

荊軻趁嬴政得意之際，連忙又進言道：「大王，此乃燕國都亢地圖，也請大王明察！」

嬴政心情興奮，雄心萬丈，不以爲意的大笑道：「天下亦將是吾囊中之物，區區都亢之地，不看也吧！」

荊軻一聽，怒火騰衝，他沉聲道：「此乃燕王一番誠意，大王難道不屑一顧嗎？」荊軻心道：你若不看地圖，我如何取出圖中的匕首？

嬴政微微一怔，他不料荊軻有此膽色，在他嬴政面前，居然出言辯斥，若換了平日，他早已下旨殺人了，但今日他喜獲仇人之頭，心中委實得意，竟然不怒，反而哈哈笑道：「嗯，荊軻，你倒有膽氣忠心護主！好，你便把地圖呈上孤看看吧！」

荊軻一聽，不待宮使來接圖，立刻跪行上前，接近嬴政的御案，他雙手捧圖，緩緩的展了開來，眼看地圖上剩最後一層，而將「圖窮匕現」了。

就在此時，嬴政耳際傳入一聲嬌呼道：「大王，且教燕使抬起頭來，讓臣妾一觀……」這聲音原來發自屏風後面。

嬴政果然依言沉聲道：「荊軻，你且抬起頭，讓孤看看！」

荊軻此時的右手已觸着匕首的劍柄了！他被嬴政一聲沉喝，足勢不由一緩，無奈抬起頭，他的視線，便與嬴政的厲目相觸……荊軻便感嬴政的目中，竟射出一股尖厲的陰寒之氣，有如冰水入目，他心胸中的熱氣登時被激發狂湧，連腦袋亦一陣脹痛！他不由瞪睜如火怒目，猛喝一聲：「暴君！爲天下蒼生取你生命！」話音未落，荊軻右手握匕首，照嬴政的心胸閃電般的刺去！這一匕刺下，嬴政便有九命也完結了。

不料就在此時，荊軻但見嬴政的身周，竟湧出一股雄渾的氣流，

形如巨浪，亂石崩雲，驚濤裂岸……又如秦嶺西來萬馬屯，勢如岱嶽雄尊……半掩落日先黃昏，削平山東二百郡，氣壓天下八千村……如此驚濤駭浪，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荊軻但感體內熾熱的氣流，亦被這股浪濤衝壓而去，心胸中一片空虛，什救國救民，拯天下危難的雄心壯志，霎間竟被砸去，眼前只剩一派空濛迷茫……他握匕之手亦不由猛地一抖，這一匕竟便刺空了！

就這般緩得一緩，屏風後面已伸出一劍，乃天下聞名的「鹿盧劍」，鋒利無比，天下劍器無與爭鋒，嬴政驚惶中有劍到手，膽氣一壯，厲喝一聲，一劍揮去，劍鋒過處，荊軻握匕的手臂，便整條噗地掉在御案上了。

荊軻已知事敗，他此刻已成廢人，便感體內的功力，隨手臂而去，竟消失得無影無踪，他不禁仰天長歎道：「水龍龍氣！果然是水龍龍氣……水龍蔭庇，暴君難除！天意如此，夫復何言……」他的話音戛然而止，再無片言隻字，直到秦國武士，如狠似虎的把他投入滾沸的油鍋，他亦默默無言，只是嘿嘿冷笑不止。

荊軻臨刑前的冷笑，不知意味甚麼？是憤恨蔭庇嬴政的雄渾「水龍龍氣」？還是嘲笑玄機大師徐福的「借龍大法」不靈？抑或憤斥「天機大勢」的「無眼無道」，竟造就暴君一統天下呢？這便是永遠無法窺破的千古之謎了！

不過，有一點嬴政卻清楚明白，今次救他生命的，那趙國美人如姬功不可沒，原來嬴政在最後一刻聽從了如姬的「吉喜伏兇兆」的判斷，特地在他的御案後面加了一座屏風，如姬就隱身於屏風之後，並暗藏「鹿盧劍」，在千鈞一髮之際，如姬遞劍而出，救了嬴政一命。

自此之後，嬴政便十分寵愛如姬，第二天便封她地位有如「王后」的「夫人」。又一年後，如姬爲嬴政生了第十八個兒子，取名胡亥，便即繼秦始皇帝位的秦二世。這位趙國來的小美人如姬，據說與嬴政的生母趙姬乃同一血脈，她的運命，竟亦如趙姬當年的翻版，雖貴爲「皇太后」，但不過是十分短促的過眼雲煙而已，這是後話，一筆帶過，也就不提。

荊軻行刺，嬴政幾乎生命不保，這令嬴政更加暴怒。他立即下令秦將王翦、辛勝攻燕，不惜一切取太子丹的人頭，更要屠城三日，滅絕燕國能戰會武之士。

不久，王翦便攻陷燕都薊城（今北京市西南隅）。燕王姬喜收拾殘兵遠逃，在遼東（今東北瀋陽、丹東、營口一帶地區）苟延殘存，燕國已名存實亡了。

在秦軍攻燕的同時，嬴政又令王翦之子王賁爲將，率兵南下攻楚，攻佔了楚國十餘城，楚國根本失去抵抗的勇氣。不久，嬴政爲鞏固後方，命王賁回師攻魏。魏王困守孤城，王賁引鴻溝（魏都大梁北部通黃河的運河）黃河水淹城。不久魏都大梁城崩塌，秦軍攻陷大梁，魏王假向秦軍投降，被王賁殺死，魏國滅亡。此時是秦王政廿二年（公元前二二五年）。

第二年，嬴政把進攻的矛頭，指向南方大國楚國。他問大將王翦滅楚需多少兵力？王翦提出，楚國雖弱，但在吞併魯國後，其土地、人力、財力、重力均有所增加，因此需兵六十萬不可。

秦將李信年少氣盛，傲然表示只需二十萬兵力，便可把楚國滅掉。嬴政此刻正怒火攻心，最恨膽小之將，他以爲王翦畏怯，便派李信率二十萬兵力攻楚，不料李信卻大敗而回。

嬴政怒極，幾乎把李信殺死，得王翦求情，李信才倖保生命。嬴政不得不强壓怒火，依王翦的提議，由他率六十萬大軍攻滅楚國。

王翦以絕對優勢的兵力，攻陷了楚國大片領土，楚軍全力反擊，王翦卻又堅守不戰，待楚軍氣勢已衰，軍心懈怠，引兵東走的時機，揮軍追擊，大破楚軍，生俘楚王負芻。楚國大將項燕隨即在淮南擁立昌平君反秦，王翦窮追不捨，破項燕守城，項燕和昌平君均被秦軍所殺，楚國最後亦被消滅。

不過，在滅楚的最後一役中，王翦卻因中途患病，不能出戰，由副將蒙武攻城，雖然殺死項燕和昌平君，但卻被一頭威猛雄獅溜走了。這頭威猛雄獅，便是項燕的親姪項羽，時年僅十三歲，卻已力斬秦兵十人，隻身逃出。當時蒙武接報，也不太爲意，認爲一位娃娃，成得甚麼氣候？他怎會料到，他放走的是一尾足以翻江倒海的驚天蛟龍！

楚國被滅，天下也就只剩下一個偏安於東面海角的齊國了。齊國原是周初大分封時，齊侯姜子牙的封地，因此據說由於姜子牙當年妙伏玄機，齊國的國運才比其餘各國諸侯延長，在魏、趙、韓、燕、楚五大國滅亡後，齊國依然可以偏安於東面的海隅。

不過雖然如此，齊國最後的國君田建，以及相國后勝乃典型的「臣奸主昏、苟安誤國」的搭檔，在秦國大舉進攻五大國時，不知「唇亡齒寒」的教訓，后勝又被秦國以重金收買，竟勸齊王田建「棄合縱降秦，採向秦國朝拜，不修攻戰之準備，不助五國攻秦，以避戰

禍」，因此當五大國被秦猛攻時，齊國竟不派一兵一卒相援，偏安東隅一角。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之前二二一年），嬴政命王賁率大軍由燕國的南部進擊，直搗齊都臨淄，齊守軍一觸即潰，竟無人敢與秦軍交鋒。

齊王田建在絕望之際，問計於相國后勝，后勝哈哈笑道：「不戰，以兵降秦吧！」

於是，齊王田建率齊軍向秦國大軍投降，齊國也就最後滅亡了。

秦王嬴政，自十三歲繼秦王位，到廿二歲加冠親政，僅用十二年的時間，便先後蕩平韓、趙、燕、魏、楚、齊等六大國，一統天下。

秦國以都城咸陽爲中心，國土東至海及朝鮮，西至臨洮、羌中「甘、青高原」，南至北向戶（嶺南），北至遼東，國土之廣闊，超越了前朝大周國。天下之大，莫非秦土，顯赫大秦，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秦王嬴政的氣數運命，竟暴熾激旺達如斯境界！

* * *

爲了與自己的氣數運命之境界相配合，秦王嬴政又在「急峻嚴刑」的代表人物李斯全力協助下，徹底改變由夏、商、周三朝沿習的國制。

首先，改王爲「皇帝」。嬴政認爲，今六王已滅，天下皆秦土，自三朝以來的「王」稱謂，已大遜於他的尊貴，而且他認爲「德兼三皇，功過王帝」，因此須稱己爲「皇帝」，以示自己的空前絕後。

與此相配，改皇帝的「令」爲「詔」，改王的自稱「孤、寡人」爲「朕」，以示獨尊無二。因嬴政自認自己是天下的第一位皇帝，且可傳之萬世，便自定稱號爲「始」，是爲「始皇」，他的後世，則以「二世」、「三世」，以至萬世作稱號。「秦始皇」——這個天下獨一無二的稱號便從此確立。

其次，爲與「皇帝」相配，朝廷官制亦復改變，向皇帝直接奏明，協助皇帝處理朝政的是「三公」，分別是：丞相，分左右丞相，爲百官之首，協助皇帝處理全國政務；太尉，爲武官之首，掌全國的軍事；御史大夫，輔助丞相，掌管圖籍、奏章，亦監察各級官吏。

「三公」之下是「九卿」，九卿分別是：治粟內史，掌管谷貨；宗正，掌管皇室典籍；少府，掌管稅收以供皇室之用；奉常，掌宗廟禮儀家醫、卜、星、相、巫等；典客，負責接待外賓；太僕，掌管皇帝車馬；郎中令，負責皇帝的保安；廷尉，掌管司法；衞尉，掌管皇帝的衞隊；中尉，負責都城的防衞；將作少府，掌管皇帝宮廷的修建。上述九卿，均向皇帝直接奏明，皇帝對一應重大事務作最後的裁決。

再次，改地方建制，廢除「諸侯」的稱謂，全國設三十六郡（相當於現今的省），由「郡守」（相當長）治管。郡之下設縣，治官爲縣令（相當於現今的縣）。縣之下設「鄉」（相當現今的區），亭（十里範圍爲亭，相當於現今鄉或大隊）、里（百戶爲里，相當於現今的村或小隊）。另外，里以下還有「什」（十戶爲一什，有什長），有「伍」（五戶爲伍，有伍長）。一級管一級，一層轄一層，最後上達皇帝。民間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均難逃皇帝的統轄。

秦國以「水德」爲治國之本，「水」無孔不入，與秦制的「嚴苛急峻」，倒十分相符合。至此，秦王嬴政也就一躍而爲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始皇帝」，時年爲秦始皇廿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

嬴政自十三歲繼秦王位，到廿二歲加冠親政，直至其四十歲之年，終成「始皇帝——飛龍在天」。嬴政的運命氣數，亦到達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巔峯境界了。

嬴政確信自己是「在天」的「飛龍」，亦即「天龍」，亦是「眞命天子」，而決不相信「高處不勝寒」、「旺極必衰」，因此他躍上「始皇帝」的「天龍寶座」後，便牢牢抓住權勢不放。他一方面力求自己長命百歲，長踞寶座；另一方面又力保嬴氏皇族千秋萬世，永久不衰；因此嬴政的處世、處政以至他的性格脾氣，便顯得撲朔迷離、複雜之極。

嬴政在進攻六國之際，便有意識的「集天下於秦」，每破一國，便繪製其宮殿圖形，於咸陽北部的山麓中仿建。在他一統天下的第二年，齊、楚、魏、燕、等六國的「宮殿」，便果然齊集於秦。北至甘泉，南至渭水，東臨黃河，西到汧水，東西八百里，各種宮樓七百座，更有天橋連貫各座宮樓，內置從各國擄回的宮中美女萬人，工程之巨，無以名狀。

爲了嬴氏皇族永存萬世，嬴政決以自己的「龍氣」福蔭子孫後人，於是營造驪山墓，高五十丈，方圓五里，掘地穿三泉，再灌入銅汁加固，墓中建有宮殿，設有百宮席位，墓內又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以機械推動，令水銀流動，墓頂作天文星宿，以人魚膏當作長久照明之用，又設弓弩機關，以防人盜墓。墓成之日，營造者主要的工匠三萬人，均被生葬墓中。

爲巡幸各地，大修馳道，用了

龐大的人力、物力。馳道建成，數次出巡，每一次均極其隆重，天下亦爲之震動。

爲把天下「龍氣」聚於秦嬴皇族，嬴政竟雄心萬丈，下令於由西到東的崇山峻嶺上，修築萬里長城，單此一項，便積聚了數十萬無辜百姓的屍骨了。

加上嬴政其餘各項土木工程，爲此而死去的百姓、工匠、兵卒，不下數百萬，全國老百姓，每十人便有三人化作白骨一堆，當時全國的人口約一千二百萬人，變作白骨屍身的壯丁便達四百萬，其慘烈程度簡直驚天動地！據說在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十一年間，天際常瀰漫赤雲，久而不去，或許這便是所謂的「血煞之氣」蒙罩大地之天兆吧。

尚不止於此，嬴政爲滿足他的「雄心」，向全國徵收的賦稅也極重（田租、人頭稅、鹽鐵稅，廿倍於古時），因此老百姓穿牛馬之衣，食狗猪之糧。又因秦的刑峻刻苛，動輒入罪，以至「紅衣囚犯塞路，監倉牢獄多於市集」，整個秦國有如一座可怕的大冤獄！

天地乾坤、八千里雲和路，皆瀰漫充斥着血煞、冤屈、悲號、慘烈之氣，嬴政雖有「黃水龍氣」，且有「水德」激旺，但又如何抵擋如此慘烈的「血煞之氣」？

終於，堅信自己乃「在天飛龍」的秦始皇嬴政，開始感到自己「神思懈怠」，出現精神不振、體力衰退的兇危之象了。

但嬴政仍決不肯罷手，他堅信自己是準眞命天子，他的氣運必定是可以百年長久。爲達此目標，他開始拚命尋找可保他長生不死的「神仙藥」。但可惜嬴政最信任的靈台大夫鄒衍早已於數年前突然暴斃，有人說這是因爲鄒衍以「五德終始——水德」助嬴政，洩漏了天機遭天譴之故，但除鄒衍外，嬴政也不知當世尚有誰有此絕頂神通？

嬴政苦尋不獲，此物又決非可憑他的百萬雄師可以得到，他不由甚感苦惱。忽然，他眼前「赤光」乍閃，竟令他的神思一振，猛地想起當日荊軻獻樊於期人頭，以及圖窮匕現欲刺殺他的驚心一幕，此時天下已在他的掌中，因此他毫不驚惶，反而若有所悟，暗道：當年吾以千金索樊於期的人頭，果然成功，今時今日，爲了我長命百歲，難道不可以「萬金以求」那「神仙藥」嗎？嘿嘿，這主意妙之極了！

於是，嬴政下旨，於全國各地張貼皇榜，以萬斤黃金，求長生不死的「神仙藥」，並封爲「國師」，其地位等同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三公」。嬴政爲求長生不死，看來已不惜一切代價和手段了。

忽一日，在秦都咸陽城的東面大街一角，一位鬚髯皆白，卻依然滿面紅光，身穿玄衣的老人，悄悄的走近一張禁衞森嚴的「皇榜」。皇榜兩面，各有四名武士持槍守衞，槍尖寒光閃閃，隨時準備刺殺任何走近的異心之士。

老人凝視皇榜一眼，嘴角忽地浮出一絲神秘的笑意，就如決定了甚麼似的，竟毅然決然、毫不畏懼的向皇榜走去。

守衞皇榜的武士驚雷似的大喝一聲道：「此乃始皇榜！擅近者殺毋赦！」老人聽如不聞，神色從容的笑道：「若有備而來，有能之士，有心之人，難道也殺毋赦麼？若然如此，皇上貼此榜文作甚呢？」

老人說時，雙脚也不見邁動，右手向前一招一迴，那份皇榜便呼地脫飛而出，穿過寒光閃閃的刀槍，穩穩的落在老人的手上，這一下動作快如閃電，那守衞的八名武士，就連呼喝聲也不及發出來。

武士長呆了呆，才向老人喝道：「你！你揭了皇榜欲待如何？」

老人微笑道：「皇榜中道，皇上欲以黃金萬斤求長生不死神仙藥，吾正爲此而來啊！」

武士長道：「你有此能耐麼？」

老人道：「吾有本事揭此皇榜，自然亦有此能耐。」

武士長一聽，怒容立變恭敬，忙向老人涎臉笑道：「老人家口氣倒大啊！好！好極了！末將這便引領老人家入宮面謁皇上，只是啊……」

老人微笑道：「只是如何？」

武士長道：「只是老人家他日若獲黃金萬斤重賞，更兼國師寶座，若能帶契末將一二，則末將便深感老人家的恩惠矣！」

老人笑道：「好說！好說！你且告知姓氏，日後有用得着之處，必首先找你幫忙一二！」

武士長忙陪笑道：「好說，好說，末將姓劉名沛，乃沛縣（今江蘇沛縣）人士，被征戍入伍，任武士長之職，日後望老人家提携一二。」

老人目注那武士長——劉沛一眼，但見他子嗣命宮位隱隱伏着一絲淡紫貴氣，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此人日後必生貴子，倒不可輕易錯過了，老人心中轉念，便鄭重其事的答應了。

於是劉沛便欣然引領老人入宮。按秦廷律例，應先帶老人去見奉常卿（負責皇帝宗廟禮儀的九卿之一）。奉常卿接報，見乃揭「皇榜」之人，不敢輕慢，立刻便入宮面奏皇上。很快，奉常卿便隨同一位太監回來，隨行的太監，原來便是最得秦始皇嬴政信任的趙高。在「皇榜」的事上，連奉常卿也不敢

作主，概由趙高處理。

趙高近年已昇爲內侍郎（即宮中的太監總管），雖然乃太監之身，但仍極力擺出皇帝紅人的官威。只見他重重的咳了一下，才尖聲的問老人道：「你便是揭皇榜之人嗎？你姓甚名誰？來自何方？知否揭此皇榜的規條？」

老人神色從容的笑道：「小人姓徐名福，果然是揭皇榜之人，自然亦知事敗者被誅九族的律例！至於小人來自何方，大人請勿見笑，因小人來自海外蓬萊島，恐中原人士不識其名。」

趙高一聽，卻哈哈笑道：「誰說我不知道蓬萊島三字？聽說蓬萊島上住有三仙人，你既來自彼處，想必眞有揭皇榜的能耐也？我趙高倒甚樂意替你奏知聖上，呵呵，你若眞有此能耐，不日便是位同三公的國師，我趙高欲交結你這位未來國師呢！」

老人原來果然是玄機大師徐福，於十年前，他便已暗窺天機，知秦國必一統天下，更因此而心灰意冷，在燕國最後一次露面，便不知所踪了。但不知爲甚，在今日秦始皇一統天下的七年後，卻又在秦都咸陽城出現，更揭下皇榜，欲替秦始皇尋那長生不死的「神仙藥」。

只見徐福微笑道：「呵呵，趙大人過獎了，那長生不死的神仙藥，在下倒略有所聞，爲皇上的龍體永康，在下亦願竭盡全力，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在下也不敢輕言成敗得失呢！」

趙高一聽，欣然笑道：「好！徐大師虛懷若谷，有如此胸懷，才找得到那仙人之藥也！走吧，吾這便領你入宮，面謁聖上去吧！」

趙高引領徐福，逕赴皇宮，雖然如此，兩人亦須由那可發現任何兵器金屬的「神門」進入，除皇帝嬴政本人，就算三公九卿也絕無例外，秦始皇的臥宮禁衛之嚴，由此可見一斑。徐福身上並無任何兵器，憑他的功力，也用不着任何兵器之物，因此順利通過「神門」，直奔秦始皇居住的咸陽宮雍正殿（清世宗胤禎，便是以「雍正」二字爲帝號，大有仿效秦始皇之意。）

此時是傍晚時分，嬴政剛從渭水畔的「六國宮」返回不久，他昨日由朝到晚均在六國宮中快活，那兒有各國的妃嬪、美女爭相獻媚、曲意奉迎，嬴政近年越來越留連於六國宮了。也因此他的神思也越來越「懈怠」，他的精壯體魄也大大衰退了，而求取長生不死的「神仙藥」，也就成了嬴政最渴盼的恩物，他聽聞有人揭下皇榜，簡直如聞綸音，立刻便令內侍郎趙高，引領揭皇榜之人進宮。

徐福跟隨趙高一路走進咸陽宮，抬眼偷瞥一下，但見咸陽宮巍峨高聳，在斜陽西照之下，顯得格外金碧輝煌。徐福心中一動，亦不由悄然冷笑一聲：哼，夕陽無限好，只惜近黃昏啦！吾今日進咸陽宮，立刻便見此奇景，莫非是天機之兆麼？

徐福今時今日揭皇榜，入秦宮的目的，似乎神秘莫測，但到底爲了甚麼？這只有徐福自己才知道了。

不久，趙高便引徐福抵達一座禁衛森嚴的大殿前，他立刻示意徐福停步，悄聲道：「此乃聖上寢宮，未得聖諭，三公九卿亦不能擅進，違者立斬毋赦！你且在此等候片刻，待吾進殿奏聞聖上，再行宣諭！切記萬勿走動，自招殺身之禍！」趙高小心翼翼叮囑一番，才向嬴政的寢宮雍正宮走去。

徐福微笑點頭，以示凜遵，但心中卻不由嘿嘿冷笑：「好威風的始皇帝啊！你雖有龍氣護體，但怎能抵擋千百萬人慘死的血煞之氣哉！你亦休怪徐福今日心狠手辣，毀你風水氣運根基，一切皆由你咎由自取，天機大勢已屆逆轉之期，吾不過是促其運行，替天行道罷了！」

（本篇完）

新派湖海恩仇錄／凌　魂・文
可　飛・圖

俠血英魂



銀桃一現　命案即見

江南的暮春三月，正是鶯飛草長，百花競放的時節。

阡陌途上已到處綴滿了迷人的嫩綠，散發出醉人的芬芳。

荻港是緊靠長江南岸的一個大鎮甸，因爲地處水陸要衝，所以，這座鎮甸顯得非常繁榮，熱鬧。

皇甫華是一個二十剛出頭的青年，身上穿着一件白綢長衫，前胸還綉着一株淡紅色的吐蕊寒梅，非常顯眼。

他默默地坐在馬上，雙目微闔，似在偷空打個盹兒，但他那兩條眉毛却又不時的一挑一皺，又好像正是陷入沉思之中。

他騎的一匹棗紅色健馬，鞍旁掛着一支帶鞘長劍，隨着馬行時的起伏波動，劍鞘兒碰在木質鞍架上，「叮叮噹噹」的響個不停。

「唉！」他終於長長嘆了一口氣，突然睜開雙目，頓有兩道爛銀似的寒光，自他雙目中一閃而逝。

他手裡雖然握着韁繩，但並不加以指揮，而是任由馬兒將他帶到這座鎮甸——荻港來。

街上的行人熙來攘往，也許是這裡爲水陸交通的孔道，各色各樣的人和事見得多了，所以對這個坐在馬上打盹的年輕人，也就不足以爲奇了。

他睜開眼睛略爲掃了一瞥，忙碌的人羣和林立的商店，一點也引不起他的興緻，重又闔上雙目，再度展開思想的翅膀，翱翔在沉悶、疑雲滿胸的往事領域裡。

他很清晰的記得，自懂事以來，便未曾見他爹舒展過眉頭，終日不是以酒消愁，便是長吁短嘆！

但他對他娘的印象却極是模糊，有時，看到鄰家的孩子偎在母親的懷裡，享受溫馨的母愛，他的小小心靈裡便會感到萬分的羨慕，有時跑回去問他爹：「爹，大虎子和小順子都有娘疼，爲什麼孩兒沒有娘疼？」

其實，他爹是很疼他的，但是祇要提到他娘，他爹便會登時暴跳如雷，大發脾氣，經過幾次以後，也就嚇得他不敢再問他爹了。

時光如矢，如今他已經是個二十歲的青年了。

撇開他印象模糊的娘不說，即使對他相依爲命的爹，瞭解也極有限。

他祇知他爹名諱皇甫仁，過去是武林中人，有一身內外兼修的超人武功，擅使一柄寒鐵爲骨，天蠶絲爲扇面的摺扇作爲武器，行俠江

湖，從未遇過敵手，而贏得「神扇秀士」的雅號，僅此而已。

他是在舒城之三角山長大的，這裡除了住有疏疏落落十幾家居戶，便祇有綿亘的峯巒，和瀰漫在峯巒間舒適飄動的白雲。

五歲那年，他爹便開始爲他武學上紮根基，文事也齊頭並進的開始啟蒙。由於家學淵源，加以他人又聰明，而且又肯下苦功，所以到他屆滿十八歲那年，已將他爹的滿腹經綸和一身超人武學，全都囊括而收，相差的祇不過是火候的深淺而已。

有一天，他爹突然從一個隱蔽的地方取出一本武學秘笈。

這本薄薄的書本，也不知收藏了多少年，連紙張都已變了顏色，好在是手抄本，字跡却還十分清晰。

他爹將他召喚到面前，先命他恭恭敬敬的向虛空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禮，然後臉容穆肅的說道：「華兒，爹現在要代表一位前輩異人，贈你一本『武學搜奇』，這本書是那位異人的一生心血結晶，收集了天下武林各門各派的精奇招式，再加去蕪存精後而成的幾種奇兵武功，希望你要好好的用功學習，將來不難爲武林放一異彩，才不辜負那位老前輩異人的深切期望。」

他異常興奮的跪着接過那本「武學搜奇」寶典，誰知道翻不到幾頁，頓時皺起了眉頭，說道：「爹，這書裡面的文字語句好晦澀啊，孩兒大部份都看不懂。」

「孩子，這個爹也無能爲力了。」他爹苦笑着，吁了口氣道：「武林中有武林的規矩，這本武學寶典是那位前輩武林異人指名要授給你的，爹未得傳書人的許可，豈能隨便翻閱，而落個竊閱罪名，爹相信你在文事方面，已是不淺薄，祇要肯動用腦筋，鍥而不捨的窮研潛究，總有一天你會完全懂得了。」

他既無法從他爹處得到幫助，便祇有一切依靠自己了，從此便立定了志向，廢寢忘餐的埋首在這本「武學搜奇」之中，雖然祇有薄薄的十幾頁，全書不過千餘言，但也花了他一年多時間，才完全參透其中奧義。

全書計分四篇：第一篇是「浩氣神功」，第二篇是「兵刃、指、掌」，第三篇是輕功身法。

最後一頁完全記載的是驅毒療傷的方法，以及一些藥物的名稱和用途。

既得書中奧義，便開始按圖索驥的苦參修練，果然有志者事竟成，三年後，終於神髓盡得，大功告成。

一天凌晨，他隨手折了根附有嫩牙的樹枝，以枝代劍的正在演練兵刃篇中「風起雲湧十七式」劍法，恰巧，他爹輕搖摺扇緩步走了過來，留神觀察了一會兒，招式突然欺身而上，摺扇時張時閤，招式凌厲地一連進攻了他數十扇，但都被他手中樹枝以「風起雲湧十七式」的奇奧招式從容化解了，而且連樹枝上的嫩牙也未碰掉一片。

他爹一笑收招後，慈祥地拍拍他肩頭道：「華兒，爹恭喜你了。」

他受到爹的讚許，心裡也極爲高興，笑了一笑道：「孩兒天質愚魯，還差得遠啦。」

「哦！」他爹突然哈哈大笑起來：「你也跟爹謙遜了起來。」

父子倆回到屋裡，他爹又爲他準備了一頓有酒有餚的豐富早餐。

「爹，今天有客人來？」他見桌上擺着兩副杯筷，猜想可能又是那位常送野味來的王伯伯，又來家裡早餐。

「嗯！」他爹漫應着。

「誰呀？是不是王伯伯？」

「不！」他爹笑着道：「今天的客人是你。」

「我？」他聞言一愕，笑道：「爹，你老人家也跟孩兒開起玩笑來了。」

「是眞的，孩子，」他爹說這話時，已斂去了臉上的笑容，正色地道：「爹怎會跟你開玩笑，快坐下來。」

落座後，他爹提起酒壺來，先將自己面前的杯斟滿，然後也給他斟了半杯，舉杯道：「華兒，這杯酒是爹祝賀你武功大成！」

話完，將杯中酒一飲而盡。

他長到這麼大，可是從未沾過酒。但爲了討爹的歡心，也一仰脖子，將半杯酒傾入喉中。

那股火辣的味道，登時把他嗆得淚涕雙流，咳嗽不止了。

他爹望着他那副狼狽樣子，不禁哈哈笑道：「傻孩子，不會喝酒嘛，怎能喝得這麼急。」

他待咳嗽稍止，才抹着眼淚苦笑道：「孩兒是見爹都喝乾了，怎會想到這勞什子這麼難喝的。」

「嗯！這就是叫做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你以後應該牢牢記着這句話。」他爹微微嘆了口氣：「孩子，你現在是不是還想念你娘？」

他驟然聽爹提及娘，一時反而愕住了，不知應該如何回答。

「孩子，說呀！現在是不是還時時想念你娘？」聲音慈祥愷悌，和以前只要一提及他娘，便暴跳如雷的樣子，完全判若兩人。

他定了定神，抬頭見到爹目光中一片慈愛，不禁膽色一壯，低聲應道：「是的！爹。」

「孩子，請原諒爹的自私，這些年來，爹無情地剝奪了你應享受的母愛，唉！」他爹長長嘆了一

聲，臉上露出了一片懊喪的傷感神色：「孩子，你……你不恨爹吧。」

「不會的！爹！」

「謝謝你，孩子。」他爹神色黯然地道：「爹已爲你收拾好了行裝，在你房中，爹常用的那柄鐵骨摺扇算是傳給你了，你那胸前綉着一株寒梅的白綢長衫，是你娘當年親手縫製的，你此去可常穿在身上，對尋找你娘可能會很有幫助的……」

「爹……」他見爹那副神傷的樣子，心裡也感到萬分的難過，却不知如何安慰他爹。

他爹揮手阻止他說話，又輕輕的嘆了一口氣，說道：「孩子，爹爲了當年和你娘的誓約，祇能告訴你，你娘姓凌，你還有個孿生的兄弟在你娘身邊，去罷，孩子，記住，先到城裡選購一匹好馬代步，爹不送你了！」

他爹說完了話之後，便起身緩步回房去了。

這決定實在來得太突然了，他愣在當地，望着他爹那蒼涼的背影出了一會兒神，暗忖：爹春秋正旺，身體也極健朗，但娘的情形如何？不得而知，自然是先尋娘要緊。

就這樣，他帶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離開三角山。然後在舒城選購了一匹棗紅色健馬，踏上了他完全陌生的旅途。

因爲臨行時，他爹並未指示他該去的方向，所以離開舒城之後，便四顧茫茫，經過一番考慮，心想既無一定目標，不如任由馬兒帶着走，也許上天見憐，能闖個正着。

馬兒正沿着官道走，因爲一路上要留心訪尋母親下落，所以行程極爲緩慢，離家後的第十天，方渡過天塹之險的長江，到達這座鎮甸——荻港。

沿途，他的腦子沒有片刻安靜過，反覆的都是那些疑問困擾着他，譬如娘爲甚麼帶着他的一個孿生兄弟離爹而去？到底有什麼解不開的怨恨而如此決絕，十數年不通音訊？

儘管他聰明過人，但對這些問題始終沒法找出合理的答案。

當他正閉目沉思得入神之際，忽聽耳畔有人大聲招呼道：「這位騎馬的公子爺，太陽都已下山了，天色不早啦，下一站要到寧國縣城裡才有宿頭，小店環境清幽，招待親切，你就住在小店吧，一定會使你感到和回到家中一般的舒適。」

皇甫華從沉思中被叫回來，睜目一看，見是個客棧中的伙計，正一手抓着馬的嚼環，滿臉諂笑地向他打招呼，他一打量天色，確已近黃昏，於是點了點頭，飄身下馬：「可有清靜的房間！」

「有！有！」

皇甫華摘下鞍旁長劍和一隻小行李捲，然後將韁繩交給伙計道：「吩咐看馬的，要好好給牠上料。」

「這個小的省得，請公子爺祇管放心。」

皇甫華在房間歇息了一會兒，外面的天色已漸漸的黑了下來。伙記給他送來了一盞油燈，笑着問道：「公子可要吃些什麼？小的代你去叫來。」

「不用了，」皇甫華道：「一會兒我就要出去，順便欣賞一下長江邊上第一大鎮甸的夜市哩。」

伙記「啊啊」連聲的走了，皇甫華便將長劍掖在褲子下面，將燈火撥小，帶上房門，便拿着鐵骨摺扇，離開這家集賢客棧。

荻港有近千戶人家，因是水陸交通要衝，往來旅客甚多，所以商賈輻輳，市塵顯得非常之熱鬧。

尤其是酒樓、茶館和客棧，更是一支獨秀，因之荻港街上，這三種行業，比比皆是，而且都座無虛席。

皇甫華在街上轉了一會，然後走進一家名叫醉仙居的酒樓。

這家醉仙居在荻港算得是最大的一家酒樓，皇甫華走進去，見樓下的位子已擠得滿滿的，他不禁皺了眉頭，恰巧有一個堂倌走過來了，問道：「公子是宴客還是獨酌？」

皇甫華：「獨酌，可有雅座？」

堂倌臉有難色，說道：「雅座是有，不過……」

皇甫華離開三角山，已有十天時間，在這段日子中，他的確是增加了不少見聞，明白堂倌何以臉有難色，登時爽朗的一笑，道：「不必擔心，我雖是獨酌，可依你們店裡規矩算帳就是。」

「公子果然豪爽得很，在下也是獨酌，可否容在下叨光佔點便宜？」

皇甫華轉身望過去，見說話者是虬髯豹眼的壯漢子，當下點點頭道：「尊駕如不嫌棄，當然可以。」

樓上之所謂雅座，是用屏風隔成了許多個單間，比起樓下那雜亂鬧哄哄的情形，自然是「雅」得多「靜」得多了。

皇甫華和虬髯大漢剛剛走入雅座，堂倌已跟了進來，問道：「請問兩位要吃些什麼？」

虬髯漢搶着說道：「將你們店裡最拿手的菜配五六樣，外加一罎陳年老酒。要快！」

皇甫華正欲說話，虬髯壯漢忙道：「五六樣菜和一罎老酒足夠咱們喝吃了，公子何必再多破費！」

皇甫華聞言暗自一怔，心想這可好，不但訛吃，而且還要喧賓奪

主。

不過他並沒有在臉上表露出來，祇是淡淡的一笑。

一會兒酒菜送來了，虬髯壯漢一掌拍開罈口封泥，爲自己斟一碗，也爲皇甫華斟了一碗，道：「公子，咱們雖是萍水相逢，却是一見如故，我敬你一杯！乾！」

「乾」聲一出口，也不管皇甫華是否接受，只聽「咕嚕」一聲，已將滿碗老酒一飲而盡。

他放下碗，見皇甫華面前的酒仍然是滿滿一碗，似甚感意外，詫然道：「公子，怎不飲酒？這酒很不錯呀！至少陳年了有四十年！」

皇甫華微微一笑道：「在下不懂此道，尊駕只管請便。」

說着挾了一塊菜送入口中。

虬髯壯漢見皇甫華說不懂此道，似是正中下懷，笑道：「公子既然不喝，在下可要放肆了。」

雙手捧着酒罈，像長鯨吸水般，二十斤重一罈老酒，竟被他一口氣喝了個罈底朝天滴酒無存。

這種喝酒法，只把皇甫華看得張口結舌，他常見他爹在心情惡劣時飲酒，一頓中，總得要個十壺八壺，就以爲可數天下第一，其實十壺八壺，才不過十斤八斤。和這一口氣喝二十斤相較，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

虬髯壯漢將一罈酒喝完，用衣袖拭去兩頰酒漬，然後向皇甫華尷尬一笑道：「好久沒有這樣的痛快喝過酒了，公子可別見笑。」

皇甫華笑道：「那裡，這足見尊駕個性豪爽。」

虬髯壯漢咧嘴笑了笑道：「聽公子口音，似非本城人氏，可否見示尊姓大名，以便稱呼？」

「在下覆姓皇甫，單名一個華字，是途經此地，尊駕呢？」

「哦，原來是皇甫公子，失敬，失敬。小可楚靈，也是途經此處，不知皇甫公子欲往何處？」

「這個……」

「皇甫公子如有爲難，不說也罷。」

「不，」皇甫華苦笑道：「在下因無一定目的，所以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該去何處。」

楚靈哦了一聲，突然站了起來，抱拳一拱道：「打擾了，前途也許再見。」

皇甫華也笑着抱拳道：「小意思，不成敬意，恕不遠送了。」

楚靈去遠之後，皇甫華想想，覺得楚靈這人雖訛了他一頓酒，倒並不使人討厭，只是覺得有點滑稽罷了。

皇甫華飽餐之後，吩咐堂倌結賬，竟是三兩七錢銀子，以當時的物價，足夠三口之家半月溫飽，據堂倌解釋，這些雅座一向都是供整桌酒菜用的，零星客人固可使用，但得按整桌酒席八折收費。

一宿無話，第二天清早，皇甫華便離開了荻港，向寧國縣進發。

當他抵達寧國縣時，便聽到一宗駭人聽聞的兇殺案件，被害者是劍掌雙叟之一的「子母劍」諸述光。

劍掌雙叟在江南一帶極負盛名，據說：「子母劍」諸述光被害前，曾經和「霹靂掌」龍行雨以及幾個門下弟子在閒談桑麻，想不到說着說着便霍然倒地死去。

經過檢查，死者除了鼻樑上有顆綠豆般大的鮮明血印外，全身並無其他傷痕，憑霹靂掌龍行雨幾十年的江湖經驗，居然看不出那鮮明血印是由什麼暗器抑或奇異武功所致。

最使龍行雨難堪的，是在死者胸前上，還留有一支長約盈寸的銀製桃花標記，而他却茫然不覺，更不用說發覺兇手了。

皇甫華對這件奇怪的兇殺案雖然感到震驚，但事不關己，並未放在心上，翌日凌晨，仍然策馬踏上他渺不可期的路途上。

想不到自此之後，他行經之處，竟然接二連三的發生了好幾件手法完全相同的兇殺案，而被害的又都是盛名顯赫的武林人物，如天目三保中的老大「紫面神」趙一峯，「苕溪釣徒」李夢蛟，「劈掛掌」周飛虹，以及「鴛鴦拐」譚通等。

而且，每次的兇殺案，都在他抵達的前一日或當天發生，一連兩次還以爲是巧合，但次數多了，才使他感到事態嚴重，不能等閒視之了。

不過，他也感到異常困惑，如說是兇手嫁禍於他，却又不像，因爲一路上沒有人盤問過他，再說他是初次離家，雖然已身入江湖，但並無仇人，當然不可能是有人挾嫌陷害。

他本身已有解不開的疑團，再加上這一連串追踪着他而發生的兇殺案件，幾乎迫得他要發瘋了。

這一天，他恍恍惚惚地來到了杭州。

杭州是個繁華都市，湖山瑰麗的地方，尤其是湧金門外的西子湖，山色湖光，勝如仙境，不知贏得多少墨客騷人的讚許詩篇。

敲在石板路面上的「得得」聲，是那麼清脆而兼有旋律似的馬蹄聲，但皇甫華的腦子裡，却如一團雜亂的亂麻，而且越理越亂，致使他精神陷入迷離狀態。

「皇甫公子！皇甫公子！」

聲音很大，皇甫華彷彿聞到一聲春雷，這才從迷離狀態中甦醒過來。

循聲望去，見路旁站着一個虬髯豹眼的精壯漢，正是荻港訛過他

一頓酒的楚靈。

此時此地見到楚靈，雖然只是在那種不協調的場面上新交的朋友，却像是遇到多年的故交，不禁高興萬分地從馬上一躍而下，緊緊的握住楚靈的手道：「楚兄，眞高興能再見到你啊！這裡是什麼地方？」

「杭州！」楚靈雙目有着一絲迷惘，他不知皇甫華何以會到了什麼地方都不知道。」

「楚兄，」皇甫華輕吁了一口氣，道：「自你我在荻港分手後，這一路上，在下遇到多宗很奇怪的事情，正是使人啼笑皆非。」

「哦！那一定是很精彩的！」楚靈言不由衷的說，其實他從荻港到杭州，都暗中跟在皇甫華的身邊，不過皇甫華因心神不寧，沒有發覺他罷了，「不知道皇甫公子遇到些什麼奇怪的事情，是否需要楚某人效勞呢？」

皇甫華苦笑道：「楚兄，你如不棄，將在下當着朋友，這『公子』二字，聽來實在有點刺耳。」

楚靈笑道：「恭敬不如從命，楚某人痴長幾歲，就大膽叫你一聲皇甫老弟吧。」

「皇甫老弟，是否準備在此歇息一宵？」

「可能會多停留幾天。」

「如此甚好，你老弟可先安頓下來，有什麼話，咱們可以慢慢的談。」

＊　＊　＊

遐邇聞名的西子湖，是踏尋名勝的好去處。

這天，日麗風和，來遊西子湖的紅男綠女川流不息，他們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同時也點綴了湖光山色。

皇甫華與楚靈一大早就到了西子湖，他們安步當車，遊遍了「西冷印社」、「白蘇二堤」、「雷峯塔」、「放鶴亭」、「曲院」、「花港」、「三潭印」、「柳浪聞鶯」等名勝古跡，也瞻仰了一代忠魂的岳王墳，和憑吊了水滸傳中最爲人所熟悉的打虎英雄武松墓。

西子湖不止景色如畫，而且湖中有山，山中有湖，皇甫華久居山中，哪曾見過這麼美妙的景色，他早以爲這「水光歛艷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的大好湖山迷戀住了，徘徊不忍離去。

＊　＊　＊

靈隱禪寺是東南一大叢林，抱朴子葛洪曾題：「絕勝覺場」四字在寺前的山門上。

廟宇建築得巍峨聳然，一座大雄寶殿就有十餘丈高，而且畫棟雕樑、飛簷舞脊，眞是富麗宏偉。

約莫巳時光景，寺內突然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兩個身材魁梧的和尚，一面低聲叱喝，一面以孔武有力的胳膀將擠擁的信女善男往兩邊分開，讓出中間一條通道。

本寺方丈靈空大師合什低眉，陪伴着霸王莊莊主「神簫聖手」楊霖，緩步通過兩列人牆，向寺外走去。

楊霖年屆望六，鬚髮俱已花白，但是精神健朗，步履沉穩，沒有一點龍鍾老態。

三十年前，他曾憑着掌中的一支玉簫，遍訪天下武林高手，切磋武學，結果敗少勝多，使整個武林爲之震動。

近來接二連三的兇案事件發生，激起了這位伏櫪老驥的萬丈雄心，因傳聞每次兇殺案都是在大庭廣衆之中，所以他選了在靈隱禪院露面，倒要試探一下那神出鬼沒的兇手敢不敢向他下手。

這次隨他同來靈隱寺的，還有霸王莊總管「無敵金刀」莊庸和總教習「飛天豹」武元申二人。

他雖對本身武功極有信心，但也決不敢掉以輕心，那支賴以成名的碧玉簫，已暗藏在袖中以備隨時應變。

靈空大師雖然是合什低眉陪伴在楊霖身側，其實他的一顆心，像繃得緊緊的弦，手心裡捏着一把冷汗。

楊霖跨出廟門，笑容可掬的站在大理石台階上，面對着來往如織的人羣，頷下長鬚飄拂，雙眸寒光暴射，確有不可一世的英雄氣概。

「近來江南一帶，竟被一支小小銀製桃花鬧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而且還將兇手渲染得神乎其技，簡直成了來無影去無踪的仙俠也似的。」楊霖傲然側望靈空大師，說話的聲音也逐漸提高了：「老夫年屆花甲，就不信這個邪，嘿！那兇手如眞有本事將老夫……」

「夫」字剛出口，只聽「噹郞」一聲，藏在袖中的碧玉簫首先墜地，人也隨着倒了下去。

這變故來得太快，也太突然，當時，靈空大師和霸王莊的莊庸和武元申二人已驚得目定口呆，臉色如土。

片刻之後，待他們回過神來，一探楊霖鼻息，業已氣絕身亡，在鼻樑上留有一粒綠豆般大的鮮紅血印，却未發現有傳聞的盈寸銀製桃花。

這時，突然聽聞遠處遊客人叢中有人聲清叱道：「萬惡賊子，行了兇你還想逃走！」

靈空大師和莊庸、武元申聞聲，同時抬頭望去，只見人叢中飛起一個身穿白色長衫的年輕人，好俊的輕功身法，就像是一隻白色巨

鳥，向寺對面的呼猿澗撲去。

目光前望，在白衣年輕人的前面約二、三丈處，還有一個黑衣人，輕功身法也很驚人，似與白衣年輕人不分上下，眞如星飛電掣一般。

「武兄，你在此照料莊主屍體，莊某去協助那位白衣少俠擒捕兇手。」莊庸匆匆把話說完，也不待武元申答言，人已騰空飛起，跟踪向呼猿澗方向追去。

當他追到離呼猿澗只有十數丈距離，已見一黑一白兩條人影正在拚命惡鬥。

白衣人手中是一柄摺扇，時張時闔，招式奇奧異常，黑衣人手中是一支點穴金筆，舞起來金光耀燦，招式更是詭異莫測。

由於黑衣人臉上蒙着一幅黑色紗巾，眼睛以下全被蒙住，無法看到他的眞面目，但從他那平滑的眼角，可以判斷他的年紀，脚下一緊，離兩人惡鬥之處已不足五丈，只要再有兩個縱躍，便可以助白衣人一臂之力了。

誰知黑衣人手中金筆這時突然演出一招怪異的招式，將白衣人逼得連退三步，嘿嘿冷笑道：「你已來了幫手，小爺可要失陪了。」

話說完，人已如一支疾箭般，射出呼猿澗畔。

白衣人登時一聲驚叫，當他一步縱到澗畔，下望一片濛濛雲霧，根本就看不到澗底。

莊庸趕到向澗下一望，頓足嘆道：「這賊惡貫滿盈，呼猿澗上下百丈，澗底盡是嶙峋亂石，摔下去定是粉身碎骨，準死無疑，只可惜未能擒得活口……」

白衣人冷聲接道：「只怕未必，尊駕如果不信，不妨派人下山搜搜。」

「哦！」莊庸一楞，接着笑道：「少俠在開玩笑吧！如果是十丈八丈，或者可信，跌下百丈而不粉身碎骨，也未免太玄了吧！」

白衣人道：「信不信由你，在下失陪了。」

莊庸忙道：「少俠暫請留步。」

白衣人道：「在下不懂抬槓，尊駕還有何指教？」

莊庸道：「可否請少俠賜示尊諱！」

白衣人道：「皇甫華，武林中的無名小卒，失陪！」

* * *

集賢客棧的東跨院內，正有兩個人對坐小酌。

這時已是萬家燈火，桌上放着一盞油燈，吐出昏黃的光線。

對坐小飲的是皇甫華和楚靈兩人，皇甫華不擅飲酒，每次端杯，只是意思意思，楚靈却是量大如海，酒到杯乾。

「皇甫老弟，請恕楚某直率的問你一句話。」楚靈一手轉動着空了的酒杯，兩眼目光炯炯地凝視皇甫華：「你和霸王莊主楊霖可有什麼過節？」

「過節？」皇甫華聞言一怔，道：「楚兄這話是什麼意思？」

「楚某希望先得你老弟的答覆。」

「沒有。」

「沒有？這就奇了，」楚靈臉上露出一副迷惑神色：「你老弟既和楊霖毫無過節，發現兇手而又不阻止兇手行兇，這就使楚某萬分不解了。」

「哦，原來楚兄是疑心在下故意縱兇徒行兇呀？」皇甫華恍然大悟的笑笑道：「那楚兄就冤枉在下了。」

楚靈仍然兩眼緊盯在皇甫華臉上，沒有接腔。

「在下發現兇手，是在楊莊主遭暗算倒下以後……」

「哦！」

「事實是這樣的。」皇甫華正色的說道：「在下自到江南，時間雖然不到一個月，這已是第六次遇到同一手法兇殺事件。前五次在下雖然沒有目睹，但據傳聞，兇手必在行兇後留下一支銀製桃花標記，在下因見楊莊主被殺，即開始用目光搜尋兇手，果見人叢中黑袖一抬，射出一縷銀光，大概是速度太快，如果不是加以注意，便很容易忽略過去。」

「嗯！這點楚某了解了！」楚靈抓起酒壺，一連乾了幾杯，又道：「還有一點，楚某也想不通，那黑衣人躍下百丈深淵，你怎能斷定他不死？」

皇甫華長眉一皺，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楚靈愕然的問道：「你笑什麼？」

皇甫華抑住笑聲說：「我笑楚兄在鑽牛角尖，在下既非捏指會算，當然是看到了不死的原因啦！」

楚靈不禁「噗嗤」笑道：「是不是看到了他突然脅生雙翅？」

「一點不錯。」皇甫華道：「那不是肉翅，而是兩巨幅黑布，在他隱入濃霧中的一刹那，在下趕到澗邊看到了，兩巨幅黑布鼓滿了風，吊着人緩緩下降，我想，即使再加上一百丈，對他恐怕是毫無損傷。」

「嗯，眞是好主意。」楚靈又乾了一杯酒，並挾了一箸菜送入口中，邊咀嚼邊道：「那賊子倒是隨時作了未雨綢繆的準備。」

「這叫做有備無患嘛！」

* * *

眞是天有不測風雲，昨夜還是

星光燦爛，晴空萬里，想不到今晨突然烏雲之四合，雷電交擊，下起傾盆大雨來。

皇甫華昨夜跟楚靈聊天聊到午夜，楚靈幾壺老酒下肚，談興特別濃，談的當然都是以他自己爲中心的一些江湖軼事，皇甫華覺得很有趣，聽得也起勁，不知不覺學了很多江湖經驗，收獲不淺了。

雷聲和風聲使皇甫華再也無法安睡，但這時天仍然未大亮，窗戶上還是灰暗的，於是他便趁着這段時光默習一下「武學搜奇」上的武功。

「篤篤篤」幾聲敲門聲過後，接着有人在門外低聲叫道：「皇甫老弟，你起床了嗎？」

皇甫華默默溫習「武學搜奇」上的奇奧武功，這時已入天神交會，完全忘我之境，但最緊要關頭，却被門外的呼喚聲打斷了，睜眼一看，天色早已大亮，且已風停雨歇，窗口也透進金色的陽光。

「誰呀？」皇甫華從床上一躍而下，草草整理了一下衣衫。

「在下楚靈，有要事商量。」

皇甫華打開房門，見楚靈站在門外，並無進來的意思，不禁詫異道：「楚兄不是有要事和在下商量嗎？怎麼不進來坐？」

「不坐了，幾句話說完就走了。」楚靈道：「老弟可知道，杭州城已經高手雲集。」

皇甫華愕然搖搖頭道：「不知道，都是些什麼樣的人物呢？」

「除了被害者家屬之外，還有一劍堡堡主和少林寺的兩個和尚，武當山的兩個道人。」楚靈道：「他們爲了緝兇，今午在靈隱寺集合，商議擒兇的辦法，因爲你老弟和兇手照過面，也交過了手，所以命楚某專誠相請，務請你老弟屆時參加！」

皇甫華略一沉吟之後，便很豪爽的答道：「好，我答允他們。」

* * *

皇甫華從靈隱寺回來，已是入夜時分，他的臉色非常難看，一回到客棧，便招呼伙記結賬備馬。

這時，楚靈從後趕了回來，陪着笑道：「皇甫老弟，不看僧面看佛面，少林寺兩位禪師和武當兩位道長，特着楚某先回，他們一會兒就親自拜訪，並向你老弟謝罪。」

皇甫華氣呼呼的道：「楚兄，這是你看到的，並非在下胸中不能容物，故意矯情，在下實在咽不下這口氣，本想當時就和他翻臉的，因恐攪亂了你們緝兇的計劃，才咬牙容忍下來……」

楚靈接口道：「這個不但楚某已看出來，在座的也都看了出來，老弟，請賞楚某一個薄面，等兩位禪師和兩位道長來過之後，再作決定好嗎？」

皇甫華冷哼一聲，便和楚靈相偕回到他住的東跨院。

伙記送上燈火茶水。

不過片刻，少林寺的兩位禪師和武當兩位道長果然聯袂來訪，皇甫華很謙恭執江湖晚輩禮，將四位方外高人迎入屋內。

兩僧兩道的年齡都約在五旬左右，兩僧法號一名法雲，一名法雨，都是少林寺羅漢堂執事，兩名道長，一名清虛，一名清玄，是武當現任掌門人清塵的師弟。

分賓主落座，獻過茶後，皇甫華欠身抱拳道：「晚輩初入江湖，對很多江湖事故，均是懵然不知，今晚承蒙四位前輩法駕光臨蝸居，眞使晚輩受寵若驚。」

法雲低眉合什，喧了一聲佛號後含笑道：「小施主人中龍鳳，老衲等冒昧造訪，還請小施主見諒。」

皇甫華抱拳道：「不敢，前輩如有教誨，晚輩當洗耳恭聽。」

法雲道：「小施主諒必已知老衲來意，適才一劍堡的歐陽堡主出言唐突了小施主，老衲和武當道友均感內心不安，還希望小施主大度包容，仍能一本少俠初衷，幫忙到底。」

武當清玄道長冷哼一聲道：「歐陽丕自以爲了不起，那種咄咄迫人的傲態，貧道實在看不順眼……」

清虛道長含笑叱道：「師弟，你怎麼反而在火頭上加油起來。」

清玄道長道：「小弟倒不是存心火上加油，只是內心有點憤憤不平罷了。」

這時，楚靈也接口道：「皇甫老弟，四位前輩都是方外高人，我看就不要再堅持離去了。」

皇甫華憤然道：「不是晚輩故意矯情，當時歐陽堡主那種說話的語氣，簡直就將晚輩當作兇手了……」

頓了一頓，改容抱拳道：「承四位前輩看得起，法駕寵臨，晚輩若再堅持己見，便是不識抬舉了。」

法雲合什含笑道：「我佛慈悲，小施主既已打消去意，現在天已不早，老衲等也不再打擾了，就此告辭。」

* * *

兩僧兩道離去後，楚靈笑道：「清玄那牛鼻子老道倒是個性情中人，不像他師兄和那兩個和尚，江湖世故太深，說話四面光。」

皇甫華笑道：「楚兄，你不也是情性中人嗎？俗語說：『唯英雄者識英雄』，也唯有楚兄才能賞識清玄道長呀！」

楚靈哈哈笑道：「老弟，你別

罵人啦，楚某在你老弟面前，可不敢自命為『英雄』……哦，老弟，你從老遠跑到杭州來，大概不是純為欣賞西子湖景色吧？」

皇甫華嘆口氣，道：「當然不是。」

楚靈對皇甫華的答覆，似在意料之中，正色道：「今日靈隱寺寺會，老弟已知楚某身份，在丐幫中，地位雖然不高，但在江南一帶，還有些力量，老弟如果有需要，楚靈當傾盡江南分舵全力，為老弟作後盾……」

皇甫華猶豫了一會，終於抱拳道：「楚兄好意，在下心領，將來如需貴幫兄弟幫忙，再向楚兄求助。」

「好吧！」楚靈漫應了一聲，隨即低聲道：「一劍堡堡主歐陽丕心毒劍毒，是個名副其實的『毒劍』，老弟今天和他鬧得不歡而散，可要特別留神他不擇手段的報復。」

皇甫華劍眉一挑，但旋即又微微一笑，抱拳道：「楚兄的金石良言，在下會時時刻刻記在心裡。」

楚靈辭別了皇甫華離開客棧，時已亥子之交，街上店鋪已打烊，顯得冷冷清清。

他一路踏着淡淡月色，心裡却在擔心皇甫華的安危，年紀輕輕的，雖有一身超人武功，却是毫無江湖經驗，而對手歐陽丕又是個生性陰沉，心黑手辣的老狐狸。

他急着趕往城北關王廟，那裡是江南丐幫分舵所在地，希望能在分舵調派兩名高手，暗中保護皇甫華，以免遭到歐陽丕的暗算。

不料他剛轉過兩條路，突然暗影中閃出一個人來，攔住楚靈的去路，格格笑道：「楚化子，你倒逸興不減，半夜還在賞月，可害苦了老夫，在這裡等你快一個時辰了。」

楚靈暗吃一驚，抬眼望去，攔路的是個身穿黑色長衫瘦長老者，金魚眼，山羊鬚，嘴裡咬着一根長達四尺餘的鐵鑄旱烟管，說完話，「吧達吧達」猛吸，噴出一團團的青霧。

「哦？『鐵烟桿』包律，一劍堡的錢穀總管。」楚靈的語氣，有點調皮的味道：「閣下等候楚某，是欲施捨楚某一頓殘羹剩飯？」

「鐵烟桿」包律金魚眼一翻，顎下的山羊鬚翹了幾翹冷聲道：「楚化子，你少跟老夫來這一套，老夫只是奉命相請。」

「那想必是貴上歐陽堡主了？」

「不錯，你楚化子的面子可眞夠光彩了。」

「楚某確是受寵若驚，只是……」

「怎麼樣？」

「楚某既不敢當貴上的邀請，同時現在也沒有時間……」

包律臉色一變，喝道：「楚化子，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給臉不要臉。」

楚靈冷笑着：「你還敢綁架楚某？」

包律陰惻惻一笑道：「閣下如眞不識時務，那就很難說了。」

「了」字的語音特別高亢，顯然是個暗號。

果然，聲音方落，又從暗影中閃出四名身着勁裝，手持青鋼長劍的精壯漢子，將楚靈團團圍住。

楚靈仍然冷笑道：「包律，你自信憑這幾塊料就能留下楚某？嘿！那你就把楚某看得太低了。」

「嘿嘿，能不能將你留下，試一下就知道了。」猛吸一口旱烟，撮唇噴出一串青色的青霧烟團，突然大喝一聲道：「給老夫拿下了！」

隨着喝聲，四劍齊發，雪亮的劍鋒，挾着溶溶的月色，反射出閃閃的銀光，同時向楚靈身上刺去。

楚靈對皇甫華說他在丐幫的身份地位不高，那是謙遜之詞，其實他在丐幫中的職位是長江「總巡察」，專門負責巡察長江各分舵的紀律！

楚靈也因為這特殊的職責關係，需要明查暗訪，所以他雖是化子幫中一員，却很少穿着化子服裝。

當然，能在長江丐幫中高踞「總巡察」地位，除了要有機敏的頭腦和守正不阿的修養之外，還得有過人的武功，才能勝任愉快。

楚靈雖年僅三十開外，却完全具備了以上的條件，在整個武林中，他雖然名聲不顯，但在丐幫中，提到「鐵面丐」楚靈，却是威名顯赫的，莫不存有三分敬畏之心！

他的隨身兵刃只有一柄短匕，在兵器上說是一寸短一寸險，凡使這種極短兵刃的人，武功都有極高成就。

他見四支長劍分從四個不同方位刺到，伸手在腰間抽出長僅盈尺的短匕，一式「分花拂柳」，格開兩柄長劍，同時使出一種極為神奇的飄忽身法，一晃一閃，避開了另外兩支長劍的襲擊，也脫出了四人的包圍。

「好身法！」

包律口中嚷着，人也欺身而上，手中旱烟管點、砸、掃、劈，一輪疾攻，四個使劍漢子又及時的圍了上來。

由於包律的加入，使楚靈感到壓力大增，加以他的兵刃太短，在五名高手的圍攻下，也使他失去了近身搏鬥的機會。

這次，他眞的陷身重圍，陷身苦鬥了。

包律在取得絕對優勢後，更是

得理不饒人，口中不停嚷着，冷諷熱嘲，無所不用其極。

楚靈心裡雖然氣煞，但他頭腦極為冷靜，他知道對方的惡毒用意，無非是想使他激怒躁進，或氣極分神，以造成他招式上的錯誤。

杭州是長江丐幫江南分舵所在地，其中自然不乏高手，楚靈抱元守一，苦苦支撐，自然希望等候來援，但他作夢也沒有想到城北關王廟的分舵，也被敵人侵入，將一羣高手完全牽制住了，這是敵人一次計劃週密的行動。

十招……二十招……五十招……一百招……

從亥子之交到丑寅時分，楚靈已記不清和敵人拆了多少招，這時他已髮髻散亂，衣服也是東掛一條西掛一片，肩、背和大腿都負了劍傷，全身流血，臉色獰厲如鬼，他仍然咬緊牙關，拚命和包圍他的强敵週旋。

漸漸，漸漸……

楚靈因失血過多，神智開始有點紊亂，身法和招式都似乎失去了控制而顯得緩慢呆板了。

包律和四個使劍的漢子看出破綻，攻勢愈來愈凌厲，看情形他們是定欲制「鐵面丐」楚靈於死地了。

就在這危機一髮，生死須臾的當兒，忽聽一聲清叱：「打！」幾點黑影疾如流矢般分襲包律五人身上重穴。

接着自對面屋頂撲下一條黑色人影，身法之快，眞是捷如鷹隼。

包律和四個使劍漢子被那疾如流星的幾點黑影迫得一閃身，只聽「啪啪」連聲，那幾點黑影完全被砸在地上，原來是幾片屋瓦，包律冷冷一聲道：「快！咱們先解決這化子。」旱烟管一掄，茶杯口大的烟鍋已泰山壓頂般擊向楚靈的頭頂，四支長劍也分向楚靈各致命要害處攻去！

自屋頂飛撲而下的黑影，也正好間不容髮的趕到，左手駢指點向包律的喉結穴，右手點穴金筆一攪，將其餘四支長劍格開。

「喂，你們要不要臉，幾個人圍攻他一個，何況他還受了重傷。」

包律被那飛撲而來的黑影一指逼退，心裡恨怒已極，抬眼望去，祇見對方一身黑色勁裝，臉上自眼以下，還蒙着一幅黑色紗布，身材頎長，手持點穴金筆，雖然看不到面貌，已顯出英風颯爽，倜儻不凡。

「朋友，你如想多活幾天，最好趕快夾着尾巴，少管老子們的閑事！」包律怒喝道：「否則，嘿……」

「否則怎麼樣？」蒙面人冷冷笑道：「小爺就是看不慣你們這種以多為勝的卑鄙舉動，這件事小爺管定了，出手吧！」

「哈哈，夠豪氣！」包律氣極而笑道：「既敢與『一劍堡』為敵，當不是無名之輩，先報個『萬兒』吧。」

「『一劍堡』，原來你們都是歐陽丕的爪牙！」蒙面人冷聲道：「那今晚就不能辜負你們了。」

話剛說完，手中點穴金筆以一招極詭異的招式攻向包律，這一招不僅詭異，而且快得出奇，當時包律嚇得一跳，迫得一連退了六七步，但蒙面人並未進擊，筆式一帶，又將四個使劍漢子迫得連連後退。

「現在你們聯手上吧！」蒙面人冷笑道：「反正你們已習慣以多為勝的！」

包律定了定神，雖然蒙面人方才那招詭異筆法使他嚇了一跳，尚以為是自己一時疏於大意所致，所以並不十分在意，但已弩足了滿腔怒火，再聽對方說的話，那種狂傲的語氣，更使他火上加油，一發不可遏止，怒喝道：「好，咱們上，先殺了這小子再說！」

旱烟管一招「橫掃千軍」，首先發難的向蒙面人攔腰掃去，四個使劍的漢子也如斯響應的四劍齊飛，分別刺向蒙面人四個不同的致命部位。

蒙面人這時好整以暇，容到五件兵刃離身不足五寸，雙目中突然暴射出兩道懾人精芒，點穴金筆揮灑之間，只聽到包律和四個使劍漢子同時發出一聲慘叫，人也跟着倒退一丈以外，眞是來得快，退得更快，而且都是以手捂着右耳，鮮紅的血自手指縫中滲出，而地上，端端正正擺着五隻不同形狀的耳朵。

蒙面人仍然站在原地不動，好像剛才這閃電般的一筆，根本不是他揮出去似的。

包律兩眼睜得像銅鈴，臉上一片驚怖神色，望着蒙面人，語不成聲的叫道：「你……」

蒙面人嘿嘿冷笑道：「你是想知道小爺是誰，對嗎？」

包律仍然圓睜雙眼，但是並沒有哼聲。

「『一枝桃』凌飛。」蒙面人——凌飛說話的聲音就像從冰窖中吹出來的冷氣，凉颼颼的，使人心寒，「以你們今日這種以衆凌寡，動輒置人於死地的作風，實在是罪不容誅，不過，小爺還要借重你們幾張活口傳話，所以每人只削去一隻右耳，以示薄懲，回去告訴歐陽丕老賊，叫他隨時注意，霸王莊楊霖，就是他的榜樣！」

說完話，右臂一甩，一點銀星直奔包律。

包律下意識伸手一抓，才發覺

抓到手裡的銀星毫無勁力，顯然不是暗器，但當他攤開手掌時，看到抓的是一支長約盈寸的銀製桃花時，更如見到了噬人惡魔一樣，登時臉色灰敗，托着銀製桃花的手臂也瑟瑟抖個不停。

「你……就是……」

「不錯，小爺就是近月來連續殺死幾個武林敗類的兇手！」凌飛殺氣滿臉的冷聲喝道：「滿意了吧，希望你們能趁我主意未改變前，夾着尾巴快滾，否則……」

包律機伶伶打了一個冷顫，向四個劍手打了個手式，低聲喝道：「咱們走！」翻身擰腰，首先飛身上了屋脊，四個使劍漢子自也不甘落後，「刷刷刷」跟踪飛起，刹那間便走得無影無踪。

凌飛嘴角含着一絲傲然的笑意，轉身走到楚靈身旁，低聲道：「朋友，你的傷勢不要緊吧？」

楚靈坐在地上抱拳一拱道：「這點傷勢不要緊的，承蒙凌少俠仗義援手，使楚某倖免於難，此恩此德，沒齒難忘。」

凌飛嘿嘿冷笑道：「閣下恐是言不由衷吧？」

楚靈突然臉色一沉，怒道：「凌少俠雖對楚某有救命之恩，可不能任意汚辱楚某人格。」

凌飛道：「閣下剛剛不是和那個皇甫華在商量如何算計在下麼？」

楚靈「唔」了一聲，正色道：「這不假，不過少俠救了楚靈一命是私恩，而少俠近來所做殺孽，已激起了武林中的公憤，楚某參與緝捕殺人兇手是公義，閣下自不能混爲一談。」

凌飛朗聲一笑道：「楚大俠能公私分明，倒使在下萬分敬佩！」

「不敢！」

「在下想請楚大俠代辦一件事情，不知楚大俠是否願意幫忙？」

「只要不是陷楚某於不義，即使赴湯蹈火，甚至賠上楚某這條性命，也決不敢辭。」

「事情並不如楚大俠想的那麼嚴重，在下只請楚大俠代轉一句話兒！」

「哦！」楚靈的確有點感到意外。

「請轉告那位皇甫少俠，不要憑他的武功，橫加干涉在下之事……」

「凌少俠，可否容楚某問你一句話？」

「當然可以，不過，在下能答才答，不能答的，還請楚大俠見諒。」

「少俠近日來連番殺了好幾位武林同道，致使武林中惶惶不可終日，少俠目的何在？」

「這個暫時恕難作答，」凌飛仰臉看了天色，語氣異常堅定的道：「不過在下可向楚大俠保証，決不會錯殺一個好人的！」

「這……」

「現在時刻已離天亮不遠，楚大俠受傷雖然不重，但失血過多，也該好好的調養。」伸手自胸衣裡取出一隻紫玉瓶，傾出三粒紅色藥丸交給楚靈：「這丹丸對療傷補血，極具靈效，楚大俠請自珍重，在下告辭了！」

凌飛說走就走，好快的身法，一個飛旋，便失了他的踪跡。

楚靈想想適才的遭遇，眞像作了一場惡夢，不禁搖搖頭，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然後將三粒殷紅藥丸納入口中。

＊　＊　＊

泰興綢緞不僅規模極大，而且歷史悠久，在杭州可算是人盡皆知，店東主何曉春已年屆花甲，胖胖的常年一副笑臉。

這時候鷄已報曉，他那間裝璜得金碧輝煌的書房裡面，却仍燭火通明，有人在把盞暢飲。

紫檀木的八仙桌面，擺滿了酒菜，店東何曉春正陪着一個濃眉巨目，相貌十分威武的虬髯老者在淺酌低嚐，從他們凝重的臉色看來，似在夤夜商量一件極爲嚴重的事情。

「歐陽老弟，你能確定那兇手是皇甫仁的兒子？」何曉春目注虬髯老者，懷疑的問。

「雖不敢完全確實，相信也不會離譜太遠。」這個被何曉春稱呼爲歐陽老弟的虬髯老者，正是浙東一劍堡堡主歐陽丕，「他們所殺的都是與當年那件公案有關的人物，小弟絕不相信這是巧合。」

「這就奇了。」何曉春皺眉道：「參加當年那件公案的，除了已死的幾位之外，就只有你愚兄了，當時計劃那個辦法的，可並無外人在場，這秘密怎麼會洩漏出去的呢？」

「現在還沒有查出來。」歐陽丕道：「我想很可能是我們中的哪一位平常說話不小心，一時說漏了口，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致把那個秘密洩露了出來。」

「唔！很可能。」何曉春捋着頷下的長鬚點了點頭道：「你對這件事可曾想出對策？」

「老哥，你想我歐陽丕就這樣容易任人宰割？」歐陽丕微微一笑，臉上不自覺的流露出一絲得意之色：「諸逑光和趙一峯被害時，我還沒有什麼感覺，等到李夢蛟也相繼被害，我突心生警兆，看出事態嚴重已不尋常，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才決定將少林寺、武當都拖下水，這有兩點好處，一則可以增加我們的力量，二則有他們兩派出

面，也更顯得堂皇冠冕啊！」

何曉春突然一掌擊在桌上，然後大拇指一豎，哈哈笑道：「高，這一着確實高明得很，愚兄就想不到這樣週全……哦，還有，你對那個皇甫華好像也深具戒心，晚上又派人去劫殺楚靈，並又派人到關王廟騷擾丐幫分舵，不嫌樹敵太多了？」

「老哥哥，不是兄弟褒貶你，你這個人太忠厚了。」歐陽丕冷冷一笑道：「老實說罷，我根本就不相信皇甫華那小子……」

「可是人家將兇手從暗中抖了出來，這……」

「算啦，老哥哥，這只是障眼法兒，說句不客氣的話，老哥哥請不要介意，兄弟是玩障眼法的老祖宗，那小子還嫩得很，豈能騙得了我？」

「你是說他們根本就是一道的？」

歐陽丕哈哈的笑道：「老哥哥你總算想通了。」

這時，一個青衣小帽的伙計匆匆走進來，在何曉春耳邊悄悄的說了幾句話，何曉春臉色一變，轉向歐陽丕道：「老弟，大概是包律回來了，而且都負了傷，你說要不要讓他們進來？」

歐陽丕也臉色大變，大聲道：「這幾個飯桶大概是把事辦砸了，嘿！我不會饒了他們的，老哥哥，你讓他們進來。」

何曉春向那青衣小帽伙計一揮手，不一會兒，包律與四個使劍漢子走了進來，他顧不得右耳根仍在冒血，誠惶誠恐的垂手躬身道：「屬下見過堡主。」

歐陽丕見到他們這副樣子，心中早已火冒三千丈了，不過在事實眞相未明之前，還是忍了下來，冷聲道：「事情辦得如何？」

包律已發覺堡主臉色不對，只是在權威之下，一顆心雖已「怦怦」在跳，只好低着頭說道：「屬下無能，未將堡主交派的事辦妥，眞是該死！」

歐陽丕一聲冷哼，包律和四個使劍漢子只嚇得全身一陣顫抖。

何曉春見到這樣情形，似是心有不忍，先打個響亮的哈哈，藉以衝淡緊張的氣氛，然後向包律道：「包老弟，不妨事的，經過情形如何？你只管慢慢的說，一切有何老哥擔待。」

包律偷偷的望了歐陽丕一眼，見他毫無表示，一顆懸着的心總算放了下來，於是便把所有經過情形，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並將一枚銀製的桃花雙手交給歐陽丕。

歐陽丕接過銀製桃花，略一過目，便自轉交何曉春，「果然不出我所料，正是衝着咱們來的，嘿嘿，孫大聖一個觔斗十萬八千里，却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我倒要看看那小子有多大能耐！」

何曉春沉思一會兒道：「老弟，老哥哥還是有點不懂，這小子姓凌，怎會是皇甫仁的兒子？」

歐陽丕哈哈笑道：「老哥哥，你不止爲人忠厚，而且也很健忘啊！」

何曉春突然用手掌拍拍自己額頭，笑道：「我眞夠糊塗了，皇甫仁的老婆不是人稱『慈航女史』凌素心的嗎？當初他們夫妻分手時，將一對孿生兒子一人分一個，凌素心帶走的兒子便可能隨母姓了……」

「老哥哥，現在一切都明朗了。」歐陽丕道：「也許少林和武當的四位方外朋友對小弟有點不滿，小弟得去穩住他們，同時也得去進行小弟的計劃。」

「且等天亮了再去不好嗎？」

「不行，咱們得爭取時間，不能讓敵人着了先！」歐陽丕似胸有成竹，接着又向包律囑咐道：「你們就在這裡療傷，未得我的准許，決不能離開這裡一步。」

＊　＊　＊

小橋，流水，人家，是一副多麼詩情畫意的素描。

在銅扣山西北麓，有十數戶人家，竹籬茅舍，倚山傍水，雖是疏疏落落的，倒是鷄犬相聞。

這裡雖然有山有水，却沒有肥沃的良田，居民大都是靠山坡上種點地瓜或蔬菜，以及上山伐樵，挑到附近小鎭甸，換回日常用品。有一戶只有母子二人相依爲命，母親是雙腿癱瘓的中年婦人，雖然略嫌清瘦，但從她的臉部輪廓，仍可以找出她年輕時的俏麗影子。

兒子年紀二十許，身材頎長，雖是一身粗布衣衫，經常櫛風淋雨上山打柴，但並不稍減他與生俱來的英俊爽朗氣質。

這天晚上時分，青年人回到家裡，剛剛擱下繩索扁擔，便聽他娘在房內喚道：「是飛兒回來了嗎？」

「是的，娘！」名叫飛兒的年輕人匆匆走進內室，向一個以棉被墊背，斜靠在床上的中年婦人道：「娘，孩兒今天給你老人家抓藥回來了。」

「唉，你這孩子就是不聽話。」中年婦人嘆了口氣道：「娘的這種毛病，不是一般草根樹皮可以奏效的，除非……」

「可是……」名叫飛兒的年輕人急道：「娘是知道的，『浩氣神功』和『純陽無爪指』這兩宗奇奧絕學，在武林已失傳數十年之久，豈是一朝一夕可以找尋得到的，不過，孩兒竭盡全力……」

「好啦，飛兒，娘知道你是個孝順的孩子，」中年婦人雖然帶着

微笑說話，但不難發覺微笑中滲有一份寂寞和淒涼。

「眞是奇怪得很，近數日來，娘的心情突然起了極大的波瀾，不管是怎麼抑制，都平靜不下來，好像要發生什麼重大的事情，飛兒，娘爲你擔心死了！」

「娘，孩兒不是辨得很順利嗎？」名叫飛兒的年輕人，臉上流露出一片不屈不撓的剛毅神色，連說話的語氣也充滿了力量，「現在仇人已大部份被孩兒殺了，祇剩下兩個罪魁禍首。嘿！想不到平常以清高自詡的少林和尚和武當兩派，居然也捲進了這場是非漩渦，給那班面善心惡的僞君子撐腰，孩兒非得好好給他們一些顏色看看……」

「飛兒，凡事要三思而行，切不可意氣用事，少林和武當以往清譽都很好，頗受武林同道尊敬，娘並不阻止你警惕他們，但適可而止，也許將來咱們母子還有借重他們的地方！」

「娘的教誨，孩兒緊記在心就是！」名叫飛兒的年輕人突然「啊！」了一聲，興奮地道：「娘，孩兒還忘了告訴妳一件事，前天在靈隱寺門口，當孩兒刺殺那惡賊楊霖時，竟然被人發覺了。」

「哦！」中年婦人顯然異常吃驚：「是不是楊霖的黨羽？」

「嘿！楊霖是個什麼東西，恐怕給人家提鞋，人家還嫌他手慢人笨。」

「究竟是誰？」

「一個年輕人。」

「你和他交過手？」

「嗯！因爲靈隱寺前遊人太多，誠恐誤傷無辜，所以孩兒將他引到呼猿澗……」

「結果呢？」

「那人使用一柄鐵骨摺扇，招式異常奇奧，顯然是受過高人的調教，孩兒一時見獵心喜，便撤出點穴金筆，和他惡鬥了二十幾招，若不是楊霖的爪牙趕來，孩兒想和他打個勝負來呢！」

「鐵骨摺扇？」中年婦人心中念着，她對「鐵骨摺扇」似有種特別的感受，所以也聽得特別入神，不禁問道：「那人大概多大年紀？」

「娘！孩兒正覺有點奇怪，那人不但年齡和孩兒相若，就是相貌也很相像，就像是一雙孿生兄弟般。」

「你……」中年婦人的神情，突然變得異常激動，連聲音都有點顫抖了起來：「他……可是身穿一件白綢長衫，胸前綉有一朶淡紅色的寒梅？」

「娘……」名叫飛兒的年輕人愕然道：「妳老人家怎麼會知得這樣清楚，是否這人來過這裡？」

中年婦人雙目已蘊含熱淚，嘆口氣道：「飛兒，你明天把人請來這裡，讓娘看看！」

「娘！」名叫飛兒的年輕人一時感到萬分迷惘，痴痴地望着他的娘，口齒啟動，仍想發問，中年婦人已拭去雙目中的淚水，苦笑着道：「飛兒，娘知道你心裡是存着一個很大的疑團，你現在不要問，照娘的話做，明天你自然就會明白了！」

「是的，娘！」名叫飛兒的年輕人顯得有點委屈的低聲應道：「孩兒去給您熬藥去。」

* * *

曙色微明，晨曦初露。

杭州城內已有好多爲生活而早起的人，但畢竟是有限，街道上仍然顯得冷冷清清。

這時候正有一個身形頎長的年輕人，穿着一件淺藍色長衫，手搖洒金白摺扇，儀態蕭灑，步履從容，似在瀏覽這個鬧市中的早晨景色，當他經過一條交叉路時，忽然一眼瞥見少林寺兩個和尚和武當山的兩個道人也正從另一條路向這邊走來。

他不禁心中一動，暗忖：「這倒好，我正想找他們的晦氣呢，想不到機緣如此湊巧，竟在此處不期而遇，省去很多的痳煩。」

兩僧兩道同時也看到了他，出聲招呼道：「皇甫小施主，請稍留步，貧僧等正是來探訪你的呢！」

他忽然心念一轉，暗道：「好哇，他們既將我認爲皇甫華，我何不以假當眞，好好戲弄他們一番。」主意既定，於是故作神秘地用手朝前一指，腳下不但未停，而且反而加快了速度。

在鬧市中，爲免驚世駭俗，雖不便施展飛行術，但他那種如行雲流水般的步法，其實已暗中滲入千里俄頃的縮地成寸之術，不過一般普通人不易發覺罷了。

法雲道：「皇甫小施主一大早起來急急趕路，一定是有了兇手的線索，咱們恰巧趕上，正可以協助他一臂之力！」說完，腳下突然加勁，不徐不疾地遠遠跟在身穿淺藍色長衫的年輕人後面。

法雨和清虛、清玄兩個道人也無異議，緊緊隨在法雲禪師後面，跟了上去。

頓飯光景後，他們已先後離開了杭州城，一路沿着靈鷲山麓往前疾行。

漸漸，他們已由山麓深入山中，身穿淺藍色長衫的年輕人，突然施展開絕頂輕功身法，像是流星劃空一般，轉眼工夫，便翻了兩座山頭。

後面跟着的兩僧兩道自然不甘示弱，也各展絕學，如天龍馭風般緊緊跟在後面。

突地，身穿淺藍色長衫年輕人在一處山頭上停了下來。

這裡雖是靈隱寺後山，但離靈隱寺已遠，遊客很少肯爬十幾座山頭，到這裡毫無古跡可尋的山頭來登臨。

當法雲、法雨和清虛、清玄兩僧兩道翻上這一座山頭，只見他們心目中所認定的皇甫華施主，這時正負手卓立，仰面欣賞天空飄浮的簇簇白雲，因他們只看到皇甫小施主的背影，無法看到他臉上滿含嘲弄意味的冷峻笑容。

「皇甫小施主！」法雲禪師低呼着。他，不，應該是他們四人，心裡已油然而生警惕。

他們對皇甫華並無深刻的認識，一切都是由「鐵面丐」楚靈居中引見，他們雖然絕對信任楚靈，但因楚靈對皇甫華的身世並不十分瞭解，所以他們對皇甫華的信任，暗中也作了幾分保留。

身穿淺藍色長衫年輕人聽到他們招呼，突然轉過身來，玉臉凝霜，雙目中寒光如電地怒視着他們四人，冷聲道：「諸位在此招呼什麼人？」

這年輕人無論身形、相貌，都極肖像皇甫華小施主，但事實上並不是皇甫華，四人同時不由發出一聲驚「咦」，法雲尷尬地雙手合什，低喧一聲佛號道：「原來小施主不是皇甫華，是老衲師兄弟認錯了人！」

身穿淺藍色長衫年輕人冷笑道：「誰是皇甫華，四位從杭州城一直追踪在下，追錯了人，居然連一句道歉的話也沒有，傳聞少林和武當清譽極高，都是修爲極深的高僧高道，這顯然是未必可信！」

清玄道長性子是最爲急躁，怒喝一聲道：「小施主說話最好能夠留點口德，分明是你心懷叵測，將咱們從杭州城引來此處……」

清虛道長到底道行較深，修養也夠火候，他雖已看出眼前這個年輕人行跡有可疑，好像是專心找碴而來的，而師弟清玄又是個火爆性子，說不定三言兩語，連人家的來龍去脈都一無所知便動起手來，對武當而言，實在是件欠風度，失顏面的事，於是趕緊出面，阻止他師弟清玄和人家衝突，接着又向年輕人打個稽首，心平氣和的含笑道：「貧道武當山清虛，小施主可否見示尊姓大名，以便稱呼？」

「小可凌飛。」神色雖仍傲倨，但語氣已緩和了許多。

「哦！凌少俠，尊師是……」

「嘿，小可沒有師承門戶，道長大可不必顧慮。」

「小施主一大清早匆匆趕來此地，當非無因吧？」

「喲，原來道長是六扇門中吃公事飯的？」

「貧道尊重小施主是條好漢，希望小施主說話時有點分寸。」清虛道長修爲雖深，也禁不起無禮的挑逗，臉上也流露出忿怒的神色。

「道長既非六扇門中之人，憑什麼查問小可之事？」

凌飛咄咄迫人的傲氣，連那位佛門高僧法雲大師也被激惱了，當下高喧一聲佛號，說道：「小施主，說話不要兜圈子了，你將老衲師兄弟引到此地來，到底是用意何在？」

「哈哈哈！」凌飛敞聲一陣大笑之後，又冷聲說道：「眞想不到受武林欽敬的少林高僧，說話也是這般的强辭奪理，故入人罪！」

「孽障！」法雨大師突然欺身而上，怒容滿臉的喝道：「你敢再出言無狀，語侵本寺清譽，老衲拚着面壁三年也非痛懲你一頓不可！」

凌飛目光斜睨，將法雨大師上下的打量一下，顯然一副不屑樣子，冷笑道：「和尚，先別吹得太滿了，要打嘛，我看你還不一定行呢！」

這種鄙視的態度，任誰人也受不了，何況法雨大師並沒有修到「無嗔」的境界，登時氣得鬚髮俱張，身形一閃，五指箕張如鈎，向凌飛左肩抓去，同時喝道：「孽障，看招！」

凌飛身形半旋，右手一揮，一招截手法中的「玄鳥劃沙」，疾劃對方抓向左肩的「腕脈穴」，右手摺扇却由張而闔，抽冷子自一個出人意料之外的角度襲取法雨的「笑腰穴」。

這一招兩式雖極平凡，但凌飛使用出來，居然化腐朽爲神奇，極平凡的招式，竟變得幻玄莫測，而使少林高僧法雨大師也着了他的道兒。

當法雨大師發覺上當時，對方的摺扇業已沾衣，欲想變招閃避，却已經來不及了。但爲了避重就輕，迫得硬將穴道挪移半寸，準備拚着受傷，以空穴來承受對方致命的一擊。

他却萬萬想不到，凌飛並未在扇上貫注內力，而且當摺扇在肩頭略爲一沾之時，却突然地收招凝立，緊接着抱拳笑道：「承讓，承讓！」

法雨大師不禁臉紅，以他身份，雖然心中感到十分窩囊，但輸了招不能不承認，只有倖倖地雙手合什道：「承小施主扇下留情，老衲甚爲感激，不過老衲希望以後還能有機會，再向小施主好好的討教一番。」

凌飛淡淡一笑道：「不敢，小可武林末進，拳腳粗俗，只要大師不嫌棄，定當隨時奉陪。」

話雖說得很客氣，但聽在法雨大師耳中，卻像猛地被鋼針扎了一下，心裡感到萬分難受，可不是嗎？「武林末進，拳脚粗俗……」雖是自謙之言，但此時此地，卻又顯出很深的調侃意味，自然使法雨感到難受了。

其實何止法雨大師一人，連法雲大師臉上也是訕訕的，兩道長眉跳動了好幾下，大有繼法雨大師出手的樣子。

正好這時淸虛道長緩步而出，拂塵一拂，向凌飛道：「小施主不但武功俊，口才更俊，貧道不才，願以這柄拂塵向小施主討教幾招扇上的絕學。」

凌飛微微頷首，突然抬頭見太陽昇起好高，不禁心中一凜，連忙搖手道：「且慢，小可暫時無法奉陪！」

淸虛道長愕然道：「小施主是不屑指點貧道嗎？」

凌飛抱拳道：「道長請不要誤會，小可奉母命去辦一件極重要之事，現在都已日上三竿了，如果辦不好這件事，家母是要生氣的。」

淸虛道長打了一個稽首，肅容地說道：「原來小施主還是位孝子，貧道倒是失敬了！」

凌飛一臉焦急之色，再度抱拳道：「不敢，小可要告辭了！」

說完話，舉步正欲離去，淸玄道長卻突然閃身而出，拂塵一揮，攔住去路，冷笑道：「小施主捉弄了咱們一個早晨，不作個交代，就想這樣的輕易離去？」

凌飛臉色一寒，怒喝道：「你準備怎麼樣？」

淸玄道長冷聲道：「不交代淸楚，你休想離開這座峯頭！」

「憑你也配留住小爺？」凌飛說話間已將摺扇交與左手，右手一揚，一股強勁無儔的掌風，直向淸玄道長胸前撞去。

淸玄道長早已有備，也自貫勁左臂，一掌劈去，兩股掌風中途相撞，發出沉雷般一聲悶響。

一掌相接，淸玄道長被震得「蹬蹬蹬」連退三步，再看凌飛時，卻像斷線的風箏，被震得在空中一連翻了幾個觔斗，像顆隕石疾向山下摔落。

淸虛道長和法雲大師，首先「呀！」的發出聲驚呼，趕到峯邊一看，因爲這邊正是一片懸崖，根本就看不到下面的情況。

法雲大師立時雙目一閉，雙手合什，口中低喧佛號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淸虛道長也低聲喧聲：「無量壽佛！」轉過身來，目注淸玄道長似含責怪之意的沉聲道：「師弟，你……」

淸玄道長滿臉含愧的神色，緩緩低下了頭，這時淸雲大師也轉過身來，說道：「淸虛道長，這件事並不能怪責令師弟，假如令師弟不全力此赴，恐怕被震飛的不是凌飛小施主，而是令師弟了。」

淸虛臉色稍緩，一聲微喟道：「大師的話雖然不錯，但一個修道人隨意置人於死，總嫌不當！」

法雲大師道：「事已至此，懊惱也無濟於事，咱們不如將他的遺體埋葬，多爲他唸幾卷大悲咒，稍消罪孽。」

* * *

自從「鐵面丐」楚靈受人暗算之後，這兩天皇甫華除了常到丐幫分舵去探望他的傷勢之外，便是一個人坐在客棧中生悶氣。當然也曾經好幾次去查訪暗算楚靈的兇徒，但都毫無所獲。

這天早上他略略進了飲食，正準備往關王廟去探視楚靈，客棧中伙計卻拿着一張字條匆匆走來，哈腰諂笑道：「公子爺又準備出去了？」

皇甫華目光落在伙計手中的那張字條上，漫應道：「嗯，伙計，你手裡那張字條……」

伙計「哦」了一聲道：「這是對門巷子裡那個賣葫蘆的小順子送來的，他說是有一位穿淺藍色長衫的公子託他送給皇甫公子的。」說着雙手將紙條送上，又笑着低聲道：「小的已代公子賞過他了。」

皇甫華接過字條，略一過目，便放在袖中，探腰取出一塊碎銀在掌中，問道：「伙計，你可知道銅扣山到底是在什麼地方？」

「銅扣山？」伙計兩眼瞪着銀子，一副貪婪的樣子：「公子爺要去銅扣山？那可遠着呢。」

「有多遠？怎麼走法？」

「大概有五六十里路，由東門出城，不要走驛道，路雖然狹窄一點，但並不難走，騎馬兩個時辰準夠了。」

「好，謝謝你。」皇甫華將碎銀子交給伙計道：「這送給你去買壺酒喝。」

「公子爺可要備馬？」伙計接過到銀子顯得更殷勤了。

皇甫華擺擺手，道：「不必了，我不過隨便問問而已。」

伙計千恩萬謝離去之後，皇甫華也就拿着摺扇，離開了客棧。

皇甫華照着客棧中伙計的指點，由東門出城，見驛道旁有條狹窄的小路，成丁字形通往遙遠的一抹山影。

驛道上往來的行人車馬很多，但這條小路，一眼望去卻是空空蕩蕩的，不但看不到車馬，連行人也難看到。

（未完‧一）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鐵手無敵

良師眞言開茅塞　百年修爲慨贈予

上文提要： 醉紅老店中幾位「武林盟」使者正議論着「誅心令主」剛出道不到一個月已殺了武林廿餘人，此時來了蕭文邀請店主陶老前輩往楓葉山莊議事，並告以午夜「誅心令主」會出現。午夜至「誅心令主」確然出現，並在無人知覺下已斃一人，驚急中蕭越出現，令主才退。蕭越與蕭文孿生兄弟憑各佩戴的「雌雄鴛鴦環」相認……

百相大師語聲微頓，續道：「這樣每到發病之時，他們就來這裡要老衲爲他們暫解痛苦，而多數來此之時，均已病入膏肓，老衲雖然竭盡全力，也無回天之力，所以，從宏遠兄直到第五代蕭門子弟均埋骨在此地。而你爹不知爲什麼會被六大門派指爲屠殺正義人士的兇手、魔頭，竟然導致了『孤堡』的毀滅，眞是一件令人心痛的事。」

聽着百相大師的敍述，蕭越臉現悲憤之色。

蕭越道：「我不相信我爹會是那種人，若被我查淸了事實，我一定要爲爹和『孤堡』恢復名譽，重建『孤堡』。」

百相大師頷首道：「你有此心願也不錯，只是處事之際，該當得饒人時且饒人，切不可冤枉了好人。江湖中最可怕的事就是『仇』字，稍有不愼，就會令人痛苦一輩子。」

他說到這，目光在蕭越臉上一凝，有些猶豫，終於接着說道：「小施主，你雖然如今只有二十餘歲，但武功修爲已遠遠超過了你祖輩中任何人在此時的修爲，所以你的病情也較爲嚴重，只是單就這一個原因，病情也不該這般嚴重，不知是何緣故。」

說着，眉頭皺在了一起。

百相大師那裡知道，蕭越習武走捷徑，且又練了「狂嘯掌法」、「孤詣罡氣」這樣偏激的武功，實是對身體有極大損害。

蕭越臉色依舊，淡淡笑道：「大師以爲晚輩還可活多少時日？」

百相大師道：「若是就此廢除武功，那尚可多活幾十年時光……」

蕭越聽到這兒，截口道：「若我失去武功，又豈能再爲武林正義奔波？又如何洗刷我爹和『孤堡』所蒙受的冤屈呢？即便能苟延殘喘地多活幾年，可是既不能爲天下蒼生請命，又不能將爲禍武林的魔頭掃蕩一淸，那麼活着，豈不如死了一樣嗎？」

百相大師一嘆，道：「蕭家人的血裡總是有這麼一股凜然正氣。唉！老天爺却這般作弄人，爲什麼偏偏給蕭家人這種不治之症呢？」

蕭越道：「大師已着相了，豈不聞先賢有言道『朝聞道，夕死足矣！』只要我能活一天，我就會不斷修習自己的武功，並且藉此除魔衛道。」

百相大師道：「小施主，雖然老衲痴長你一百餘歲，却到今日才明白，人活於世，必要有所貢獻，有所犧牲，老衲眞是白活了這一百多年，却躲在這裡，苟延殘喘地活着，自以爲超脫世外才是高人，殊不知，人來到這個世上，便是這世

俗社會的一份子，又如何能夠逃避呢？」

不錯，每一個人都是社會的組成部分，若人人皆逃避，那將會是什麼樣的人世呢？

可是仍舊有人企圖逃避身爲社會一份子的責任，仍舊幻想着桃花源的生性，而將人世視爲魔域。

其實，世間又哪裡有桃花源和魔域之分呢？

百相大師沉吟良久，道：「與你相處這一日，對老衲眞是如過一生。只是老衲時日亦不多矣，可嘆這一身濟世救人的醫術將隨之失傳，不知小施主可否幫老衲一個忙？」

蕭越笑道：「大師莫非要晚輩將大師的醫術傳播於世嗎？」

百相大師肅然點頭道：「老衲平生不願看書，故到今日也沒寫一本能傳老衲絕世的醫術之書，老衲見你才智過人，必能在十天半月內得我眞傳。」

蕭越微微一怔，道：「大師眞是太抬愛晚輩了，只怕晚輩會使大師失望的。」

百相大師搖頭道：「施主太過謙了，我深信我沒有看錯，雖然老衲不能醫好你的病，而你的將來所學的醫術精湛後，倒也可能治癒你這個病吶。」

蕭越道：「既然如此，晚輩當義不容辭。」

百相大師臉露笑容，道：「來，咱們乾一杯！」

兩人早在談話中，不知不覺已將一罎百年佳釀喝得精光。

而那一大盤子「忘憂果」多半已進入了蕭越的腹中。

蕭越醉了，但醉得很舒服，他的確忘憂了。

人若能一時的忘憂，的確是不容易的。

蕭越眞能忘憂嗎？

十天，轉眼就過去了。

不遠處的楓樹林仍是那麼火紅一片，而那崖壁前的空地也仍是那麼空曠、寂靜。

十天，蕭越却已有了極大的變化。

他的聰明的確是超人的，僅僅十天的時間，百相大師一生的醫術上的心得都已傳給了他。

其實這主要是蕭越的醫術本來並不弱，如今的學習反而將他過去心中的疑問給解開了。

這天蕭越獨自一人徘徊在蕭氏家族的墓地裡，緬懷先輩的豐功偉績，他不由地心潮波動，血脈爲之賁張：「對，我蕭越只要活着一天，就要爲武林正義而戰，絕不能辱沒了我蕭家的名譽。」

「十天！江湖中不知道又發生了多少事情，『誅心令主』只怕已傷了不少人了。」

忽然地感覺到後面有人走來，他回過身來。

百相大師臉色沉重地走來。

蕭越問道：「大師有何煩心之事？」

百相大師目光盯住蕭越，道：「小施主，老衲自忖已難過今夜了，所以必須把一切都跟你交代清楚。」

蕭越一驚，道：「大師，你如今氣色很好，怎麼會……」

百相大師截口道：「這只是廻光返照而已，在你來此之前，老衲已知將不久於人世，正想做準備，不想能夠遇到你來此，老衲也總算有個人可托付了。」

蕭越道：「大師有何吩咐，晚輩都會竭盡全力去做的。」

百相大師道：「你過來。」

他說完走到蕭宏遠的墓前，但見他伸手在「門」字上面按了一下。頓時在蕭宏遠墓前那片地上出現了一個穴坑。

百相大師探身入坑中取出一個物件。

百相大師隨即出坑走到蕭越身前。

他深沉地道：「小施主，這是你遠祖蕭宏遠在這裡的最後時光中的一生武學心得。」

蕭越接過那個包裹，打開後一瞧，是一隻楠木匣子，又打開匣子，匣子裡有一隻瓶子，瓶子內似乎有一張紙。

他打開瓶子，將裡面的東西抽了出來。就是一張紙，上面有不足三百個字。

「這難道就是武功秘笈嗎？天下居然有這麼短的武學經典嗎？」

蕭越在想，想這張紙，想那令他無限崇敬的遠祖蕭宏遠……

* * *

蕭越揪着那張寫着遠祖蕭宏遠武功心得的宣紙，沉默了許久。

當他再度抬起頭，看到了百相大師眼中似有一種火一樣的熱情，眼神是那麼的給人以安慰，給人以力量。

「休要小看了這張紙，眞要明瞭它的內涵，只怕要花你半個月，甚至一個月的時間也說不定，能夠全然明白了這篇文章的含義，相信你的武功，離進入武學的最高境界已不遠了。」

百相大師說到這兒，語聲倏地有些黯然，接道：「只是你可想清楚，你越是多了解這篇文章的含義，你就離死亡則更近了一步，老天爺給你的時間並不寬裕。」

蕭越鄭重地將紙片疊好塞入瓶裡，放在懷中。

蕭越微微一笑道：「大師，晚輩早就說過，人總是要死的，晚輩

寧願燃燒自己的生命，只要能爲維護武林正義發一分光和熱，就是將晚輩燒爲灰燼也在所不辭。」

百相大師肅然起敬，合什道：「阿彌陀佛，望小施主保重身體，小施主能在有生之年多做一些事，老衲也就沒有什麼可顧慮的了。」

百相大師倏地一指頭點倒了蕭越。

他將蕭越抱了起來，大踏步地回到了洞穴中……

* * *

朦朧中，蕭越感到陣陣熱流自頭傳下，這股熱流在自己周身游走，彷彿要將身子撞開一個出口，使它宣洩似的。

蕭越正欲跳起身來，却聽到一個柔和的聲音道：「導引這股眞氣在體內奇經八脈中游走，納入丹田之中，但不可强行運功抵制。」

蕭越畢竟是一名頂尖高手，乍聞此言立時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心中激動不已，正待開口說話。

那柔和的聲音又道：「小施主且慢胡思亂想，速速靜下心來，否則後果堪虞。」

蕭越一驚，頓時收束心神，運功調息。

許久，許久……

那股自頭頂傳入的眞氣消失了。

蕭越又運氣調息了三周天，將來自體外的眞氣完全納入丹田之中。

蕭越緩緩睜開雙眼，一眼便看見了百相大師。

此刻的百相大師已不是以前的百相大師了。

只見他目光混濁無比，皺紋也在一夜間佈滿了他的臉，他一下子蒼老了一百年。

蕭越心中激動，久久才道：「大師用心如此，叫晚輩如何……如何受得起呢？」

百相大師道：「老衲已不久於人世，這一百多年的功力是帶不走的，又何必浪費呢！不如將你造就成一朶武林奇葩，也算是老衲晚年覺悟，爲世人做出了一點貢獻吧！」

他說到這兒時，語聲已有些急促，喘息之聲不斷，顯得極爲蒼老：「雖然小施主身有隱疾，但老衲這十天來已竭盡了全力，將你的生命延長至三年，在這三年中也許你能憑老衲授與你的醫術，找到良好治癒隱疾之法，若老天眞的不開恩，有這三年的時光，想你已能夠做不少事了。」

蕭越眼睛潮濕了，心裡彷彿被什麼抓扣着，難受得要命。

蕭越道：「大師如此玉成晚輩，晚輩自然不會辜負大師的期望。三年！實在太長了。」

百相大師道：「那『忘憂果』對你的隱疾有極大的益處，你不妨在離開這裡之前都吃了吧！老衲只望你能將老衲遺體埋於你先祖宏遠兄墓旁的穴坑裡，這就夠了。

「雖然老衲不能爲你解答你先祖武功心得中的疑問，但憑你的聰明才智，自然能夠解決的。」

蕭越很用心地聽着，因爲他知道這是百相大師的最後話語了。

久久……

百相大師沒有再說一句話。

蕭越一抬頭，百相大師已然圓寂了。

刹那間，蕭越只覺得心口堵得慌，一種悲痛的心情頓生，令他想要說許多話，可是又什麼也說不出。

十天的相處，蕭越對這位自己遠祖的知心好友敬佩不已，從而也打消了自己過去那種盲目復仇的想法。

這十天無疑是他思想的一大轉機，也使他更進一步成熟了。

蕭越緩緩抱起百相大師遺體，身形並未如何作勢，人已飄然落在崖下，就這一手功夫已顯示出蕭越武功的突飛猛進了。

蕭越將百相大師遺蛻放入地下的石棺中，並且埋好。

百相大師生前想得周到，連做碑石的青石板亦準備好了。

蕭越運功以指力在青石板上寫下：「少林門下百相大師之墓」的碑文。

天這時下起了秋雨，鉛一樣的雲層壓得很低，彷彿要砸下來似的。

蕭越站在墓前已經很久了，衣衫早已濕透了。

蕭越的臉上不知是淚水還是雨水，也許含有淚水吧！

畢竟，百相大師對他恩重如山，他欠了大師的情。

無論是多麼把生死不放在眼中的人。

在他的親友死時，都比平常人要悲傷的多。

他把生死看得淡，那是對他自己，對於別人的生死他是極爲重視的。

蕭越面無表情地轉過身，回到洞中。

他走入後洞，那兒放着數罎酒，和一袋忘憂果。

蕭越撲在一罎酒上，揭開泥封，舉罎便倒。

忘憂果令人忘憂，美酒讓人消愁。

蕭越正是要藉這兩種東西解憂忘愁。

眞是奇怪得很，蕭越居然始終醉不了。

酒喝乾了，果子吃完了。

蕭越仍是清醒的，他必須在無比的痛苦中煎熬着。

其實，借酒澆愁愁更愁，這對於蕭越這等聰明的人來說，怎麼會不知道此理呢？

可是，聰明人有時也往往會做些傻事，君不聞大智若愚嗎？

只是，蕭越此刻身懷絕世武功，本身功力近二百年，這恐怕是天底下古往今來功力最深厚的高手了。

他已可因此傲視羣雄，他還有什麼事情可愁的呢？

「大師，咱們再乾一杯！」蕭越舉罏一飲，却是空的。

「唉！老天爺爲什麼這麼對我？連讓我醉倒都不成？」

「每遇到一個親人，他們就很快死去，難道我是喪門星嗎？」

蕭越痛苦地閉起眼，腦中閃過母親遭暗算倒下時的情景。

若說活這麼大，最讓蕭越心痛負疚的事，恐怕就是自己眼望着母親死去，却不能救治，甚至連兇手都難以捉住。

良久……

蕭越霍地睜開雙眼，探手入懷，摸出那個裝着先祖武功心得的瓶子，望了許久。

他伸出右手，打開瓶塞將紙片拿了出來，展開細看。

蕭越看了一陣，目光不由迷惘起來，這竟是一篇似佛經一樣的文章，全文沒提到半個「武」字。

蕭越暗想道：「先祖當年身患絕症之後即寫下此文，不可能是愚弄後人的。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對了，百相大師是佛門中人，那時節必和先祖談過許多與佛有關的話題，先祖可能將武功心得以佛法喻之呢！」

蕭越一念及此，便再看下去……

就這三百來字的文章，他從白天看到晚上，從晚上看到白天，一連三日三夜，不眠不休。

忽然間，蕭越得了靈感，於是想通了，理解了。

靈感這兩字的確非常奇妙，完全是可遇不可求的，一旦來了，所有的問題就可能一下子迎刃而解。

蕭越心中雖爲自己在武學上獲得了巨大進步而狂喜，臉上却未表現出來。

他此刻初登上武學巔峯，神思已不知不覺悠遊於其中。

然而，周圍的任何一點動靜都逃不過他的耳朵。

他已聽見有人向石崖這邊走來了。

是兩個人，且武功都是極高。

因爲這兩人輕功極好。走來時幾乎沒發出聲音，但聽在蕭越耳中却是異常清晰。

蕭越緩步走到洞口，目光所及，不由一楞，全身顫抖不已。

來的是一男一女，男的英氣勃發，如玉樹臨風，女的丰姿綽約，傾國傾城的容貌令任何一個男人都會動心。

但此時那女的却是一臉愁容，目光中滿含焦灼之色。

那男的嘆道：「香雲，這裡如此荒涼，一望便已了然，只怕蕭越弟不會在這裡吧？」

這女的會是楚香雲嗎？

不錯，正是她。

她那日負氣離開白馬寺，漫無目標地四處遊蕩，適逢江鳳儀，於是又去了「楓葉山莊」小住了一段日子，却和蕭文再度相逢了。

十幾天前，蕭文回到「楓葉山莊」，將他與蕭越相認，而蕭越追擊「誅心令主」，一去不復返的事告訴了楚香雲。

當時，楚香雲就急得不得了。

當即便趕來「醉紅老店」，而蕭文也陪她一起來了。

楚香雲搖頭道：「那邊石崖上有洞穴，也許越哥他……他在那裡面呢！」

她說着，腳下已加快了步伐。

蕭文在後面不由長嘆了一聲，身形閃動間，已跟上了楚香雲。

蕭越眼見兩人併肩向這裡走來，心中不由發酸。

他想到這兩人必定會來此洞中，便欲避開他們。

不想這兩人來得極快，蕭越竟已來不及避出洞外了。

正自着急間，忽聽一聲喝叱道：「什麼人？」

蕭越抬眼望去，看到兩條人影已自崖頂躍下。

竟是兩個全身紅衣、紅巾蒙面的人物。

楚香雲見了兩人，微微一怔，道：「二位是『孤堡』弟子嗎？」

兩名紅衣蒙面人並不答話，目光却望向蕭文，久久才道：「屬下快劍堂香主宇文成、張鳴劍見過堡主！」

楚香雲不由笑道：「你們認錯人了，他是堡主的大哥蕭文蕭大公子。」

兩人齊齊一怔，同聲道：「原來是大公子，屬下以爲……」

那蕭文自二人出現至此，一直臉含笑意，却沒有任何別的神情變幻出現。

蕭文聽到這裡，截口道：「二位不必多言，其實我與舍弟本就極爲神似，怪不得二位認錯，只是二位爲何會到這裡來的？」

左首紅衣蒙面人道：「啟稟大公子，屬下本來一共五人來此尋找堡主，不想遇上了『誅心使者』，一

戰之下，我們折了三人，屬下無能，只得避到此處，不想遇上了大公子。」

蕭文聳然道：「有這樣的事？『誅心使者』怎麼會出現在這裡的呢？」

左首紅衣蒙面人道：「這個屬下不知。」

他話音剛落，三條人影從崖頂飄下，來人全是白衣蒙面人。

楚香雲微哼一聲，道：「想不到說曹操，曹操就到了。蕭大哥，這些禍害該除了才是。」

蕭文頷首道：「不錯，正該爲死去的兄弟報仇！」

他剛說完，那三個蒙面人中站在東首之人忽地一揚手，發出一串旗花，在這白晝間，竟也顯得異常清楚。

楚香雲見狀，早已拔劍刺向離自己最近的一人。

要知她這十幾天來尋遍了這一帶方圓幾十里的地面，都找不到蕭越，也不知蕭越那夜與「誅心令主」交手是死還是活着，她心中正彆着這一口氣呢！

她一出手便是殺招，龍虎風雲劍法使得淋漓盡致。

但對方亦不是泛泛之輩，身手也是極高。

一時之間兩人竟打了個平手。

「孤堡」弟子宇文成、張鳴劍兩人雙戰一名白衣蒙面人，倒是佔盡了上風，但急忙之間也難下殺手。

蕭文此刻正和東首那名白衣蒙面人酣戰，兩人似乎不相伯仲，都難使對方傷在自己劍下。

楚香雲見狀，心中微微有些焦急。

因爲對方適才所發出的信號，必然是召喚同伴的，若是久戰不下這三人，等到對方援兵一到，勢必要敗在對方手上不可。

一念及此，她手下招式更見凌厲，右手劍，左手施出摘月十八式絕技，對方一時之間被迫於下風，但守得却是極爲嚴密。

驀地，一聲長嘯傳來。

嘯聲竟愈來愈近，足見所來之人的武功之高了。

楚香雲猛地一咬牙。

長劍揚起，發出濛濛劍氣，同時，左手倏地抬起。

「啊」的一聲慘叫傳出，與楚香雲相對的那名白衣蒙面人當場栽倒在地，只見他滿地亂滾，終於身形蜷縮成一團不動了。

不大一會兒工夫，便化爲一灘血水。

正在打鬥的人們不由得被眼前情景震驚了。

他們全都不知道楚香雲究竟是用什麼暗器取了白衣蒙面人的性命。

只是這種死狀如此恐怖，他們那個敢去親身一試呢？

「好毒的女娃子！想不到失傳多年的『暴雨梨花針』會重現武林。」聲到人到，場中已多了三名白衣蒙面人。

爲首一名白衣蒙面人與方才跟蕭文交手之人互相點了點頭，然後說道：「這位想必是『龍虎山莊』的後人楚香雲姑娘吧？」

楚香雲冷哼一聲，道：「不錯，正是本姑娘。」

「那好得很！」爲首的白衣蒙面人正說着，人已如鬼魅般欺近了楚香雲。

此刻，楚香雲揚劍欲擋。

不想一股奇香襲來，頓時她頭暈目眩，一個觔斗倒在了地上。

「香雲……」蕭文大急，身形撲到，手中長劍已疾刺而出！

宇文成、張鳴劍幾乎與此同時，發起了攻擊。

只是，忽然一道劍光起自身後，宇文成和張鳴劍便氣絕身亡了，他們兩人至死也不知是爲何人所殺。

而在洞中的蕭越却看得清清楚楚。

這一劍二命的傑作是胞兄蕭文所爲。

蕭越只氣得全身發抖，簡直要立刻撲下去與蕭文一決高低。

但，他終於忍住了，他要看看這位親大哥究竟要做什麼。

只見爲首那白衣蒙面人率衆至蕭文面前，躬身一禮道：「少主人，你怎麼這麼早就暴露了身份呢？」

蕭文冷哼一聲，道：「你懂什麼？這裡除了這三人就沒有外人了，而香雲已被你用『七巧香』迷倒，人事不知，我一舉殺死這二人，自然不會有人知道的。」

他說到這裡，語聲一頓，道：「你們先走吧！」

五名白衣蒙面人立時齊齊行了一禮，掉頭急馳而去。

蕭文走到楚香雲身前，將她輕輕抱起，口中自語道：「美人啊！妳眞讓我想死了。弟弟眞是大傻瓜，這麼容易就被騙過了，香雲怎會是那種人呢？」

這幾句話一進入蕭越耳裡，蕭越頓時心中一陣刺痛，暗道：「天哪！原來我錯怪香雲了，那晚所見之人一定是有人假扮的，想要拆散我跟香雲，這一定是江鳳儀的陰謀。」

他腦中雖這麼想，可是眼睛却盯着蕭文。

蕭文倏地向洞中躍來，蕭越急忙隱身於後洞之中。

只見蕭文將楚香雲放在地上。

蕭文在一旁欣賞了半晌，方才

騰出右手，欲輕解羅衫。

但只解了一半，他住手了。

因為，他面前出現了一雙腳。這雙腳的出現是那麼的突然。事先絕沒有一絲一毫的徵兆。

蕭文反應極快，雙手在地上一按，人已縱了開去。

他抬眼一瞧，不由驚呆了：「是你？」

蕭越冷冷地道：「不錯，是我。大哥想必很失望，是嗎？」

蕭越一見蕭文解楚香雲的衣裳就知道他不懷好意，於是便立時現身出來。

蕭文很是尷尬，一時不知說什麼才好。

「越弟，我……」

蕭越義正辭嚴地斥道：「住口！想不到你竟會是這樣的人，你身為蕭家的人，卻為『誅心令主』做事，且傷害的『孤堡』弟子，你應該知道，娘是死在『誅心令主』之手的。」

蕭文狡辯道：「弟弟，這不是我的錯，我沒有別的選擇！」

蕭越冷哼一聲道：「沒有別的選擇？你真是把我當成三歲小孩來騙了，若是對方脅迫你，你當凜然相拒，哪怕獻出自己的生命也要維護『孤堡』的聲譽。」

蕭文忽然大笑道：「『孤堡』？它早已不復存在了，還談什麼『孤堡』聲譽？何況我自小就隨娘離開了『孤堡』，爹也是將堡主之位傳給了你，我早被排除於『孤堡』之外了，又何必為『孤堡』的聲譽獻出自己的生命呢？」

蕭越聽了這話，氣得顫抖不已。

他氣憤地道：「不錯，你的確已不能算是『孤堡』的人了，甚至於連姓蕭也都沒有資格了。今天你竟然想對香雲下手，這只能說你不是人，簡直是畜牲。」

蕭文冷笑道：「我知道楚姑娘與你有過海誓山盟，只是她現在是我的人，你休想干涉我對她做什麼事。」

蕭越怒聲道：「放肆！你簡直無恥到了極點！」

然而就在此時，蕭文已然先下手為強，搶先出手了。

蕭越也不知用了什麼身法就輕而易舉地避開了蕭文的攻擊。

蕭文見在這石窟難以施展，身形立時倒掠了出去，才站穩身形，就見蕭越已負手立在他面前。

蕭文心下微驚，暗忖道：「怎的十餘日不見，他的武功似乎精進了不少。」

當下，蕭文不敢怠慢，出掌如山，掌風雄渾。

掌落之後，竟已失去了蕭越的蹤跡。

猛然間，一股柔和的力道襲向脅間。

蕭文想也未想，身形連換了十幾個方位，才避過這一掌。

蕭越才領悟了武學的最高境界：「有物即是無物，無物即是有物，有招即是無招，無招即是有招，萬相歸宗，一切是空」。

這正是蕭越所記的那篇文章的最後幾句話。

蕭越此刻所出招式，在常人看來，無一不是極為笨拙，毫無效力的庸招，根本不能傷人。

但此刻看在蕭文眼裡，蕭文却覺得對方招式異常厲害，全是攻敵之高招。

僅僅十餘個回合，蕭文已被迫得手忙腳亂了。

蕭越此刻心中極是猶豫，一時間不願傷了蕭文。

畢竟那是自己的同胞大哥。

就在蕭越猶豫之時，蕭文倏地施出奇招，袖中精芒忽然暴射而出，直取蕭越咽喉。

蕭越身形驀地向後移開去，避開了這一致命之劍。

蕭越目光凝住在蕭文臉上，似乎想讓他自己能夠醒悟。

倏地，他覺得蕭文那雙眼睛似曾相識。

蕭越一面苦思冥想，手下一面漫不經心地出招。

驀地，他腦中靈光忽現！

他想起來了。

他所想到的實在令他憤怒不已。

當真是「劍由心生，心即是劍，劍既是心，心劍如一，萬相皆摧」。

蕭越只是心裡念頭升起，手下已然不知不覺地做了。

他欺步上前，出手快到不能再快，就在蕭文的軟劍將刺到又未刺到蕭越衣襟之時，蕭越的手指已指住了蕭文的咽喉。

蕭文猛地一呆，臉色頓時變成死灰一般。

蕭越質問道：「你說，在七星坪之戰出手的是不是你？」

蕭文傲然道：「不錯，正是我。」

蕭越胸脯一陣起伏。

轉眼間，他臉上現出驚人的平靜。

蕭越問道：「那晚暗襲娘，又打傷我的是你吧？」

蕭文沉吟了許久，道：「反正你不信我，我又何必回答呢？大不了，你殺了我就是。」

蕭越目光緊緊盯住蕭文的眼睛，道：「你以為我不知道嗎？就算你蒙着面巾，可是眼睛始終露在外面，而兩眼的距離也永遠是不會改變的，我和你見過了幾面後，怎

麼會不認得呢？」

蕭文乾脆閉上眼睛，道：「不錯，我是大逆不道之人，你殺了我好了，這樣也可博得『大義滅親』之美譽……」

「你住口！今日我就是要大義滅親。」蕭越不由狂怒，手指已然插進了一分半。

蕭文見狀，倏地跪倒在地道：「弟弟，你……你放過我吧！我知錯了，我一定會改好的，『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呢？難道給我一次改正的機會都不行嗎？」

蕭越見蕭文一臉哀懇之色，心中不由一軟，暗道：「世間上我就只有這麼一個至親了，若殺了他……唉……」

蕭越腦中思想鬥爭得異常激烈。

久久……

他長嘆了一聲，道：「『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好！我就給你一次機會，若不改邪歸正，碰到我手，定殺不饒！」

蕭文聞罷，目光中掠過一絲喜色。

他連忙對蕭越謝了又謝，轉身急馳而去。

蕭越眼望着蕭文消失的身影，才長長吐了口氣。

他心中暗想道：「我這麼做到底是對還是錯呢？」

* * *

蕭越黯然回到洞中，見楚香雲仍在昏睡。

他瞧着楚香雲那撩人的睡態，心中却充滿了愧疚。

他為自己錯怪了楚香雲而深感不安。

「我那麼粗暴地罵她，不知她還能否原諒我的過錯？只要她肯原諒我，就是要我死也甘心。」

蕭越痴痴地望着她。

時光很快就流失了……

* * *

夜，又來臨了。

深秋的夜已是相當地涼了，刺骨的寒風，肆虐地由洞口湧入，冬天似乎已過早地來臨了。

蕭越生起了一堆柴火，頓時洞中暖融融的，溢滿了春的溫暖。

蕭越早已將楚香雲被解開一半的衣裳扣好，眼中滿含柔情地凝視在楚香雲的俏臉上。

楚香雲那絕世的姿容在火花的輝映下，微微泛起一抹紅暈，長長的眼睫毛輕輕遮蓋在美目上，兩抹淡淡的秀眉却微微皺着，兩片櫻唇小巧而不薄，平盈而不厚，秀挺的瑤鼻居於中央，襯托了整個嬌容更顯美麗。

蕭越伸出手去，搭在楚香雲玉腕上，只覺得她脈象極是平和，毫無亂象，他心中便放心了。

蕭越摸出那一頁紙來，又默默地看了一遍，然後將這頁紙輕輕一擲，那頁紙便穩穩地落入火中，燒成了灰燼。

蕭越盤膝而坐，開始打坐調息，以便將百相大師移到自己身上的一百幾十年的功力，與本身的功力更加融合。

他很快就進入了人我兩忘的境界。

不！應該說是萬相皆忘的境界！

蕭越只覺百脈中真氣流動，如長江大河般流轉不停。

蕭越體內的任督二脈、十二重樓、生死玄關早已打通，此時又承受了一百多年的功力，無異於使他如虎添翼。

只是他的隱疾却也更為嚴重了，與百相大師相處的十餘天裡，百相大師傾盡所有，暗中將許多奇藥相配合給蕭越服下，雖然不能治本，却也使他能有三年的安靜日子，令他暫時不受病痛的折磨。

然而，一旦藥力過後，這病將會大發作，最終葬送了蕭越的性命。

蕭家的人與此病苦鬥了一百餘年，從未成功過。

他們都因此病而過早離世了。

蕭越調息完畢，心中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體內的隱疾，暗忖道：「這病難道真的無法治癒嗎？

「若是這樣，我僅有三年時光了，而香雲的路還長着呢，難道我能夠讓她為我守寡嗎？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在九泉之下，只怕死也不能安息。

「其實我又何必非要得到她不可？只要兩情相悅就已足以安慰此生了。

「我還是及早離開，免得將來連累她，時間是醫治創傷的最好良藥，就讓她慢慢把我忘了吧！」

蕭越越想越覺得這麼做才對。

當下，他揮指在楚香雲身旁的地上寫下了幾句話：

香雲：我對不起妳，『楓葉山莊』的那件事，是我錯怪妳了，妳能原諒我嗎？大哥蕭文是『誅心令主』的門下，我也已饒恕了他，他答應今後改邪歸正，很遺憾，我必須離開了，妳不用尋找我。　蕭越

蕭越寫罷立起身來，久久未發一言，目光長時間地盯在楚香雲的臉上，彷彿要將楚香雲的容貌刻在他心裡似的。

驀地，蕭越掉過頭去，重新把火加得更旺。

他又將身邊的寶劍放在楚香雲身旁。

他估計着楚香雲將要醒的時候，便出洞而去。（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 千軍單刀赴會，欲救鐵杉，婦愛千軍，以鐵杉作人質交換，千軍不從，婦殺鐵杉，强留千軍。「地獄門」大軍很久沒有露面，却料不到爲了千軍和鐵杉二人，「地獄門」派人攻打「同根盟」，瓊衣隨行，君子愛瓊衣，項振山故意輕薄瓊衣激君子，君子欲救瓊衣，不防瓊衣背後有「侏儒王」冒出來突襲……

惜玉天王故事／余 破 浪・文
可 飛・圖

天王傳奇

不惜懇求爲至愛　取人命者反遭斃

當年的平勝邦，才五十出頭。

他在二十多歲的時候，行俠仗義，先殲太行山「八邪十九毒」，再斬「魔熊先生」於北極寒苦之地，其後在三十歲生日那一天，更與「中原六俠」夜闖神魔寨，把當時崛起迅速，惡名昭彰之「蓋世神魔」曲噲天斬殺，爲當地武林帶來了一段爲期超過十年的和平！

但自此一役，平勝邦性情漸變。

不知如何，他爲了一點小小的齟齬，竟在三天之內，縱橫奔走八百里，把當時已各散東西之「中原六俠」逐一擊殺，甚至分屍處死！

殺六俠之後，平勝邦就和以前的他，完全判若兩人，其後更與浣花劍派第一高手蕭定艮展開「奪美之戰」。

二人所奪之「美」，係指隴中「月影山莊」之女莊主柳沉鈎。

柳沉鈎是超乎尋常的奇女子。

她固然是天香國色，艷質天生的美女，同時更是男人的尅星，手段詭異得出神入化的女魔王。

她唯恐天下不亂，她要利用自己的美色，挑起各門各派的戰火，來達到混水摸魚的目的。

蕭定艮雖然是聰明睿智之士，但卻還是落入了她的圈套。

爲了柳沉鈎，蕭定艮火併平勝邦。

一戰又一戰，最後一戰，卻打到了月影山莊。

平勝邦突然兇性大發，竟先殺了柳沉鈎，始再戰蕭定艮。

他對蕭定艮吼叫：「這婆娘已給我殺了，你要決戰，快快過來，但就算你贏了，也不能把她據爲己有！」

平勝邦是抓住柳沉鈎的美人首級吼叫的！

蕭定艮睚眥欲裂！

柳沉鈎是他畢生中唯一鍾愛的女人，但平勝邦竟殺了她，然後才跟自己展開決戰！

蕭定艮極憤怒、極哀痛，他在驚怒交集，甚至是悲慟中出手擊殺平勝邦！

這就是平勝邦何以要在決戰前先殺柳沉鈎的理由！

柳沉鈎雖然可愛，但她在玩弄男人！

既玩弄蕭定艮，也在玩弄侏儒平勝邦！

蕭定艮極鍾愛柳沉鈎，就算明知道這女人是個溫柔陷阱，他也不惜犧牲一切，一定要奪取美人歸！

平勝邦也極鍾愛柳沉鈎，但他卻看得出，就算自己能夠擊敗蕭定艮，這個蛇蝎美人，也不可能永遠屬於自己，甚至有可能栽倒在柳沉鈎的手下。

結果，平勝邦採取絕情手段，

先殺柳沉鈎，並且割下美人首級，再行恭候蕭定艮！

果然，蕭定艮在極憤怒、極悲慟心境下出劍！

浣花劍法的精髓，在於意在劍先，不但萬物爲己所用，也可把掌中之劍化爲萬物，一旦劍勢灑開，定必連綿不斷，氣勢縱橫，既可驕厲如電，亦可靈逸輕盈，令敵人無所適從，莫能抵禦。

但要使出浣花劍派劍法的精髓，並不重於力，而是重於心。

「以心御力，以力御劍，劍隨心動，意在劍先。」

這是浣花劍法要旨，如有違背，決難使出劍法之精髓。

這一點，是每個浣花劍派子弟都很清楚的。

就連平勝邦也很清楚。

於是，平勝邦絕情絕義，索性先殺柳沉鈎，再與蕭定艮決一死戰。

蕭定艮上當了。

他沒法子可以抑制心中的悲憤。

在美人首級面前，他完全失控。

他控制不了自己，也控制不了掌中的劍。

於是，那一戰他慘敗。

他沒有死，只是受盡侏儒凌辱，最後更被逼把浣花劍派的刀譜雙手奉上！

數十年後，蕭定艮早已含恨而歿，但平勝邦卻老當益壯，更在機緣湊巧之下，成爲地獄門中人！

＊　＊　＊

是役，地獄門火併同根盟。

君子婦初遇「百歲侏儒王」平勝邦！

婦以「地老金狐棒」，硬撼平勝邦之「浣花雙刀」。

浣花雙刀有如白森森的牙齒，左一口，右一口，口口噬向君子婦。

既噬向君子，也噬向婦！

平勝邦是侏儒，身長不過三尺，他的浣花雙刀，也比浣花刀譜上所制訂之刀短了半尺。

兵器之道，一寸長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險。

長兵器，自有長兵器之强處，相對而言，短兵器也有短兵器的獨特威力。

平勝邦本已矮小過人，連雙刀也比正常的刀短了半尺，但這並不就是「短處」，相反地，他的刀招更靈巧，更狠毒，更多變！

當然也更險！

險招層出不窮，刀刀都絕狠絕辣！

然而，婦之武器，也是短小兇險之器。

地老金狐棒也是短兵器，長僅尺半。

短兵相接，君子婦與平勝邦身形交錯，刹那間竟有三道巨飆捲起。

每一道巨飆，都是奪命的殺着。

平勝邦的雙刀、婦的「狐狸纏身棒法」，更有君子的「君子無雙掌」！

平勝邦的刀，一刀斬婦，一刀斬君子。

婦的棍，棍棍擊向老侏儒的腦袋，只要任何一棍擊中，「百歲侏儒王」立刻就得變成一具侏儒屍體！

但君子的「君子無雙掌」，卻是全然不理會老侏儒，他的目標，全都放在瓊衣身上，而在瓊衣面前，只有一人，那是「煮骨魔翁」項振山！

君子一出手，便已遭平勝邦暗算。

君子並不怕死，但卻害怕再也看不見瓊衣。

他若要和瓊衣在一起，就不能死在這地獄門大陣之中。

項振山是可怕的魔頭，君子要接近瓊衣，眼前就得闖過這一關才可如願以償。

「君子無雙掌」終於發揮了它的眞正威力！

君子出掌，左一掌、右一掌，一剛一柔、一虛一實、千變萬化，勢如流星。

剛猛處，開山裂石，神威凜凜。

陰柔處，恰似乳燕廻翔，悄然落入暮色之中，眼前空茫一片……

項振山倏地臉色鐵青。

平勝邦未能一下子就解決君子婦，甚至未能令這二人受到半點傷害，這是項振山始料不及的。

他竟在不足咫尺間面對着君子的臉！

這是不可能的！

高手相搏，又不是以雙掌互拚內力，怎可能如此地接近？

那種接近的程度，竟似能夠一張開口便把對方的鼻子咬掉下來！

項振山倏地大吼：「滾你娘的……」

但他的吼叫聲只是叫到這裏，他的臉龐突然僵硬！

一件堅硬的東西，沒入了他的胸膛！

不是君子的「君子無雙掌」，而是婦之金棍！

項振山「嗚」的一聲，身子向右斜側倒退六步，然後才能勉强站定。

才勉强站定身子，已「哇」地一聲吐出一大口鮮血！

他用手揉着自己的眼睛，他要再看一看，看清楚是誰重重擊中自

己，是君子嗎？不！不是君子！雖然在一剎那間之前，他仍然面對着君子，面對着「君子無雙掌」，但最後給予他致命一擊的，卻是婦的金棍——「地老金狐棒」！

金狐棒！狐狸纏身棒法！

狐狸纏身！

但婦並未纏過項振山！

在項振山中招之前，纏着他的是君子，不是婦！

項振山終於明白了！狐狸纏身，並不是一定由婦發動，君子也能！婦是狐狸，君子是她的兄弟，根本也是另一頭狐狸！

只是，君子看來不像狐狸！也正因爲君子不像狐狸，他纏住敵人，往往更奏奇效！

項振山終於知道了其中竅妙，但他所付出的代價，是他一條老命！

項振山倒下。

他在瓊衣身邊倒下。

但形勢更亂，君子婦依然身處險境，形勢岌岌可危！

但在大草原，在地獄門大軍外圍，形勢又有兩大變化。

其一來自同根盟的戰將。

其二來自西方……

地獄門大軍，一開始就把君子婦扯入大陣核心，由「百歲侏儒王」平勝邦等高手進行殲滅戰。

但同根盟逾千戰士，也不是一股可以輕侮的力量。

這逾千戰士，有錦衣武士，有彩衣戰將，有身披獸皮之妖女，但無論這些人形態如何，其戰鬥力是絕對無可懷疑的。

甚至連君子婦的那一頂大轎，也被抬了過來，一起向地獄門大軍展開衝刺。

同根盟有八大魔將。是役，陪同君子婦出征者，共有四大魔將。

「斬首魔將」秦流血。

「天闕魔將」游錦。

「鐵爪鐵衣魔將」巫宏廣。

「迷魂魔將」趙舜傲。

這四大魔將，最兇悍的是秦流血，他的斬首鬼王刀，甫與敵陣交鋒，已砍下了十幾顆腦袋！

但最機智最深沉的，卻還得數趙舜傲。

趙舜傲是君子婦所提拔八大魔將中最末一人，但卻最受婦賞識。

婦曾對君子批註：「趙八非池中物，宜重用之，亦要慎防之。」

疑人勿用，用人勿疑。

但婦卻不以爲然。

她的看法是：「凡人皆可疑，人心隔肚皮！」

因此：「若是疑人則不用，世間何來可用之人？」

婦之見解，君子向來不敢苟同。但這一次，君子無言反駁。

不是口裏無言反駁，而是心中也無可反駁。

君子雖與婦連體而生，兄弟姊妹二人，是不折不扣的出雙入對，但那並不是幸福，而是比死還更難以忍受，還更無奈的悲劇。

如此出也雙雙，入也對對，對君子來說，那是恐怖的孤單，絕望的寂寞。

婦賞識趙舜傲，但君子不以爲然，他看不起這個「迷魂魔將」，他認爲，這姓趙的武功不濟事，品格不堪提。

趙舜傲是知道這一點的。

因此，趙舜傲一直都希望能在同根盟立功，而這一戰，正是他的大好機會。

君子婦已陷入敵陣重圍，誰能在這時候助君子婦一臂之力，便是功勞最大之人。

誠然，其餘三大魔將也很清楚這一點，但如何能在最短時間內，衝破地獄門大陣闖進核心，卻非一蹴即就之事！

秦流血兇悍，游錦謹慎，巫宏廣凡事按步就班，這三大魔將，雖有力統率戰士與敵方週旋，但卻無銳箭般之急竄衝刺，直入敵陣核心。

唯獨趙舜傲例外！

他首創「瓦片攻擊法」，命令五十戰士緊隨其後，先以二人衝向敵方，他居於第三位指揮戰況！

前面二人一倒下，後面戰士立刻補其空缺。

趙舜傲則位置不變，仍是第三人，繼續指揮最前二人拚命向前衝殺！

而且，趙舜傲在調動這五十戰士之際，亦頗費心思。

最初二人，係五十戰士中武功最弱之二人。

然後，越往後之戰士，武功越高，膽色也越大！

當然，在此「瓦片攻擊法」進行之際，五十戰士左右兩側，也會受到敵人之襲擊。

但無論在進攻過程中，這五十戰士有多少傷亡，陣法絕對不變！

根據趙舜傲估計，縱使在進攻期間，五十戰士有一半在側翼受襲時傷亡，其餘一半戰士，已足可令他在最短最快時間內，直入地獄門大軍陣勢之核心！

趙舜傲是機智的，他是戰場上極出色的謀士。

但地獄門的統帥，又是否飯桶一名？

* * *

大草原上，風雲色變。

地獄門大軍中，地位以「百歲侏儒王」平勝邦最高。

可是，眞正負責調動陣勢的，仍然是「後悔殺人王」費不該！

費不該在一匹黑馬之上，手中

紅纓槍的槍尖，又再閃閃發亮。

那個武士的頭顱，已在馬蹄下踐踏成爲肉醬。

當趙舜傲以「瓦片攻擊法」直闖地獄門陣勢之際，費不該一共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他把紅纓槍脫手飛出，槍尖向上，一冲八丈！

第二件事：他策騎黑馬出陣，先把紅纓槍綽入手中，然後單人匹馬，向西方怒馳！

* * *

趙舜傲既是同根盟八大魔將之一，也是行軍佈陣的將才。

他有他的攻勢，但費不該也有他的陣法！

紅纓槍突然冲霄般向天飛射，決非無聊之舉，而是指揮地獄門大軍變陣的訊號！

而且，這一次的變，只針對趙舜傲的「瓦片攻擊法」！

此時，趙舜傲已深入敵陣約三分一！

尚餘十丈，已可逼近核心！

但費不該突然施展殺手鐗，把陣勢急變！

他把陣勢，由半圓半方，轉變爲劍匣長陣。

陣勢一改，君子婦與趙舜傲的距離，立刻拉長！

君子婦仍在苦戰，但瓊衣卻被「紫皮鬼叟」畢御天抱走，直奔東側。

這顯然是誘敵之策，婦一眼就看出畢御天的陰謀。

但君子早已爲瓊衣而瘋狂，無論瓊衣被牽引到什麼地方，君子定必鍥而不捨，啣尾窮追！

君子一追，婦被逼相隨。

君子婦向東移，趙舜傲便再也追趕不及！

陣勢隨之急變，攔截在趙舜傲面前的地獄門戰士，竟似滔滔不絕的怒潮。

趙舜傲的心冷了一截。

他的攻勢，他的謀略，竟給費不該輕易瓦解！

至此，趙舜傲已不求有功，但求能夠全身而退，再作徐圖後計。

他的陣中，敵人殺得眼紅，他也殺得血熱。

但在陣外，費不該卻一直頭腦冷靜，絕未心浮氣躁。

易春秋看重此人，當非無因。

* * *

大草原西方，一片靜寂。

但並不表示那邊沒有人。

西方有人，而且人數逾千，堪與地獄門、同根盟相比。

西方靜寂，是因爲這一羣人，並非烏合之衆，而是訓練有素，陣勢井然的精銳戰士。

是同根盟的援軍？

不！絕對不是！

因爲這一羣戰士，只是沉默地停留在那裏，動也不動！

他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費不該不知道。

等到他知道的時候，已和同根盟全面交鋒！

費不該策騎黑馬，飛快地接近西方神秘軍旅。

這一大羣人，並未因爲「後悔殺人王」費不該的逼近而稍有異動。

雙方距離漸近，費不該倏地勒馬，靜觀彼方形勢。

逾千戰士，全披黑袍，或穿黑布勁裝。

每一張臉孔都冷若冰霜，每一對眼睛都閃爍着可怖的寒芒。

費不該的臉沒有表情，他沒有顯得震驚，卻也沒有輕視這一大羣不明來歷的戰士。

他在等。

他知道在這一大羣人之中，總會有人出來跟自己講某些說話。

他沒有猜錯，他只是等候了片刻，在這一大羣戰士之中，忽然越出了一騎人馬。

費不該胯下的是黑馬，這人亦然。

神駿高大的黑馬，黑得發亮的披風，一直飄揚到馬尾以後。

黑披風、黑布勁裝、連劍鞘都是烏黑一片的。

但這人，卻臉色蒼白，她是個女子，一個臉色蒼白而美麗絕倫的女子。

她越接近，費不該的呼吸是沉重，等到她勒馬停步，雙方距離不及二丈之際，他的呼吸已在她眼神逼視下爲之中絕！

費不該是地獄門十王之一，但他絕非輕薄之徒。

能令他動心的女子，絕無僅有。

他曾娶妻，但並不是因爲那個女子曾令他心動，只是因爲他尚未娶妻，於是娶妻。

這是無數男人的無奈，無數男人的悲哀。

爲什麼娶妻？

爲娶妻而娶妻！

誠然，費不該對那個短命妻子，總是有着感情的，但卻從沒出現過「震撼」！

何謂之「震撼」？答案就在眼前！在這一刻，一個女子在大草原上出現了，她的臉蒼白，她的膚色蒼白，但她有長長的眉，彎彎的眼睛，挺直而秀氣的鼻樑，薄而微翹，冷得到家，令人心跳加速的嘴唇……

每個男人都有他夢中的女郎。

燕瘦環肥，形形式式，各自不同各自迥異。

而眼前突然出現的黑衣女郎，

正是費不該夢中的一個！

上天下地，再也沒有人能和她相比了！

費不該是帶着瓊衣一起來到大草原的。

瓊衣是君子的夢中仙子，事實上，瓊衣確然是人間絕色，其美艷嫵媚之態，世間罕見。

然而，費不該只能承認她是一位絕色美女，但卻並沒有爲了她而心動。

他甚至暗自可憐君子。

爲了瓊衣這樣的一個女子，君子竟然變成了瘋子，不要命地撲入地獄門的陷阱中。

然而，不旋踵間，他卻爲了一個陌生女子的出現，而變得癡呆起來。

他眞的癡呆了，癡呆得有如馬鞍上的一尊石像。

黑衣女子在馬鞍上平視着他。她的目光不帶一絲感情，聲音更是冰冷如霜：「費不該？」

她一開口，只說出了三個字。

費不該的名字。

費不該如夢初醒，但眼神一片紊亂：「在下正是費某，芳駕何以得知？」

黑衣女子突然在馬鞍側伸手一抄，隨即輕輕一抖，亮出了一幅畫像。

費不該一看之下，陡地呆住。

畫像中人赫然竟是費不該的模樣，而且在畫像旁邊，更以草書龍飛鳳舞地寫上「後悔殺人王費不該」八個大字。

費不該再看女郎馬鞍之側，尚有不少畫卷，莫非都是地獄門其餘重要人物的畫像？

黑衣女子不等他開口，又再把另一幅畫像抖開。

費不該更是愕然。

這是易春秋的畫像。

黑衣女子先後把兩幅畫像抖開，隨即收回。

「費先生，你想不想要我？」她忽然說出了一句令他震驚的話！

她是那樣地冷艷，但她說的話，卻直接如刀！

她的刀，似要一下子便剜開費不該的胸膛。

如此陌生的女子！如此冷艷的絕色！如此不可理解的話！

費不該彷彿啞了，他甚至無法點頭，也無法搖頭。

他只能繼續聽下去，他要聽聽這冷艷的黑衣女子，還有什麼話要說。

她很快就接着開出了條件：「只要你肯答應我做一件事，我便是你的人！」

費不該深深地吸一口氣：「什麼樣的條件？」

黑衣女子立刻告訴他：「殺了易春秋！」

費不該立刻搖頭：「辦不到！」

黑衣女子笑了，她的笑容比她說的話更冰冷：「早就看穿你是個懦夫，你走吧！快回陣作戰，別讓同根盟把你帶來的戰士一一殲滅！」

語畢，策騎黑馬，飄起寬大迷人的黑披風，回到她的陣地。

費不該瞧着她的背影，目光癡呆，心亂如蔴，六神無主。

這女子只是和他說了幾句話，他的魂魄似已隨着她的黑披風一起飄飄蕩蕩，一直飄到彼方的陣營去！

她要他殺了易春秋！只要他殺了易春秋，她便是他的人！

這話可以相信嗎？

當然不！要是連這樣的說話也相信，那簡直是天下間最可笑的傻子！

費不該不相信。

但在他心底裏，卻竟然盼望她說的話是眞的！

這是可怕的想法！

費不該震驚極了，他想不到自己竟然會爲了一個陌生女子，而在心底裏對易門主產生了背叛之意！

當他驀然驚覺自己竟有這種想法的時候，他忍不住顫抖起來。

那是從心底裏顫抖出來的，但他必須掩飾這股懼意。

他已策騎黑馬回到地獄門的陣地，沒有人知道在馬鞍上神情穩定的費不該，他的內心竟然陷入一片震慄之中！

而這起因：只是因爲那陌生的女子，和他談了幾句極荒謬的話！

費不該的右手，一直緊緊抓着他的紅纓槍。

他沒有需要如此用力抓住紅纓槍，但他越來越用力，連指骨節都發出了清脆的聲響，只不過這種聲響卻又給馬蹄聲掩蓋掉。

「殺了易春秋！」

「殺了易春秋！」

「殺了易春秋！」

黑衣女子的聲音，一直在他耳畔迴響着。

而且越來越響亮！越來越深入他的心坎裏！

黑馬並非急驟回到地獄門陣地那邊，而是徐徐地在大草原走動着。

費不該也不急趕胯下坐騎，因爲在他腦海中，只有黑衣女子的倩影盤旋着。

黑馬忽然仰天嘶叫，停了下來。

費不該沒有把馬勒停，黑馬忽然停頓，是因爲前面有兩個醜陋的武將，阻攔住去路。

這兩名武將，並沒有騎馬，但卻氣勢凜凜，一左一右冷冷地瞪視

着「後悔殺人王」費不該。

費不該總算給胯下黑馬的嘶叫聲驚醒過來。

「兩位，想到地獄走一趟嗎？」

費不該雖被驚醒，但眼神仍是迷惘的。

左邊一人，用刀。

右邊一人，用「奪命雙環」。

用刀的是「血刀魔將」尤單。

用雙環的是「奪命魔將」霍天蒼。

竟是同根盟的兩大魔將。

這兩大魔將，本來並未跟隨同根盟出戰，但卻突然在這大草原上出現。

但費不該並不在乎這兩人，他手裏有紅纓槍，心中只懸念着那個神秘的黑衣女子。

尤單把手裏的「碧血魔刀」輕輕一晃：「俺是尤單，他是霍天蒼，咱們並不是來對付閣下的。」

費不該一怔，然後嘿嘿冷笑：「難道兩位要背叛君子婦？」

尤單點頭：「正是！」

費不該又是一怔：「可是，憑什麼叫我相信兩位？」

尤單道：「咱們一起殺過去，先把君子婦這對妖人的腦袋砍下來再說！」

費不該目光大亮：「好！我相信兩位！請！」

尤單、霍天蒼同時身形掠起，向地獄門、同根盟交戰之處直衝！

費不該緊隨其後！

尤單、霍天蒼輕功不弱，費不該雖然策馬狂奔，但一時間竟追趕不及！

尤單、霍天蒼突然殺出，但婦並不感到振奮。

她是機智的、狡獪的，她沉聲告訴君子：「老尤、老霍反了！」

君子還不相信，道：「妳是多疑了，老尤、老霍是來助陣參戰的！」

君子是忠直的，忠直的人不識奸詐，不懂人心與權術，但他錯了，在這一方面，他的判斷力遠遠不及婦。

婦怒道：「老尤、老霍不該在這裏出現，但卻雙雙來到了，我肯定這兩個雜種背叛了同根盟！」

儘管她這樣說，君子仍然不肯相信。

此際，君子婦仍陷於苦戰中。

「百歲侏儒王」平勝邦是極厲害的腳色，而且在他左右，全是地獄門的精銳戰士、一流高手。

君子的一顆心，只是懸念着瓊衣的安危。

牽一髮已動全身，更何況君子被牽動的並不是髮，而是心！

「紫皮鬼叟」畢御天抱走瓊衣，直奔陣勢東側，這是地獄門的陰謀！

君子窮追，但平勝邦這個老侏儒一直如影隨形，緊纏不放。

君子已爲了瓊衣而瘋狂，婦卻因爲君子的瘋狂而急瘋了。

但她眼神冷厲，仍然看出「血刀魔將」尤單及「奪命魔將」霍天蒼已背叛了同根盟。

果然，尤單的血刀，首先出其不意地把「天闕魔將」游錦橫腰一刀兩段！

游錦是和「鐵爪鐵衣魔將」巫宏廣一起並肩作戰的。當游錦驀然看見尤單闖入戰陣之際，兀自精神大振，對巫宏廣叫道：「老尤助陣來了！」

但巫宏廣心思遠比游錦精細，一眼已看出情況不妥，更見尤單刀勢來意奇詭，絕非攻向地獄門中人，不禁嘶聲大叫：「小心老尤的刀……」

但說時遲，那時快，老尤的血刀，已在電光石火間劈向游錦的腰！

察！

極兇狠極可怖的一刀！

游錦的上半截身子，竟給這一刀震飛，斜斜飛向「鐵爪鐵衣魔將」巫宏廣的胸前。

巫宏廣伸手一接，竟然接住了半個人！

游錦的上半截身子，在他手中，而下半截身子，卻在數尺之外！

巫宏廣雙目暴睜！

只有上半截身子的游錦，也同樣雙目暴睜！

巫宏廣悲愴欲絕，在同根盟中，游錦和他最合得來！

「錦兄，你中刀了！」巫宏廣悲聲呼叫。

游錦也在大叫！

雖然他已給血刀攔腰揮砍，上下半截身子分開，但他仍能大叫！仍能說話！

「老尤助陣來了……」

游錦雖已中刀，而且是中了尤單的刀，但他在中刀前和中刀後說的話，竟然還是一模一樣，一字不改！

巫宏廣睚眥欲裂，嘶聲叫道：「叛徒，老子跟你拚了！」

尤單的血刀又再逼殺而至。

是日，同根盟內患外憂，在這大草原中展開艱苦的浴血戰！

「後悔殺人王」費不該已回到陣中，繼續指揮地獄門戰士作戰，但他已是心神不屬。

在大草原的西方，有一支神秘的軍旅在隔岸觀火。

費不該策馬回陣的時候，苦苦思索。

這些是什麼人？

她是誰？

魔宗！莫非是魔宗？

一定是魔宗！除了魔宗，江湖中還有什麼戰士的陣勢如此沉實可怖？但她又是魔宗裏的什麼人？

她是個魔女！也許是魔女中的魔女！她妖異！她居心叵測！她……她甚至是個淫賤的女子！

「她若是個好女子，怎會問我：『費先生，你想不想要我？』……她……她太放蕩！她是個淫娃！不要臉的淫娃！」

不，她不是那種無恥的女子，她只是在使詐！她要用非凡的手段，哄騙我去刺殺易門主！

「但這女子……她的聲音眞美妙，眞好聽，我很想和她在一起……她眞的是魔宗的魔女嗎？」

戰況轉趨激烈，草原上的屍體越來越多。

但在君子眼中，只有瓊衣。

瓊衣仍在「紫皮鬼叟」畢御天懷抱中。

君子要把瓊衣搶回來，但卻給「百歲侏儒王」阻止！

君子盛怒揮掌擊平勝邦，但這個老侏儒老奸巨猾，只是一味與君子展開游鬥，並不短兵相接硬拚。

這一來，不但君子着急，婦也無法冷靜下來。

婦無法冷靜，是因為她已看出這一場血戰，同根盟的戰士處於劣勢，要是再不及早作出明智的判斷，將有全軍覆滅之虞！

更尤其是老尤、老霍的倒戈相向，突然背叛同根盟，對戰況的影響更是難以逆料。

觀乎目下形勢，必須速戰速決！

但君子已為了瓊衣而發狂，要是不能把這個女子帶走，君子絕對不肯就此撤退！

婦暗自嘆了一口氣，到了這地步，她只好與她背後的兄弟齊心協力，先把瓊衣搶回來再說。

但如何能擺脫平勝邦的糾纏，然後從畢御天手中搶回瓊衣？

畢御天的一張紫膛臉皮，露出了狡獪而邪惡的笑意。

瓊衣在他懷中，他要藉着這個女子，恣意地玩弄君子，甚至是折磨君子！

畢御天臉上的表情，顯得樂不可支。

似乎，在這個大草原的戰場中，他是最愉快的一個人。

然而，樂極生悲。

他突然看見了一個人，一個從天而降的東洋人！還有這東洋人手裏的大刀！

他看見了宮本千軍，也看見了宮本千軍手裏的一柄刀！

刀長六尺，刀刃和刀柄各佔一半！

這是寒芒四射的兵器！

宮本千軍更揮出了殺氣森嚴，絕不留情的一刀！

這是什麼刀法？

畢御天不知道，也沒有法子可以看得清楚！他只是忽然感到臉龐上一陣冰冷！

他伸手向臉上輕輕一抹，他粗糙醜陋的手掌立刻為之濕濕濡濡……

是汗水嗎？

不！汗水不會流得那麼多！也不會那樣濕濡！而且也不會那樣腥……

是血！畢御天驚駭莫名！他怎會一臉都是鮮血呢？

他想不通！他不敢相信自己已中了東洋人致命的一刀！

但這卻是眞的！

「你……你竟敢向我……動手？你一定是……瘋……瘋了！」畢御天驚怒交集地在叫喊！

但他的臉龐已爆裂！

他還能叫喊出這幾句話，那是因為宮本千軍這一刀，刀勢自他眉心鼻樑斜斜地由右至左劈下，但卻並未把他的嘴巴斫碎！

但這一刀，已把畢御天的腦袋斫掉了一大半！

* * *

畢御天陣亡，但卻並非死在同根盟高手手下，而是給宮本千軍所殺！

宮本千軍把瓊衣搶了回來！他抱住瓊衣的腰肢，大刀刀柄頓地，眼神冷靜地看着君子。

君子呆住了。

他背後的婦，正在跟「百歲侏儒王」平勝邦動手比拚！

婦能應付得了平勝邦，但君子能把瓊衣攫取到手嗎？

君子的眼睛，並不是望向宮本千軍，他望住的人，仍是瓊衣！他心中唯一傾慕的異性——瓊衣仙子！可是……瓊衣卻沒有望向他，而是眸子向上，痴痴地凝注在宮本千軍的臉上！

她的眸子，是那樣地清澈、專注、甚至是專注得心無旁騖！

她並不在幽室之中與宮本千軍獨相對。

這是戰場，血流成河的人間煉獄。

但瓊衣的眼中，只有宮本千軍。

除了宮本千軍，她的眼裏再也沒有其他人和其他事。

當然，也沒有君子的存在！

君子楞住了！雖然他背後的姊妹——婦正在和平勝邦展開激烈斷殺，他的身體不由自主地跟隨着婦而移動，但他的神情卻已變得一片呆滯。

他看見了男女間最癡迷的眼神。

但最可悲的，他只是一個局外人，瓊衣的眸子，只望向宮本千軍！

霎時間，君子彷彿完全迷失了自己。

他的身軀，彷彿再也不屬於他自己，只是生長在婦背後一團多餘的肉塊。

他變得空空蕩蕩，似是身在千丈高峯之上，倏然一脚踏空，整個人軟綿綿地，毫無希望地向深淵深處直墮……

君子的絕望，婦立刻就感應出來。

她大怒！她絕不容許一個女子，令到她的兄弟慘遭重創！

她怒叫：「瓊衣，妳這個爛貨、賤貨，我兄弟有什麼不好，妳這狗養的婊子竟然背叛了他！」

她殺性暴起，她要用「地老金狐棒」殺瓊衣！

不殺瓊衣，君子不會有轉機！

不殺瓊衣，宮本千軍也不可能重投自己的懷抱！

這是婦的想法！

她不再與「百歲侏儒王」平勝邦纏鬥。

平勝邦見君子婦方寸大亂，他也不着急，任由婦撲殺瓊衣，並未苦苦追纏。

婦是兇悍的！狠毒絕倫的！

宮本千軍雖然美人在抱，但卻也感覺到婦的兇狠殺氣直逼而至！

婦出棒！悍然出棒！

她的臉，罩着毒辣無比的殺意，她在勃然大怒中出招！

宮本千軍心弦一震，他忽然有着一股寒意，自心底透出背脊。

他忽然心寒，說不出的心寒。

他有了懼意！但他的懼意，並不在於擔心自己的生死安危，而是擔心會忽然失去了瓊衣！

世情如巨鎖，而這個「情」字，當然也包括了男女之情！

要是他沒有遇上瓊衣，他也許可以一直凜然無懼地活下去，直至生命的結束。

但命運之神的安排，使他在失去百合子之後，又再擁有另一個女子——瓊衣。

擁有，是一種幸福。

但害怕失去擁有的幸福，卻又是一種沉重的壓力！

壓力越沉重，越令人感到害怕——那是一種由心坎中直透而出，以致散發全身的寒意！

宮本千軍的眼睛紅了，紅得極快，也極厲害。

他知道婦要殺瓊衣，那是萬萬不能發生的事！

他以左手摟抱着瓊衣。

他的膂力是那樣地强壯，他的戰意是那樣地堅決，但他能夠抵擋婦的攻擊嗎？

已沒有時間容許他再作考慮。

只有戰！拚死一戰！他是武士，他是名將，他是一個早已把生死置於度外的武者。

刀長六尺！刀刃與刀柄各佔一半！

宮本千軍以右手揮刀，第一刀就與婦的金棒正面交擊！

刀棒各有沉猛大力，一碰擊即爆發出燦爛星火，也響起了震人心弦金鐵撞擊之聲！

宮本千軍招沉力猛，硬拚一招之下，竟然全身紋風不動。

他不動，但婦卻隨即倒竄變招，以左手抓向瓊衣的咽喉！

宮本千軍竭力帶動瓊衣一閃，只聽得「嘶」地一聲，瓊衣右肩衣已給婦一爪抓破！

千軍驚怒，喝道：「她不諳武功，妳怎可向她猛施毒手？」

婦冷笑：「我要殺誰便殺誰，你要保住她的性命！那是休想！」

一咬嘴唇，殺意更盛。

婦是美麗的女子，但在她這張美麗的臉龐上，卻只有無窮的恨意的殺意！

她再轉身，招式一變再變，又以金棒疾擊瓊衣的大椎穴！

她竟不再對付千軍，只是一味向千軍臂彎下的瓊衣猛攻！

宮本千軍怒不可抑：「妳太卑鄙！妳不是人！」

反手一刀，怒斫婦腰。這一刀，刀勢霸道絕倫，有如雷霆般直掃向婦！

這是高手的刀招，刀氣竟把方圓三丈之內的青草悉數掃平！

可是，刀鋒雖已擊向婦，但婦立刻閃身躲開，同時左手再探，再抓向瓊衣的右乳！

「可惡！」宮本千軍臉色漲紅，急急引帶瓊衣後退。

卻聽婦嘿嘿一笑，金棒趁隙撲擊宮本千軍！

冷眼旁觀的「百歲侏儒王」平勝邦心中冷笑，忖道：「若論使詐手段，這東洋武士就算再長十顆八顆腦袋在脖子上，也不是這個妖婦對手！」

婦接二連三攻向瓊衣，但最終目的，仍然是要擒下宮本千軍！

千軍有太多顧慮。

他放不下瓊衣，自是莫大負累。

婦要殺瓊衣，那是半點不假的，但只要制服了宮本千軍，瓊衣又還能逃到什麼地方去？

婦是極陰險的，而且一身藝業非同小可，宮本千軍不是她的敵手。

「地老金狐棒」已颼的一聲，戳入了宮本千軍的小腹，這一棒，不會殺掉千軍，卻能令他全身癱瘓下來！

千軍慘呼！

他慘呼並不是因爲痛楚，而是絕望！

他知道婦要殺瓊衣，也知道自己已戰敗，他再也無力護花。

他目眥盡裂般大叫：「放過她……」

他的叫聲，就在婦面前兩尺響起。

婦當然聽得比誰都更清楚，但她會放過瓊衣嗎？

不！絕不！婦是婦，歹毒險惡的婦，她立下決心要殺的人，絕不會因爲任何人的哀求而改變主意！

唯一可以保護瓊衣的人已倒下，瓊衣必須死！

立刻便得處死，連一刻也不能延誤！

她毫不遲疑，一掌拍向瓊衣的頂門！

只要這一掌擊實，瓊衣定必腦漿塗地，當場慘死在宮本千軍懷中！

* * *

生死由命，冥冥中自有主宰。

宮本千軍極痛心！

百合子是在他眼前切腹的。瓊衣，如今也在他眼前，她也將死在他懷抱內！

宮本千軍已渾身癱瘓，再也無力護花。

婦要殺瓊衣，只是一擧手之間的事。

千軍挽救不了百合子，也保護不了瓊衣，而這兩個女子，都同樣是他心中的至愛！

瓊衣要死了，她即將在他懷抱內天靈碎裂！

婦的掌，歹毒無情，她畢生殺人無數，再多殺一個女子，對她來說，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她背後的兄弟突然驚叫：「小心……」

婦愕然！她要殺人，又有什麼要小心了？莫非是君子不捨得自己殺掉瓊衣，而故佈疑陣？

但她立刻就否定了這種想法。

君子是她的兄弟，一個相依爲命超逾三十載的連體兄弟，他的性情，她最清楚。

君子如此這般發出警惕的叫聲，決非使詐，而是眞的有危險！

危險來自婦的左側！

一道飛快的身影，自她左側飛襲而至。

婦突覺寒氣逼人！她無限驚詫，這人是誰？

在那刹間，她仍然可以一掌先斃了瓊衣，然後再作打算，但她竟然不敢這樣做！

她的心凜然震駭，多年的江湖拚搏經驗告訴她：强敵來了！極可怖的殺着已逼近眉睫！

她若堅持先殺瓊衣，她在這一掌發出之後，恐怕再也來不及應付自左側攻至的强敵！

權衡利害，只好縮手！

那人來勢極快，婦雖立即縮手應變，但那人已欺身殺到，竟似在一掠之間，已由十數丈外殺到婦的面前。

普天之下，誰能有這麼快的身手？

婦駭然！眞的震駭了！在這一瞬間，她彷彿整個人的膽氣都給一股無形力量完全掏空，她的身子，只是一個空蕩蕩什麼都不存在的空殼！

婦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覺。

這是第一次！

也是最後一次！

君子就在這一瞬間呆住，臉頰上同時冷汗如雨……

* * *

一片青而薄的竹葉，它的葉尖柔嫩有如春花之蕊。

一張悠閒而平淡的臉孔，其眼神彷似細雨飄灑在微風之中……

不帶一點殺氣，只有柔和的儒雅。

再也沒有速度，再也沒有逼人的寒氣，一切動作已在竹葉柔嫩尖端沒入婦咽喉後停止。

竹葉青而薄。

但在高手手中，這片竹葉便是鋒利的武器。

婦看不見這人怎樣出手，只是知道他出手的時候，她眼前彷彿突然升起了一層濃濃的霧。

在今天的大草原，霧是不存在的，但她卻眞的有這種感覺！

婦用不可置信的眼光，瞧着這人。

這人一身杏色長袍，他臉皮柔滑，長得很好看。

婦的臉已完全變了顏色，她的手顫抖着，緩緩地摸向她自己的脖子。

她在脖子上觸摸到一種柔軟的東西。

只是一片嫩滑的竹葉……這竹葉有多長？它插入了她的咽喉有多深？

大草原上，似已陷入了昏沉的暮色中。

君子在她背後，她不動，他更不動。

他只是眼中有淚。

婦沒有發出一聲悶哼，但君子知道，她已遭重創！

天地無情，戰陣交鋒，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但這一戰，根本不能算是「戰」！

只是一個人，他閃電般殺至，一出手便重創了婦！

這是戰場上的奇蹟？還是君子婦的噩夢？

（未完・八）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鳳凰劫

結義兄弟謀前程　未成其事身先死

三十年前，武林中發生了幾樁對以後產生深遠影響的大事，而且影响至今尚未消除。

第一樁是武當派第七代掌門無塵道長，在繼位十年之後，被門下弟子揭發，他在其師兄無垢飯菜中下了一種慢性毒藥，使他那位掌門大師兄含恨而歿，而無塵道長則因此而登上掌門的寶座。

第二樁是華山派掌門「白衣神劍」被人揭發，與門下三位女弟子有姦情。

第三樁是丐幫幫主「獨臂神丐」，竟然私藏了數十萬兩白銀。

最後一樁更加震動武林：德高望重的少林寺方丈一萼禪師竟然有位私生子，孩子之母親赫然是臭名昭彰，風騷蝕骨的「九尾狐」。之前「九尾狐」因犯衆怒，九大門派組成了一隊精英，到處搜索，意圖撲殺之，爾後「九尾狐」突然失踪，却料不到爲一萼暗中私藏於少室山，暗通款曲，還養下孩子。

這宗秘密被揭發之後，武林就像是在熱鍋中洒下冷水般鬧開了，其影响並非上述四大幫派之聲譽，而是引起道德之沉淪、邪惡之囂張。

某些人做了壞事之後，常振振有詞地辯白：我比之四大幫派掌門算得了甚麼！

道德沉淪，渣滓泛起，平靜之武林，掀起陣陣腥風血雨，那是理所當然的。爲了達到目的，往往不擇手段。惡性循環之下，人人唯利是圖，視別人之生死、視正義善行如糞土。

不久之後，武林中便出現了一大批以殺人爲業的人，有的美其名曰「代執役」，有的乾脆稱爲殺手。

不久之後，武林中更有地位崇高的人悄悄現身，控制了殺手，讓他們爲己賺錢。

武林向來是弱肉强食，這些殺手集團，或被消滅，或被吞併，漸漸只餘兩大集團，一個是以紅鷹爲號，一個以黑龍爲記，其勢力連九大門派也不敢輕易攖其鋒。

「紅鷹」及「黑龍」不但大做生意，弄得武林人仕人人自危，且他們也常互相攻擊殘殺！務求使己方獨霸殺手業。儘管他們鬥爭已至白熱化，但雙方幕後首腦之身份，依然是個謎。

不過由於「紅鷹」及「黑龍」實力不相上下，互存顧忌，故尚有少數不屬於此兩集團之殺手生存之空間，不過在險惡之殺手生涯中，他們工作之艱巨，可想而知，而其各方面之本領，亦必勝同行一籌，乃是必然的。

今日之武林態勢，十年前已經形成，這十年來形勢並沒改變，只是道德更加不值錢，邪惡氣焰更高

張而已……

* * *

三月草長鶯飛。北國樹梢方剛吐綠，南國已是桃紅柳綠，春光明媚了。值此好時節，踏青郊遊之人正多，尤其是揚州瘦西湖，遊人更多。

瘦西湖設計獨特，在湖中據說可見到橋中有橋之景色，實際上是湖上有不少孔橋，橋影倒映在湖中，一橋套着一橋，爲別處所無。

泛舟湖上之人不少，但大都在五鳳亭下一帶。五鳳亭是一座橋，橋上有五座亭子，亭子上飾以鳳凰，因以爲名，爲瘦西湖之特色。

瘦西湖顧名思義比杭州西湖狹長，雖不如杭州西湖之壯觀，但曲折通幽，另有風味。泛舟湖上，常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湖上小舟不少，然有一艘比較大，比較舊，有雕花船樓的遊船，停在一偶，絕不引人注意。船艙內只有三個人，三個年紀不小的男人。

第一個男人蓄着三綹長髯，劍眉鳳目，一看便知年輕時必是位英俊美男子，他便是長江上有名的游俠「俏郎君」商天河；左首那位身材矮胖，皮膚黝黑，年逾四十，但看來依然十分精壯，此君爲長江上第一大幫會「瞿塘幫」之老三「江中龍」歐陽雄；左首那一位，一張四四方方的臉，無甚表情，無甚特色，教人看後便忘記的漢子，名叫岳麓。

商天河已多年未在江湖上露面，歐陽雄幫務繁忙，近年來也很少出來走動，更不會跑到揚州城來泛舟，岳麓表面上名不經傳，但商天河及歐陽雄對他態度却十分恭謹，叫人納悶。

這三個人怎會混在一起？又怎會在此時此地躲在船艙內密談？是甚麼事將他們拉在一起？

船上沒有舟子，看來是由歐陽雄自己操槳，既無別人，說話便方便多了，不過他們交談之聲音依然十分之低，似乎怕秘密外洩。

歐陽雄忽然鑽出艙去，向四周看了幾眼，再度進來，道：「附近沒有其他舟船，老大，你快決定。」

商天河看了岳麓一眼，道：「愚兄早已準備好！就看三弟了。」

岳麓輕咳一聲，道：「靠長江吃飯之人極多，來往之商船亦不少，在長江安營立寨，的確是個適合之地點，人手方面，小弟早已訓練了四十八名精幹手下，另外又聯絡了百餘個壯漢，造了大小二三十條船，若單以此實力尚不足夠，最好能再招一批好手充當堂主，而這些人還得對江上之情況比較了解者……」

歐陽雄打斷其話。「這就困難了！若是好手，又了解江上情況，早已爲各幫會所網羅，豈肯跟咱們另起爐灶？且江上英雄只求利，不存義，這種人也不可靠！」

岳麓道：「最重要的人是咱們之兄弟以及那四十八名死士；新招來的好手，只是彼此利用罷了！他們求利正好利用，重金招他們來打江山，以後再逐步剪除！因此，小弟認爲我這方面該做的事已做好，就看老大能否憑以前之面子招兵買馬及打好各方面之關係；老二是否能在『瞿塘幫』裡做些手脚了！」

歐陽雄反問：「老三，你要我做甚麼手脚？」

「咱們『神龍幫』成立時，你絕不出面，小弟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法，潛進『瞿塘幫』，你裡應外合，一起收拾了安平西昆仲！放倒了『瞿塘幫』，再收羅其高手，治兩幫之精英於一爐，則『神龍幫』何懼不能立足於長江！」

商天河雙眼神采連閃。「不錯，此計太妙，若能成功，何懼神龍不能鎖大江！老二，這就得看你了，你跟安氏兄弟不會手足情深吧？」

歐陽雄忿然道：「老大，你怎會說出這種話來？小弟正是被姓安的迫得無立足之地，才會跟你倆合伙，另起爐灶！收拾他倆正是小弟平生之願！咱們結義五年，暗中籌劃五年，等的不正是這一天？只是……」

岳麓見他面有難色，不由問道：「二哥還有甚麼顧慮？自家兄弟，有話不妨直說。」

歐陽雄道：「安氏兄弟做事十分仔細，幫內哨崗嚴密，要潛進去絕不容易，只怕劫不了寨，反而把咱們陷進去……此事必須仔細計較才好。」

商天河似乎沒有主意，看了岳麓一眼，道：「老二，你將『瞿塘幫』一切告訴老三，彼此再合計合計，有七成把握便可行事，武林行事如同陣上交鋒，有七成把握的仗，便可下決心打！」

岳麓忽問：「老大，最近你做了些甚麼準備工夫？」

商天河沉吟道：「老實說，愚兄已暗中約好幾位好友，到『神龍幫』成立後，便會秘密加入，不過此時他們尚不便公開。」

歐陽雄問道：「是些甚麼人？你我兄弟還有甚麼秘密。」

商天河含笑道：「不必焦急，屆時你倆自會知道，共有四五位，他們武功不在咱們三人之下……不是愚兄故作神秘，實是他們另有身份，不能公開，屆時他們只會暗中協助，分一份花紅，不會出面，愚兄答應他們，直至本幫正式成立之後，方許將他姓名告知你倆！」

他在他倆心目中，似有極高之威信，是以心中雖有點不快，也不便再追問，商天河輕咳一聲：「愚兄決定五月初五端午節那天正式創幫，兩位賢弟有否意見？」

岳麓脫口問道：「大哥已選好了本幫幫址？」

商天河點了點頭：「在巫山那裡，着一位財主出面，建了一座莊院，先湊合着使用，將來再另選新址重建。」

歐陽雄道：「碼頭是最重要的，沒有碼頭，收益從何而來？」

商天河笑道：「待開幫之後再建碼頭，花不了多少工夫！若搶了『瞿塘幫』或巫山本有的『大寧幫』的碼頭，根本不必自己建！剛才老三建議長途奔襲『瞿塘幫』，愚兄十分贊成，並且認爲可行，因爲任誰都只道咱們第一個目標會對付近在咫尺的『大寧幫』，是故『瞿塘幫』必無準備，因此，成功之機極高！」

岳麓續道：「控制了『瞿塘幫』，回頭再對付『大寧幫』，長江三峽佔其二，『西陵幫』亦遲早是囊中物耳，敉平了此三幫，待時機適合，咱們再往下發展，控歸州、制荊州，第一個階段便算完成！」

歐陽雄也被他們說得雄心勃勃，連聲稱好，不過他在長江混了不少年，最了解實際情況，始終認爲他們三個人，要控制三峽，實在有點力不能逮，是以又沉吟起來。

商天河抬頭看了歐陽雄一眼，問道：「二弟有異議？」

歐陽雄忙道：「不，你們決定了的事，小弟一定跟隨，你知道俺是名粗人，心計不如大哥及三弟艮多。」

商天河道：「本幫開張時，兩位賢弟不可露面，五月初五前，老三要把人拉到『瞿塘幫』附近，當夜潛進去，老二要配合，滅了『瞿塘幫』，兩位再以本幫二幫主及三幫主面目出現！」

岳麓道：「二哥要先把『瞿塘幫』的地形圖及兵力分佈、哨崗位置繪出來，以便小弟提早作準備！」

歐陽雄沉吟道：「這個沒問題，回客棧畫好之後，明早交給你！」原來他們三人爲恐暴露行踪，分住三家客棧。「不過，就老三手上那點兵力，實在撼不了『瞿塘幫』……不是俺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實是俺最了解『瞿塘幫』之實力！」

岳麓道：「只要制住安平西及安平南，憑你在該幫之地位，振臂一呼，下面那些人還不是跟着您？」

「老三你這就有所不知了，幫內大部份都是本地人，視安氏昆仲如同神明，不容易跟別人走，此是一；另一點乃『瞿塘幫』雖然高手不多，但下面的人實力平均，且訓練有素！巴東人驍勇善戰，强悍不畏死之特點，相信你倆都有所耳聞！」

商天河揮揮手，道：「不必太多顧忌，屆時愚兄那幾位好友會跟着潛進去，不服的便殺，我不相信天下間有太多不怕死的人！以後咱們多給他們好處，不怕他們不死心塌地！」

歐陽雄這才鬆了一口氣：「若有高手相助，自然可以盡力一試！」

附近忽然傳來一陣嘻戲之聲，商天河道：「老三你先上岸，咱們到對岸去，老二你再上岸，船停着不動太久，必惹人思疑！」

岳麓聞言即跳上岸去，商天河親自操槳，遊船慢慢蕩開，向對岸駛去。「老二，明早到望江樓吃早茶，再定去何處商量！」

船又靠在對岸，歐陽雄應了一聲，也躍上岸去，走了幾步，回頭望去，遊船又掉頭向五鳳亭方向駛去。目光一落，無意中發現遊船艙壁附近有一根鐵管露出水面，隨船而前進，他心頭一怔，但他不愧是長年在長江上打滾，立即知道不妙，隨即奔前，飛身躍下湖中。

* * *

商天河正在用力撐船，船艙內的船板突然移開一塊，自下鑽出一個蒙面，身穿黑衣水衣靠的漢子來，與此同時，歐陽雄正好躍下湖中，商天河不由自主轉頭望過去，把此疏忽了。

那漢子動作十分矯捷，身子本來如同蛤蟆一般伏着，倏地雙脚一撐，人如離弦之矢，向商天河射去。

商天河敢自立門戶，自然有過人之處，見歐陽雄落水，立時心生警惕，再聞風聲，更加肯定有危險，只見他抛開竹篙，頭也不回，雙脚一頓，向湖中倒飛。

他反應不可謂不快，奈何人家是有備而來，蟄伏了大半天方等到這個機會，豈容他逃脫？那漢子人在半空雙掌各持一隻强力噴筒，商天河剛一動，噴筒內之九支毒針立即射出，二九一十八，一十八根毒針把商天河全身罩住！

商天河人在半空，變生肘腋，何況針細風聲强，猝然難防，落水之前，身上已中了五六根毒針。

「蓬」地一道水聲過後，又來了一聲，那漢子幾乎同時隨他之後落水。

商天河一落水，立感手脚一陣痲痺、抽搐，心知有毒，猛見水底中多了一個人，趕緊用力撐腿漂開，不料那漢子水性十分了得，一個轉身，箭一般射出，人已在其

後，左臂一圈，勾住其脖子，右臂一把匕首已自其後腰刺入，再猛然拉出，湖水立即泛起一陣鮮紅。

此刻，歐陽雄才游過來，那漢子早已拋掉商天河，向相反方向游去，歐陽雄在後猛追，湖水碧綠渾濁，水底視物，大大不如在江河裡，只追了一陣，很快便失去兇手之踪影，歐陽雄懸掛着商天河之安危，只好放棄追踪，回身向商天河游去。

＊　＊　＊

房內一燈如豆，坐着兩個悲憤莫名的人，歐陽雄及岳麓。「二哥，請你把情況再詳細說一遍，讓小弟推敲推敲。」

歐陽雄喝了一口茶，沙着聲道：「那廝一早便已藏在船底，船底與艙板之間有尺餘空隙，那廝便一直躺在裡面，口中含着一根空心鐵管，鐵管自水底透出湖面，以口呼吸，是故咱們沒有發現有人躲在脚底下，那廝等到咱們上岸之後才下手。」

岳麓道：「如此說來船家一定知道，因爲要動手脚一定要事先向船家租賃。」

歐陽雄脫口道：「不錯，俺眞是急糊塗了，抱起老大便跑回客棧，還未去找船家呢！」

「不急，小弟已派人去查問船家了。」岳麓眉頭緊鎖。「最重要的是咱們三人的話，全讓那廝聽去了。」

歐陽雄這才醒覺眞正的危機，霍地站了起來，咬牙罵道：「操他奶奶的熊，你說是誰僱殺手要幹掉咱們？」

岳麓負手於背，在房內踱起步來：「目前言之尚早，須慢慢調查，有一個辦法……」他附在歐陽雄耳邊一陣輕語。

歐陽雄不斷點頭。「也好，就這樣試試。」

＊　＊　＊

第二天清晨，岳麓的手下趙健帶來的話，更令人沮喪，船家被人殺死了，他老婆說，早幾天有人出高價買船，但兩天之後，又着人請船家去商量「生意」，回來之後，船家滿心歡喜，還特意要他老婆去打了斤酒回家喝，說是買主把船讓給他經營，不過若買主自己或者朋友要船，便取回去。

有這種便宜事，那個窮人不肯幹？這等於人家白送一筆錢給他也，不過，他做夢也想不到，爲了那幾十兩銀子，他把命賠上了，代價未免太大了——本來嘛，世上本無便宜事，你幾曾見過天上掉下大元寶？這也得怪船家貪心。

船家上有高堂，下有兩個幼兒，是故他老婆在家料理家務，照顧老少，男人在外面的事一概不知，也所以問也問不出半點頭緒來。

綫索到此便被揑斷了，岳麓只好進行第二個計劃。

＊　＊　＊

商天河老家在嘉興，由於歐陽雄曾經露過面下湖救人，因此由他和趙健出面護棺回歸，岳麓另外帶着人，秘密伺伏在四周，要引殺手現身，然後合而擊之。

這計劃不能稱完善，蓋殺手若目標只是商天河一個人，既然得手，自然遠走高飛，絕不會再綴上歐陽雄，則岳麓的計劃便成泡影，不過在沒有別的辦法之前，這似乎還能試一試。

棺木過江之後，便往東南方前進，運棺馬車繞着太湖行進，一路上平平安安，連個扎眼的人也不見，歐陽雄不禁心灰意冷起來，不由不替自己之後路作打算。

他與商天河、岳麓三人合創「神龍幫」之事，殺手在艙板下能否聽見？他又會否暗中傳出去？若安平西兄弟知道，又怎會放過自己？

忽然另一個念頭在他腦海閃過：請殺手下手殺人之僱主，會否就是安平西？不過他立即推翻自己之想法。若安平西是僱主，他下手之第一個對象應該是自己才對。

自己還能不能回「瞿塘幫」？還要不要回去？這個問題一直困擾着他，直至商天河棺木平安送抵嘉興。

商家在當地算得上是位財主，家當不少，加上他是位名人，是故認識他的人頗多，歐陽雄一問街上行人，便慨然引路。

商家大院頗爲氣派，到了大門外，敲開大門，道明來意，門公立即進內稟報。歐陽雄雖有點失望，但到底將義兄棺木運回來，了却一件心事，心頭輕鬆了不少。

過了一陣，裡面來了人，把棺木迎進去，商天河之夫人周氏跟在後面，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問起經過來。歐陽雄簡單地告以實情，剛說完，人已上了大廳。

周氏一心只掛着丈夫之死，匆匆着人帶歐陽雄去客房中休息。正在此時，商天河之內弟總管周濟仁走了進來，道：「大姐，外面又有一個漢子，自稱是姐夫的義弟求見……」說着瞪着歐陽雄。

歐陽雄問道：「他是否叫岳麓？」他見周濟仁點頭，乃道：「不錯，他是老三。」看來商天河生前並沒有將他們結義之事告知家人。

周氏淡淡地道：「那就讓他進來吧！」

歐陽雄忙道：「老三沿途保護大哥之棺木，是以沒有跟在下一道行走。」

過了一陣，周濟仁帶着岳麓和

幾位漢子進來，都被帶進中院的廂房裡去，商家對他們之態度甚是冷淡。

岳麓低聲問歐陽雄道：「二哥，大嫂知道一切了嗎？」

歐陽雄道：「小弟只扼要地將大哥之死因告訴她，看來老大沒有將咱們結義的事告訴她，難怪她對咱們心存警惕，嗯，老三，你在路上可有發現？」

岳麓沉吟道：「奇怪，一點動靜也沒有，咱們之計劃大概要失敗了。」

「算了，咱們把老大之屍骨運回來，也盡了做兄弟之責任，至於找出兇手可以慢慢來。」歐陽雄輕嘆道：「只是經此一鬧，愚兄都不知該不該返回『瞿塘幫』！」

岳麓雖然堅强多計，此時也沒了主意，輕嘆道：「大哥猝亡，咱們之計劃要如何更改？『神龍幫』還創不創辦？若不創辦，又有何計劃？小弟總不能帶着四十個人去打家劫舍。」

歐陽雄道：「打家劫舍？那當然不會，老三，你一向比較有主意，你看咱們是否將計劃暫緩一下？三個月後再定行止。」

岳麓道：「二哥有所不知，小弟這邊的開支，一向由大哥負擔，如今大哥不幸，下面那麼多人的吃飯穿衣如何解決？」

歐陽雄道：「愚兄也有些積蓄，先熬過半年再說，再不行，便只留下那四十八精兵，其他的解散好了。」

岳麓沉吟道：「二哥，『瞿塘幫』近年來發了財，你應該分了不少錢吧？我這裡省點用，每月大概一千兩銀子，便可湊合過去，你的積蓄不止能支持半年吧？」

歐陽雄道：「小弟以前平均每個月都給大哥送一千兩銀子，供他應酬交朋友開支，是故積蓄並不多。」他伸手入懷抓出一堆銀票來，細數一下，總共只有四千多兩，便取了四千兩給岳麓。

岳麓這才知道內情，歉然道：「小弟不知二哥一向支持大哥，還以爲所有費用都由他開支哩！他以前每月給小弟一千五百兩銀子，不過省點用，這四千兩已可支持四個月開支。」

歐陽雄道：「愚兄跟大哥不一樣，我生於河南，孑然一身到長江，這幾年雖是賺了錢，但置了家，平日又好交朋友，花費也不少，不過家裡還有幾千兩銀子，三個月後，你最好親自去一趟白帝城。」

「去白帝城作甚？」

歐陽雄道：「咱們決定行止，要創業沒有錢可不行，沒有人材更加成不了事，咱們一向是以大哥馬首是瞻，如今他……教愚兄心中沒了主意。」

「二哥，小弟先問你心中有什麼看法？是繼續下去，還是散伙？」岳麓雙眼緊緊瞪着義兄。

「散伙便白白浪費了咱們五年多心血，但繼續下去，憑目前之情況，實在不足恃。」歐陽雄抓抓頭皮道：「長江是塊肥肉，各幫勢力盤根錯節，雖然相互爭利，但一旦有共同敵人時，他們又會聯合起來對付之，咱們要想分杯羹，實力實在不夠，江面上我認識不少人，但在湖海中講究的是實力。照愚兄估計，咱們之武功，在長江上創幫雖然可以，但絕對不是出類拔萃，而只兩個人實力也較單薄。」

岳麓再問：「江面上之情況，小弟因這四五年都隱在深山調教那四十八個人，是故完全不了解……可惜大哥沒將他聯絡到的人告訴咱們。」

「那些人只是給大哥面子，如今大哥不在，人家還會支持咱們麼？」歐陽雄心中暗道：「老子一直在長江上游混，你倆幹些什麼事，老子根本不知道。」他忽然又問：「老三，你那四十八個人，訓練得如何？能耐有多强？」

岳麓道：「他們分成幾組學習，有的學劍，有的學槍，也有的學斧法的，然後小弟再將他們四個人分成一組，長短兵器結合，其後又教他們水性、暗器、刺殺、埋伏、僞裝術，還訓練他們在危險中求存，小弟對他們之成績十分滿意。」

「愚兄自然相信三弟之能耐，不過……他們所習的技藝，全由你一個人傳授？」

岳麓笑道：「那自然不是，大哥請了不少人幫忙傳授，你也知道小弟只擅長劍法及暗器，其他的可不行。」

「這些人若能利用，也許咱們改變一下原先之計劃，不在長江上創業，另闢天地又如何？」

岳麓點頭道：「這個也可以考慮，也許咱們在長江下游找個落脚點也行。」

岳麓又道：「下游官府勢力大，幫會地盤小，各方面之關係更複雜，也不好弄。」

岳麓噓了一口氣，道：「咱哥倆再仔細考慮推敲一下，三個月後才決定吧！」

歐陽雄道：「老二，有一點你可以放心，愚兄在今年之內一定會離開『瞿塘幫』，若要跳到長江上其他幫會，混個副幫主的，絕對不難，但依附於人，倒不如自家兄弟自創基業！」

兩人各自回房歇息，不久，商家下人送上洗澡湯，兩人洗好了

澡，周濟仁便來相邀晚飯。周氏換上孝服，只出來打個招呼便離開了。

席間，周濟仁難免又問起商天河被殺之詳情及原因，歐陽雄仔細說了一遍，「至於大哥被殺之原因，咱倆研究了幾天，都不得要領，不過此事咱們一定會查到底，一定會替老大報仇！」

周濟仁態度十分溫和，「在下再問一件事，我姐夫是甚麼時候跟你們結義的？你們三人相約在瘦西湖見面，有誰知道？」

岳麓道：「咱們三個是在五年前結義的，是次相約在瘦西湖會面，應無別人知道！」

歐陽雄道：「在下也沒有告訴任何人，不知大哥是否有告訴別人。」

「姐夫不善多言，他連咱們都瞞住，又怎會告訴別人？是以此事十分奇怪！」周濟仁神色充滿了疑惑。岳麓和歐陽雄都覺難以解釋。

過了半晌，岳麓方道：「咱們三人結義，是爲了創立一個幫會，老大已暗中約了四五名高手，襄助咱們，他有否向你們透露？而這幾個人，老大却一直不會告訴咱們，是故連我倆也不知道他們是些甚麼人！」

歐陽雄道：「有了，老大以密函通知咱倆，只說到揚州議事，而直至咱們抵達揚州之後，在望江樓見面，當時各坐一個座頭，他只悄悄通知咱倆第二天到瘦西湖！而那艘船却在此之前賣出去了！」

岳麓道：「不錯，也許大哥不愼讓此消息透露給某個人知道，否則便是那殺手殺錯了人！」

周濟仁道：「這些年頭殺手殺人之事，無日不聞，却未聽人說有找錯對象、殺錯人之事！」

岳麓道：「周兄能否將大哥生前之朋友，列出一張名單來？咱們只好逐個調查了。」

周濟仁道：「此事尚沒與家姐商量，以免萬一有錯，冤枉了好人。」

岳麓忙道：「不，咱們只是在暗中調查而已！」

「好吧，明天把名單交給兩位。」周濟仁頓了一頓，問道：「不知兩位壯士何時離開？」

歐陽雄及岳麓聞後，臉色均是一變。歐陽雄首先發作，「閣下若不歡迎，飯後咱們便立即離開！」

兩位請勿誤會，姐夫雖是武林中人，但家裡却從不涉入江湖是非，跟武人來往亦極少……家姐是怕兩位在此，恐會引賊上門！」周濟仁沉吟道：「兩位還是明天下午再離開吧！」

岳麓一口應允。「好，咱們拿了名單便離開，絕不連累府上！」

＊　＊　＊

第二天早飯之後，周濟仁列出一張常跟商天河來往之名單，交給岳麓。俄頃周氏出來答謝。「請恕未亡人有孝在身，不方便招呼兩位叔叔。」這話已十分明白，歐陽雄及岳麓即告辭離開商家。

歐陽雄忿忿不平地道：「想不到咱們來此吃癟！」

「不必跟女人一般見識！」岳麓問道：「二哥，你準備去何處？」

「先回『瞿塘幫』再說，無論如何得先安置了家小再說！」

「小弟也得先去解散掉那些人，待日後有需要再召他們來。」岳麓道：「咱們同行到丹徒再分手吧！」

「也好，路上還可商量商量，愚兄正想乘船回去。」

入夜之後，他倆在一家小客棧入宿。歐陽雄問道：「三弟，你那些手下呢？爲何一個不見？」

「小弟早叫他們先回丹徒等我了！」岳麓自懷內揣出那張名單來，歐陽雄只看了幾眼，便寬衣了。「二哥，咱們研究一下吧！」

「愚兄一直在長江上游活動，名單上的人沒一個認識，還是由你派人去暗中調查吧！記住，五月初五日，咱們在白帝城見面！」

＊　＊　＊

揚州城一條小巷的水渠裡，忽然冒起一條身穿黑色水靠的蒙面人來，蒙面人四顧一下，便跳進旁邊一棟平房裡，當他再度出來時，已成爲一位濁世翩翩佳公子模樣，頎長的身材，英俊的臉龐，看樣子大約二十七八歲，態度雖然輕鬆，但雙眼目光凌厲，讓人留下精明强悍之印象。

他便是伏在游船中，刺殺商天河的殺手鳳峯生，提起鳳峯生三個字，殺手行當裡，眞是個响叮噹的人物，其聲名遠遠超過他殺人之「功績」。原因是他是個獨行殺手，「紅鷹」及「黑龍」均想羅致他，可是均失敗，鳳峯生態度十分堅決，他不願受任何約束，因爲自由是金錢買不到的。

鳳峯生之所爲，給了某些人極大之鼓舞，是故許多人效法，寧願獨自做生意，也不願意加入了「紅鷹」或「黑龍」。有一個時期，兩個殺手集團曾經想殺掉他，但不知是幕後惜愛才，還是另有原因，又即下令取消原先之格殺令，由是鳳峯生在此行已混了四五年，從未失過手，名聲越來越大，酧金越收越高。

鳳峯生是位孤兒，據說一位上山採藥的郎中在山峯上拾到他，當時嬰兒旁邊棲了頭大鷹，是故以鳳峯生爲姓名。

鳳峯生很會賺錢，亦賺了不少

錢，他也很會享受，得手之後，返回客棧，立即換上錦衣，再到揚州城最豪華之銷金窩——怡紅院享樂。

鳳峯生剛進門，鴇母一見到便眉開眼笑地走上前。「馮公子，今晚還是找蝴蝶姑娘？」

「是，她還沒有客吧？」

此刻剛開業，他是頭一個顧客，除了被人事先預訂的之外，他要那一位姑娘都有，不過蝴蝶却是紅牌，她不算最美麗，但性子高傲，她不願接的客人，你便出多少錢，也休想能一親香澤。

鳳峯生已第三次來找蝴蝶，上兩次蝴蝶都一口應允，這次當然不會例外，是以鴇母親自直接帶他上樓。

怡紅院共有三棟小樓，中間堂屋後面是個舞台，供豪客偕名妓在此吃喝玩樂賞歌看戲，每座小樓樓上樓下各住一位名妓，住樓上的又比住樓下的身價高，一般的只能在堂屋廂房，與相好成其好事。

鴇母輕輕扣門。「蝴蝶，馮公子又來看你了。」過了半晌，房門才打開，開門的是丫頭紫娟。

「媽媽，小姐還在梳粧，請馮公子先在客廳裡稍坐。」

鴇母笑道：「馮公子，你且稍待，老身還有事，先下樓去！」

「媽媽慢走！」鳳峯生拿了一錠銀子給她，便坐下，紫娟關上房門，又忙斟茶。

過了兩盞茶工夫，環珮聲緊響，香風襲人，自內屋已走出一位麗人來，可不正是蝴蝶？鳳峯生連忙讓坐，「公子可好？」

「好，好，一切均如願，小姐也好吧！」

蝴蝶笑說：「公子好，賤妾自然也好！」她坐下又問道：「公子吃過晚飯否？」

「尚未，正想邀小姐共飲。不過，在下好清靜，最好把酒席搬上此處。」

「這有何難？」蝴蝶道：「紫娟，你下樓通知他們，弄些好吃的小菜上來。嗯，你一定要親自交代灶頭趙師傅，請他親自出馬。」

蝴蝶又塞了一錠銀子給紫娟，紫娟高高興興地下樓去了。鳳峯生將門閂好，蝴蝶小嘴一呶，道：「進房再說吧！」

兩人進了內室，鳳峯生道：「在下幸不辱命，已殺了商天河，特來取餘下之酬金。」

「你把憑據取來，好讓賤妾向人交差。」

「因歐陽雄追來，不及割下其首級……不過他必死無疑，因爲他身上中了在下幾根毒針！」

蝴蝶道：「口說無憑……不過，賤妾可以替你向他解釋，他是明理人，相信不會食言。」

鳳峯生臉色一沉，「憑我鳳峯生這塊招牌，他還不相信？在下出道多年，至今尚未失過手。」

「不是賤妾信不過你，但人家規矩如此，只能嘆句奈何！你明晚再來討取消息。」蝴蝶問道：「賤妾很想知道，你是如何殺商天河的？」

「對不起，此乃秘密，正如我從不問你，是誰出錢請你僱我的一樣。」

「你連我也不相信？」

「不是如此……」鳳峯生說至此，外面已傳來紫娟之脚步聲，他乘機出去，輕輕將門閂拉開。不久，紫娟果然推門進來，「辛苦你了。」

「公子這般客氣，便太生份了，趙師傅已答應親自下灶燒幾個好菜給公子品嘗。」

蝴蝶手上捧着一碟瓜子，自房內走出來，「死丫頭，沒有瓜子與酒，教公子淨喝清茶，這豈是待客之道？待奴唱一曲娛賓。」

紫娟連忙自牆上取下琵琶，先調撥幾下，然後方輪指而彈，蝴蝶輕啟朱唇唱之：

「孤雁叫教人怎睡，一聲聲叫得孤凄，向月明中我影一雙飛。

「你雲中聲嘹亮，我枕上淚雙垂。「雁兒，我你爭個甚的？」

果然是名妓，唱得凄酸，却又帶着幾分挑逗，幾分頑皮。鳳峯生雖然經常出入歡場，聽盡不少曲子，此刻亦忍不住叫起好來。

蝴蝶叫紫娟把琵琶收起，多情地替鳳峯生嗑瓜子，鳳峯生也不客氣，乘機享受。

三人相談甚歡，紫娟特地彈了一曲，然後把椅几挪了一下，蝴蝶便跳起舞來，果然輕盈美麗如穿花蝴蝶，鳳峯生連聲讚好。隨後，紫娟又唱了一曲，然後龜奴把酒菜端上來。

蝴蝶與鳳峯生面對而坐，紫娟打橫相陪。酒是陳年佳釀，菜更是燒得教人讚不絕口，每一道都是恰到好處，也妙至顚毫，連鳳峯生這客人也忍不住道：「吃趙師傅燒的菜，才知道這是一門高深之學問，眞是口福不淺。」

這頓酒菜吃至起更之後才散席，茶飲了一陣，兩人便携手進內房，蝴蝶邊卸粧邊道：「你今夜要早點走。」

「在下明白，明夜再來討消息。」

蝴蝶卸了粧，換了一襲白紗裙子，玉體妙處若隱若現，任憑鐵石人也動心，偏是鳳峯生仍端坐椅上，她往床上一靠，問道：「你還是要坐『冷欖子』？」

鳳峯生不敢看她，只點點頭，

蝴蝶道：「傳言你是風流殺手，床第高人，教人欲仙欲死，想不到却是柳下惠！蝴蝶也不是隨便的人，求我的人，如過江之鯽，難道你不想試試我之手段？」

「只恐在下無福消受。」

「廢話，如今我求你，你不上床，媽媽也不會少收你的錢。」

「我不惜錢只惜命。」

蝴蝶秀眉一皺，問道：「此話怎說？」

「你武功深厚，在下看得很清楚，你我只是生意關係，又何必再進一步？」

蝴蝶輕哼一聲：「你很小心，難怪你活到今天，不過你太小看我了，我要殺你，還用不着出賣肉體在床上下手！」

鳳峯生只笑不答。

蝴蝶一怒之下，掀起棉被蓋上，「你既然無福消受，便早點走吧！」

「在下自有分寸。」鳳峯生坐了半個多時辰才悄悄離開，出了怡紅院，他並不是回客棧，而是拐進綉香院。他希望找個姿色稍次，但沒有威脅力的女人薦枕。

這是鳳峯生能在無處不風險的江湖生涯中，活得穩穩當當的原因，該大膽的他絕不怯懦；該謹愼時，他絕不會粗心，在克制人性弱點及控制自己慾望這方面，他同樣是位高手。

蝴蝶武功不弱，他看得出來，一個這樣的女人厠身妓院，所爲所事？鳳峯生想不通，想不通便得小心！

* * *

次晚，華燈初上，鳳峯生又踏着新買的靴子，瀟瀟洒洒地去怡紅院。鴇母的諂媚如舊；紫娟的笑意，多了幾絲情意；蝴蝶的嬌慵添了幾許誘惑。

蝴蝶仍穿着那套白絲袍子，躺在床上。鳳峯生仍坐在椅子上。蝴蝶招手，低聲道：「坐得這麼遠，怎好說話？」

鳳峯生沒奈何，只好把椅子拉前，蝴蝶忽然伊伊呀呀地叫了起來，人亦如大白蛇般，在床上翻滾起來，鳳峯生冷冷地望着，就像在看戲，眸子清澈明亮，不帶半點慾火。

蝴蝶叫了兩三盞熱茶，然後長吁一聲，戛然而止。半晌方自枕下抽出一張銀票來，低聲道：「人家相信你了，把酧金悉數給你，我那一份呢？」

鳳峯生看了一眼，然後自懷內掏出一張銀票給她：「分文不少，多謝您啦，下次有生意，大可再合作。」

蝴蝶道：「不必下次，今夜便再給你一宗生意，不過酧金沒有上次的高，不過目標也易殺得多！」

「多少銀子？」

「三千兩，殺歐陽雄，你肯不肯？」

「有沒有時間限制？」

「越快越好，但不能超過一個月，過期作廢，訂金須雙倍退回來！」蝴蝶又取出一張銀票來：「伍佰両訂金，咱們之條件照舊！」

鳳峯生道：「在下願意接受。」言畢收起銀票，長身欲行，却爲蝴蝶喚住。鳳峯生笑道：「你手段高强，在下甘拜下風，不敢領教！」

蝴蝶雙頰微紅，啐了他一口。「你想得好美！你看你這樣出去，像剛跟我歡好之後的模樣麼？紫娟比鬼還精靈，你我之間的秘密，絕對不能洩漏！」

鳳峯生點點頭，將頭髮稍爲撥亂，然後出房，紫娟似乎就站在房門外：「公子不在此過夜？」

鳳峯生在她臉上輕輕扭了一把：「我若在此過夜，你家小姐那能睡得着覺？喂，你幾時肯賣身，可得先告訴在下一聲。」

紫娟紅着臉道：「只要公子看得上……小婢……小婢幾時都肯！」

鳳峯生暗吃一驚，忙低聲道：「輕點，不可讓你家小姐聽見，有機會在下再悄悄約你！」他懷着一顆驚又喜之心情，哼着小曲下樓走了，對他來說，收到酧金，比在怡紅院鬼混重要多了。

* * *

歐陽雄及岳麓在第三天晚上到達丹徒，也找到了岳麓的四個心腹：趙健、尹朗、駱昌、鄒聰。歐陽雄再往北走便到長江渡口，而岳麓的巢穴則在茅山。茅山臨江皖交界，故在此須分手。

晚上兩兄弟喝了不少悶酒，對於商天河被殺之原因，完全揣測不了，也想不到他有被殺之理由，是故路上兩人說話不多。

歐陽雄想起自己在「瞿塘幫」之處境，本來指望創立「神龍幫」可吐氣揚眉，不料老大出師未捷身先死，一場希望成泡影，回去還得擔心露出馬脚，讓安氏兄弟先下手爲强，舉杯消愁愁更愁，此話眞是不假，最後兩人都醉了，尤其是歐陽雄更是醉得一場糊塗，就醉倒在床前。

次日，待歐陽雄醒來時，已是紅日滿窗，已時將過，他洗了一把臉，存心振作，乃道：「三弟，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愚兄先走一步，記住，五月初五日，咱們在白帝城見面，不見不散，愚兄專等你好消息！」

（未完・一）

上文提要： 來如風在七王爺府外圍偸窺，發現七王爺命人出示和本初的斷臂，斷臂爲何會在王爺手中耐人尋思。來如風離開王爺府，急急找席美姬欲告訴此情況，碰到花子幫的人馬，來如風被當作駙馬爺招待，依舊是大花二花陪其沐浴，當晚與席美姬洞房花燭夜，直至日上三竿……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虎嘯來如風

金蟬脫殼逃夭夭　潔身自愛意志堅

笑笑，來如風道：「難得糊塗呀！」

他說着站起身來了。

抹着嘴巴，來如風道：「美姬呀，咱們得暫時分開幾日了。」

席美姬道：「你要走？」

來如風道：「再有兩天，姓和的又去老爺嶺，難道妳不去？」

席美姬道：「我當然去，你何不等我一天呀！」

來如風道：「美姬呀，我的時間就是銀子，在這兒白住一天是舒服，說不定上千銀子飛了。」

席美姬道：「就知道銀子！」

來如風一笑道：「這事就不用解釋了！」

他對吳長老擺擺手，又道：「吳長老，後會有期呀，哈哈……」

來如風說走就走，匆匆的便往太原大街上走去。

席美姬沒站起來送，她甚至也沒開口，吳長老道：「來大俠比咱們更忙碌。」

席美姬道：「大山裡古刹中，他養了上百口孤苦無依之人，大人小娃全都有，他一個人當然苦。」

吳長老道：「他苦中有甜，活得自然順遂，人生似他這般才眞正是慈悲爲懷了。」

席美姬道：「所以他抓得住我的心。」

她並不覺得羞人，反而十分自然。

* * *

「吳叔，南邊的人到了？」

「已來半日了。」

「好，咱們這就去城隍廟。」

她站起身便往門外走，那吳長老便緊隨在她身後，這時候大街上出現花子幫，三三兩兩的靠在街邊站，誰也不吭一聲。

席美姬與吳長老打從這些人的面前過，只見這些人只把手上的打狗棒扛肩上。

扛肩上那是致敬的意思，外人當然不知道。

這時候如果仔細觀察太原府有多少叫花子，約莫着算也會有個三五千之衆。

別以爲這些只是叫花子，其中還眞有不少人物在，那年頭漢族的人早就忍無可忍要造反，如今中原荒旱連到南方，光景已是赤地千里多饑寒了。

花子幫如今南北大會串，八成他們要造反，至於如何策劃，好像這才開端嘛！

* * *

來如風原打算同席美姬一同前往老爺嶺的，但他明白花子幫與南方的支派串聯是大事，他不是花子幫的人，便匆匆的獨自走了。

來如風再也想不到他在半路，遇見萬家莊的花小姐「萬人迷」萬小

紅。

那日萬小紅一直追叫着來如風，早被來如風聽到，來如風當然急急的躲開萬小紅的糾纏。

來如風以爲萬小紅回去了，誰知道來如風經過丁家集，他在那家清眞回回館打尖，一下子被個姑娘捉住了！

「來如風，我看你往哪裡跑！」

來如風一見是萬小紅，不由一怔，道：「唷，這不是萬家大小姐呀！」

萬小紅吃吃笑了！

「進去，進去，我爹他們在二道院裡吶！」

來如風道：「怎麼，萬莊主也在呀！」

萬小紅道：「還有別的人吶！」

來如風道：「大小姐，我就別進去了。」

萬小紅道：「女婿怎好不見岳丈呀！」

「女婿？」

「是呀，你說你要娶我的呀！」

來如風迭足，道：「我說過這句話？」

萬小紅站近來如風，她的雙手拉得緊，眞怕跑了來如風，還半橫身攔去路。

「來如風，這種大事我妹子不會開我玩笑的，是你親口對我大妹子小彩說的呀！」

笑笑，來如風道：「大小姐，妳的大妹子會錯意了！」

「怎麼說？」

「會錯我的意了，當時我一人對付五個韃子兵，我在百忙中只對令妹說，『我好像喜歡上妳的大姐了。』，只此而已，並沒說一定要娶妳呀！」

先是一怔，萬小紅道：「我不管，你定要去後面見我爹，走呀！」

來如風似是無奈的道：「大小姐，我可告訴你，天都快塌了，妳還結個甚麼婚！」

萬小紅道：「天塌了，天早就塌了，萬家莊死傷慘，韃子們又放火燒莊院。」

她忽然臉色一緊，又道：「咱們正集合三方面人馬，準備去挖翻忽必顯的陵墓，哼，看是誰的手段狠！」

來如風道：「怎麼，妳說的三方面，是哪三方面？」

萬小紅看看清眞館內有閒雜的人，便拉着來如風道：「走，進去你就知道。」

來如風本不打算進二院，但聽說三方面聯手，他心動了！

「大小姐，我跟你去後院，只不過咱們不談兒女情，如何？」

萬小紅扭動腰肢道：「好嘛，好嘛，聽你的就是了！」

來如風隨着萬小紅走到清眞館的二道院，只見二道院正面一排五間房，房中傳來低吼聲。

來如風只一聽，便知道這是萬寶山的聲音。

另一間房中傳來男女嘻笑聲，來如風不由抬頭看，他心中不愉快了，因爲房中男女兩個人，兩個人還有心情在打情罵俏吶！

男女二人正是梁上青與萬小彩二人。

那萬小彩一抬妙目便發現了來如風，她推開梁上青便吃吃笑着走出來了。

「喲，是姐夫呀，你可來了，咱們大伙想你吶！」

來如風忙搖手，道：「二小姐，別亂叫好不好？」

萬小彩笑道：「姐夫呀，我們想你，我姐更想你，快進屋子裡見我爹！」

來如風道：「二小姐，妳可眞是海量呀！」

萬小彩一楞，道：「甚麼海量？」

來如風道：「記得前些時，妳同這梁上青在老爺嶺附近大荒洞中搞那男女關係，我還敲過他銀子，難道這些你們都不記得了？」

梁上青臉色一變，他沒那麼大海量。

萬小彩不一樣，如果來如風變成她姐夫，還有甚麼仇恨可記呀，何況來如風也幫了萬家莊的忙！

她吃吃一笑，道：「我知道你來如風作風，你只不過窮開心，有甚麼恨可記呀！」

來如風道：「我就不一樣，如果我正在尋歡作樂而被人撞破，我會發火出刀！」

萬小紅一邊拉住來如風，道：「沒閒情說閒話，我爹正在想你啦！」

來如風對萬小彩扮個鬼臉，跟着萬小紅走進一間大房間中！

來如風還沒看到人吶，萬小紅已叫了。

「爹，爹呀，你看誰來了！」

內室門帘挑起，來如風這才看清楚，內屋裡除了萬寶山之外，還有兩個年輕女子與一位老太太。

有個年輕女子懷中抱了個娃兒，來如風只一瞧便知道這些人是萬寶山的內眷。

萬寶山原是躺在床上的，見來如風來，立刻撑起身子，床邊豎着一根手杖，他拿着手杖便走到外間屋。

「來大俠，坐坐，坐了好說話。」

笑笑，來如風道：「萬莊主，想不到會在這丁家集碰上了，幸會呀！」

萬寶山咬牙道：「這一次咱們

萬家莊遭此劇變，說實在話，若非來大俠事先知會，事後協助，咱們恐怕敗得更慘！」

淡淡一笑，來如風道：「誰叫咱們是漢家兒郎呀！」

萬寶山一拍巴掌，沉聲道：「對，咱們是漢家兒郎，韃子欺壓八十年，也是咱們起來反抗的時候了。」

來如風道：「萬莊主呀，你們住在此地，可有些甚麼打算？」

「有！」

「我可以知道嗎？」

「當然可以！」

來如風看看身邊站的萬小紅，心中不是味道，而萬小紅却緊緊的貼着他站，看上去就像是他老婆，而不是萬寶山的女兒似的。

萬寶山道：「來大俠，你比我更明白，七王忽必顯一舉毀了咱們三大家！」

來如風道：「這些我知道。」

萬寶山道：「西陵堡，寒山壩上與咱萬家莊，三處幾乎都逃不過這一劫難，所幸咱們尚在人間，這窩囊氣實在難以嚥下去……」

他撫摸着身上的幾處傷，而來如風……

來如風却也如坐針氈，因爲萬小紅幾乎要往他懷中坐下來了。

萬寶山頓了一下，又道：「是我想出來的主意，我分派兩個兒子去這兩家，約他們在這丁家集聚會，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來，前去老爺嶺，把忽必顯的陵墓翻個身，分了他的寶，大家南方去造反。」

來如風雙目一亮，道：「好，有骨氣，有出息，我十分同意你說的。」

萬寶山道：「來大俠，如果你也加入，咱們這力量可就不容忽視了。」

一楞，來如風道：「想加入，但不是這時候。」

萬寶山道：「甚麼時候才可以？」

來如風嘆口氣，道：「萬莊主，我是身不由己的人吶，那麼多人等着我賺銀子，唉！」

萬寶山道：「人說你養了許多無依靠的孤兒老人，這會是眞的？」

來如風道：「過去他們無依靠，如今有我在呀！」

萬寶山驚奇的道：「眞有此事呀！」

一邊的萬小紅開口了。

「爹，所以他是個奇俠呀！」

萬寶山指着女兒向來如風，道：「來大俠，聽我女兒說，你很喜歡她，是嗎？」

來如風指着自己鼻子，道：「我……」

哈哈一笑，萬寶山立刻又道：「別害羞，來如風，兒女情長我知道，我家最開通，你若眞的喜歡她，擇日爲你二人完婚就是。」

來如風正要再說甚麼，萬小紅已笑道：「謝謝爹．謝謝爹，來如風，哦，不，我叫你如風呀，你聽聽，我爹多麼喜歡你呀！」

來如風把臂在口邊的話吐出來了。

「噢，不，我還有急事要辦，婚姻之事往後延。」

萬寶山道：「急事？」

來如風道：「急得要命之事。」

萬寶山想了一下，道：「來大俠，兒女私事不能誤了大事，這麼辦，你在此只等一天半，先見見另外兩方面的人馬後，對以後行事，你也心中有個底！」

來如風想了一下，道：「好吧，我也只有一天半的時間，一天半以後，我得去辦我的事了！」

萬寶山道：「來大俠，咱們就這麼說定了。」

他對萬小紅又道：「小紅，陪來大俠找間安靜房間暫住下來！」

萬小紅道：「會的，爹！」

她可眞大方，雙手拖住來如風一臂，這就要往屋外走了，却聽得內屋裡老太太的聲音。

「等一等……」

來如風怔住了，他看向內屋。

萬小紅道：「娘，妳還有話呀！」

門帘挑起，老太太走出來了。

萬寶山撫髯沒出聲，老太太已攔住來如風。

來如風向萬小紅道：「妳娘有甚麼事呀！」

萬小紅抿嘴一聲笑，道：「你馬上就知道了！」

只見老太太面對來如風，她看得可仔細，由頭上看向脚後跟，再由一邊看到另一面，老太太道：「身子骨還不錯，只是稍嫌年紀大了些，你……今年多大了？」

來如風見機會來了，不由對萬老太太道：「不太大，不太大，今年剛好四十整。」

萬老太太道：「你都四十了呀！」

來如風道：「我還討過太太，而且是姐妹二人嫁給我，不幸山中鬧瘟疫，全死了。」

說着，他嘆了一口氣，又道：「廟裡老僧告訴我，我這一生尅妻命，無論誰嫁我，不出一年就發喪。」

老太太一瞪眼，道：「這是眞的嗎？」

來如風道：「我實話實說呀！」

不料老太太一聽，忽然撫掌笑了。

來如風輕鬆了，他如此命硬，誰會把女兒嫁給這樣的人。

然而老太太笑了幾聲開口，道：「好，我女兒小紅就嫁給你了。」

來如風一聽大吃一驚。

「老太太，妳不會弄錯了吧！」

老太太道：「才不會吶，我弄得很清楚。」

來如風道：「怎麼說？」

老太太道：「我這老實告訴你，我女兒生下來後，我夢見五鬼打她一個人，她把五鬼也打跑，算命的說，我女兒要嫁個命硬的漢子才幸福，最好是尅妻的男人才命長，來大俠，你符合這些條件呀，哈……」

來如風幾乎想哭，天下還有這樣的事呀！

來如風怔住了！

萬小紅又對她娘，道：「謝謝娘，謝謝娘！」

說完她推着來如風笑道：「如風哥，咱們才是天生一對地長一雙吶！」

來如風道：「我已四十歲了呀！」

萬小紅道：「我把你看成二十歲的小夥子。」

來如風一聽無奈何，只不過他心中最清楚，他才不會娶這萬小紅。

他心中早有了席美姬，席美姬才是他的理想妻子吶！

* * *

萬小紅原本要來如風住進她的小房中，只不過來如風不同意，來如風對她說得好。

「小紅呀，洞房之夜才新鮮，妳說對不對？」

萬小紅一聽，全身骨頭也酥了。

「哦，如風哥，妳叫我飄飄欲仙的快飛上天了吔！」

來如風摟了一下萬小紅，道：「妳若飛上青天，我便同妳一起飛！這是那個情聖說的，在天願做比翼鳥……」

萬小紅立刻接道：「在地願爲連理枝呀，嘻！」

「對，對，妳接對了，是那麼一句話。」

「哈……」

這二人笑着走到二門下，這家清眞館還有客房，原因是老板是漢人，老板並非回回，因爲老板心眼動得快，這一帶不少西北過來的客，西北的回回多，自然也就不斷有客人住店。

二門下碰上一個伙計端着一大碗羊肉湯過來，來如風對那伙計道：「伙計，替我找一間乾淨的房。」

伙計點頭，道：「有有，我馬上給你找一間。」

那伙計給來如風找了一間過道小房間，甚麼叫過道小房間？

這種房間是在前後院的走道邊，多爲店中伙計住的，客人多了便由客人先住。

這家清眞館所有的房間均被萬寶山包下了，因爲萬寶山要把另外兩處的人馬聯合起來，準備大幹了。

* * *

房間裡只有一張單人床，一張小桌靠着牆，床舖睡人也是櫈子，就那麼湊和了。

來如風十分滿意，如果是雙人床，他眞怕萬小紅會纏住他。

來如風剛坐下，萬小紅經已對伙計道：「快送些吃的過來。」

她問來如風，道：「你喜歡喝些甚麼酒？女兒紅、二鍋頭、汾酒的！」

來如風道：「四兩女兒紅夠了。」

萬小紅笑道：「大男人只喝四兩女兒紅呀，我一個人也不夠。」

來如風道：「喝酒不辦事，辦事不喝酒，我有事呀！」

萬小紅道：「別說了，來上一斤女兒紅，咱二人一對一的你一杯我一杯！」

她對那伙計又吩咐，道：「一盤滷牛肉要花蹄筋的，羊肉炒香菇再加一盤栗子肉，羊肉湯要特大號的。」

伙計立刻往灶上走，來如風笑道：「叫得眞不少。」

嚄！萬小紅愉快了，她咭咭的笑。

來如風沒有笑，他心中再叫抱歉了，因爲他心中沒有萬小紅。

他心中只有一個席美姬！

他現在就以爲如果身邊的人是席美姬，多妙呀！

* * *

來如風與萬小紅二人併肩坐床邊，小木桌靠窗擺，上面放滿了酒和菜。

萬小紅笑咧了嘴，她爲來如風斟滿一杯，她也斟上酒，她的一雙眸子裡正閃着晶瑩的光芒……水汪汪。

女人雙眼水汪汪，一夜搞到大天亮……淫娃也！

來如風古井不波的喝着酒，也吃着肉，便是萬小紅挾肉送他口，他一樣的吞下肚。

這二人一邊吃，一邊還能挑情，當然是萬小紅施盡混身解數的挑逗着來如風。

來如風哪會有四十歲，他只有三十剛出頭，他說自己四十整，那是騙騙萬寶山夫妻二人的。

一斤女兒紅吃不醉來如風，更不會醉了萬小紅，只不過酒不醉人人自醉，萬小紅的雙手不老實了。

萬小紅伸手在來如風的身上摸弄着，那副嬌滴滴柔情似「洪水」的樣子，來如風幾乎把持不住了。

這小屋無處閃躲，來如風乾脆不躲閃，要摸要抓，隨你萬小紅的了。

萬小紅見來如風不拒絕，她的慾火燒起來了。

她把來如風的雙肩用力抱，左腳勾又踢，「砰」的一聲門關了。

她這就膽子更大了。

萬小紅用力把來如風扳倒在床上，這女人眞開放，大嘴已壓上來如風的嘴巴上了。

萬小紅的動作眞像是她娘說的，五個厲鬼也被她打得吱吱叫的逃跑了。

萬小紅吻，來如風逆來順受，只不過當萬小紅更進一步欲扯去來如風的褲子時候，她扯了半天扯不開。

別以爲這世上只有男人強暴女人，這世上女人强暴男人的例子也不少。

萬小紅此刻就發了情升了火，她還管甚麼要等到洞房花燭夜呀！

她現在就要上馬了。

她上面吻，下面抓，抓緊了來如風的東西不住手的揉，一心要把那傢伙揉得「醒過來」！

來如風便在這時候側過頭，道：「嗨，妳怎麼又忘了，咱們在洞房花燭夜再新鮮呀！」

萬小紅已囈語似的道：「我……等……之不及……了！」

來如風道：「妳不聽我的了！」

萬小紅道：「我……愛死……你了！」

來如風道：「此刻不太好吧！」

萬小紅急了，她提高聲音道：「來如風，我求你，就現在算是洞房嘛……來如風！」

她最後一句「來如風」，叫得還眞夠大聲，嚄，可也叫來一個人……

萬小紅的手已伸入來如風的褲子，更快的抓得來如風的傢伙。

來如風似乎也忍不住的「隨波逐流」了，却是在這節骨眼上，「砰」的一聲傳來，小房門被人踢開來了。

門聲驚醒小床上的兩個人，二人抬頭看，喲，踢開門的竟然是個大姑娘。

這個姑娘不陌生，來如風推開萬小紅便坐起來了。

「妳！」

那姑娘指着床上萬小紅叱道：「眞不要臉！」

萬小紅撫撫頭髮拍拍裙，她站在地上叱道：「妳……妳是誰呀？」

那姑娘並非別人，乃寒山四虎的大妹子包成玉是也！

包大姑娘又來到丁家集了！不只是包成玉來，她的四位兄長與嫂子全來了。

那包成玉正經過這小屋過道，她聽到「來如風」三字出自一個女子口中，立刻火大了。

包大姑娘早就認定來如風乃是她的良人。

自從她與來如風在荒林樹上一番折騰之後，她的心中便一直在想着來如風，而此刻……

此刻她踢開了房門一看之下，立刻怒指萬小紅喝叱起來了。

包成玉是不會叱罵來如風的，她以爲來如風是被害者，而來如風也眞正的仰面躺在床上沒動顫。

來如風一見來了包成玉，他還眞的哭笑不得，他以爲自己眞的倒了楣，偏偏這二女都出現了。

* * *

萬小紅被包成玉這麼吼叱，她當然不吃這一套。

「喂，妳是誰呀，如此無禮貌！」

包成玉冷笑連聲，道：「禮貌？哼，妳太不要臉了，妳知道他是誰？」

她手指床上不動的來如風，而來如風却雙手掩面。

萬小紅道：「他是誰？告訴妳也無妨，我二人馬上就要拜花堂成親了。」

她冷言又冷語的又道：「若非咱們萬家莊遭不幸，我們早就張燈結綵的成親了，妳說我是誰？」

包成玉冷冷一笑，道：「噢，原來是萬家莊的姑娘呀，江湖傳言，萬家莊出了兩位最開放的大姑娘，一個萬人迷，另一個半敞門，我問妳，妳是其中哪一位！」

萬小紅叱道：「那是別人缺德，咱們可是名門閨女，而妳，妳又是甚麼人？」

包成玉道：「寒山包家……」

「唷！包大姑娘呀，我同來如風的事礙着妳甚麼了？」

包成玉冷冷道：「妳很想知道嗎？」

「我在洗耳恭聽吶！」

「告訴你，我與來如風雖無夫妻之名，却有夫妻之實，這話就不用我解釋了吧！」

她眞大方，也大膽，就這麼不加考慮的說出口來了！

包成玉曾在樹上蔴袋裡壓在來如風身上，那是她此生再也忘不了的經驗，美呀！

* * *

萬小紅當然明白包成玉的話，但她仍然要問明白。

「甚麼叫夫妻之實？」

包成玉道：「告訴妳，我們早已有過肌膚之親了！」

她說得相當文明，聽得來如風不舒服。

不料包成玉的話令萬小紅嗤之以鼻，道：「那必是妳不要臉，對我的如風哥强逼的，妳眞不要

臉。」

包成玉怒道：「妳才不要臉！」

萬小紅道：「你是不是想打架？」

包成玉道：「打就打，誰怕誰呀！」

來如風「唬」的一聲挺起身來了。

「二位，妳們能不能小聲點呀，驚動後院的人多不好意思呀！」

包成玉道：「如風呀，我的哥哥和嫂子們都來了，正在後院。」

來如風道：「妳怎麼不去？」

包成玉道：「我怎能叫你被這狐狸精纏住呀！」

萬小紅不甘示弱的道：「妳才是狐狸精！」

來如風道：「別吵，別吵！」

包成玉道：「那你跟我後院去！」

萬小紅道：「我如風哥累了要睡覺了！」

包成玉道：「妳却在此死纏他！」

來如風的頭大了！

他站起身拉開門，對萬小紅與包成玉二人道：「這麼辦，咱們郊外去。」

包成玉道：「到郊外幹甚麼？」

來如風道：「妳想想，我只有一個人呀，妳們兩人都要搶，總不能一刀把我劈兩半每人一半吧！」

萬小紅道：「誰敢動你一根毛，我就同誰沒完沒了。」

包成玉道：「也是我要說的！」

來如風道：「所以呀，到了郊外妳們聽我的！」

包成玉道：「走，我聽我如風哥的話。」

萬小紅道：「少叫得那麼親熱，去就去！」

來如風心中暗自笑了。

他伸頭左看看，右瞧瞧，外面似乎沒有人知道，這才對二女招招手，道：「走，咱們郊外去！」

三人匆匆的走出這家清眞館，直往丁家集外奔去。

* * *

已經走到小河岸了，河岸邊的柳樹一大片，風吹柳枝擺，可也擺掉不少柳葉來，唔，北國的十月初就落霜了！

來如風站在一片柳樹前，他回頭，萬小紅與包成玉二人也到了。那包成玉冷冷的看着萬小紅，眼也氣斜了。

萬小紅嘟着俏嘴巴，嘴巴氣得左右歪。

來如風拍拍手，淡淡的一笑，道：「二位姑娘呀，我得先說出我心中的話！」

包成玉道：「別急，慢慢的說。」

來如風道：「我來如風是個窮光蛋呀，我……」

萬小紅立刻接道：「我就是喜歡你這副窮樣子。」

來如風乾乾一笑，道：「我不但窮，而且還養了百多張口吃飯的，苦呀！」

包成玉道：「我會大力幫助你的，如風哥！」

萬小紅道：「我也會，萬家莊有的是銀子。」

包成玉道：「銀子有甚麼稀罕呀！」

來如風忙搖手，道：「別吵，別吵，我再說件事叫妳二人知道。」

包成玉與萬小紅不吵了。她二人豎起耳朵聽。

來如風道：「妳們可知道，南方有人在造韃子們反了，知道嗎？」

萬小紅道：「聽我爹提過！」

包成玉却眨動着妙目搖搖頭。

來如風道：「咱們漢家江山淪入韃子手中八十年，也該造他們反了。」

包成玉道：「你也想造反？」

「造反是要抄斬滿門的，我只是孤家寡人一個，我不怕，可是，妳們如果跟了我，妳們的家就完蛋了。」

萬小紅道：「我不怕！」

包成玉道：「韃子已放火燒過我的家了，我也不怕！」

來如風道：「妳們要跟我去造反？」

包成玉道：「去！」

萬小紅更厲害，她斬釘截鐵的道：「你上刀山我跟着上，你下油鍋我先跳。」

來如風無計可施了，他一掌拍在頂門上，叫道：「我的媽呀，我哪一點叫妳二人如此着迷呀！」

包成玉道：「你身上的一根毛髮我也喜歡。」

萬小紅氣道：「不要臉！」

兩個女人要動手了。

來如風嘆口氣，道：「二位，妳們別吵呀，有道是，強梁不如商量，我原是要同二位商量，等我把事辦完再計較，可是妳們一步也不放鬆。」

萬小紅道：「我這輩子跟定你了。」

包成玉道：「天涯海角你也甩不掉我了。」

來如風道：「我看啦，我也只有這最後一個辦法了，妳二人以武比勝負，誰贏誰跟我走！」

他此言一出，立刻「嗆」聲不斷，萬小紅與包成玉二人已拔刀在手了。

來如風一看忙搖手，道：「不可以！」

萬小紅道：「爲甚麼？」

來如風道：「我不要見流血，妳二人動拳頭，誰把對方打倒誰就算勝了。」

包成玉立刻收起刀，她雙臂一分拉開架式，道：「我永遠聽如風哥的話，比拳就比拳！」

萬小紅一見，只得也把尖刀收回。

她看看來如風，道：「如風哥，你在一邊來評判，咱們非分出個勝負不可！」

來如風點頭道：「男人永遠喜歡聽話的女人！」

包成玉叱道：「少囉嗦，進招啦！」

萬小紅忽然一記黑虎掏心，右掌直搗過去。

包成玉一聲「來得好」左臂撥右掌鈎，狠狠的打向敵人左脅下。

萬小紅忙閃身，這二女便戰在一起。

兩個人拳來脚往打得凶：「噗噗砰砰」之聲响不停，河邊上已是沙石飛揚，好不熱鬧。

爲甚麼不說慘烈？因爲二人沒動刀，兩個人長得一般高，武功好像也差不多，一時之間想分個勝負可也難了！

* * *

包成玉已是香汗淋漓了。

萬小紅也在氣喘吁吁！

這二人仍然在拚戰，而來如風！嘍，他老兄已不知甚麼時候不見了。

來如風走了。

來如風早就走了，而且走得神不知鬼不覺，來如風以爲只有這種機會他才可以脫身。

來如風如今輕鬆極了，他吹著口哨往前走，有著一副無事一身輕的愉快。

至於丁家集郊外萬小紅與包成玉二人的打鬥，那就等著她二人發覺以後跳腳罵吧！

* * *

來如風一邊走，一邊愉快的哼曲子，他乃河南黃河岸附近來家村人氏，那地方河南曲子最出名，只不過來如風只會哼調子，曲詞他是一句也不會。

他偶爾會搬著指頭算日子，昨天單今天雙，明日應該是雙了吧！

爲甚麼要算單和雙，那是因爲大伙已約定逢雙才能在老爺嶺相會。

來如風只一進入太行山區，他是不會走山區官道的，來如風這幾年活動在太行山中，尤其是老爺嶺附近，他淸楚甚麼地方是捷徑。

他現在就走捷徑，越過七道高嶺之後他已遠遠的看到那座直矗雲端的老爺嶺了。

來如風再看向老爺嶺的半山上，他似乎看到有人在附近移動，這令來如風精神緊張，還有比他早來的人，那麼，這個人會是誰？

來如風不及反思，立刻往老爺嶺方向奔去，一口氣就走了十五里，抬頭看，只見半山上站著一個人，那是個和尚，來如風微微笑了。

緩緩的走上去，和尚也發現來如風了。

「阿彌陀佛，來施主來了。」

來如風揮揮手，笑道：「小腳呀，多日不見，你的日子不好過吧！」

小腳和尚一瞪眼，道：「你這是什麼話？」

來如風道：「想也知道，你每日裡盡想著七王的寶物，那有心情理佛經呀，你說是也不是。」

小腳和尚一頓禪杖，叱道：「來如風，難道你這幾日心平氣和？」

來如風道：「不但心平氣和，而且吃得飽睡得著，拉屎正常說話不顚倒，一日三笑，夢裡還會笑醒過來。」

小腳和尚道：「來如風，你仍然耍嘴皮子。」

緩緩的走到七王陵墓前，來如風道：「看看，誰會相信這是一座空墓，誰敢相信這裡面盡是機關。」

小腳和尚道：「來如風，我早就想通了，墓中若無寶，安裝機關幹什麼？有寶才有機關，而且寶越多機關便更是厲害。」

來如風道：「不錯，只有這一點，咱二人的想法完全相同。」

「我也如是想，哈……」

這聲音來自另一方，一座石像後面轉出一個人來，這人一出現，來如風與小腳和尚齊轉身，嗨，袁天行來了。

袁天行仍然外罩長披風，英雄巾快底靴，二十四把飛刀插在牛皮腰帶上，他那五十二斤重的鐵膽鈎在左肘下，威猛的大步走到二人面前來。

來如風道：「總鏢頭來了多久呀？」

「剛到。」

他抬頭看看山峯，又道：「想那江彩雲與成青二人也該到來了。」

小腳和尚道：「白衣仙子怎麼會喜歡一個冷面殺手，成青那小子啊，實在看不出他有什麼吸引女人的地方。」

來如風道：「王八看綠豆，他們對了眼，關你出家人什麼事。」

小腳和尚道：「貧僧就是看不慣成青那小子。」

就在他此言甫落，半空中一聲厲吼：「殺！」

三人抬頭看，一團黑影挾著一道匹練直往小腳和尚罩上去。

小腳和尚匆忙中大閃身橫禪杖疾阻，半空中響起一連數聲清脆的金鐵撞擊聲，而小腳和尚的右袖已裂了一道破口半尺長。

那黑影落在地上，旋動手中尖刀又道：「再接我三招試試。」

這人正是「十方瘟神」成青。

成青又要出招了，半空中彩影激閃，江彩雲已攔住成青再出手。

「別打了，咱們又不是來打架的。」

這人是江彩雲，江彩雲狠狠的看了小腳和尚一眼，又道：「誰也不喜歡別人說閒話，小腳，你很不叫人喜歡。」

小腳和尚道：「說說又何妨。」

成青叱道：「小心我割了你的舌頭。」

小腳和尚冷笑道：「還不知道誰割誰的舌頭吶！」

成青又要出手，江彩雲拉住他，道：「不是內鬨的時刻，忍住。」

一邊的來如風笑笑，道：「眞可惜，你們不打了？」

江彩雲叱道：「什麼意思？」

來如風道：「你們如果打下去，打個一方倒下去，甚至來一個兩敗俱傷，那將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事呀，唉，可惜你們不打了。」

江彩雲道：「你想撿便宜？」

來如風道：「是呀！」

江彩雲冷冷道：「你還眞坦白。」

來如風道：「坦白有時候是會得罪人的呀！」

江彩雲道：「可惜令你失望了。」

袁天行道：「各位，咱們幾日不見面，見面應該一場喜呀，何必爲芝麻綠豆小事而傷和氣。」

他轉而問來如風，又道：「來老弟台，這幾日你可曾發現什麼了？」

來如風道：「我發現的事情說出來，準叫你們大伙兒大大的吃一驚。」

袁天行急問：「快說！」

江彩雲道：「來如風呀，你同花子頭兒打得火熱，這幾天你們必定擁抱在一起快活，你會發現什麼，別是又出什麼歪點子逗人吧！」

哈哈一笑，來如風道：「江幫主呀，我來如風發現，自從妳從令尊江上燕的手上接過萬船幫之後，你的心思縝密多了，只不過你仍然不瞭解我來如風。」

江彩雲道：「是嗎？」

來如風道：「我來如風辦事情，總是公私分明，如遇要緊的事，兒女私情擱一邊，哪像你二位呀！」

袁天行怕又起爭端，忙對來如風道：「來老弟，快說，你這些天發現什麼了？」

來如風微笑了。

他坐在大石上，看看面前站的四個人，道：「我那天暗中跟定和本初，一直跟到太原的七王府。」

袁天行四人齊瞪眼，等著來如風說下去。

來如風嘆口氣，又道：「可惜的是和本初自進入七王府之後說的話，我一句也沒聽見。」

小腳和尚忍不住叱道：「等於放屁！」

江彩雲也不高興的道：「又是胡說八道。」

來如風冷冷道：「看，我還沒說完，妳就不耐煩了。」

江彩雲道：「有就快說，別大喘氣。」

笑笑，來如風道：「那日天已黑了，和本初進入七王府，我便跟著上了房，果然，七王那老傢伙端坐在二院正廳上，和本初見了七王不多久，嗨，那位內總管戈幹轉身去取來一隻小木盒，各位，你們永遠也猜不到木盒裡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快說呀，是什麼？」

來如風嘆口氣，道：「一隻斷手呀！」

袁天行大吃一驚，道：「斷手？」

小腳和尚也幾乎跳起來了。

江彩雲道：「怎麼會呀？」

來如風道：「那正是和本初的斷手呀！」

袁天行道：「和本初死定了。」

來如風搖搖頭，道：「和本初活得好極了。」

袁天行道：「難道七王不懷疑和本初盜他的寶？」

來如風道：「這就是我說的，沒聽到他們說什麼話，太可惜了。」

江彩雲道：「和本初會再來嗎？」

「會！」

袁天行道：「你肯定？」

來如風道：「我當然肯定。」

袁天行道：「來老弟大概發現什麼了？」

來如風道：「不錯，我發現七王拋給和本初一張紙條子，上面是什麼我就不知道了。」

袁天行四人吃一驚，誰也想不出那紙條上寫的是什麼，彼此之間面面相覷。

來如風道：「我認爲咱們大伙應該好生商量一下了。」

袁天行道：「不錯，咱們不能再被囚在陵穴之中。」

小腳和尚道：「各位，我早帶有吃的喝的在身邊了，我勸各位在進去之前也多多準備，別到時候搶我的。」

他還拍拍掛在肩上的布袋，一副得意的樣子。

袁天行道：「來老弟，你以爲七王拋給和本初的字條上寫的是什麼？」

來如風道：「不知道，不過，可以斷言，那必是坑咱們的東西。」

袁天行點頭，道：「我想也是。」

成青怒道：「和本初一旦出現，咱們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如果有什麼陰謀，他就先死。」

江彩雲道：「對，咱們時刻掌握住姓和的人，直到他帶咱們找到七王的寶物。」

來如風看天色，他淡淡的道：「各位，我看今天不會有什麼結果，和本初那老小子只怕今天不會到。」

袁天行道：「你打算暫時離開？」

來如風道：「找地方睡大覺呀！」

江彩雲道：「少個席美姬，你睡得著呀！」

來如風笑笑，道：「少爲我操心，多向妳的男人溫柔吧，江大幫主。」

江彩雲叱道：「可惡！」

來如風哈哈笑著走了。

* * *

來如風又回到老爺嶺對面半山荒林中了，他有個安樂窩在樹上。

他的安樂窩便是拴掛在樹上的大蔴袋，那眞是既安全又舒服的地方。

來如風左右前後看一遍，立刻往樹上攀上去，他穩穩當當的躺進蔴袋中了。

來如風還眞的難闔眼，他睡不着不是想席美姬，他想的是七王拋給和本初的紙條，那上面寫的是什麼呀！

來如風翻動身子不安寧直到四更天。

就在來如風似睡不睡中，忽然身上猛一緊，便聽得一聲哈哈笑。

這是女人笑聲，來如風也醒了。

來如風雖然醒過來，他卻只裝不知道，既然裝做沒醒，他便仍然閉上眼睛。

來如風心中可樂了，這一定不是別人，而是席美姬來了，席美姬回來得眞快呀！

好柔軟的一雙手呀，摸著來如風的面頰，好熱的香唇啜吻上了來如風的嘴，從香唇中游動的香舌，滑入來如風的口中撥弄得十分有緻。

來如風不動的，那個所在也無法爲所欲爲。

來如風只有仰面「塞」在麻袋底下，他唯一能動的是雙手摟住對方的腰。

這光景眞奇妙，上面的女子哈哈笑，一手撐，另一手可就在來如風的那個地方撥弄了。

來如風的東西有反應了，接着……

來如風正閉上雙目享受著。

蔴袋中漸漸有了「哼哼」聲，蔴袋外樹枝發出輕微的「嘩嘩」嚮，偶爾一聲野狼嗥，你說這該是什麼音樂。

* * *

月黑黑、天黑黑，附近更漆黑，只有碰上面才會認清對方什麼人。

樹上二人已至緊要關頭了，忽然一聲低呼：「啊！」

來如風就在女的低叫中，發覺不太對勁了，他急急忙忙開眼瞧，不由怔住了。

「妳……」

「嘻！」女的把嘴巴去堵住來如風的口，她已是過足癮了。

來如風頭一偏，道：「怎麼是你呀？」

女的半撒嬌的道：「我不好嗎？」

「妳不是同萬小紅二人打得凶嗎？怎麼會……」

「哈……萬小紅被我打敗了，她跑回丁家集了。」

「妳怎麼不回丁家集？」

「我找你呀，找我的丈夫呀！」

來如風道：「妳找丈夫？」

那女子，不錯，正是寒山四虎的大妹子包成玉。

包成玉哈哈笑道：「我同萬小紅打架，你卻暗中溜掉，哈，你溜不掉的，我就知道你會在這樹上，哈，你果然在這樹上享清福。」

來如風道：「包家大妹子，我忘了妳曾上來過這樹上，唉，我想我得搬家了。」

包成玉道：「你是應該搬家，這兒怎麼容得下我們長久居住呀！」

來如風幾乎想把包成玉推落樹下。

他等的是席美姬呀，幾曾想過來的竟是個包成玉！

來如風無奈了。

「包大妹子呀！」

「嗯！」這是滿足後的回應。

「包大妹子呀，有件事情不知我該不該對妳說？」

「你當然應該對我說，咱們已有夫妻之實了。」

來如風道：「我在這兒等個人。」

「等誰呀？」

「和本初。」

包成玉一怔，道：「姓和的還沒死呀？」

「沒死，他也在打主意去盜寶。」

包成玉一聲冷笑，道：「你等姓和的韃子呀，他帶你進入陵穴中去盜寶？」

來如風道：「不錯，我二人合作進陵穴。」

他吻了一下包成玉，又道：「我之所以告訴妳，是因爲我忽然覺得如果有人在陵穴之外支援我，這一回寶物便必然到手。」

包成玉道：「你的意思是叫我們趕來支援你？」

來如風道：「妳可願意？」

包成玉道：「當然願意。」

來如風笑了。

他再一次的吻了包成玉，道：「那麼，妳快回丁家集去，叫他們大伙快趕來，事成之後少不了妳的好處。」

包成玉道：「事成之後你就確定是我丈夫了。」

來如風哈哈笑了。

包成玉立刻坐直身子，道：「你同姓和的老狗，什麼時候進陵穴？」

來如風道：「說快就在明天，慢也不會過三天，你們來了若不見我，我就已經進入陵穴之中了。」

包成玉道：「進去要多久才出來？」

來如風道：「一天，最多不超過兩天。」

包成玉道：「如果兩天不出來呢？」

「挖墓！」

包成玉道：「七王陵墓是大石塊砌的，深處是山洞吶，那要怎麼挖？」

來如風道：「所以我叫妳快回丁家集，鋼鑿鐵鋤十字鎬之外，還得多叫些人來。」

包成玉一聽點頭了。

來如風一見忙坐起，他抱住包成玉用勁的摟了一下，摟得包成玉哈哈笑了。

女人最喜歡男人用力抱，這毛病少有人知道。

於是，包成玉匆匆的跳下樹，她連夜往丁家集趕回去，她走了一段路還高聲對來如風道：「我去了，你……把精神養好啊！」

來如風笑道：「會的，我的小乖乖。」

包成玉幾乎高興得帶著淚水笑起來了。

＊ ＊ ＊

來如風可沒有那麼高興。

來如風雙手抱住自己的頭，大呼迷糊不已，他再也想不到會是包成玉這女人。

來如風以爲是席美姬呀，那麼，席美姬爲什麼到現在還不來？

席美姬當然會來，而且還是匆匆忙忙的趕來了。

來如風正在迷惘中，樹下面躍上一個人，是的，席美姬上來了。

席美姬並未爬到來如風的身上，她攀住蔴袋笑。

「嘻！來如風呀，你眞好睡呀！」

來如風猛一挺，他的心中也一怔，因爲包成玉才剛走不過半個時辰，怎麼席美姬便到了，如果晚上半個時辰，二女相逢，那場面又是一番開打了。

來如風笑笑道：「我在等你呀！」

席美姬道：「袁天行他們來了嗎？」

「一個也不少。」

「他們眞叫財迷心竅。」

「咱們也一樣呀！」

席美姬道：「兩件事情我要對你講。」

來如風伸手拉過席美姬，二人併肩坐在一起，他仔細看席美姬，笑道：「眞美！」

席美姬道：「如果我不美，江湖上就不會有人叫我『俏佳人』了。」

（未完・十七）

胭脂奴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辛可

文圖・士飛

上文提要：毛幹帶了許多金元寶與價值萬兩的「長白雪玉」，來到西子湖尋找舊愛劉翠翠，說明要與她安份過下半世。想不到劉翠翠在姨娘與周一虎的利誘下，三人合計陷害毛幹，將他騙到畫舫灌醉，取去財寶再將毛幹推落江心，豈料毛幹酒醒掙扎游上岸得重生，忿怒之下殺了周一虎，取回失去的寶物……

棄邪歸正務正業　死裏逃生悟天理

有道是：伸手不打笑面人，揚刀不殺落淚的，何況面前這個成熟透頂的嬌娘又是自己朝思暮想的！

劉翠翠見毛幹猶豫，立刻把握機會，跪到毛幹身邊道：「毛大爺放我一條生路，往後的日子我劉翠翠絕對死心塌地的跟着你過，就算三餐合湊一餐吃，翠翠也不嫌你毛大爺，只求毛大爺開恩。」

毛幹並未放下牛耳尖刀，因爲他心中念頭正轉得快，面前的劉翠翠算得是女人中的女人，換句話說也是個沒有辜負上天給她一張女人皮的眞正女人，殺之十足可惜，而殺後雖說快意心頭，但往後再想遇上這種女人，怕就難了……

心念間，毛幹這才緩緩收起牛耳尖刀，冷冷問道：「妳無情，毛大爺不能無義，我今不殺妳，但此地妳也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問妳往後作何打算？」

劉翠翠毫不考慮的道：「翠翠跟毛大爺天涯海角，全憑毛大爺一句話。」

冷冷一笑，毛幹道：「妳可是看我的『長白雪玉』又回歸我手才願跟我？」

劉翠翠搖頭說道：「起始我就沒有對毛大爺的寶玉打主意，除了替毛大爺高興之外，難道毛大爺忘了，寶玉是從周二爺身上搜出來的？」

毛幹一聽，點頭道：「好，毛大爺就再信妳一次，妳快收拾一應細軟，我們連夜離開杭州。」邊伸手拉起跪在面前的劉翠翠。

像變了個人似的，毛幹竟伸手去抹擦劉翠翠的眼淚，且安慰的道：「好啦，算是一場夢，只要往後妳眞心跟我，毛大爺絕不會叫妳吃苦受累的。」

劉翠翠死裡重生，不由得貼住毛幹，把她那細長嫩白脖子勾在毛幹的肩頭上，而使得毛幹幾乎把持不住的就要在這血淋淋的畫舫上製造歡樂呢，只是當他正要抬腿，却見自己原來站在一灘血上而令他有着噁心感。

＊ ＊ ＊

半夜裡，毛幹叫開「西湖春大酒樓」的店門，結過帳，伙計又把他的黃驃馬牽出槽，笑道：「明日就是中秋佳節，杭州地面最熱鬧，當然西湖更是燈船羣集，如果客爺興緻佳，何妨趕往錢塘江去看海潮後三天，飛瀑怒潮，如萬馬奔騰，響聲如雷，翻江倒海也不過如此，那可是……」

毛幹沒等伙計說完，隨即哈哈一笑，塞了錠銀子道：「我就是要去錢塘江的。」一抖絲繮，毛幹早馳入灰暗的月色中了。

毛幹絕不會趕去看那滾滾拍岸

的狂濤，他一馬到了雷峯塔下，正看到劉翠翠提着包袱坐在登塔的石階上呢。

劉翠翠見毛幹騎馬趕來，早迎上前去。

毛幹翻身下馬，先把翠翠手中包袱繫好，這才扶着翠翠坐在馬上，他也飛身跨在馬上。

毛幹一馬雙鞍的抱着劉翠翠，心中着實快樂，人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我這是數次大難不死，這往後有得享福日子過了，哈……

毛幹心中想到得意處，不由笑出聲來，而使得劉翠翠在他懷裡扭蹭着，道：「毛大爺，翠翠一生從未騎過馬，你得騎慢點，也把我摟緊啊！」

毛幹一聽大樂，笑道：「別怕，趕着到了餘杭，我給妳僱上一輛騾車。」

劉翠翠回眸一笑，馴猫似的一頭貼向毛幹胸前，道：「毛大爺，我們往那裡去呀？」

毛幹輕鬆的笑道：「去個人們找不到的地方，那地方看起來荒山峻嶺，但却另有個天，去了妳一定會喜歡。」

劉翠翠道：「有多遠呀？」

毛幹把個小鬍子盡在劉翠翠臉上撩撥，邊笑道：「總得要走個十幾二十天吧！」

馬蹄聲得得，劉翠翠半晌又道：「甚麼地方會那麼遠呀？」

毛幹猶似囈語的道：「終南大山的鎖龍嶺。」

劉翠翠怎會知道終南山鎖龍嶺的，只覺得這地方聽起來有些怕人的樣子，又問道：「那地方可有吃的住的？」

哈哈一笑，毛幹道：「峭壁上有洞天，洞天中有大廳，如果妳要問有多少洞，只怕連我也數不清。」

其實毛幹的話還眞不假，因爲屈仙姑經營的鎖龍嶺上，山腹洞窟縱橫交錯，明洞暗穴眞的不計其數，即算那日羣雄趕到的時候，幾處洞腹已毁，但毛幹相信總還有一大半山洞存在着。

記得八斗山十八盤嶺一戰之後，「江南武林才子」林浩然還邀請自己指引羣雄殺上終南山鎖龍嶺的，不料就在金沙灘前面，那鎖龍嶺已被炸毁，羣豪這才紛紛離去的。

神偷毛幹這時候突然想到終南山的鎖龍嶺，那却是會令人大出意外的事。

也許他會在鎖龍嶺上發現一些沒人知道的秦川幫秘密。

然而他却絕未曾想到，就在他同劉翠翠二人到了餘杭以後歇息了一天，竟然……

爲了劉翠翠要同自己趕往終南山，毛幹在餘杭並未替劉翠翠僱騾車，只選了一匹健馬給劉翠翠代步，也許幾天以後劉翠翠就能遂心所欲的馳騁了，而騾車如何能進入荒山野嶺的！

昨夜在餘杭過的中秋，如今二人雙雙往北緩緩行馳，北面正是吳興，只要到了吳興，那就快到太湖了。

毛幹馬上想着太湖西横山的「太湖水怪」蔡龍王，想着蔡龍王慘死在十八盤嶺上，不由一嘆的對劉翠翠道：「我有一友住在太湖西横山，他若仍在人世那該有多好，至少我們可以在太湖住上一段日子的。」

劉翠翠這才剛剛偏頭一笑，毛幹心中一震，道：「有人追上來了！」

劉翠翠驚奇的回頭望，道：「沒有看見人嘛！」

毛幹摸摸牛耳尖刀，冷笑道：「是兩騎，他們追得可緊呢！」

劉翠翠再回頭望，這才驚奇的指着遠處一溜灰煙騰飛，急切的道：「毛大爺你看，眞的有人追上來了呢！」

神偷毛幹並未回頭，但却輕聲對劉翠翠道：「如果我猜得不錯，必是那錢塘飛瀑崖的周一龍追來了，追的人不多，妳只管安心，且莫驚慌失措令我分心。」

劉翠翠點頭道：「毛大爺只管專心對付姓周的，不必爲翠翠操心，只希望來人不是追趕我們的才好！」

有道是，蹄聲雷動三里遠，怒馬長嘶扣心弦。

相距三里遠，毛幹已聽得蹄聲，三里對怒馬狂奔而言，那只是轉眼之間的事。

於是，兩騎快馬潑剌剌的已到了毛幹身後面。

毛幹望着附近一片不知名的樹林，心中暗想，倒是個最佳搏殺場所。

來的是兩匹棗紅大馬，馬上面坐的兩人，一老一少，老者已近六十，鬚髮灰白，長髯飄胸，錦衣緞褂，足蹬快靴，氣宇昂然而金剛怒目的坐在馬上。

老者身後面是一年輕人，背着一把黃緞包的長劍，恭謹的坐在馬上。

來勢並非洶洶，但老者的氣度却叫毛幹吃一驚。

兜住毛幹與劉翠翠的去路，老者反倒先問劉翠翠，道：「敢問妳可就是西湖劉家畫舫的翠翠姑娘？」

劉翠翠點頭，道：「老爺子你是……」

老者目露精芒的道：「姑娘，老夫在問妳話呢。」

劉翠翠這才點頭，道：「妾身正是劉家畫舫的劉翠翠。」

老者突然聲色俱厲的道：「湖面上的賣笑女，當眞是薄情寡義，我那兄弟周一虎那一點對不住妳，妳竟勾結一個這麼樣的小癟三，恁般殘忍的謀害了船上姨娘與我那兄弟二人，要說妳的心也忒毒了。」

劉翠翠聞言先流淚，毛幹却冷冷笑道：「聽口氣閣下大概就是錢塘飛瀑崖的周一龍吧？」

不錯，來的正是周一龍，原來中秋當天，他正要派人去西湖把兄弟周一虎叫回家中，不料家人回報周二爺被殺死在西湖劉家畫舫上。

周一龍平日也勸過他這位喜愛風流的兄弟周一虎，不料竟在佳節當天得到這不幸消息。

於是周一龍立刻派人四出打探，當天晚上下人回報，這才知道是一個矮老者拐走劉翠翠往北走了。

周一龍只是交代把二爺屍體運回家中，自己帶着劍童直往餘杭方向追去。

從餘杭至吳興，筆直的一條官道，周一龍稍一打聽，立刻就有人告知毛幹與劉翠翠二人模樣，這才怒馬追上毛幹二人。

這時周一龍早嗤之以鼻的道：「大爺的名諱也是你這種奸佞小人直說明道的！」

毛幹冷然一哂，道：「我的周大爺，你雖一方霸主，但我毛幹也非泛泛之輩，論聲望講名氣，三山五岳道上朋友們大概沒人不知我毛幹的，而你周大爺又算那棵蒜的！」

周一龍突然仰天哈哈狂笑，笑聲直入雲霄而驚得附近林鳥衝天鳴飛不已……

他笑得突然也停得快，只見他戟指毛幹道：「好嘛，原來你就是江湖神偷，武林妙賊呀！」

毛幹冷冷道：「人的名兒要响，樹的影兒要直，所謂神偷妙賊，那全是道上朋友送的，比起你周大爺，那種清高絕俗，美譽遍傳江南來，咱們是黑白不同途，冰炭不同爐。」

牙齒在响，雙肩更在聳動，周一龍道：「這就難怪我那不成材的兄弟會栽在劉家畫舫上，原來全是你這老偷兒所賜。」

馬鞍上，毛幹淡然的道：「偷金偷銀是本行，却絕對不着與偷殺人的，至於殺死令弟，無他，只是江湖人的一股傲氣，再說得確切點，也是對令弟的一種回報，如此而已！」

周一龍怒道：「老偷兒，你在胡謅些甚麼，但有一點你却必須認清楚些。」他一頓又道：「江湖例律，殺人償命，這對於你這老過頭的江湖中人，應該不用我多加解釋了吧。」

毛幹冷冷道：「周大爺，你這話算是說對了，江湖例律，殺人償命，姓毛的就是在這種天下人公認的例律中殺了你的那位既謀我財又害我命的令弟。」

周一龍忽的仰天哈哈狂笑再起，巨靈掌連連指向對面馬上的毛幹，道：「舍弟周一虎會謀你的財？害你的命？呸！說給誰聽也難叫人相信，周家世居錢塘飛瀑崖，家中良田千頃，騾馬成羣，別說是銀子，就算金磚也能把你活埋，你這老偷兒能有甚麼值得舍弟對你覬覦的，說穿了一句話，你是無理之下找理搪塞，殺死人後死無對證，你道是也不是。」

毛幹嘿嘿笑道：「我說不是。」

周一龍怒道：「單憑你一句話，以爲我會相信？」

毛幹道：「你非相信不可，因爲這是實情！」

周一龍一咬牙，右手一伸，沉聲道：「劍來！」

就在他的話聲落，早見他身旁年輕人解下黃緞包裹的一口寶劍，畢恭畢敬的雙手送到周一龍手上。

周一龍接過寶劍，擰身下馬，那年輕人早接過馬韁牽到林邊。

左手握着劍鞘，周一龍右手戟指毛幹，道：「能放舍弟身上血的人，必有那麼兩下子，姓毛的，且讓周大爺見識一下你的絕藝。」

輕身飄下馬來，毛幹一雙鬥雞眼凝聚在周一龍那把寶劍上，心中琢磨，看情形必又是一把「寶劍」了。

就在這時候，突見劉翠翠也翻身爬下馬背來，走近毛幹身邊，道：「毛大爺，且容我把實情向周大爺相告，如何？」

毛幹道：「最終的結果，總不出一番廝殺，我們胸懷坦蕩的拚殺，必然會殺得淋灕盡至，而如果他自命清高，但又未明事實眞相，何妨叫他心中存在一個解不開化不掉的疙瘩。」

不料對面的周一龍戟指劉翠翠，道：「說吧，我當然要聽實話。」

劉翠翠並未理會周一龍，她仍然央告毛幹，光景她就是那麼眞的以毛幹的主意爲主意了，如今只有毛幹點頭，她才能，也才敢說。

於是毛幹面無表情的道：「妳以爲說了他會相信？」

劉翠翠道：「應該會的，因爲我聽周二爺提過，周大爺是個君子。」

毛幹稍一思忖，當即道：「也好，妳就掐頭去尾留中間，不加醬油不添料的且說給這位周大爺聽

吧。」

劉翠翠這才款款走近周一龍面前，道：「周大爺，這一年來承二爺看得起我，常到劉家畫舫看我劉翠翠，原本我是毛大爺的人了，只是毛大爺這一向沒來，所以我接納了二爺。」

周一龍冷哼一聲，道：「色字頭上一把刀，他算是應了這句話。」

劉翠翠搖頭，道：「不，二爺被殺絕非一個色字。」

周一龍愕然，道：「難道他眞的爲財？難道不是你二人沆瀣一氣？」

劉翠翠搖搖頭道：「以周大爺的眼光，應該看得出劉翠翠絕非是在說謊，二爺確是覬覦毛大爺身上寶物的……」

於是劉翠翠把那晚西湖三潭印月附近坑害毛幹的事，仔細對周一龍說了一遍。

毛幹早又惡狠狠的接道：「姓周的，那晚不是姓毛的命大，略懂水中功夫，只怕早就做西湖底下波臣了。」

周一龍雙眉聳動，一字字的道：「姓毛的，你有甚麼樣的寶物，竟然令舍弟垂涎得非要謀財害命不可！」

毛幹嘿嘿笑道：「財不露白，周大爺如果信得過她的話，又何必一定要看寶。」他一頓，又道：「再說我絕不可能把這價值連城的寶物交在你周大爺手中，而讓你驗明正身的。」

周一龍怒道：「難道你也以爲我周一龍會下手搶你的寶物不成！」

神偷毛幹道：「人心難摸，鴨肥難剝，再說有其弟必有其兄，周大爺你說呢！」

原來毛幹也想鬥一鬥面前這位周一龍，不定也是周一虎那號的二流角色。

周一龍面露冷霜，沉聲道：「一派胡言，滿嘴的胡說八道，且讓我們訴諸實力吧，姓毛的你取兵刃吧。」

毛幹反手懷中，牛耳尖刀已握在手中，鬥雞眼更是凝聚在周一龍的寶劍上。

一輪紅日照當頭，金風颯颯中，周一龍反手緩緩而誠惶誠恐的拔出寶劍來。

那眞是一把上古名劍，就在日光的撫射中，七彩冷焰隨着劍身的閃晃而連綿不斷的四射，那何止是與日月爭輝，簡直是連當頭的日光也失去顏色不少。

毛幹不由自主的叫道：「好劍！」

周一龍沉聲道：「能死在龍泉之下，姓毛的，那也是你的光榮了。」

毛幹道：「龍泉青霜七星，全令毛大爺見識了。」

不料毛幹的這句話反倒叫周一龍會錯意的以爲連「武林才子」林浩然也同毛幹動過手，因爲林浩然用的正是青霜劍。

但他那裡知道林浩然與毛幹之間已因秦川幫一場拚殺而建立了情誼。

周一龍既會錯意，立見他一領劍訣，足踏北斗，斜身一劍直點毛幹前胸，光景一出手就是一派宗師風儀。

說時遲那時快，毛幹就在長劍近身剎那間一躍騰空，半空中廻旋成虛實兩個身形，牛耳尖刀就在這虛實之間一閃而劃向錯步廻轉的周一龍。

龍泉下壓上撩如電掣，周一龍冷哼一聲中，就聽龍吟脆響，緊接着一陣沙沙聲中，只見毛幹奮力握刀，刀身貼着龍泉寶劍，就在周一龍一陣扭動中，刀與劍之間噴洒出一溜溜碎芒不斷。

突然間，周一龍就藉着想把毛幹的手中牛耳尖刀撩撥脫手之際，他却奮起一脚踢去！

「叭」的一聲，毛幹一聲悶哼，活脫像一條死狗般的被踢起三丈多高。

毛幹人尚未落在地上呢！

周一龍已冷笑一聲揮出一劍，那是要命的一劍，因爲毛幹人在空中，絕沒有把握躲過周一龍那以逸待勞的一劍！

眼看着毛幹就要血濺當場，一旁的劉翠翠早不顧生死的雙手拚命的抱向周一龍，而令周一龍全身一窒，而毛幹已落地再起，連着向後翻了三個空心跟斗！

周一龍大怒，暴抬一足，直把劉翠翠踹了個溜地滾。

「啊唷」一聲，劉翠翠當場昏死過去。

毛幹一看大怒，道：「匹夫，你怎可對一個弱女子下手。」

周一龍怒道：「那是她自找，怨不得周大爺心狠。」

毛幹咬牙道：「姓周的，你是比你那不成材的兄弟要高明，只是毛大爺一招失察，並不能以此表示强過毛大爺。」

周一龍怒喝一聲，道：「且再接老夫一劍試試。」話聲中撩起漫天彩芒，猝然的把個毛幹籠罩在他的劍下。

牛耳尖刀狂揮在成束耀目的冷焰中，毛幹身子騰躍閃展不停，間或一聲脆響，必崩裂出金星一片！

也就在這時候，突見周一龍驚鴻乍起，一招白虹貫日，頭下脚上而雙手握劍，以無可言喻的速度，直刺向閃移的毛幹！

毛幹的牛耳尖刀才貼住周一龍劍身，只覺得那劍重逾千鈞而難以撩動分毫，而劍身已穿過他的防禦刀網！

毛幹叫聲：「不好！」藉着身法靈活，忙就地向側面翻滾不停，而鮮血也自他的肩頭開始噴洒出來！

一連翻滾五丈，毛幹擰身一起又倒，光景是周一龍的一劍還眞的不輕，毛幹的牛耳尖刀也難以握住而掉落地上。

周一龍一脚踏前，寒霜滿面的道：「在難以相信你二人的說詞之下，姓毛的，你認命吧！」

周一龍的龍泉上面在滴着毛幹身上的血，但遠處的馬蹄聲却又令周一龍把舉起的劍又停滯空中。

於是，怒馬長嘶聲中，只見來了一人而令周一龍一喜的高聲招呼道：「來的可是林兄，且看我收拾這老偷兒吧！」

不錯，來的正是「江南武林才子」林浩然，他在此地碰上這二人，心中也是一怔。

忙着翻身下馬，林浩然搖手道：「周兄有話好說，千萬殺不得！」

周一龍一怔，道：「林兄有所不知，姓毛的可惡，他爭風吃醋的謀殺了我兄弟一虎，這筆帳如何了法！」

林浩然走至毛幹面前，道：「毛兄，怎的忘了我臨別贈言！」邊忙着取出藥來爲毛幹敷傷。

毛幹道：「林大俠你來，我毛幹大概又逃過一劫。」

林浩然道：「我來是爲了邀請周仁兄的，十月，我的兩個兒子就要與花大俠的兩個女兒訂親，男方總得有個介紹人，所以我就再次的想起周仁兄，這才一馬趕來杭州的。」

周一龍道：「林賢弟爲何要救這跳樑小丑？」

林浩然搖搖頭，道：「毛兄有大功於我武林，大概周仁兄尚未聽說過上月秦川八斗山十八盤嶺大決戰吧！」

周一龍道：「上月我去南海未歸，這才回來沒幾天呢！」

於是，林浩然大略的把秦川幫再度想陰謀整個武林之事說了一遍。

周一龍聽得十分動容，不由得望望毛幹，却發現毛幹正在摟着昏迷的劉翠翠落淚！

緩緩的走近毛幹，林浩然低身望了一下劉翠翠，當即替她一陣推拿。

劉翠翠悠悠醒轉過來，一見毛幹身上染血，忙着撫慰道：「毛大爺，都是翠翠不好，我拖累你了。」

毛幹輕拍着劉翠翠，道：「眼下來了見證人，我把咱們下半輩子的依靠交給他，妳可同意？」

劉翠翠點頭，道：「寶物害人，翠翠寧願跟你去吃苦！」

毛幹的淚更見流不完，邊伸手入懷取出那塊「長白雪玉」交在林浩然手中，道：「林大俠，就是周家老二想謀奪我這寶玉，周老二才同劉家畫舫上的姨娘串通……」

毛幹這次可說得仔細，且對周一龍道：「令弟比起你周大俠來可就差遠了。」

林浩然一聽，早把「長白雪玉」遞在周一龍手中。

周一龍接過寶玉，但覺一陣沁心涼，不由咬牙道：「眞是該死！」緩緩回劍入鞘，交在背劍年輕人手中。

林浩然又接過「長白雪玉」，當即轉交向毛幹。

不料毛幹搖搖頭，道：「聞聽林大俠與『大閃刀』花冲結了秦晉之好，我毛幹第一個爲你兩家高興，毛幹一身罪孽，且容我以這塊『長白雪玉』作爲你兩家賀禮吧！」

林浩然楞楞的望着毛幹，道：「這……這……」

毛幹一笑，緩緩站起身來，邊對林浩然道：「天下至寶不多，唯有德之人才夠格擁有。」

林浩然道：「兄弟愧不敢受呀！」邊對毛幹又道：「花冲花大俠如今正帶着他兩個女兒在虎牢關重修莊院，他要我見了你以後帶信給你，要你去住在他那裡呢，因爲花大俠也已還俗了。」

毛幹苦笑一聲，道：「且把寶物收起來吧，四個兒女我全都喜歡。」邊走向周一龍，又道：「周大俠，我實在不知道你周大俠同林大俠之間的關係，否則……」

周一龍撫髯一凜，道：「我理會得，若是我，也不會輕易饒他的。」

毛幹忍着肩傷，扶着劉翠翠坐到馬上，自己也翻身上馬，回頭向林周二人道：「但願後會有期。」

林浩然早高聲道：「不論是虎牢關的花家莊或是鎭江的歸燕坡，兩下裡隨時歡迎你去住。」

毛幹似是心情一緊，望望含情脈脈的劉翠翠，道：「我會帶着我的小娘子前去的。」

劉翠翠再一次的落下淚來，只是她却是一臉的笑意！

二人尚未走出多遠，林浩然又高聲道：「十二月初一日是孩子們結婚的日子，你夫婦定要來喲！」

毛幹並未去參加林花二家聯姻喜宴！

江湖上傳言，他眞的同一位柔情似水的女人去了終南山，打從那以後，江湖中已不再有人傳言武林妙賊這回事了，一切都會隨着時間的溜走而消失，你說呢！(全文完)

上文提要： 絕命宴設在迷魂樓的樓下，到會的綠林豪客、武林好漢計有百多人，自稱血女的也在座，據說是來殺鬼谷谷主的，婢女多言冒犯血女被殺死，絕命宴已夠恐怖，谷主未出現，又多了血女此女魔頭，衆人懷着不安心情，望着血女上樓找谷主，康少峯意欲上樓看究竟，被神州一奇呂松林攔阻，病叟上前介紹他們相識……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拜得名師練秘籙　江湖從此復舊觀

神州一奇呂松林想了想，正容道：「承龍兄厚愛，呂某豈有不願之理，問題是眼前咱們都是身處生死邊緣的人，能否逃過鬼谷谷主與血女的毒手，實在未可過份樂觀，不如等絕命宴後……」

話至此，只見血女站在樓梯口，目注上方，對兩名女婢道：「喂，你們谷主是甚麼意思？貴客雲集，獨缺主人，到底來不來？」

二婢好似泥塑木雕，一言不發。血女更惱更怒，翻腕一掌打翻了其中一個托盤。

盤中的酒壺酒盅被打翻在地，一陣嘩啦啦的脆響過後，壺裂盅碎，地上冒起一股青烟。

大家定目一看，地上青磚立時變成焦黑之色。

有人驚呼出聲道：「是毒酒，點滴斷腸！」

兩名女婢則依舊端端正正的站在那兒，不言不動。

血女上前一步，從另一名婢女的托盤中取下一隻小磁瓶，上面橫寫着「斷魂丹」三字，豎寫着兩行字是：三轉攻心，九轉命亡。

血女面籠寒霜道：「這毒藥是給誰吃的？」

二女目不轉睛，一言不發。

血女打開瓶塞，倒出兩粒，厲色冷笑道：「鬼谷谷主製造斷魂丹時大概沒有想到會自食惡果吧，姑娘我現在且先請兩位享受一粒，假如眞的三轉攻心，九轉命亡，就再請天下英雄和鬼谷谷主分而食之。」

當眞將斷魂丹塞入二女口中。

羣豪乃至血女自己，料定婢女必然不肯服用，孰料，事出衆人意料之外，二女櫻桃小口一張，從容不迫的吞下去。

更加令人費解的是，二婢始終一聲不響，服下斷魂丹許久後，仍面不改色，既未攻心，亦未亡命，仍自直挺挺地站在那兒。

這事透着古怪，瓶上分明寫着是三轉攻心，九轉亡命的穿腸毒藥，女婢怎會毫無反應？血女雖是身懷絕技，遇事果斷的人，至此也不免有點犯嘀咕，覺得鬼谷谷主委實是謎樣的人物，做的事更是撲朔迷離，莫測高深，弄不懂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

血女一再受愚，已是忍無可忍，抓起兩把匕首，抵住二婢的心窩，朝樓上吼道：「鬼谷谷主，馬上給我滾下來，再不現身就先拿這兩個短命鬼開刀！」

「蹬！蹬！蹬……」

方待出手行事，樓上又響起一陣規律的步履之聲。

大家的脈搏隨着脚步聲跳動着，一忽兒比一忽兒快，一忽兒比一忽兒急。

死亡的脚步漸行漸近，千呼萬喚，樓梯口上終於出現兩個人。

一個是神簫玉女。

一個是玉笛金童。

二人一個執簫，一個握笛，就停在樓梯的半腰上不動了。

金童玉女已到，鬼谷谷主却似幽靈一般，依舊姍姍來遲。

血女氣得直跳脚，舉步上梯，吐字如刀：「你們的魔鬼師父擺甚麼臭架子，再拖拖拉拉你們兩個就沒命啦！」

怪事，金童玉女一向口齒犀利，能言善辯，此刻却一聲不哼，好像啞巴。

血女更火更怒，再上三步，大發雌威道：「金童玉女，我看你倆是不見棺材不掉淚，先卸下兩條手臂，看你們開不開口？」

舞動着匕首，正要出手行事，樓上第三次響起死亡的脚步聲。

這一次，更穩健，更沉重，節奏明快，充滿了死亡的韻律。神簫玉女當衆宣佈：「谷主駕到！」

步聲近了！死神近了！

樓梯的最上一階現出一雙青緞綉花劍靴。

接着，露出兩條穿着水紅色緊身褲的玉腿。

蓮步輕輕一邁，帶起一縷勁風，腿盡臀現，豐滿滾圓。

再下一階，水紅色的緊身衣內挺起兩團鷄頭軟肉，一顫一顫的好不養眼，看得人心猿意馬，幾乎忘記身在虎穴龍潭，生死邊緣。

大夥的心快要爆炸了！

呼吸急促得似要窒息！

一場前所未見的惡戰即將爆發！

鬼谷谷主的脚步却意外的突然停下來。

由於被樓板遮住，大家只能看頭部以下的部份。

確定是個女的，却不知是老？是少？是美？是醜？

彷彿落地生根，或者被釘死在梯階上，許久，許久，始終不上不下，直至不動。

血女首先開口道：「眞想不到，君臨武林的鬼谷谷主也是女兒身，血女失敬啦。」

鬼谷谷主的聲音顯得很平和：「別客氣，本谷主久仰血女大名，今日得見，榮幸之至！」

血女昂首傲視道：「妳怎麼不下來？」

鬼谷谷主答得妙：「該下來的時候自會下來。」

「女魔，妳可知本姑娘的來意？」

「本谷主正想請教。」

「姑奶奶此來的目的只有一個，決心將在座之人全部埋葬在迷魂樓內。」

「大膽，四方豪傑是死是生，全在本谷谷主一念之間，絕命宴上不歡迎妳這種雙手血腥的人。」

血女不再多言，霍地紅影一閃，已搶先撲攻上去。

鬼谷谷主不進不退，原地飛起一腿，直蹴血女心窩要害。

金童玉女如響斯應，簫飛笛舞，左右夾擊。

樓下的兩名女婢也沒閒着，一人握了一把匕首，返身回撲，振腕猛刺。

於是，在樓梯上展開一場極端驚險而又慘烈的混戰。

鬼谷谷主稱霸武林已久，號令江湖，萬衆臣服，雖然尚不知其身份來歷，按理絕非庸手。據說凡是跟她動過的人無一人倖存，這就是大家至今仍弄不清她的來龍去脈的原因所在。

何況，左有金童，右有玉女，下面還有兩名手下高手，將血女困在中間，使這位殺人不眨眼的女魔王面臨最嚴峻的考驗。

不過，話又說回來，血女想當年殺遍大江南北無敵手，功力之深，已達爐火純青，出神入化之境，又豈是易與之輩，儘管樓梯狹隘，施展不易，也儘管腹背受敵，險象環生，依然臨陣不亂，從容自如。

雙方皆全力以赴，出手極快，一刹那間便互攻十餘招，看得天下英雄眼花撩亂，目不暇接。

猛可間，血女的匕首脫手射出，再連攻三掌，乍然舉脚一踩，力逾千鈞，木梯吱吱作響，應聲搖晃起來。

金童玉女應變得宜，匕首掠頂而過，樓梯却禁不起血女的千鈞一踩，轟隆隆的聲響，從中斷裂，金童玉女以及那兩名婢女猝不及防，雙脚踏空，墜落地面。

血女早已彈身縱起，左掌護胸，右手銀針直指鬼谷谷主，衝天而上。

她，來頭太大，字號響亮，針上功夫蓋世無雙，銀針揮處，威力無邊，逼得鬼谷谷主退回到樓上去。

血女得勢不饒人，接踵跟進，攻勢更猛。

金童、玉女，以及那兩名女婢也不含糊，雙雙飛身上樓，追戰血女。

這一切，快如電光石火，羣豪驚魂甫定，還沒有進入狀況，鬼谷谷主、血女、神簫玉女、玉笛金童與兩名婢女，已在大家的視線內消失。

血女過去那段血淋淋的往事，深深地烙印在羣豪心上；天下英雄又不知有多少人命喪鬼谷谷主的魔掌下，這兩個女魔頭如今捉對斷

殺，對他們應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不論誰勝誰負，或兩敗俱傷，最好是同歸於盡，大家都想躬逢其盛，親眼目睹，可就是沒有這個勇氣。

別人不敢，康少峯却敢，鬼谷谷主害死他親娘，就算已死在血女手中，也要砍她三刀方消心頭之恨。霍地一長身，趁病叟、呂松林不備，箭也似的衝至樓梯下，攀住斷梯衝上去。

這一來，使大夥如夢初醒，有人意識到此乃開溜活命的好機會，紛紛奪門而逃。

有那俠骨義膽，悲天憫人之士，則受了康少峯的感染，爭先恐後的往樓上擠。

迷魂樓上熱戰正熾，危機四伏。

迷魂樓下人頭鑽動，亂作一團。

小峯上得二樓，魔踪已杳，但聞喝叱打鬥之聲從上面不斷傳來。

心知戰火已燒至三樓，眼見附近正好有樓梯可用，當下不遑多想，更上一層樓。

然而，小峯動作雖快，還是撲空了。

三樓上沒見血女、鬼谷谷主的踪影，仰面倒着一名婢女，已是奄奄一息。

四樓上沒見血女、鬼谷谷主的踪影，另一名女婢傷重倒地，也昏迷不醒。

五樓上，玉笛金童胸口上插着一把匕首，倒臥血泊中。

六樓上，神簫玉女胸口上插着一把匕首，倒臥血泊中。

神簫玉女是逼死小峯親娘的兇手，恨她入骨，仇人見面，憤火中燒，正準備過去結果她的性命，聽到七樓上有人大打出手，心想：「鬼谷谷主是元兇主犯，不妨先與血女聯手殺了她，然後再殺神簫玉女也不遲。」

不料，上得七樓，還是一場空，只見到一灘鮮血，沒見到半個人。

這一灘血是誰的？他不知道。

兩個女魔頭誰勝誰敗？是死是活？他不知道。

血女和鬼谷谷主到那去了？同樣一無所知。

最令他氣惱的是，迄未見到鬼谷谷主的廬山眞面目。

康少峯搜尋甚久，始終毫無所獲，探首窗外，一片朦朧，心忖：「迷魂樓這麼高，跳下去準要摔成肉餅，兩個女魔頭可能是從樓下打到樓上，又從樓上打到樓下去了，且到樓下去看看再作計較。」

這時，少峯才發現這一座七層迷魂樓，建築得十分奇特怪異，房舍交錯，通道縱橫，左一門，右一梯，最易亂人耳目，一步走錯，便會誤入歧途，休想走出迷魂樓。

上來時許是運氣奇佳，通行無阻，下去時因要搜尋二魔下落，亂了章法，足足摸索了好久好久，方始到達底層。

其間，倒臥血泊中的神簫玉女、玉笛金童不見了。

昏迷不醒的兩名女婢也不知去向。

血女、鬼谷谷主的生死下落更是一個謎。

樓下空蕩蕩地，羣豪奔走一空，絕命宴已無疾而終，亦未見病叟龍雲與神州一奇呂松林父女的人影，桌上以白骨製成的餐具散落滿地，只有壁上的骷髏燈仍散發着陰森森的藍芒，份外淒淸、可怖！

康少峯仰天長歎一聲，喃喃自語道：「江湖上的事的確千奇百怪，變幻莫測，剛才還冠蓋雲集，劍拔弩張，如今竟告人去樓空，沒找到鬼谷谷主倒也罷了，連兩位老前輩也不見了，又剩下我孤零零的獨自一人。」

邊想邊走，步出迷魂樓一看，樓外月光如洗，夜又降臨。

整個鬼府全變了樣，往日的熱鬧已不復見，不見鬼谷三叟，不見神州一奇，不見白龍、黑虎二莊的人，亦未見冷面人魔夏宏光等人，大家有志一同，走得一個不剩。

迷魂樓却有了變化，冒出了火苗。

火，不知是幾時燒起，也不知是從那裡燒起，總之，當康少峯發現時，一座七層大樓已陷入火海中。

有理由相信，火八成是血女放的，可能是因爲追丟了鬼谷谷主，想用火把她燒出來。

或者，純粹是藉此洩憤，進而彰顯血女的威風。然而，這一仗究竟勝負如何？血女、鬼谷谷主、金童玉女到那裡去了，却無跡可尋。

不知不覺間，已步出鬼府大門，康少峯望一望天色，自言自語道：「龍、呂二位前輩也許尚未去遠，我走快點說不定還能追得上。」

此念一生，脚步亦隨之加快許多。

思維更快，瞬息之間想到很多事。

他不是個狂妄之徒，頗有自知，憑他此刻的功力修爲，連小燕姑娘、玉面郎君楊明都打不贏，想要殺掉黑虎莊主趙峯，白龍莊主衞道，簡直是說夢，根本不可能。

當務之急應是修研神功絕技，苦練奇招異式。

因而，想到了銀圖秘籙。

想到了銀圖秘籙的第一個擁有人血女。

到了銀圖秘籙的第二個擁有人宇內一聖張子漁。

也想到了銀圖秘籙現在的主人，一個叫左玄的人。

他認爲，只要能找到其中任何一人，便有修得蓋世神功的機會。

心意既決，不再猶豫，懷着滿腔希望，再度踏上茫茫人江湖路。

* * *

自從血女現身絕命宴，惡戰鬼谷谷主，火燒迷魂樓之後，鬼谷谷主便銷聲匿跡，不知所終，不准武林中有殺伐鬥毆的禁令亦不宣而廢，江湖上又回復到以前的舊觀。

因而，可歌可泣的好事，時有所聞。

姦淫擄掠，殺人放火的壞事，也層出不窮。驚天動地的大事，更引起了整個武林的騷動。

這中間，有三件大事與康少峯息息相關。

一是當小峯離開鬼谷後不久，寃家路窄，又遭到趙、衞二家的人聯手圍攻，所幸，正當危急萬狀，生死一線之際，神州一奇呂松林父女飄然而現。

呂大俠功力深厚，望重武林，乃白道上的領袖人物，自然輕而易舉的便將小峯救下，領着女兒盈盈和康少峯返回浙西仙霞嶺附近的「集賢莊」。

小峯東飄西蕩，多少年來一直在苦難與羞辱中討生活，如今總算有了一個棲息之所，自然十分欣慰，把神州一奇呂松林父女視作恩人，是除母親、外公、何公公、病叟龍雲之外，第五第六個不拿有色眼光看他的人。

更令康少峯感到安慰的是，呂盈盈對他百般呵護，關愛有加，使他有賓至如歸之感，彼此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覺中滋長、茁壯！

小峯來到集賢莊，和呂家父女一見投緣，固然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想在得到銀圖秘籙，找到血女、張子漁、或左玄之前，先把武功底子打好，欲追隨呂松林，學點功夫。

而神州一奇也自有打算，之所以會收留康少峯，顧念病叟龍雲和飛雲堡主康世澤的舊情之餘，主要還是看中了小峯的資質膽識，早有收歸門下，甚至收爲乘龍快婿之心。

彼此殊途同歸，不謀而合。三個人水乳交融，親如一家人。小峯在呂松林的悉心教導下，短短一月之內便有長足進步，在呂盈盈的刻意培養下，二人的感情也與日俱增，尤其是呂盈盈這方面，早已芳心默許，非君莫嫁。

終於，呂松林見時機業已成熟，選了一個黃道吉日，當着三百莊客的面，把獨生女盈盈許配給康少峯，即時交換信物，共締白首之盟，並且在花廳內設下香案，準備行收徒授藝大禮。

憑心而論，康少峯一身血仇未報，滿腹憤恨未清，此時並不想談終生大事，但又不忍拂逆呂家父女的厚愛之意，只好點頭應允。花廳內香烟繚繞，呂松林滿面春風，端坐太師椅上，康少峯身着新衣，正要行拜師大禮，集賢莊突然來了一位自稱「九州羅漢」的不速之客，硬說小峯殺孽太重，力阻呂大俠收他爲徒，否則，一場空前未有的血雨腥風會由他而起。

九州羅漢乃是當今少林寺掌門禪師的師伯，身份地位之高，功力藝業之深，無人能及，同時精通八卦易理，料事如神，宇內同欽，呂松林怎敢不信不聽！

由於九州羅漢的出現，勾起了康少峯的記憶，他清清楚楚的記得，四五年前，九州羅漢亦曾以同樣的理由，把一位跟自己母子相處甚久，名叫「許心影」的可憐孤女氣走，至今生死下落不明，現在往事又自己身上重演，倍感憤怒，發下了有朝一日好好教訓九州羅漢的宏願！

呂松林信了九州羅漢之言，不聽小峯的辯解，不顧愛女的反對，立刻拆掉香案，打消收徒授藝的念頭。

不過，對小峯的愛護之心並未稍減，收徒不成，反而急於收小峯爲婿，毅然決定把小峯、盈盈的婚期提前，以安孤子破碎的心。

日子也選好了，集賢莊張燈結綵，一片喜氣。

康少峯的想法却不同，此來集賢莊爲的是拜師學藝，現在師未拜，藝未成，奇仇待報，大恨待雪，怎可在此花前月下，締結連理，將自己埋葬在溫柔鄉中。

「不！絕不！」

這是康少峯的心聲。

就在完婚前一日的夜晚，留下訂婚信物，以及一封委婉的書信，康少峯揮別集賢莊，又開始了他的流浪生涯。

第二件轟動武林的大事，大約發生在康少峯來去集賢莊的前後。

也就是血女大戰鬼谷谷主之後不久，江湖上有消息傳出，銀圖秘籙的的確確落在左玄之手，而且此人並未隱跡遁世，經常出沒於深山絕谷之中。

銀圖秘籙，傳頌武林，素有天下第一寶書之稱，據說只要能學得銀圖上所載神功的十之二三，便可無敵天下，獨步神州。

是以，武林中人個個焚香以求，捨命以赴，左玄得圖的消息一傳出，便不脛而走，各路英雄好漢傾巢而出，四處追尋，深山絕谷，

大岳峻嶺之中，携刀佩劍的武林人物隨處可見。

其中，有的空自萬里跋涉，空手而回；有的則當眞和左玄遭遇，展開一場生死之搏。

左玄保有銀圖秘籙多年，已修得相當功力火候，挺身搶奪者一批批的奮勇向前，又一批批的喪命亡魂，能夠全身而退者微乎其微。

短短三個月的時間不到，鮮血已染紅了東南一隅的名山大川。

因爲殺人太多，手段毒辣，不論老少，不分善惡，幾乎是見人就殺，魔踪所到之處無所不殺，因而江湖上的人給左玄起了個綽號——死神！

江湖上另有流言指出，眞正的銀圖秘籙早已毀在死神左玄之手，他把二十四幀銀圖絲毫不差的拓印在自己的皮肉上，因此，他身上的每一寸皮肉都成爲瑰寶，武林中人皆以能得到左玄的一片皮肉爲念，演出一場又一場的惡鬥與殺戮。

左玄殺人盈野，宇內譁然，激起公憤，有人喊出「死神不死，天下難安」的口號，紛紛合縱連橫，準備羣起而攻。

先是黑道首領冷面人魔夏宏先發下綠林帖，號召了百餘位綠林好漢，圍攻死神左玄於括蒼山，雙方惡戰二天一夜，丟了九十多條性命，僅僅砍下左玄的一條左腿，被他跳入絕谷中逃之夭夭。

此事發生後月餘，白道上的四五十位高手，又在天目山找到魔踪，大戰於百丈峯，浴血拚搏一晝夜，死傷殆盡，死神左玄再度失去一條右腿，最後還是被他落荒而逃。

這些事，聽在小峯耳中，精神爲之大振，像發瘋似的，一得到消息便直奔括蒼山。

括蒼山撲空，再至百丈峯，還是沒見到死神左玄。

正感灰心失望，第三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已告發生，雙腿已斷的死神左玄居然大難不死，有人見他出沒於黃山三十六峯。

消息很快就傳開，黃山遂成爲羣雄逐鹿之地。

白道上的領袖人物，神州一奇呂松林到得最早。

雙奇中的另一奇「滄海遊龍」莊宗毅尾隨而至。

黑虎莊主趙峯，白龍莊主衞道，率衆分道趕來。

病叟龍雲到了。

武林四老到了。

就連唯利是圖的神叟余千知，天不管地不管的醉叟解千愁，以及向來閉關自守，不問江湖是非的少林、武當派的掌門人也親率門下高手，風塵僕僕的來到黃山。

白道上的人摩肩接踵，絡繹於途，黑道上的黑風崗主冷面人魔夏宏光也不甘後人，帶領着雙兇四怪，四洞七十二寨的綠林好漢，從四面八方湧至。

羣豪雲集黃山，聲勢之大，人數之多，曠古絕今，罕聞罕見，已足夠使人咋舌驚心，但，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爲了消滅死神左玄，或者說爲了奪得銀圖秘籙，長久以來水火不容，相互仇視的黑白二道，居然破天荒第一次化敵爲友，携手合作，公推神州一奇呂松林爲盟主，統理追殺死神左玄之責。

據說，血女來了。

鬼谷谷主也來了。

另外還有幾個神龍現首不現尾的幽靈鬼魅般地神秘人物，如葬送了康雪梅一生清白與幸福的那個江湖浪子，也在黃山露面。

小峯離開集賢莊，時日已久，身邊的銀錢早已花用一空，完全靠乞討度日，不知經歷多少艱苦，受了多少屈辱，採食野菓，露宿荒廟是常有的事。

然而，他不曾抱怨，沒有屈服，意志仍如鋼鐵般堅强，心目中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報仇，爲了報仇，不惜任何犧牲！

沒多久，他的鞋子破啦，爛啦，衣裳襤褸，僅可遮羞而已，臉有菜色，一身疲憊，已經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乞食兒。

從浙西一路向西進發，經過括蒼山、天目山，終於到達黃山。

康少峯明白黃山一帶戰雲密佈，草木皆兵，隨時隨地都有爆發血戰的可能。他不想跟人拚命，只想得到銀圖秘籙，或找尋已練成銀圖上所載神功的血女、張子漁與死神左玄。爲了避人耳目，免得橫生枝節，他選擇了最崎嶇險峻的路來走，悄悄地深入黃山心腹地帶。

黃山，是一座名山，蒼松蔽日，怪石嶙峋，景色秀麗，氣象萬千，可惜康少峯卻無心欣賞這些絕妙奇景，歷經千辛萬苦，已經爬遍天都、蓮花、煉丹、獅子、始信、桃花、紫雲、朱砂、羅漢、軒轅、老人、鉢盂、翠微等三十六峯中的大部份，可就是始終沒有任何發現。

山，很高，很陡；路，很長，很險，儘管手脚並用，還是寸步難行。累了，歇歇脚再爬；餓了，就在附近找些野菓野菜充饑。

流血流汗，費盡千辛萬苦，這日小峯氣喘咻咻地爬上了飛來峯，距峯頂僅數丈之遙，因爲筋疲力竭，實在走不動了，只好坐下來休息。

驀在此刻，峯頂傳來一聲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的歎息聲，充滿了悲壯與蒼涼的韻味，令人入耳生寒，小峯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冷

下，自語道：「這聲音好難聽，也不知是人？是鬼？還是野獸？」

由於聽到異聲，馬上提高警覺，忽見不遠處的一株老松樹下倒着一個人，過去一看，糟！七竅流血，血已乾，顯然氣絕已久，身旁棄置寶劍一把，無疑是武林中人。

暗想：「這人是怎麼死的？既不像被野獸咬死，又不是抱病而亡，莫非……」

心中起疑，立即起身行動，續向峯頂攀爬。

途中，死屍更多，隨處可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死去已久，有的身上餘溫猶存，鮮血還在不停的往外流。

仔細觀察，康少峯發覺死者有兩個共同點：都是帶着傢伙的武林人物，都是從峯頂滾下來的。

康少峯聰明透頂，眼珠子一轉便明白了七八分，也不知是興奮，還是恐懼，可能二者都有，攀爬的速度陡然加快許多，拚命的向上爬！爬！爬！

爬！爬！爬！鼓足最後一口氣，使出最後一點力，卒告爬上飛來峯頂。

飛來峯上另外還有一塊飛來石，高約三丈，粗可十圍，上尖下圓，狀似仙桃，故又名仙桃石。根部與峯頂截然分離，遇風即搖，搖而不墜，堪稱奇景，明朝程玉衡曾有詩頌曰：

策杖遊此峯，
怕上最高處，
知爾是飛來，
恐爾復飛去。

康少峯正自看得入神，陡覺臉上一熱，劈！被一物打中，上身後仰，差點失足墜下。

驚魂稍定，急忙伸手去摸，乖乖，原來是一塊血淋淋的已經腐爛的臭肉，就貼在自己的兩眉中間。

這一驚非同小可，魂魄都嚇飛了，二話不說，二事不看，轉身就跑。

可是，才跑出三步，忽聞一個陰森森的聲音呼喝道：「回來！凡是到達此地的人，沒有一個能活着離開！」

這聲音，像是命令，有着無比的威嚴與力量，同時，小峯很快就感覺到，當眞有一股令人無法抗拒的暗力，牽引着他的身軀向後倒退。

小峯好比一隻失去自由的小鳥，被人牢牢控制住，一直倒退了三四丈遠才停下來。

回頭一看，這才注意到，飛來石的內側，下方，有一間天然生成的石室，石室門口，坐着一個鬚髮斑白，遮胸覆面，長可及地，耳目口鼻難辨的怪人。

怪人除了一條差可遮羞的爛短褲，一件大襟沒袖的破衣裳外，別無長物，雙腿已斷，傷處白骨隱隱可見，仍在流着膿，淌着血，腐臭之味四溢，怪人正拿着一把小刀剮剔傷口處的腐肉，看樣子還津津有味，沒有絲毫痛苦的感覺。

剮了一會兒，怪人忽然揚腕將手中小刀扔到康少峯的脚前，冷酷無情道：「你自己解決吧，老夫懶得動手！」

怪人似乎堅決認定，康少峯只有死路一條，沒有反抗的餘地，擲出小刀後，又以枯瘦如柴的手指，繼續作未完的工作。

小峯臨危不亂，望着眼前的匕首，大膽爭辯道：「老伯伯，在下和你無寃無仇，爲何要逼我自殺？」

呼地一聲，怪人覆面長髮猛一甩，露出一雙精光湛湛，寒如冷電似的眸子，瞪着他，一字一咬牙道：「你說甚麼？無寃無仇？哼哼，簡直是放屁，普天之下沒有一個人不是老夫的仇人，也沒有一個人不想要老夫的命，你這個臭小子來幹甚麼？難道不是爲了……」

此人的一雙眸子彷若兩把利刃，使少峯不敢正視，結結巴巴的道：「老伯伯，在下是個私生子，母親又慘遭不幸，身世悲慘，一身是恨，受盡了別人的欺凌、鄙視，聽說江湖上有一個身懷銀圖秘籙的死神左玄左老前輩，神功蓋世，獨一無二，因此……」

怪人聽了這裡，發出一聲怪嘯，伸手一抓，將小峯抓至面前，喝問道：「你找死神左玄幹嘛？還不是爲了搶奪銀圖秘籙，對不對？」

康少峯被他抓在手中，嚇得直冒冷汗，辯解道：「在下從括蒼山找到天目山，又從天目山找到黃山，爬遍三十三峯，受盡饑寒凍餒之苦，目的絕非意欲搶奪銀圖秘籙，而是想拜左老前輩爲師，學藝報仇。」怪人聞言臉色驟變，認眞的打量一下康少峯，自語道：「長久以來，凡是跟左某相遇的武林人物，沒有一個不想置老夫於死地，沒有一個不想奪銀圖秘籙，今日居然有人爲我遍歷千山萬水，要拜我死神左玄爲師，眞是難得啊難得！」

說至亢奮之處，放聲大笑起來，羣山回鳴，歷久不輟。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康少峯聞言大喜，噗通！一聲，跪倒在死神左玄面前，道：「晚輩康少峯有眼無珠，請左老前輩可憐我這個不幸的私生子，收我爲徒吧。」

一面說，一面磕頭如搗蒜，虔誠恭謹至極。

死神左玄鬆手道：「小子，你

當眞願意拜我爲師?」

康少峯斬釘截鐵的回說:「是的，小峯願意拜你老人家爲師。」

死神左玄的眼瞪得更大，聲音也提高了，道:「你願意拜一個惡名滿天下，强仇遍武林，雙手沾滿血腥的殺人魔王爲師?願意承擔老夫所有的是非善惡，恩怨愛恨，深仇奇寃，情孽血債等等，而矢志不渝，至死不悔?願意替我報恩?復仇?雪恨?洗寃?償債?甚至……」

越說越激動，說到這裡，已老淚滂沱，難以盡言。

死神左玄的名聲的確不好，說是惡名滿天下，强仇遍武林，並不爲過，這個題目實在不小，小峯一旦承繼了他的衣缽，必然會與整個武林公然爲敵，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一時天人交戰，委決不下。

小峯外公飲恨九泉，親娘蒙難雪中，外祖父遺贈之物被神叟余千知誆騙一空，到如今可謂一無所有，只剩孤零零的獨自一人，以及一身如山之仇，似海之恨。

鬼谷之行，他本來抱着極高的期盼，希望能得遇高人，學得絕技，好爲亡母報仇，不幸，事與願違，枝節橫生，再度招惹來不少屈辱。

嚴格來說，鬼谷之行還是有些收穫，那個斷送自己母子一生幸福的惡霸已略現端倪。

他姓名多如牛毛，臉孔也多如牛毛，顯然是狡猾奸詐的僞君子。

有一點比較具體，曾是宇內一聖張子漁的門下弟子。

另一點更明確，和玉面郎君楊明與小燕姑娘，原是同胞骨肉，可恨命運弄人，手足相殘，必欲置自己於死地而後已。

誰之過?誰之過?

罪魁禍首當然是那個江湖浪子，那個無恥之極的惡霸，那個人面獸心的歹徒!

可是，很不幸，他居然是自己的生身之父。

不!娘說過，他不是娘的丈夫，不是我爹，是娘的仇人，也是我的仇人。

我們母子十幾年的苦難羞辱，是他一手造成的!

別人罵我們狐狸精、小雜種，是他一手造成的!

外公狠心把我趕出飛雲堡，是他一手造成的!

黑虎、白龍二莊的人一再爲難我們，是他一手造成的!

外祖父、何公公、以及娘的死，也全是他一手造成的!

他不是人，是野獸，是披了人皮的一頭畜牲，一匹狠!

我要殺他，我要殺他，無論如何，我一定要殺了他!

然而，報仇要靠本事，自己的武功太差，這可如何是好?

病叟龍雲授藝不成，神州一奇收徒未果，單憑跟余千知買的那三招降龍伏虎掌，如何能報得了大仇?雪得了大恨?如何與趙峯、衞道、鬼谷主、神簫玉女，以及那個惡霸一爭短長?

天可憐見，神差鬼使般讓他遇了死神左玄，不巧，他卻是個雙手沾滿血腥的殺人魔王，一旦拜在他的門下，必然會成爲武林公敵，自身早已是仇牽恨連，再把左玄的是非恩怨兜在身上，豈不正應了九州羅漢的那句話，一場空前未有的血雨腥風將會由我而起。

茲事體大，不得不愼重，左思右想，久久委決不下。

死神左玄見他沉默不語，臉色一沉，道:「小子，你不答應，是嗎?那就滾吧，見面就是有緣，且留你一條活命，去告訴黑、白二道上的那一羣王八兔崽子，說老夫決定長住此峯，不要擾了左爺爺的清靜，膽敢越雷池一步，保証來一個殺一個，來一對殺一雙，不把居心叵測的牛鬼蛇神殺個血染飛來峯，屍積絕命谷，絕不善罷甘休!」

康少峯心意九轉而決，道:「晚輩此刻還不想走。」

「你不想走?甚麼意思?」

「只要能學得神功絕技，報仇雪恨，康少峯願承擔一切，矢志不渝，至死無悔。」

「小子，你這話可當眞?」

「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這還不夠，你必須發誓。」

「誓怎麼發?請明示。」

死神左玄想了想，道:「皇天在上，小子康少峯在下，謹遵古禮，拜死神左玄老前輩爲師，言明願意承繼他老人家的一切是非善惡，恩怨愛恨，深仇奇寃，情孽血債，全始全終，不怠不忽，倘有違背誓言，願遭天譴，永淪九幽!」

康少峯毫不遲疑，立即高舉右手，面北而跪，如言起誓道:「皇天在上，小子康……倘有違背誓言，願遭天譴，永淪九幽!」

「好!好!好!」死神左玄連說了兩聲好，道:「拜師大禮你知道嗎?」

康少峯道:「知道，是三拜九叩吧?」

「不行，三拜九叩太少!」

「那你老人家要徒兒如何拜?」

「老夫乃是絕世之人，傳給你的是絕世之功，送給你的是絕世之寶，所以，你必須行絕世之禮!」

「何爲絕世之禮?」

「第一:老夫不需你拜，但必須給我磕三百六十個響頭，不響不算，一個不能少，你可答應?」

小事一樁，康少峯當然答應，立道:「這簡單，別說是區區三百

六，就是七百二小峯也心甘情願，師父，你老人家坐好啦，徒兒要開始磕頭啦。」

說是簡單，實則不易，三百六十個響頭，個個前額觸地，不響不算，小峯足足磕了半個多時辰才磕完，頭暈目眩，昏天黑地，前額一片紅腫，苦不堪言。

死神左玄瞄一眼小峯的額頭，道:「孩子，現在你已經算是我的徒弟了，爲師的自當傾囊相授，不過，我的名聲太壞，仇人太多，這只是苦難的開始，以後還會有更大更多的苦頭吃。」

康少峯一臉堅毅道:「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只要能打敗强敵，報得奇仇，不避任何艱難險阻。但不知第二是甚麼?」

「有志氣，你能這樣想就好!」

死神左玄指着剛才丟給小峯的那把匕首，道:「你先把那把匕首拿過來。」

少峯敬遵師命，取回匕首，死神左玄擺動一下已斷的雙腿，道:「第二，把師父腿上的腐皮爛肉挖乾淨，如尚有異味存在，仍然算不得是我死神左玄之徒。」

康少峯二話不說，立即付諸行動，小心翼翼的將左玄雙腿傷口處的腐皮、爛肉、血、膿、蛆等一一清理乾淨，直至沒有異味爲止。

死神左玄很滿意，笑道:「很好，很好，耐性夠，也很細心。」

雙手撐地，彈起丈許高，展目四下眺望一陣，落地後忽將上衣脫去，胸背全裸。

少峯愕然一楞，正爲不知師父爲何有此怪異擧措困惑不解，忽見他胸前背後，印有許多顯明的圖案，其中有運氣打坐的姿勢，有揮拳舞劍的架式，細一數算，前後共有八幅，傻不楞登的道:「師父，這……這大概就是武林瑰寶銀圖秘籙吧?」

「不錯，正是天下第一奇書——銀圖秘籙。」

「爲甚麼要印在身上?原來的銀圖呢?」

「原來的秘籙是一張張十分笨重的銀片，携帶不便，爲師的又被叛徒以武林各派高手追得緊，不得已才將銀圖以內家眞力拓印在身上，然後毀爲灰燼。」

「銀圖一共多少?」

「二十四張。」

「師父怎麼只有八張?」

死神左玄長歎一聲，道:「二十四張銀圖中，爲師的僅從師門搶救出十六張，八張落入叛賊之手，師父拓印之初，本是胸前四張，背後四張，兩條大腿上各四張，後來被黑白二道中人各砍去一腿，各取銀圖四張。」

康少峯道:「徒兒不知道師父是那個門派的?」

「龍虎門。」

「師祖他老人家是那位世外高人?」

「龍虎門的第一代掌門人宇內一聖張子漁。」

康少峯聽得一呆，猛然想起病叟龍雲之言說那個江湖浪子亦是宇內一聖張子漁的門徒之一，心說:「好巧啊，這件事一定和陷害我娘的惡魔有關，師父的仇人中也有他的份。」

方待出言追問，死神左玄目注飛來峯下，道:「第三:各路人馬隨時都有尋來飛來峯的可能，你務必在四個時辰之內，將這八張銀圖的奧妙參悟透徹，如稍有差池，休怪爲師的無情，要將你斃在峯頭，因爲你的功力若是不能在極短時間之內達到相當境界，留你在世，非但無法重振龍虎門的聲威，代師祖、師父清理門戶，反而會折損龍虎門的聲威，令你師祖蒙羞!」

小峯挺起胸膛，瞪着雙眼道:「師父，但請放心，峯兒如不能如期完成，情願死在你老人家的脚前!」

死神左玄動容道:「如此甚善，生死福禍全在一念之間，你一定要排除雜念，全心全意的聽爲師的詮釋講解才行。」

話完，立將八幅銀圖上的經文口訣誦讀一遍。

接着，又逐字逐句的將其中艱澀難懂的精義奧秘一一解釋清楚。

這還不夠，復以其殘缺之軀，按照圖上的姿勢架式做給他看，玄奇奧妙之處，更是邊說邊做，不厭其煩。

就這樣，一遍、二遍、三遍……師徒二人沉浸在浩瀚無際的武學中，時間的脚步在不知不覺中溜走了，三個時辰，未時已過;申時將屆，太陽業已偏西，康少峯裝了一腦子的圖文功架，儘管手腦併用，心神合一，還是未能融會貫通，參悟透徹。

康少峯正自懊惱不已，偏巧飛來峯上又有貴客造訪，出現一個瘦削矍鑠的灰衣老頭，以叢樹亂石作掩護，一雙老鼠眼瞪得老大，躡足的往上摸。

死神左玄一眼就認出了來人的身份，低聲道:「是武林雙奇之一的滄海遊龍莊宗毅!」

莊宗毅來幹甚麼?左玄清楚得很，不待他發現自己棲身之處，便乍然騰空而起，猝然施襲，滄海遊龍還沒有來得及弄明白狀況，便被死神一掌劈飛，墜入絕命谷中。

康少峯親眼目睹，對死神左玄佩服得五體投地，道:「師父好厲害啊，姓莊的不粉身碎骨才怪。」

（未完・九）

奪魂血咒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殺官奪寶殺無赦　荒山爭寶拚生死

上文提要：捕頭黃強被漁夫張老實救回家，稍事調養後，兩人進京要去報官。那江風奪了藍寶石回家，被父親江上雲斥責他殺人不除根會留後患，江風立即趕到東河口尋找落江中的黃強，因此三人在路上碰個正着。江風殺了黃強，再燒燬張老實的房屋，也燒死了漁夫兩夫婦。徐小七經尤大川道出身世，爲報仇便去應徵，當上當塗縣的捕頭……



這其間就明白一件事，那便是男找女與女找男的關係了，如果女的不高興，她會四肢分開閉眼睛，而且內心中說不定還在咒罵身上爬的臭男人。

有許多酒女就是這副表情。

這話反過來說，如果這女的喜歡男的，她的四肢抱的緊，什麼哼呀咳的扭呀揉的全出籠，這時候男的才英雄。

只不過江湖上提到男女之間的事，英雄人物太少了。

江風此刻就不是英雄。

江風對付仙君，他很喜歡仙君的波霸，一雙腿也擱在仙君的大奶子上旋動着，無他，大公子喜歡的就是這種調調兒。

如今江風與文娟在一起，他是吮又啃，摸又搔，但久之，他發覺有點不一樣。

平時裡他如此搔弄，文娟是有反應的，怎麼今天好像搔在一個橡皮人身上，一些反應也沒有。

如果搔在一個毫無反應女人身上，久之乏味。

江風猛一挺，道：「不高興？」

文娟道：「高興不起來了。」

「怎麼說？」

文娟難回答，轉頭看窗外，她的心中在想一件事，小王怎麼還不來？

江風會錯意，道：「是不是院子裡那些扁毛畜牲在呱呱叫，叫的妳心煩？」

文娟道：「大公子呀，你聽過有人說的話嗎？」

江風道：「什麼話？」

文娟道：「烏鴉臺前叫，死神隨後到。」

一怔，旋即一聲笑，江風道：「妳也太多心了，南京城有誰敢來捋虎鬚呀？」

文娟道：「我怕！」

江風道：「怕什麼？」

文娟道：「河口的那件事叫人嚇死了，這事萬一被官家知道是你幹的，往後……」

江風嘿嘿一笑，道：「文娟，妳放百二十個心，我幹什麼事都是一個原則，那就是乾淨。」

文娟道：「你就不怕你船上人漏了口風？」

又是一聲嘆，江風道：「他們乃我爹多年的屬下，多少風雨都少不了他們的份，他們不會自搬石頭砸自己腳丫子的。」

文娟道：「你眞的把所有知道的人清除了？」

江風雙目一厲，道：「只有一個。」

「誰？」

「妳！」

文娟淡淡一笑，道：「我是大公子的人了，我怎麼會爲自己找麻

煩呀？」

江風冷笑得十分難看，他在文娟剛才的冷淡中似乎嗅到了些許的不祥味道。

從江風的眸子裡，文娟看出不妙，但她實在不想去熱情的摟抱江風。

她也不用去抱她的仇人了，只見江風一挺而起，不幹了，口角噙着冷笑，江風翻身下床，文娟道：「你怎麼了？生氣了？」

江風是個心狠手辣的人，當然，這樣的人也多疑心。

「妳是不是向什麼人漏了口風？」

「我？」

「快說！」江風在束腰帶，尖刀暗器藏身上。

文娟道：「大公子，到今天你懷疑我呀？」

江風道：「告訴我妳會對什麼人說過，我去除了他。」

文娟道：「沒有的事嘛，你多心了。」

江風道：「眞的沒對任何人提過？」

文娟道：「我怎麼會騙大公子呢？」

江風一笑，道：「這樣我也就放心了。」

他話音甫落，忽的一個暴縱身，尖刀直往床上正在披衣的文娟刺殺過去。

文娟一見刀來到，披的衣衫急往上迎，她在抖衫中疾忙自床的尾端躍下地上。

江風也吃一驚，他很難相信文娟會閃過他那扎心的一刀，而且文娟閃得又是那麼妙。

他持刀冷冷道：「妳……原來是會家子呀！」

文娟道：「你也要殺我？」

江風道：「我忽略了還有妳在現場！」

文娟道：「可是直到今天你才想到！」

江風道：「也許我太喜歡妳吧，可是經妳提醒，我就只好割愛了。」

文娟已紮妥衣衫，她手上仍缺少對抗江風的傢伙。

江風冷冷道：「我眞的不想見妳死，可是，眞對不起，我無奈。」

文娟道：「果然烏鴉是不祥的畜牲。」

江風道：「文娟，妳死了我會厚葬妳的。」

文娟道：「你眞的不喜歡我了？」

江風道：「我如果不喜歡你，我就是龜孫子王八蛋，不得好死！」

文娟道：「可是你要殺我。」

江風道：「那是無奈，妳死我心安。」

他往文娟逼近，又道：「咱們二人一共兩條命，如果有一個必死，文娟，我當然不要死，所以……」

文娟道：「我可以起誓，絕不漏出半點口風！」

江風道：「我依然睡臥不安，只有你死了我才會愉快的繼續活着。」

文娟道：「你……果然心狠手辣。」

江風道：「心狠手辣也是爲了活下去，文娟，妳可多多的原諒喲！」

文娟沉聲道：「我不想做鬼，但如果我做鬼，我天天纏着你，我死不瞑目的。」

江風哈哈一笑，道：「死在我手中的人太多了，可從未見過鬼，那麼，妳就變鬼來纏我吧！」

他忽的冷哼，又道：「出刀的人是不懼鬼的！」

他二次對文娟下手，這一回刀至中途還挽了個刀花，叫文娟看不出他要刺殺甚麼地方！

一聲清叱，文娟雙臂齊出，她抖起床上錦被迎過去，在江風收刀再殺之際，文娟已躍到那張圓玉桌前，她像瘋了似地疾把桌上的杯盤筷子一古腦的往江風掃去。

江風大怒，厲吼如虎：「妳找死？」

文娟一見江風撞來，她提起櫈子當武器，兩個人在屋子裡幹上了。

文娟無法開門，江風逼得甚急。

不旋踵間，屋內傳出「哎呀」聲，那是文娟的尖叫。

這時，小小的三合院中有了人聲。

「娘的老皮，大白天也上女人床呀，壓得人家大姑娘直喊叫。」

這是徐小七的叱吼，徐小七與藍勝等人馬趕來。

屋子裡的打鬥被聽成男女叫床聲，立刻聲音消失。

那江風自窗孔看院中，他吃了一驚：「官府的人？」

他回頭怒指文娟，道：「個臭女人，怎麼說妳今天不一樣，原來妳暗中報了官呀……妳！還有一身不錯的功夫，妳……可惡啊！」

忽聽院中傳來藍勝的聲音，道：「姓江的小子，出來吧，前後左右已被包圍，你逃不掉了！」

江風不出門，反而刺殺文娟，他此刻才明白，只有殺了文娟，天底下誰會知道河口的那件事？

只不過文娟在這時候，手上已多了一把刀，她受過「飛花掌」尤大川指教，一路刀法使出來，江風一

時間實難得手，而文娟已在房中大叫：「姓江的小子要殺我呀！」

院中的徐小七聽得清，和身往房門撞過去，「嘩啦」聲起處，徐小七那矮小的身子已撞進了房中。

徐小七抬頭看，只見江風正在與文娟殺得兇，見進來個矮漢，他並不放在心上，冷叱一聲，一殺二的幹起來。

雙方殺得難分難解，江風左手探囊，文娟已大叫：「小心他的暗器！」

忽聽門口藍勝大吼：「姓江的小子，你還不束手？」

江風當然認得藍勝，但此刻他可不聽藍勝的，抖手間，打出三根毒釘，舞着他的那把冷月寒霜刀已往門外躍去，口中大叫：「抗我者死！」

五個捕快閃得快，藍勝大吼：「哪裡逃！」

江風人已拔空往房上躍去，然而忽見一條飛鍊自他的足下上纏，那鐵鍊並非別人發出，乃徐小七是也。

徐小七見江風騰空，立刻抖出鐵鍊，江風在半空中雙足被絞住，改由雙手去抓屋簷，仍然差了半寸，噗通一聲摔在地上，嚄，五個捕快壓得疾，江風再大的本事也只有出大氣了。

於是，文娟走出來了，她手中也提了刀。

藍勝對她一瞧，道：「姑娘，衙門去打官司吧！」

徐小七看了文娟一眼，心中酸酸的，但他還是對文娟道：「只要把你見的說出來，妳會無事的。」

文娟道：「我幾乎已是他的人了，為了東河口的案子，他甚至還要殺我滅口。」

江風已被綁了個結實，聞得文娟的話，狂叱道：「妳這賤女人啊，妳敢再多口，小心我碎了妳。」

「叭」藍勝上前一嘴巴，罵道：「個小王八蛋，你知道老子同黃强的關係嗎？」

江風一怔，道：「我不認識甚麼黃强的！」

藍勝道：「就是護送馬大人回石臼湖的黃捕頭，他與我藍勝自小合穿一條褲子長大的，你却殺了他呀！」

說着又是踢打一陣。

江風大叫：「甚麼？誰殺了黃捕頭？我可是南京城的良民，我怎麼會去殺官？別亂冤枉好人呀！」

徐小七冷笑道：「小子，是不是冤枉你到了衙門去說，這地方說了不算數！」

藍勝叫人把文娟上繩，徐小七忙攔住，徐小七對藍勝耳語幾句，就聽得藍勝吃驚的道：「眞的？」

徐小七道：「絕對是眞的。」

藍勝道：「如果是這樣，這件案子還眞得文娟姑娘的協助了！」

徐小七道：「她可是最好的人証。」

於是，藍勝一聲大叫：「押好人犯，回府衙了！」

一行人便走出這座三合院來，那個通往大街的巷口早已擠滿了人！

* * *

藍勝也是個要命的人物，他把江家父子分開了關進小牢中，但他並不急於向府台大人報告。

藍勝像對付沙雄五人一般的要對付江家父子了。

先是，江上雲被吊在大樑上，那江上雲口中一直在狂叫着要見府衙師爺，因為他與師爺有交情。

藍勝忿怒的走進來，江上雲仍然大叫要見師爺，但藍勝却冷冷的道：「姓江的，等你招了供，咱自會把師爺找來。」

江上雲道：「招甚麼？你們冤枉善良人。」

藍勝道：「你父子不冤枉，死在東河口的那些人才眞的叫冤枉。」

「甚麼東河口的老夫聽不懂！」

「你會懂的，而且你們以為是天衣無縫的事，却仍然紙包不住火！你知道嗎？」

江上雲道：「老夫一直不懂你在說甚麼！」

藍勝火了，他大叫：「老狡猾的東西，先侍候你一頓小菜再問你！」

「你想怎樣？」他不見刑具上身，而藍勝手上却是一把尖得可以剝牛皮的刀子。

藍勝冷冷的道：「你馬上就知道了。」

說着，只見他手在吊着的江上雲身上一個撥弄，右手尖刀自下方挑過。

就聽江上雲一聲厲叫：「噢唷！」

那聲音可眞大，幾乎把大牢的屋頂衝破。

江上雲雙腿猛抖，他已知道自己的雙足斷了筋，這下半輩子別想走路了。

江上雲痛得全身冒冷汗，大罵道：「我操你先人祖奶奶，你好狠的心呀！」

藍勝冷冷道：「我說過，這是小菜，大菜尚未端上吶！」

江上雲被挑斷腿筋，那還不算數，藍勝衝着大牢的獄吏點個頭，只見這獄吏也點點頭，匆匆的他取來一包鹽巴放地上，一條布袋平攤開，鹽巴放在布袋中，於是，兩條布帶子便為江上雲把傷處包上了。

鹽巴也能包傷口，也只有像藍

勝這種狠角色想得出來，鹽巴有止血作用，也疼得叫人吃不消。

那江上雲再是有功夫，此刻也是叫聲如野狼嗥叫：「哎唷……」

這一回有人聽得清，聽清的人正是江風。

那江上雲頭一聲叫得太高亢，江風還聽不出是他老爹在呼叫，但江上雲的這一聲叫，江風聽清楚了，他發瘋也似的狂叫：「爹！爹！」

江風叫了幾聲，江上雲才自惡夢似的發狂中醒過來，不由回應，道：「是風兒嗎？他們把你也抓來了？」

隨之一陣皮鞭聲打得江風直罵人。

「再亂叫剝你的皮！」

這是一個獄卒的聲音，然而眞正要剝皮的人來了，藍勝與徐小七併肩進來了，藍勝走到江風面前，冷冷一笑，道：「小東西，你好毒的手段！」

江風大叫：「我不懂你在說什麼！」

藍勝道：「你是眞的不知道？」

江風道：「你八成是挾公以報私仇了。」

藍勝叱道：「早聞你父子啃吃一方有年，黑白兩道不賣帳，大小統吃，小子啊，千不該萬不該你不該殺了當塗縣捕頭黃强，王八蛋你想到有今日嗎？」

江風心中吃驚，嘴巴死不認帳，道：「你說的什麼人我根本沒見過！」

藍勝怒道：「娘的，送你一道小菜再問口供。」

他眞的習慣向人的脚筋出刀，流芒疾閃間，江風一聲狂叫：「呀……呀……」

他是大公子，只有向別人出刀，幾曾自己受刀苦，這一下他提起雙腿直哆嗦，便罵人的聲音也不清楚了。

藍勝為什麼把這些人的脚筋先挑斷？這光景只有徐小七心中最明白。

只因為這些人原是狠角色，而他來自當塗縣，如要落案，就得把這些要犯押回當塗縣受審，藍勝當然不便殺了這些人為老友報仇，但他可以廢了這些人，府台大人如果問下來，他可以說是這些人想反抗。

那年頭，權在誰的手中誰就是老大，而江家父子此刻正應了那句話，「有權的王八當主席，落魄的鳳凰不如雞」，他父子不但落魄在大牢，而且等着挨刀的雞一般，只想想這光景，脚筋被挑還眞的是小菜一道。

* * *

南京府台大人問案眞乾脆，因為這中間有了個文娟姑娘她作証，而且文娟當堂仔細地把整個案情經過說得十分清楚，也正是歷歷在目無可抵賴。

江風怒視文娟姑娘，他忿忿然的當堂大吼：「妳這臭女人啊，我當時還把妳當我的女人吶，妳……」

他等於招了供，大堂上便師爺也楞住了。

江上雲大叫：「我兒子殺人怎波及我老子呀？」

師爺找到這個縫隙，立刻對府台大人，道：「大人，這件案子應再琢磨，也許……」

藍勝立刻叫道：「本案乃他父子二人勾結而成，殺官乃是大罪可及九族的。」

那師爺十分機警的對江上雲叱道：「錯在你兒子不該殺官家捕役，我問你，你兒子劫的『滿天星藍寶石』呢？還不快快的招出來，也許可以求大人開恩免你一個死罪。」

豈料，這師爺是在找機會設法開脫江上雲死罪，而江上雲的反應是直搖頭。

「大人吶，根本沒有這回事，哪裡來的什麼寶？」

知府大人的心中也是一動，他還眞想看看什麼是「滿天星藍寶石」，不料這江上雲死不認帳。

知府大人也明白，人証是有了，但缺少個物証。

只聽這知府大人對藍勝道：「藍捕頭，這件案子尚不能轉送當塗縣，人証有缺少物証，你們快去，到江上雲的當舖中把那藍寶石找回來才算完事。」

藍勝看看徐小七，二人對着點點頭，於是，七個受了重傷的人犯又被拖回大牢中去了。

對於人犯如何傷得站不起來，知府大人連問也不問，他大概常看這些慘事也就習慣了。

* * *

南京邑江門內的大當舖出了事，自從江風也被抓進官府的消息傳來，當舖中的兩個老朝奉可樂了。

這二人一個叫丁心元，另一個叫卜通，他二人跟江上雲辦事多年，等的就是這樣的機會。

人嘛，運氣加機會，一輩子能遇上一次就算這輩子沒有白活了。

江湖上最精明的人便是狠撈一次，永不再出現江湖，找個地方吃他三輩子過十輩子太平日子。

江湖上最笨的人便是撈個沒完沒了，撈到最後一無所有還把老命再貼上，正就是「看他起高樓，看他樓塌了」，江上雲就是這樣的人物。

現在，當舖的兩個老朝奉分途

去辦事了。

丁心元奔去別院，他要江上雲的家眷們盡快收拾細軟逃命要緊，別來個滅九族就慘了。

那卜通打開銀櫃把銀子分給三個伙計與兩個老媽子，遷出當鋪別再回來了，惹上官司他們可幫不上忙。

這二人對衆人說得可厲害，他二人年紀大了，不怕打官司，定要死守鋪裡面。

然而，等到當鋪裡只剩下他二人以後，啪的一聲關上門，卜通對丁心元笑道：「江上雲這老狐狸，他弄了不少好東西，咱們二人等了十多年，直到今天才見機會來了。」

丁心元道：「說的也是，想一想，你在北地與三大幫坐地分贓當老大，却跑來南京當朝奉，想起來……」

「哈……老夫有個與衆不同的想法，江湖上最狠的角色油水也最多，一般寶物不入我眼，江上雲私貨才是老夫的最愛。」

「哈……咱們眞是殊途同歸，哈……」

卜通忽的停住笑，道：「你老丁在南海門當過老敎頭，却一變而來當朝奉，也把姓江的瞞過了，哈……」

丁心元道：「卜兄，咱二人也不必多打哈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此時此刻該去刨姓江的根了。」

卜通道：「也是卜某心中所想，丁兄，請吧！」

這二人到了此刻才露出狐狸尾巴來，這光景眞的令人大出意外而吃一驚。

* * *

那卜通搓搓雙手捂在口邊哈口氣，笑對丁心元道：「丁兄，咱們快快動手吧，晚了官家前來抄家就完了。」

卜通指着後院，又道：「江上雲父子二人詭得狠，只怕要費上一番手脚了。」

丁心元重重點頭，他一把扣住卜通，反令卜通吃一驚，丁心元已呵呵笑道：「卜兄，咱們來自天南地北，目的只是江上雲的寶物，尤其是這一回，他父子陰謀得來的寶物必然十分珍貴，否則不會死了那麼多的人。」

卜通道：「而且連官家也殺。」

丁心元道：「所以我判定必是價值連城的寶物。」

他頓了一下，又道：「江湖上爭寶殘殺之事時有所聞，其結果往往是個兩敗俱傷結局，所以我要同卜兄來一個君子協定。」

卜通道：「是甚麼樣的君子協定？」

丁心元道：「咱們找到了江上雲的寶物以後，你不搶我不奪，咱們划拳分先後，你一件我一件的各取所好各拿所愛，你以爲如何？」

卜通忙哈哈笑道：「太好了，你說的全是我心中想要對你說的，咱們就是這樣決定。」

丁心元放開抓卜通的手，伸手一禮，道：「走，卜兄，去找江上雲的寶窩。」

卜通愉快的道：「江上雲這老小子，一生撈了不少寶物，他也混了個惡財神之名，但他怎麼也想不到，多年積存的寶物却入了我們二人的囊中，哈……」

丁心元道：「離開南海門十多年，是應該回去瞧瞧了！」

卜通道：「關洛道上人們也許已忘了我這號人物了！」

兩個人邊說，邊匆匆的奔到後院門，後院院門已上鎖，只不過院牆是擋不住二人的，只見他二人併肩拔身越過院牆，幾個起落已到了正門下，正門也上了鎖。

卜通已迫不及待的一掌劈開大銅鎖，兩個人擠進門了。

* * *

江上雲的家當都是寶，正屋裡迎面是紅檀木桌椅條櫈，大條櫈上是唐三彩八仙像個個兩尺高，栩栩如生，有座佛像是翠玉雕，好像前朝宮中寶。

卜通與丁心元根本不去瞧，因爲寶是寶，可是拿不了，他們要的是金鋼鑽飾物。

這二人先是擠向左面房間中，二人只一看又是一瞪眼，那銅床亮晶晶，羅帳水綠微透明，床上的錦被一大堆，用手托起才四兩重，翠玉酒壺四隻杯，小方桌下有個亮閃閃的墊脚架，再看床底下，一隻夜壺是水晶做成的。

江上雲開當鋪的目的爲了寶，當然假寶他不要，眞寶他當然會要，而且是千方百計的弄上手。

此刻，卜通與丁心元二人就在這左面內室中翻箱倒篋的仔細搜，只是些衣衫零碎之物，便銀子也不見半紋。

丁心元對卜通道：「走，去對面內室瞧瞧，我不相信咱們二人找不到寶。」

卜通道：「咱們還得快些吶，晚了怕官兵們來到。」

丁心元當先推開右邊的房門，只見這兒的擺設與左邊的差不多，幾隻箱子是開的，想是江上雲內眷們走得匆忙，包了金銀財寶逃掉了。

卜通看得一怔，道：「丁兄，咱們怕是撲個空了。」

丁心元道：「卜兄，莫忘了，江上雲是個狡猾的老狐狸呀！」

「怎麼說？」

「你想想，江上雲會把珍藏的寶物隨隨便便的藏在這些箱籠中嗎，我死也不相信。」

卜通道：「你的意思是這兒有暗室？」

丁心元道：「想當然也，找！」

這二人開始拍牆打地，移桌動椅，只可惜找了半天却未曾找出個所以然來，二人已是滿頭大汗。

卜通道：「走，再到左邊找找看！」

丁心元大步走，二人已進了左邊房門內，又是一陣仔細翻騰，仍然不見有甚麼可疑之處。

卜通道：「丁兄，莫非寶物都被江上雲內眷包走了？」

丁心元道：「我以爲不太可能，那太危險了！」

那丁心元用力去推床，大銅床動也不動，他氣唬唬的往床邊坐下去，猛抬頭，見一根絲繩貼着錦帳垂下來，他不期然的伸手去拉那絲繩，忽的有聲音傳來，附近有「卡卡」的響聲，卜通也聽見了，忙撲近床邊瞧。

這兩個白髮蒼蒼的老朝奉仍然是貪婪之輩，兩個人的臉色也變了，變得興奮得泛紅光。

卜通沉聲的道：「有聲音，快用力拉！」

丁心元果然用力拉絲繩，便在絲繩快垂接地面的刹那間，忽的一聲「忽通」傳來，好像床後開門聲。

卜通急忙把錦帳扯開來，嚄呀，床後面現出個地洞，那丁心元忙把絲繩固定在床邊，便與卜通二人從地道口走到下面去了。

從地道的方向看，這兒是往院中方向通去的，卜通立刻把壁上燈燃起來，舉在手上，這二人便緊緊的貼着石壁往地道中走去。

只不過五七丈遠，大約就是院中央，迎面出現個石室，眞乾爽，也不知兩個地方的風是怎麼吹進來的。

江上雲愛寶如癡，他弄的寶貝當然要防潮，這通風口就來自兩個方向交流着。

現在，卜通把燈放在一個小桌面上，二人抬頭看，嚄，靠牆的一個木架上放的盡是寶，那些金雕玉琢果然是琳琅滿目，令人看得目不暇接。

那卜通對丁心元道：「十多年來咱們爲他鑑定過不少寶物，可是這兒一半不是咱們看過的。」

丁心元道：「江上雲有個兒子武功高，他只要吩咐一聲，他兒子就會替他把寶弄到手。」

指着架子上的各色美雕寶物，卜通道：「也不知這一回江風爲他老子奪的甚麼寶，咱們也別猜了，二一添作五的分吧！」

丁心元道：「對，分吧！」

他看看四週，又道：「划拳分先後，咱們這是君子之舉，少來那些狗屁倒灶的爾虞我詐。」

卜通道：「我最恨口是心非爾虞我詐的人了。」

他二人果然划起拳來，丁心元贏了頭一回，他不客氣的先自架子上取了個琥珀玉雕玲瓏寶塔放一邊。

隨之，卜通才取了一個漢玉嫦娥放在另一邊。

二人第二次再划拳，又是丁心元贏了！

丁心元取了個錦盒，上面是萬字眞言綠玉珮……一個古玉上刻了一萬個小字，果然寶物也！

這二人來了個「你一個，我一個，寶物不會留一個」，二人分完哈哈笑，那卜通笑了一半不笑了。

卜通口中發出「噫」！

丁心元立刻也警覺了道：「怎麼啦？」

卜通指着架子後面的牆壁，道：「丁兄你瞧！」

丁心元急忙看過去，見是方孔小門在牆上，不由點點頭，道：「好哇，那地方才眞的有好貨吶！」

卜通已推開木架子走到那個不過八寸寬的壁門洞下，他只用力稍稍推開小門，立刻間一股藍汪汪的精芒射出來，丁心元取燈看向小洞內，嚄，萬道藍光耀人眼！

卜通道：「天爺呀，這不是當年江湖上盛傳的『滿天星藍寶石』嗎？怎麼會在此呀！」

丁心元手上舉着燈，他欲伸手取出來，卜通忙以手攔住道：「剛才你先取，這回我來拿。」他突然橫肘頂過去，頂得丁心元退開三尺外。

丁心元大叫：「划拳！」

卜通早已把手伸進去了，他的左臂伸去取寶物，右手握拳準備對付丁心元。

丁心元也忿怒了：「莫忘咱們有約在先！」

「沒忘！」

「休要相互殘殺！」

「絕不會……卡……」

這一聲「卡」來得怪，卜通急忙把左手往外拔，然而他再是拔也拔不出來了。

原來這個方孔洞中有機關，卜通的左臂被一道鐵箍扣了個結實，同時間，外面好像有鈴噹聲，顯然是報警聲，聽得二人吃一驚。

卜通叫道：「快，快找機關呀，丁兄！」

丁心元微微笑，道：「卜兄，原是應划拳的，你偏不守咱們二人之間的約定，你令我失望呀！」

卜通道：「丁兄，我只是先取出來把玩一下，絕非有意獨吞呀！」

丁心元道：「眞的？」

卜通道：「絕對眞的，丁兄，快找機關，我被鎖着好痛苦……這鐵箍子還在收縮呀！」

丁心元道：「只要你不動，鐵箍子也不會動的。」

他走近擧燈一看，笑笑道：「卜兄，你的手流血了，而且流在你手中握的寶物上。」

卜通道：「所以要你丁兄快找機關放我呀。」

丁心元道：「好吧，咱們相處多年，便是無情也有義，我會放你的，我找機關。」

「謝謝！謝謝！」

「只不過我還是先把寶物取出來，要不然又會上當，你說對不對？」

卜通無奈，道：「我的手上無籌碼，全由丁兄你做主，只要不……」

丁心元眞快，擠着左手伸進去，很快的便把那顆比鴿蛋大的八稜滿天星藍寶石取在手上。

丁心元開心了。

卜通道：「丁兄，快呀，找機關！」

丁心元道：「我找機關，你耐心的等着吧，哈……」

他邊笑邊往地道外面走，那一副得意還眞的叫人看了以爲成仙了。

卜通急叫：「丁兄，你我不相互殘殺！這句話言猶在耳呀，你怎麼……」

丁心元哈哈一笑，道：「卜通呀，你如果是我，你會不會救我脫困？」

一怔，卜通忙回答：「我是個守信諾的人，我當然會的，難道咱們相處十多年的交情全不顧及？」

丁心元道：「你睜眼說瞎話，姓卜的，能不能解困且看你自己的造化了，至少我沒在此刻向你出刀，已是夠意思了，哈……」

他擧着手中的那顆滿天星藍寶石，高興得忘了一切，也興奮得再不去瞧別的寶物，大敞步地往地道外走去。

那卜通急了，如果叫丁心元把地道口封住，或者官府的人找來，他必然會淒慘，當然，最重要的還是那顆江湖上傳言已久的「滿天星藍寶石」。

當丁心元擧着寶石燈下看的時候，那道藍芒便宛如蒼穹射下的星光般美得引人入勝。

是的，那眞的是至寶，何人不動心吶。

想到寶物，再想到自身的處境，卜通咬牙發了狠，他自腰間拔出尖刀一把，雙目厲視着手臂，做了個下刀的姿勢，對準左腕門就切下去。

他切的是自己的手腕，那必須要下狠心。

卜通就下了無比的狠心，就聽卡察之聲起處，卜通咬着嘴唇一聲叫：「啊……」

他斷了自己的手腕，立刻取出布巾再截脈門阻住鮮血的噴流，急急忙忙的往地道外面走來。

前面傳來笑聲，那是丁心元得意的笑來自上方，那聲音似漸漸往前院去了。

卜通忍痛奔到洞口，正見那機關就快合上了，他不加思索的便擠着出來了。

卜通發狂的奔到了前面，他先找了刀傷藥爲自己的左腕把藥包紮上，他也幾乎昏倒，其實他已痛得忘了一切。

就在這時候，大門外響起一陣陣的呼喝聲，其間也夾雜着喊寃的狂叫聲。

卜通奔出門外瞧，還眞的那麼巧，十八名捕快押着七名死囚過來了。

這些人並未停下來，而是往江邊走去，囚車上的犯人卜通一瞧就立刻奔上去了。

卜通邊奔邊大叫：「東家！東家！」

他已衝過囚車了，而且是江上雲的囚車，如今這些人犯一個個忿怒的似要生吃人肉般，他們的雙腳已斷了筋，押解人犯的是當塗縣來的這批捕役，由徐小七率領着。

江上雲、江風、沙雄等七人，如今已由府台大人連夜問成個死罪，那年頭只要人証就夠了，誰還管什麼缺少物証這回事，原是要物証的，也不知藍勝在大人面前怎麼含糊過去的。

如今這是押回當塗縣就地正法，江上雲等不幸的是遇上了秋決期，便當塗縣衙也不必行文府台了。

* * *

卜通剛撲到，兩個捕快打橫攔，卜通斷臂也急了，他對囚車上的江家父子二人，道：「東家，東家呀！地道中的那顆『滿天星藍寶石』已被丁心元盜走了吔！」

囚車忽的停下來，徐小七奔來就抓人：「喂，你說什麼呀？」

囚車上的江上雲已大怒，道：「卜通你個老王八蛋，滾開，氣死我了。」

徐小七已抓住卜通，他厲叱：「快說，你剛才說什麼寶石的？」

卜通道：「滿天星藍寶石呀！」

徐小七猛的推開卜通，轉而怒叱江上雲，道：「娘的老皮，這一路你叫寃，寶石却在你家裡，藍大人就要查封你的窩了，你寃嗎？」

江上雲幾乎氣結，他想再罵卜通，却已不見卜通的影子，卜通是

聽了徐小七的叱吒，知道那寶石是關鍵東西，他便直往邑江門外跑去。

卜通絕不放過丁心元，他非同丁心元拚命不可！

* * *

徐小七押着江上雲父子與沙雄五人，在岸邊上了來時的那雙桅快船，便江風打劫時的快船也拖走了。

徐小七把一干人犯押回當塗縣，只不過三天半便開了法場宰了人，徐小七的聲威便在當塗縣立了萬，這縣衙捕頭一職，他是當定了。

* * *

卜通雖然受了傷，但他決心要追趕丁心元，是以出了邑江門打聽之下，果然這丁心元已上了船，準備往南邊直回南海門了。

丁心元絕對想不到卜通會一路打探着追來。他應該知道這卜通是個十分固執的老人，如果不是爲了江上雲的寶物，他怎麼也不會窩在江上雲的當舖中住了十多年。

要知道卜通非泛泛之輩，當年關洛道上三和幫，論輩份他算老大，三和者乃天地人也，那是北地的大幫派，只因爲三和幫做了幾件大案才爲官家把總舵抄了，卜通就是如此才來到了南京城投入江上雲的當舖裡。

似卜通這類人物，他是不會就此罷休的。

卜通也想不到江上雲會因爲「滿天星藍寶石」而惹上官非家破人亡。

還眞的應了馬夫人的惡詛咒，奪寶之人不得好死，而且死得慘。

江上雲等七人就死得慘，當然，這事卜通不知道，連丁心元也不知道，因爲江家父子辦這件案子是十分保密的，除了江家父子的心腹之外，別人絕對不會知道。

但無論如何，馬夫人的詛咒是應驗了，果然奪魂血咒。

* * *

卜通奔走在通往黃山的山道上，迎面走來幾個獵戶，卜通抖着滿頭華髮，左腕布帶子掛在脖根上，他看起來走得十分辛苦，尤其是在幾個獵戶面前，他直喘着大氣，一種難忍風刮日晒之苦的表情。

卜通尚未開口，幾個獵戶已把他攔住了。

有個肩上扛着鐵叉的年長獵戶攔住卜通，道：「喂，老兄呀，你往哪兒走？」

卜通指指山道：「百丈峯！」

幾個獵戶吃一驚，道：「別去了，回頭走你的平安路吧。」

卜通道：「爲什麼？」

那老獵戶道：「百丈峯附近出了山豹，少說也有五七隻，你這模樣怎能去？送死呀！」

卜通心中想，他是不怕什麼豹的，這一路追下來，那丁心元就在他面前，他不能輕易放過丁心元。

卜通只一想到丁心元，便立刻忘了一切的拔腿就往山道上走去，倒把幾個獵戶楞住了。

有個年輕獵戶粗聲道：「嗨，林大爹，咱們今天遇到兩個楞子了，都是發了瘋似的老頭兒。」

忽的，卜通回過身來，道：「小兄弟，我問你，你說說，前面走的老頭兒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急了，又接道：「是不是大扁鼻，鷹勾眼，一對招風耳，有這麼高下吧！」

幾個獵戶直點頭，老獵戶已笑道：「你們是一路的呀，那眞的要快追了。」

卜通冷冷道：「我們在一起同桌吃飯十多年，我們也在一起幹同樣的事十多年，這交情你以爲怎麼樣？」

老獵戶道：「那就快追呀，兩個人同走比之一個人落單好多了。」

卜通轉身就走，而且走得快極了。

他只一聽前面正是他欲追殺的丁心元，那股子衝動勁全爆發出來了。

* * *

秋風蕭蕭吹刮在山道上，也傳來陣陣歌聲，那歌聲唱得很粗獷，只聽得那歌詞就叫人知道這唱歌的如何風發自得而又愉快了。

「萬里山河任我遊，湖海風雲去匆匆……

人生休提什麼苦，身懷無價自在行……

壯士喜、英雄笑，莫怪歲月催人老……

哈……逍遙啊，黃山行……」

歌聲傳到卜通的耳朵裡，立刻聽出這正是令他忿怒的丁心元。

丁心元是應該高興，他現在懷中藏着天下至寶「滿天星藍寶石」，他當然快樂，卜通就以爲換是他也會如此。

只不過卜通聽了這歌聲便也精神來了，這幾日的追趕總算沒有白追。

卜通絕對想不到，爲什麼丁心元不直接回南海門而偏偏轉來黃山。

其實丁心元來黃山是有目的的，丁心元早年與黃山劍客李存正二人相遇在武夷山，自從丁心元投入江上雲的當舖以後，算算日子已有十多年沒再見過李存正了。

丁心元這是準備找李存正共賞他得的奇寶藍寶石，這才順道過黃山。

丁心元絕想不到被機關鎖在地室中的卜通，會自斬一手而又發瘋似的追來了。

丁心元正自高歌自娛的往山峯腰盤登着，忽的附近傳來一聲冷笑，那眞是如淋寒雪般的令他打個哆嗦。

猛抬頭，只見一個怒漢正站在一塊大石邊緩緩的在向他招手。

丁心元猛吃一驚，「你……」

「嘿……」

丁心元忽的一聲笑，道：「嗨，是卜兄呀！」

「去你娘的卜兄卜弟，你個王八操的還認得卜大爺呀！」

這正是關洛人物的口脗，只見他反手腰間拔出一把尖刀迎着山風一甩發出「咻」的一聲，他已咬牙切齒道：「姓丁的，卜大爺帶傷追來，你應該知道後果吧！」

不料丁心元忽的仰天一笑，道：「知道，知道，這後果十分明顯，你……姓卜的，你不只斷手，而且你馬上斷頭，哈……」

卜通冷冷道：「丁心元，你馬上知道咱們誰的頭會被切下來。」

丁心元雙手一抖，袖中冒出一把鋒利得泛紫光的刀來，他對着那把尺長的利刄吹了一口氣，得意的道：「多年未使用你了，想着當年南海門中，這把削鐵如泥的快刀也曾為我丁心元在道上風光一時，想不到今天為了護寶再度出世，實在令人高興。」

卜通原是欲出刀了，但聽了丁心元的話，立刻追問一句，道：「我的『滿天星藍寶石』呢？」

丁心元冷冷的「哦呸」一聲，道：「你的藍寶石？你不覺太可笑嗎？」

卜通大怒，吼道：「當然是我的，我已握在手中，如果不是那道鐵箍，怎會被你拾了便宜。」

丁心元道：「也是你無福消受，姓卜的，你還不出招，難道等我向一個傷重之人先發難嗎？丁某不想叫天下人耻笑。」

卜通大怒，吼道：「老夫宰了你這老畜牲。」

只見他尖刀斜指橫着肩頭撞過去，人在中途他右手尖刀已左右平削十七次之多，就在雙方撞在一起的同時，聽吧，那金鐵撞擊之聲宛如五月花砲般隨之一片片碎芒四射，令人眼花撩亂。

原來卜通手中也是一把寶刄，兩把寶刄撞在一起，誰也未沾到便宜。

丁心元一個急閃身，他的左掌快不可言喻的以南海門飛龍掌平削，突然掌風過處，卜通尖聲大嗥，抖着已快痊癒的左腕傷處，一邊閃退一邊雪雪呼痛。

丁心元見機會來到，豈肯放過，立刻施展出南海門詭譎多變的招式直撲而上。

丁心元張口厲吼：「再接老夫一招。」

卜通見丁心元直奔而來，咬牙切齒的不再閃退，尖刀指天忽的下殺，口中大叫：「我同你拚了。」

「殺！」丁心元的吼聲嚇人。

「殺！」卜通的北方人個性也不示弱，他大吼，而且袒胸撲上去，光景是門戶大開，你丁心元挑肥撿瘦的下刀他也不打算閃讓了。

卜通是抱死一刀殺，至少他也要叫丁心元墊底。

丁心元當然不會上卜通的當，如今那顆天下無雙至寶「滿天星藍寶石」在他懷中，他的前途一片光明，怎麼會同卡通一起死呢？

只見他一聲冷笑，果然雙手比一隻手便宜多了。

丁心元發出一聲哈哈笑，刀迎刀左掌又去削打卜通的要害，只不過他再也想不到這卜通的殺法中途有變，就在雙方快要接實的時候，卜通忽的來一個天地大翻身，他頭下壓而雙足上踢，他的那把尖刀已削過丁心元的雙膝。

丁心元一聲十分後悔的怪叫：「唉！」

他邊叫邊往地上滾去，而他的刀已不見了，因為卜通已雙手抱住扎在他肚皮上的尖刀在翻白眼。

卜通未叫，他反而嘿嘿笑得口吐鮮血，得意地，因為他把丁心元也幹倒了。

卜通知道他的刀無法殺向丁心元的上三路要害，但他要廢了丁心元，所以他不顧一切的殺得丁心元再也無法站起來了。

卜通忽的張口吐出一口鮮血，他在往地上倒下去的時候認準了丁心元壓上去了，看他那種狂烈的樣子，一張血口還狠狠的咬在丁心元的面頰上，這光景氣得丁心元暴出一掌打向卜通的脖子。

卜通的頭歪了，他早已在口咬丁心元的時候便氣絕而死了。

丁心元痛得在地上拍巴掌：「怎麼辦，怎麼辦喲？」

原來這段山嶺十分荒涼，林深石峭，亂石巉岩，那實在是個少人煙的地方。

丁心元如今雙膝挨刀無法站起來，如果此刻有人經過，他會用重金叫這人背他下山。

他在包紮了雙膝之後，痛苦中他取出那顆「滿天星藍寶石」托在掌中仔細看，不由得又心花怒放起來。

丁心元把這顆「滿天星藍寶石」攤在掌心上，自言自語的道：「寶石呀，寶石，我為你受了重傷，這一輩子你同我丁心元再也不分離了，我要帶着你，便是上刀山下油

鍋，誰也休想把你奪走。」

他這樣的幾句話，忽見這寶石發出一股血紅的光芒來，令丁心元大吃一驚。

只見那道血光閃了兩下就消失了，丁心元忍不住的把寶石放在面頰上磨蹭着，他以為這果然是寶物，有靈性的寶物才是眞正的寶物。

但丁心元忽的一怔，他忙着把寶物往鼻子下面聞，他越聞越覺驚訝，聞着幾下看一下，口中喃喃的道：「怎麼會有這種怪怪的味道，像女人來的月信又酸又臭呀！」

丁心元聞出這寶石上的味道，他就覺得這寶石有些邪門，不由得看呆了。

藍寶石發出的藍光似藍天，美極了，八稜角各發出無數藍星煞是好看，着實令人愛不釋手，但為什麼會有這麼難忍的味道？

他不知道這顆「滿天星藍寶石」已受到血咒，也已變成天下最不祥之物了。

江湖上不可思議的人物不少，也有許多奇事，那是人們無法去解釋的，其實，世上太多神秘的怪事，如果每一件怪事要去找出個所以然來，那又談何容易。

丁心元就想不通這顆萬世難得的藍寶石為什麼會發出怪味道，他不由得用力的在衣衫上擦拭着，就如同江上雲一樣恨不得把寶石擦拭乾淨。

然而，丁心元再是擦拭，那股子怪味道仍然令他聞了作嘔。

就在這時候，附近忽的出現三頭大花豹來，丁心元一見豹來到，他心慌了，急忙自卜通肚皮上拔出他的刀來。

如果他沒受傷，他是不懼這些花豹，如果他沒受傷，他甚至還想宰殺這些豹子，因為豹皮豹油都是好東西，然而他的雙膝如今受了重傷，那光景就如同刀俎魚肉，他等着花豹來撕吃他了。

三個花豹品字形的把丁心元圍在中間未撲咬，丁心元手上舉刀閃晃不已，他很想把這三頭看上去半大不小的花豹嚇走。

「去，去……」

丁心元叱吼着，但三頭花豹不為所動。

丁心元忽然靈機一動，他出刀在卜通身上切下去。

丁心元一邊切下一大塊卜通身上的肉，一邊喃喃禱告，道：「卜兄，形勢不妙，兄弟不得不借用你這已經無用的臭皮囊一用了。」

丁心元抓了切下的肉便往花豹拋過去，口中大叫：「吃去，去，去遠處吃。」

「嘩」的一聲一塊肉落在一頭花豹面前，那花豹好像不領情似的聞了一下沒去吃。

丁心元一怔，遂又在卜通屍體上切下一大塊肉拋向另外一頭花豹，吼道：「拿去呀，拿去吃呀，個畜牲！」

那花豹張口咬了一下，却並沒走開。

丁心元急了，他心中想着，如果這樣耗下去，又不見有人走來，今天只怕自已難逃豹吻了。

有一個不祥的預感，丁心元全身一哆嗦，他如今雙膝仍然在流血，但他已預感自己死得必然很慘。

丁心元身懷「滿天星藍寶石」，他當然不知道寶石本身已附了惡毒的詛咒，那正是馬文中的夫人在臨死之時發下的血咒。

「滿天星藍寶石」乃天下至寶，一經受到詛咒，誰擁有這寶物誰倒楣。

丁心元馬上就要倒楣了。

* * *

丁心元不甘心就此死掉的，他是眞心的在對付三頭花豹，他又在卜通的大腿上削下一塊肉來。

丁心元把切下的肉先割下皮來，這樣看起來似乎就新鮮不少，他抖手拋給另一頭花豹。

果然那花豹張口咬了就向林中躍去。

丁心元一見這光景，原來花豹還不吃人皮呀，這同人們，尤其是富人們不吃鴨皮雞皮似乎是一個樣。

於是，丁心元有了心得似的，他再切下卜通屍體上的厚肉，然後切了皮再拋向花豹。

血淋淋的人肉，花豹立刻同樣的咬了就躍入林中。

丁心元心中一寬，卜通的屍體就慘了，看上去，卜通那具死屍已變了樣，變得屍骨斑斑、血肉模糊，除了個齜牙咧嘴的腦袋之外，便五臟廟也流出來了。

丁心元把剝了皮的人肉拋向最後一頭花豹，果然，那花豹也一口咬住，扭身便走。

丁心元開心了，他仰天哈哈笑，道：「卜兄呀，你眞的幫了我一個不大不小的忙了，眞不知怎麼感謝你了，哈哈哈……」

丁心元笑得很開心，也很得意，因為他自認又逃過一劫，忍不住的把「滿天星藍寶石」取在手上把玩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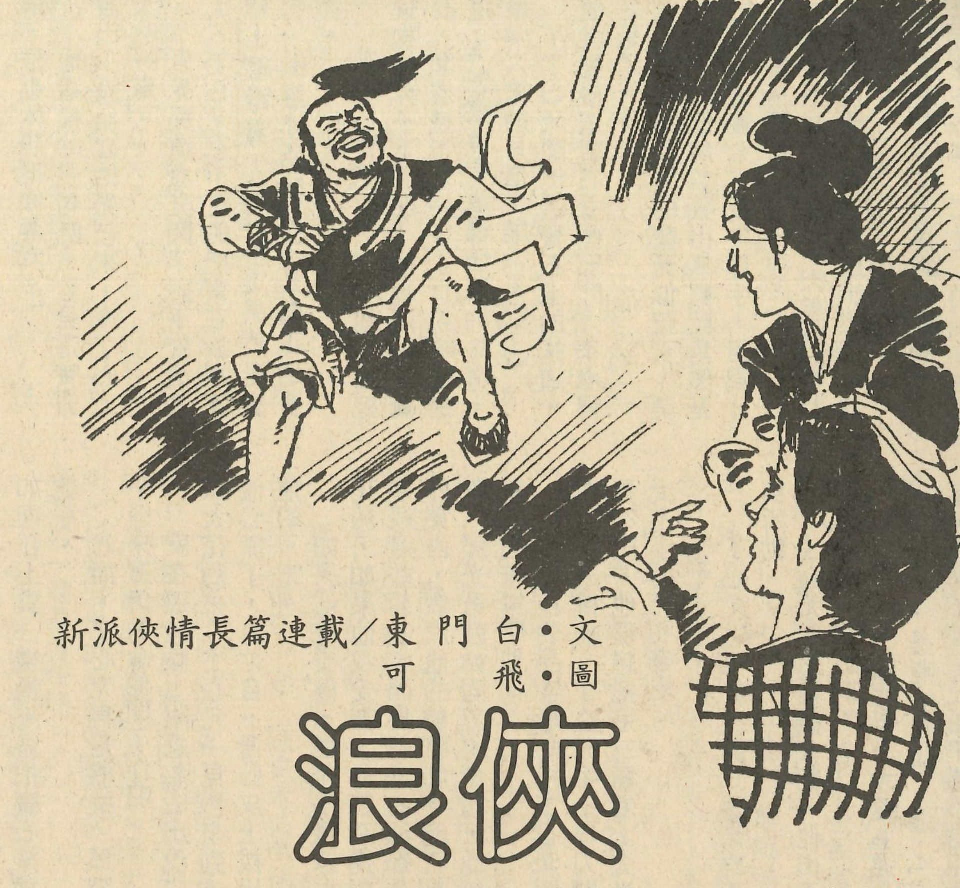
他邊玩邊道：「寶石呀寶石，有了你，天下所有藍寶已盡失顏色，哈，哈……」

他這一回只笑了一半，因為附近突然傳來幾聲豹鳴，而且只一聽便知道是花斑大豹的聲音。

（未完・三）

上文提要：

林小玲、毛小珠兩個少女爲得到小郭，甘願自動獻身，輪流設局騙小郭入彀，但小郭十分警覺沒有上當，小郭只鍾情蕭露一人。蘇喜雖假冒蕭露與小郭有了夫妻之實，却得不到他的心，爲此蕭露來找蘇喜理論，蘇喜死不服輸，二女便大打出手。原來二女不但外貌相似，連武功步法也同出一轍，蘇喜打不過蕭露，搬請母親蘇可香來助戰……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慈母護犢動干戈　始知同是受騙人

蕭露把自己鎖在臥室內間中，小郭在外面求她。

「阿露，這件事是我的錯，但不是故意騙妳的。」

「……」蕭露不出聲。

「阿露，這是一件不幸，也可以說是蘇喜那女人的蓄意破壞，妳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推在我的身上。」

「……」蕭露硬是不出聲。

「阿露！她佔了我的便宜，今生却要永遠自負其責，我再也不會理她了。她以爲有了那一次，她可以永久擁有我！」

「你走吧！不要讓我看到你，也不要再讓我聽到你的聲音。」

「阿露，我沒有錯呀！」

「你走，快點走！」

「阿露，妳可不是那麼狠心的人！」

「你當時應該看出，我與她有許多不同點。」

「不，阿露，這話不公平，也等於侮辱我！」

「反正，我暫時不想見你！」

「阿露，讓我看看妳，只看一眼好不好？」

「不必了！在你的心目中，既然我和蘇喜完全一樣，分毫沒有分別，你去看她也是一樣的！」

「不，不一樣，阿露，她賤，妳是淑女！」

「我也不是淑女，如果我是，當初也不會以那種方式認識你。」

「阿露，在我心目中，妳是仙女，妳一塵不染，也許，我已不潔，已經配不上妳了，如果爲了這個，我可以忍痛退出！」

內間不出聲，外間好久也沒有聲音了。

蕭露到外間一看，人已經走了。

她很痛苦，也知道錯不在小郭，但她又不能不恨他。

那種事，應該是和她發生才對。

第一次不是和她，以後再和她，她以爲他已經不完整了。

她會放棄小郭嗎？當然心有不甘。

如果她能放棄他，也就不會去找蘇喜了。

因爲去找蘇喜，那就等於去找奚落和侮辱。

想到蘇喜的蠻橫及嘲弄，再想想蘇可香的護犢，蕭露不由淚下，她過去是很少哭的。

「怎麼哩？小露……」

一位一身黑衣的中年美婦站在門外，蕭露事先居然沒發現。

「娘……」蕭露飛撲而上鑽入了美婦懷中。

「小露，妳好像受了委屈是不是？」

「娘……女兒好苦好苦……」

「好苦？我說過，一個女孩子家不要單獨在外居住，妳偏不聽，怎麼樣？吃了苦頭了吧？」

「不是吃這種苦，娘，有人欺負我……」

「欺負妳？誰的膽子上長了毛敢欺負妳？」

「是一對姓蘇的母女。」

「姓蘇的？」

「老的叫蘇可香，小的叫蘇喜……」

中年美婦不由臉色一變，道：「蘇可香母女？」

「是的，娘……」

「她們怎麼會無緣無故地欺負妳？」

「娘，這是有原因的……」她說了和小郭的事。

當然，太離譜的，她不會告訴她的母親。

美婦冷冷地道：「事情眞的是這樣的？」

「娘，我會編故事騙娘嗎？」

「姓郭的年輕人值得妳去爭取嗎？」

「娘，他很不錯……」

「一個好的青年會發生那種事？」

「娘，是蘇喜冒充我勾引他。」

「就算如此，這青年不也太隨便了？」

「娘，這不能怪他！」

「妳是說是個高人把蘇氏母女驚走的？」

「是的，蘇氏母女走後，那位高人以『蟻語蝶音』和我交談了幾句，我問他的大名，他說他叫『無名叟』。」

「沒聽說過這號人物！」

「我當時問他的本名，他說他有位師弟在武林中十分活躍，不久就會知道，我叫他老前輩，他叫我不必如此稱呼，叫他老頑童就成了！」

美婦一震，道：「他會是『不老仙』鍾離非？」

「娘，八成是他。」

「可是，他怎麼說有位師弟，在武林中十分活躍？」

蕭露道：「他的師弟至少也有六七十歲了吧？」

「那也不一定，在武林中六七十歲又十分活躍的人，這會是誰？」

「會不會是『北海神龍』秦葆琪？」

美婦的表情十分奇特，道：「他也沒有六七十歲。」

蕭露一怔道：「娘認識這個神秘而又張狂的人？」

「小孩子不必多管這些閑事。」

「是指『四不像』裴不凡？」

「那個壞蛋他只怕還不夠資格成爲鍾離非的師弟。」

「總不會是當今即將離職的會主吧？」

美婦的表情十分奇特，道：「不要瞎猜。」

「好，不談這件事。」蕭露道：「娘，有件事很怪！」

「哼！似乎怪事都被妳遇上了！」

「娘，不但蘇喜很像我，她的劍術也很像我的。」

「甚麼？」美婦大爲震驚，道：「不要胡說！」

「娘，這種事我會胡說嗎？」

美婦喃喃地道：「我懂了，我懂了……今天我才知道，咱們母女被人家騙得好苦……」

蕭露愕然道：「娘……您怎麼哩？」

「小露，妳剛才說妳好苦好苦是不是？」

「是的，娘！」

「娘現在比妳還苦，因爲妳剛剛被人欺負，還可以避免，可是娘已被人家矇騙了數十年。」

「娘，誰騙妳數十年？我不會輕饒他！」

「小露，帶娘去找蘇氏母女吧！」

「娘，我眞不明白，老神童說他的師弟在武林中十分活躍，似乎他的師弟的年紀並不大，那麼老頑童的師父又是誰呢？」

「『大頭仙翁』歐陽北。」

「傳說『老頑童』、『不老仙』或『老神童』這個人已近百齡，他的師父有多大年紀了？不是一百多了？」

美婦道：「大約在一百一十歲以上了吧！」

蕭露母女二人不久就找到了蘇可香母女。

蘇可香道：「這位不是令狐女俠嗎？」

美婦道：「正是，令狐嬋！」

原來蕭露之母也正是昔年武林中十分轟動，兩大美人之一的「秋風落葉」令狐嬋。另一美人即蘇可香。

蘇可香見蕭露母女同來，知是來爲女兒打場的。

儘管如此，她還是讓客入廳，僕人送上了茶點。

令狐嬋道：「現在女兒的事，似乎已是次要的了。」

蘇可香道：「不錯。」

令狐嬋道：「我主要是來印証一件事的。」

蘇可香道：「我也要印証一件事！」

令狐嬋道：「妳是何時嫁給他的？」

蘇可香道：「我的女兒已經十七了，算也能算得出來。」

令狐嬋道：「妳應該知道他已是有妻室的人，爲甚麼還要和他在一起？」

蘇可香冷笑道：「也許妳比我早一步和他在一起了！知不知道都是一樣，因爲妳和他也不是明媒正娶呀！」

令狐嬋漠然道：「就以這個理由去接近那個僞君子嗎？」

蘇可香道：「我也不知道他另有女人，咱們同是被騙了的人。」

令狐嬋道：「此事先不談，妳們母女二人欺負小女，這件事妳怎麼說？」

蘇可香道：「妳女兒學藝不精罷了！」

令狐嬋道：「好！誰高誰低，比過就知。現在再讓她們交換百招，我們二人都可以在旁指揮。」

蘇可香道：「原來妳也喜歡來這一手。」

令狐嬋道：「就算不許這樣，在一邊以『蟻語蝶音』暗中出招指揮，還不是一樣嗎？」

「好，就這麼辦！小喜子，亮劍！」

蕭露和蘇喜又動上了手，令狐嬋和蘇可香在一邊以「蟻語蝶音」指揮提招，這是一種奇特的比試。

兩個少女的功力相若。

兩個中年婦人的提招及指揮能力也差不多。

於是這場力搏持續了兩百招以上。

少女們體力總是較弱，大約在三百招時，兩人已快虛脫，誰也沒贏，誰也沒有輸，三百二十餘招時，二人搖搖倒下。

這當然是虛脫而昏迷。

蘇可香亮出劍來，道：「現在該咱們見個眞章了！」

令狐嬋道：「不錯，還是試試看吧！」

她們一動上手，就知雙方的劍術果然同出一源。

同樣的劍術，幾乎相同的火候，力搏狠鬥之下，才七八十招，二人身上都掛了彩，只是輕傷而已。

這當然是十分危險的，再有七八十招，必然是兩敗俱傷，甚至同歸於盡，但是兩個少女醒來也阻止不了。

就在這時，忽然蘇喜大聲道道：「娘，『四不像』裴不凡那個怪物來了！」

果然此刻「四不像」裴不凡吊在樹上，袈裟已脫掉，輕輕一震，褲帶就斷了，褲子滑落在地上，兩少女大叫起來。

當然，裴不凡下體上還有短褲。

此刻令狐嬋和蘇可香立刻停止打鬥。

裴不凡雖然用繩子吊在樹上，下身已無長褲，却翹起一脚放在鼻邊嗅着，似乎十分欣賞脚上的味道。

這景象在令狐嬋和蘇可香二人看來都心照不宣。昔年裴不凡開罪了令狐嬋被她追急了，就吊在樹上，褲子脫掉，只有一條短褲。

那一次把令狐嬋嚇跑了，而現在的景象又和昔年一樣。

昔年裴不凡自「巴東二十八騎」圍困中救出蘇可香，別無所求，只想嗅她的一雙銀鈎，結果如願。

而現在他吊在樹上，却又一邊嗅自己的脚，正是暗示昔年的事。因此，二婦不由大怒，雙雙撲向裴不凡。

裴不凡大叫一聲：「我的媽呀！」自斷繩扣，自樹上落下，一手抓起地上的袈裟和鞋襪，一手提着褲子狂竄。

蕭露和蘇喜二人茫然互視，心道：「娘是怎麼哩？爲什麼要去追這個怪物？像有什麼過節似的。」

二女要去追也來不及了。

裴不凡的輕功絕對不比二婦差，但因未穿鞋襪赤着脚板子，奔掠起來總是吃虧，不久就被追上了。

雙方相距十丈左右時，裴不凡忽然停住道：「別過來！」

二婦也停了下來，躍躍欲上。

裴不凡道：「妳們只要再前進一步，我的短褲帶就斷了。」

二婦似乎相信他會這麼做的，就不敢前進。

雖然不敢前進，却十分惱火。

裴不凡道：「二位大妹子千萬別誤會，我剛才吊在樹上的動機，大家心照不宣，却也是一份善意。」

蘇可香狠聲道：「那是善意嗎？」

裴不凡道：「當然是善意，也只有使二位惱火，才會來追我，追我就不會再拚下去，妳們想想，妳們的男人先後佔有了妳們，却不使妳們見面，他是什麼人，至少妳們二人心知肚明，他有什麼野心？妳們大概也能猜出來。二位都是聰明人，此時此刻是否應該作一抉擇了。」

二婦當然知道裴不凡說了些什麼。

她們自然知道她們的男人有什麼野心。

只不過她們絕不會在裴不凡面前承認這一點。

令狐嬋道：「『四不像』，我今天要逮住你。」

裴不凡道：「妳們一上我就脫。」

蘇可香道：「老怪物，你脫吧！我們又不是沒見過世面的黃花

大閨女，我們不會被你唬住！」

二婦躍躍欲上，裴不凡掉頭就跑。

二婦立刻疾追。

赤脚在不平的山徑上狂奔終是不能發揮功力，雙方越來越近，裴不凡大聲道：「再追我可要……」

意思是再追我就要把短褲脫下來了。

裴不凡就是這麼一個不在乎的人。

但二婦以爲他只是在咋唬，這麼大年紀的人，怎麼會動不動就脫褲子？再說二婦已不是年輕的女人了。

裴不凡大急，因爲以一對二，他絕非敵手。

一旦被二婦制住，後果還眞難以想像。

就在雙方相距只有三丈不到時，突然自裴不凡的左後方草中飛來一塊小石，「叭」地一聲，把他的褲帶射斷。

這一手絕對出乎他的意料。

褲帶一斷，裴不凡第一個反應是想看看是誰施襲，因爲他絕對不信是二婦來這一手的。

就在他轉身時，短褲「刷」地一聲滑落在脚面上。

二婦不由大聲驚呼。

她們的吃驚原因有二，一是絕沒有想到他眞脫褲子，其次是更沒有想到這個怪物的身體也怪。

人在驚叫時自然是看到不平常的事物了。

就在雙方對了面，看得一清二楚，雙方都在震動時，左後方草中忽然有人「嗤」地一聲的笑出聲。

二婦立刻警覺。

本來她們以爲是裴不凡自動褪褲的。

現在她們才想到當時裴不凡忙不迭地去抓滑落的短褲却沒有抓住的情景，証明有人以小石射斷了他的褲帶。

令狐嬋厲聲道：「什麼人惡作劇？」

剛剛發出笑聲的草中却沒有聲音。

二婦向那方向撲去，也沒有看到什麼。

再回頭找裴不凡，自然是早已不見了。

二人連連頓足，令狐嬋道：「如果我們聰明，此時此刻就不該意氣用事，應該同仇敵愾，携手合作。」

蘇可香道：「我也有此同感。」

令狐嬋道：「請問，你多久以前見過他？」

蘇可香反問道：「請問他多久之前和妳在一起過？」

令狐嬋道：「兩年以前。」

蘇可香道：「我也是一樣，大約兩年半以前，從那時起，再也沒有碰過我。」

這時突然勁風自右後方射至，令狐嬋伸手接住，居然是一塊小石外包一張有字的紙條。

字條上是這樣寫的：妳們的男人，兩個月以前還和我的女人「金毛聖母」翁玉琴有一腿，大約是一個月去兩次，相信他一定還有別的女人。

二婦看完，沉默了很久。

蘇可香道：「裴不凡這字條上的話能信？」

令狐嬋道：「世上沒有抖出自己女人醜事的男人吧！」

蘇可香道：「這麼說，裴不凡值得信任。」

令狐嬋道：「此人行爲怪誕，但絕非好色之徒。」

蘇可香當然相信，當年救了她，那要求雖有點怪，却並不算好色，那時他也大可向她求愛或求婚的。

蘇可香道：「妳估計學了他的劍法有幾成？」

令狐嬋道：「絕不超過六成。」

蘇可香道：「我們二人合則也能逃過滅口殺機，分則絕對逃不出他的掌握，而且要合作就該立刻行動。」

令狐嬋道：「年輕人的事怎麼辦？」

蘇可香道：「也許是小女之錯，但生米已成熟飯。」

令狐嬋道：「這話也對，但也要看郭羣是否接受令嫒而定，對不對？」

「好！這件事就這麼辦。」蘇可香道：「如果那小子不接受，我們母女只有認了，他要不要做妳的女婿，那就與我們無關了。」

令狐嬋道：「據小女說，『老神童』曾指點過小女招術，如果有他協助，我們就不怕那賊子滅口！」

蘇可香道：「的確，有他主持正義，我們就不怕他了。」

令狐嬋道：「我們應該立刻住在一起才行。」

蘇可香道：「他的消息有那麼靈通嗎？」

令狐嬋道：「妳把他估得太低了，他的爪牙遍佈各處，而且都以各種身份僞裝，防不勝防。」

＊　＊　＊

這是一個鎭頭上獨立的四合房，這兒只有一個人。

這個女人就是鳳一飛。

今夜是她的一個大日子，也是個奇妙之夜。

「金雞獨立」潘大春由於事母至孝，而且自己不爭氣，老母希望在去世之前能抱孫子，才出此下策。

他當然也知道，借種是一件很不名譽的事。

一旦傳揚開去，他們夫婦及上一代，甚至下一代都難在武林中立足。但是事非得已，和鳳一飛商量了多少次，才作了最後決定。

鳳一飛有個原則，要借種就要借好種。

所謂好種是身家清白，人品端正秀氣，人格高尙，於是鳳一飛指定要小郭來借種。

潘大春當然十分爲難，他以爲小郭不會答應。

沒想到他的一份孝心感動了小郭。

夫妻二人不由大喜過望，好像一個白胖的兒子立刻就要降生哩。

此刻，大約二更過半，這四合房中一片漆黑。

雙方約定不能亮燈，而且也不能交談。

這當然是怕雙方尷尬，事實上潘大春是怕雙方產生情感，他這是多心，其實二人的年紀相差懸殊。

鳳一飛是甚麼心情呢？

她才三十郞當歲，正是所謂的「狼虎之年」。

希望有孩子倒是未必，在房事方面，潘大春繳了白卷，這才是她接受借種的最大動機。

她希望自這一次開始，雙方的關係能繼續不斷。

連一些黃毛丫頭都對小郭產生濃厚的興緻，整天妳爭我搶，食髓知味的徐娘，那會不垂涎三尺呢？

鳳一飛躺在羅帳中，她把身子洗得很乾淨。

她是個婦人，條件自不能和少女相比。

她有自知之明，所以身上擦了粉，洒了香水。

她把認爲最滿意的大腿露在錦衾之外。

即使室內無燈，也隱隱可見光澤溜滑的大腿。

外間傳來了躡足聲，鳳一飛一顆心狂跳起來。

她本來不應如此，這種事已是家常便飯了。

但是，今夜的對象不同，久旱不雨的一片荒地，今夜會在狂風驟雨之下解除旱象。

門被輕輕地推開。

在黑暗中，鳳一飛隱隱可見來人有個結實的身胚，適中的身材，和青春活力，這種活力是可以隨時看出來的。

鳳一飛把那大腿又多裸露了一段。

「來哩！小兄弟……」她完全是鼻音。

哈巴狗當然也很緊張，雖然他已非處男。

他和小郭不一樣，小郭身邊有很多女人。

儘管小郭並未和她們有肌膚之親，只要身邊有女人就不會到外面拈花惹草，因爲身邊的女人都是一流的。

哈巴狗則不同，他沒有女人，而且比小郭大得多。

整天看着一些美女却又不能動，只好到人肉攤子上買春，所以他不能算是這方面的門外漢。

只不過幹這種勾當，當然，却和花錢買春不同。

第一，他是冒牌貨，不能被拆穿。

其次，偸情的感受就大爲不同，正是所謂：妻不如妾，妾不如偸，偸不如偸不着。道盡了偸情的心態。

哈巴狗的內衣還有最後一件，已被鳳一飛拉上了床。

兩個人都是識途老馬，此中的高手。

借種是幌子，追尋刺激才是眞的。

哈巴狗在人前一直是以哈巴狗的姿態出現，只有此刻他不是搖尾乞憐的哈巴狗，而是一頭碩壯勇猛的雄獅。

他看到鳳一飛在呻吟，覺得這是他畢生最大的成就。

要使鳳一飛盡興，也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到四更左右，他才匆匆穿衣離去，她試着和他交談，哈巴狗不出聲。

出了此宅二三里外，哈巴狗遇上了小郭。

「怎麼樣？」

「應付公事嘛！」這當然是口是心非。

小郭道：「這女人乃是狠虎之年……」

哈巴狗抹抹汗道：「雖然這女人癮頭很大，尙幸在下應付得過去，也沒有露出馬脚。」

「她有沒有和你說話？」

「有，但在下絕對不敢出聲。」

「對，千萬別把一件善事弄砸了！」

「當然，」哈巴狗道：「萬一穿了幫，她一定會老羞成怒，殺我滅口，因爲我是哈巴狗不是你。」

小郭道：「這也是一件好事，哈兄好自爲之。」

＊　＊　＊

這是個十分隱蔽的處所，除了小郭，就連林小玲、毛小珠以及哈巴狗都不知，他需要有個藏身之處。

小郭接待了一個使用名貴大刀的人。

這人是誰？也就不問可知了。

「多謝郭少俠救命之恩。」

「不必客氣。」

「眞的，不是少俠適時援手，在下八成濺血當場。」

小郭道：「如果，當時在下以

『蟻語蝶音』和關大俠說話，而關大俠不以爲然的話，只怕關大俠……」

關山月道：「的確，如我往別處逃，八成逃不過簑衣人的追逐。」

小郭道：「現在關大俠總算知道上了賊船了吧？」

關山月長嘆一聲道：「往事不堪回首……」

小郭道：「關大俠願意面對現實，請住這兒，這是唯一安全之處，將來可以作個証人。」

關山月道：「可是在下並不知道幕後之人是誰。」

小郭一怔，道：「關大俠，這怎麼可能？」

「的確如此。」

「不知幕後之人是誰，以關大俠和崔心蓮崔女俠二位的身份會被人利用，連續殺人而不知指使人是誰？」

關山月頽然道：「少俠有所不知，此人陰險無比，他怕我二人不肯就範，囚禁了我的老父和崔心蓮的母親。」

「原來如此！」

「他必須殺人滅口，因爲我們二人已經暴露了身份。」

「關大俠知不知道他下一步的目的是誰？」

「很難知道。」

「關大俠和崔女俠眞的也不知此人的身份？」

「只知他可能是『北海神龍』秦葆琪。」

小郭道：「關大俠，我相信任何人都不會相信你們二人也不知道幕後主持人到底是誰。」

關山月道：「這是眞的，這也是我們二人十分後悔的原因。」

小郭道：「關大俠眞以爲是『北海神龍』？」

關山月道：「不是他又會是誰呢？」

小郭攤攤手，也不敢確定關山月是否眞的不知道那主兒是誰。

在小郭來說，他以爲關山月及崔心蓮二人應該知道才對。

小郭道：「關大俠，崔女俠的遺體就在附近安葬了吧！」

關山月道：「多謝少俠成全……」

小郭道：「關大俠不必客氣，現在武林中邪正不兩立之時，希望關大俠能居中策反，削弱邪惡勢力。」

關山月道：「能做到的在下一定去做，這要慢慢來才行。」

「關大俠認不認識『北海神龍』座下『守護十三聯』之中的人物？要策反，這些人物就十分有用。」

關山月道：「和我們聯絡的只有兩個人物。」

「誰？」

「不是毛子水就是金駝子。」

「是他們？」小郭道：「想不到他們的身份這麼高。」

關山月道：「他們二人是否能見到那主兒，還很難說。」

小郭道：「關大俠以前也沒見過『北海神龍』其人？」

「沒有。」

「以前可聽說過此人之名？」

「以前沒有，最近兩年內才聽到的。」

小郭道：「關大俠，你有沒有憑空掉下一個『北海神龍』的感覺？」

「有。」

小郭不出聲了，也許兩人都心照不宣。

＊　＊　＊

長孫虎在溪邊洗臉。

他也許不是眞的要洗臉，小郭經過時，他攔住了去路。

「郭羣，你知不知道自己是甚麼？」

小郭攤攤手，道：「我是郭羣！」

「我看不是，你是賈寶玉！」

小郭道：「你是找碴子來的對不？」

「對！你小子吃鍋望盆欺人太甚！」

「何不把我的罪名說清楚些？」

長孫虎厲聲道：「我就是不說，難道你還不知道？」

小郭攤攤手，道：「不知道。」

「呸！眞是狠到天邊吃肉，狗到天邊吃屎！」長孫虎道：「你有沒有和蘇喜亂七八糟？」

「有，是她亂七八糟，不是我！」

長孫虎厲聲道：「我只問你有沒有和她上床？」

「有，是她賺我！」

「嗆」地一聲抽出了青鋼長劍，道：「我要宰你這匹狠。」

小郭道：「先別急！玩玩總是免不了的，話却要說清楚。」

長孫虎冷峻地道：「還有什麼話說？」

「你總要問清楚，那件事是如何發生的對不？」

一劍刺來，小郭閃了開去，道：「慢着！」

「怎麼？怕哩！」

小郭笑笑道：「怕不怕你我心照，不過我總以爲，我們二人都很可憐，應該同仇敵愾才對。」

長孫虎道：「你可憐我？」

「別誤會，其實我比你更可憐。」

「這話怎麼說？」

小郭道：「長孫虎，你要不要聽實話？」

「當然要聽實話。」

小郭坐了下來，拍拍草地也要他坐下。

長孫虎冷冷地道：「我只問你一句，有沒有和她睡覺？」

「沒有。」

又是一劍刺來，厲聲道：「你要人！」

小郭道：「我承認和她上過床，但沒有睡覺。」

「這有什麼分別？」

「分別太大了。」小郭道：「你有沒有去逛過窰子進過勾欄？那裡面有價目表，『過夜』紋銀若干兩、『拉鋪』若干兩、『關門』若干兩、『隨便』若干兩、『開盤』(北方稱開盤，南方稱打茶圍，即喝茶唔瓜子吃點心，有姑娘陪着聊天)若干兩等等……」

長孫虎道：「窰子當然逛過，只是打打茶圍而已。」

「原來你還是個雛兒。」小郭道：「上床，也許只是摟摟抱抱，最多春風一度，過夜必然是春風數度，怎麼會一樣？」

長孫虎連攻五六劍，都奈何小郭不得，似也知道厲害，這才乖乖地坐了下來，道：「說說看！」

小郭說了蘇喜冒充蕭露的事。

長孫虎道：「眞有此事？」

小郭道：「騙你是王八蛋！」

「你罵人！」

「我是說我要是騙你，我就是王八蛋！」

長孫虎道：「這女人很賤。」

小郭道：「也不能這麼說，你和蘇喜是什麼關係？」

「表兄妹。」

「你還喜不喜歡她？」

「她是個賤人，我八輩子沒見過女人也不會喜歡她。」

小郭道：「不要這麼說，我有個辦法可以使你如願以償，得其所哉，怎麼樣？你想不想？」

長孫虎道：「怎麼？吃剩下的牙慧送給我？」

「不要這麼說，你知道我對她是沒興趣的。」順便又詳細地說了一切。

長孫虎道：「你有什麼辦法？她對你已着了迷！」

小郭道：「如果她與你上了床，她能反悔嗎？」

長孫虎一楞，道：「這辦法不成。」

「怎麼不成？」

「她會更討厭我。」

「你錯了，我冷淡他，你呵護她，這有很大的分別。」

「你爲何來促成這事？」

「你附耳過來……」

長孫虎聽了之後，吶吶道：「這餿主意行嗎？」

小郭道：「當初我就是在這餿主意之下被她賺了的。」

「你能保証？」

「我幫助你，可不能給你打包票。」

長孫虎點了點頭，道：「此事先不談，你可知蘇喜的眞正來歷？定要講實話才行。」

長孫虎道：「她的來歷我也不知道。」

「連她的父親是誰也不知道？」

「連她自己也不知道。」

「你不以爲不大合理？」

「世上不合理的事太多了。」

「長孫兄，你不以爲她的武功高得太玄？」

「武功高是她們祖上傳下來的，沒有什麼稀奇。」

「你以爲她們的武功是祖上傳下來的？」

「你以爲呢？」

「我却以爲她們母女的武功都是得自別人的。」

「你認識她的母親？」

「不認識，你見過？」

「見過一面，只談了一兩句。」

長孫虎道：「得自別人的武功那是平常事，大多數的人武功都是得自別人。」

「那不同，她們的武功很奇特，你有沒有看出？」

「看出來了，像舞蹈一樣，但很恐怖。」

小郭道：「你不以爲她們的武功的來歷有問題？」

「莫非你以爲她們的武功有點像『鬼舞籙』上的武功？」長孫虎大爲震驚，似乎不大相信。

小郭道：「也許不是有點像，而是很像！」

長孫虎道：「你見過眞的『鬼舞籙』上的武功？」

小郭道：「見過。」

長孫虎道：「什麼人擅此詭奇的絕學？」

「蒙面人。」

「蒙面人很多，比喻說，『北海神龍』蒙面人，他的座下『守護十三聯』也都蒙面。」

小郭道：「我說的是『北海神龍』。」

長孫虎道：「你以爲幕後唆使殺人的眞是『北海神龍』？」

小郭道：「好！這問題問得好，你如果不問，我也要問你，你以爲幕後唆使人不是『北海神龍』？」

長孫虎道：「大概不是。」

小郭道：「你以爲是誰？」

「不知道。」

小郭道：「你是不是並非眞的不知道？」

長孫虎道：「下面的話恕難奉告。」

小郭不再問，二人立刻商量細節問題。

＊　＊　＊

蘇喜剛上了床熄了燈，一個人手持竹筒衝進來。

凡是能在她不覺時衝進來的人，都不是泛泛之輩。

能拿竹筒走進來的人還會有誰？

這個人當然是小郭了。

蘇喜很激動，她本來以爲小郭今生再也不會光顧她了。

很有可能，她只做了一夜皇后。

如今他自動前來，而且一進屋就把一塊手帕放在她的眼上，這一手她本來十分惱火，本想取下來。

只不過她立刻就想通了。

如果讓他看到臉，尤其是一雙最不像蕭露的眼睛，他的興趣就會減低到最低程度，現在應該保持他的興趣。

因而她忍下一口氣，沒有取下這塊手帕。

她相信，只要有這第二次激情歡娛之後，就會有第三次、第四次。

所以，她不出聲，他也不出聲。

這情景就像哈巴狗哈重生與鳳一飛玩借種的把戲完全一樣，雙方都不出聲，各取所需，默默地銷魂。

長孫虎和蘇喜相交數年，今夜得償夙願。

這場面自然像久旱逢甘霖一樣，瘋狂地追逐需索。

蘇喜却大爲驚喜，就連第一次他都沒有如此狂熱過。

由此可見，他還是需要她，只不過有個蕭露作梗，不能不作作樣子而已，他喜歡的當然還是她。

長孫虎一夜纏綿，不說半句話。

一說話就會穿幫。

這樣蘇喜也有她的想法，因爲小郭一直還不能原諒她佔他的便宜，所以長孫虎不說話反而更不易穿幫合乎他的身份。

長孫虎越是粗獷、野蠻地追歡取樂，她越能體會對方的心情——那是一種報復心理。

長孫虎盡興而離去時，蘇喜道：「怎麼？玩夠了臨走時也不和我說半句話嗎？」

長孫虎也挺會演戲，哼了一聲，拂袖而去。

「死人！你把我當甚麼？婊子？」

稍後，長孫虎在郊外一處風景優美處見到了小郭，道：「郭兄，你這辦法還眞靈！」

「上了？」

「上了五次！」

小郭道：「我猜一定能成功的。」

長孫虎道：「郭兄，第一步是成功了。第二步呢？並不能說和她有了這件事，就算成功了！」

「當然，只不過你至少還要和她有兩三夜，以後再談第二步。」

長孫虎道：「萬一她發現了呢？」

「不會的，因爲她知道我多麼恨她賺了我，所以我去弄她，她以爲我是一種報復心理，不說話她不會疑心的。」

長孫虎道：「在第二次之前，我能不能見她？」

「不能！」

「爲甚麼？」

「因爲她也許會觸類旁通，想到昨夜是你。」

「是的，確有可能。」

「那我和她的第二次要等多久？」長孫虎又道。

「長孫兄希望多久？」

「三天以內。」

小郭道：「這是不成問題的，長孫兄留下地址，我會通知你。」

＊　＊　＊

小郭、裴不凡和捕頭梁人傑三人張了一張密密的網，他們要捕捉一頭虎或一條鰲。

「杏花天」是金陵酒家中的頂尖。

這酒家非但規模大，酒女也是頂尖一流貨色。

要是金陵有哪家酒家中的妞兒比杏花天的還美，那一定是大笑話，所以杏花天的姑娘頂尖，生意也是頂尖。

杏花天的姑娘有四十餘人，其中最紅的一個不陪宿，這也是人人都知道的，鴇母奈何她不得。

當然，這「水仙」白芝雖然不陪宿，僅是打打茶圍的收入，幾乎也有所有其他姑娘收入總和的一半。

因此，白芝自然是被鴇母捧在手心上。

今夜，三更正，白芝的小樓後窗輕啟，一個蒙面人已經站在房中，正坐在梳粧枱前的白芝，似乎一點也不驚慌。

白芝離開粧枱，這蒙面人自己倒了一杯茶。

他在喝茶之前，還嗅了一下，然後喝下。

然後，他拿起一根洞簫，吹起了「鳳求凰」的曲子。

白芝翩翩起舞，而且一件一件地脫去衣衫。

「卜」地一聲，巨燭一搖而滅。

天上眉月的清輝，瀉入小樓之中。

白芝的身上只剩下了紅緞鑲藍邊、繡有呂洞賓三戲白牡丹圖案的肚兜，下面僅是一件很短的褲子。

在淡淡的眉月微光下，皮白如脂，柳腰款擺的胴體在忽暗忽明的



光線下，幽明互見，動人心脾。

白芝是歌姬出身，歌與舞都是一流的。

但是，在金陵這地方，也有很多人難得欣賞到。

在對牛彈琴情況下，她往往歌舞到一半，就興趣缺乏了。

只不過面對這個人，她舞得十分起勁。

此人非但懂音律，也懂舞蹈，且有極深的造詣。

所以白芝雖知這位恩客年紀已不小了，却愛之極深。

當她最後一件肚兜和短褲即將除去時，他放下簫抱起她，兩人箍得很緊進入內間。

這內間陳設豪華，不亞於帝王寢室。

錦衾繡褥、絳帳金鈎這且不說，就連燭台也是銀質的，甚至連夜壺也是純銀鑄造的。

內間也沒有亮燈。

白芝上了床就不是那麼文雅了，先除盡衣衫，在床上作了七八種交歡的姿勢，然後這人上了床。

就在旗鼓已備之時，這位蒙面嫖客突然抓衣而起，先匆匆穿上下衣，外間已有二人侵入。

外間二人正是小郭和裴不凡，但蒙面人不經過外間，自後窗穿出，外面是梁人傑，迎面攔住。

僅僅是蒙面人隨便擦出一掌，已把梁人傑震出三大步。

梁人傑還不死心，再次撲上，被人家一脚掃下屋面。

小郭和裴不凡已經趕到，但此人已在五丈以外了。

雙方的距離只要在二三十丈以上，休想再追得上他。

三人只有苦笑，立刻下來求見白芝。

白芝已是衣衫整齊，正在外間接待客人。

看她的從容神色，應該知道蒙面人的身份。

裴不凡道：「白姑娘，他是甚麼人？」

白芝道：「眞抱歉，他雖常來，我却不知他是誰。」

小郭道：「不可能！」

白芝道：「少俠說甚麼不可能？」

小郭道：「他常來光顧妳，妳會不知道他是誰？」

「我只知道他是一位武林絕頂高手，如此而已。」

梁人傑道：「妳估計他有多少歲？」

「很難估計，」白芝道：「有些人五六十歲不見老態，有些人四十出頭就有老態了。此人估計在五十以上，但十分健壯。」

裴不凡道：「十分健壯是指身胚健壯還是指上了床之後，有如生龍活虎，百戰不疲？」

白芝白了裴不凡一眼，似難啟口。

小郭道：「這有甚麼關係，你們剛才的一切我們都已看到，男女居室，都免不了這一套的！」

白芝道：「他身胚結實，上了床有如二十許人……」

小郭和裴不凡互視了一眼。

梁人傑道：「這可眞正是『龍馬精神』了！」

小郭道：「他有沒有遺留甚麼東西在這兒，比喻說送妳甚麼珍玩、古董或金飾甚麼的？」

白芝道：「有，他送我一副翡翠鐲，還有一副金鋼鑽耳墜，另外是每次來送我五兩金子。」

裴不凡道：「妳的身價還眞不便宜呀！」

小郭道：「白姑娘，可否請妳把那翡翠鐲子及金剛鑽耳墜拿出來看看？放心！我們不是强盗！」

白芝有點不願意。

裴不凡道：「妳儘管拿出來，如果我們是强盗，可用不着大費週章，和妳聊半天再請妳拿出來。」

白芝知道不拿也不成，於是入內拿出兩個錦盒。

三個人仔細觀賞這副翡翠鐲和一副鑽石耳墜。

這兩樣飾物，大約能值三五萬兩銀子。

（未完・十六）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

各大百貨公司均有代售

總代理：豐潤有限公司 Whole Come International Ltd. Tel：858 8682 Fax：540 4422

Graphic-Eye Advertising Limited